

共产国际  
第一次  
代表大会  
文件

74252

# 共产国际 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

1919年3月



\*200129459\*



##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译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海淀路39号)

北京北郊华生印刷厂排版  
民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850×1168毫米32开 印张：11.125插页3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字数：240 000 册数：精装本 3000

\*

ISBN 7-300-00298-6

K·36 定价：6.10元

#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

## 编辑委员会

(按姓氏笔划排列)

主 编 苏绍智      林基洲      谢 韬  
副主编 王 颖 (常务) 校纪英 (常务)  
编 委 杨云若      杨光远 (常务) 宋洪训  
        张文焕      张中云      林 海  
        高 放

•            •            •

参加本卷翻译、校译的有：林荫成、丁如筠、李金秋、姚宝珠。

全书由文献编委会共产国际组杨光远、林海审订。

参加本卷编辑出版工作的有：王颖；铁恩惠（责任编辑）、祝东平（封面设计）、李英（技术设计）。

D492/4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

总 序

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们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创立了与当时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相区别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随后这一思想体系被越来越广大的群众所接受，在世界很多国家里逐渐发展成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而这种运动是由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共产党领导的，从一开始就具有国际性，这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建立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时提出了伟大战斗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草拟的党纲《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但是，马克

思和恩格斯同时也承认：“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

自从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立以来，各国无产阶级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在相互影响、相互支持中前进，历经胜利和失败、成功和曲折，终于不断突破资本主义链条上一个又一个薄弱环节，在许多国家取得了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现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正在不断发展中。

百余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积存了浩繁的文献档案，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产。这些文献档案，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研究工作信而有征，具有极重要的意义。1984年春，由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发起，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中共中央党校和中国人民大学共同组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编辑委员会，集中力量编译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和几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这五个国际组织已发表的全部文献档案。文献选材包括各个国际组织历次代表大会、重要会议的记录、决议和有关文件，力求搜集齐全。凡外国有选编完整的版本者，采用外国版本；文件散

见于外国不同版本者，由我们统一编译。文件完全按原件翻译，不作任何修改删节，译文力求准确，以便让读者直接接触完整的第一手材料，了解各个国际组织的历史本来面目，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初步估计全部文献约二千多万字，从1986年起陆续出版。

这部文献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担负繁重的出版工作，承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各研究单位、高等院校大力支持，谨表衷心感谢。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

**编 辑 委 员 会**

1985年12月

## 出版说明

共产国际（第三国际）于1919年3月成立，1943年6月解散，经历了将近四分之一世纪。当时，共产国际作为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指导中心，开展了广泛的活动，留下了内容十分丰富的文献档案。本文档搜集了公开发表的各种文本的有关共产国际的大量资料，将分35卷编译出版。

本卷为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内容包括召开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有关文件，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报告和决议等，是根据联共（布）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编辑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记录。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1919年3月》，莫斯科党的出版社1933年版（Протоколы Конгрессов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а. Первый Конгресс Ксминтерна Март 1919г. Партий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ва, 1933）编译的。对原书文件编排作了部分调整；代表大会会议记录正文中的议程标题是参照俄文版目录中编者加的标题补加的；列宁的报告和讲话，按《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的译文刊印。

本卷的脚注有两种：（1）编者注，指俄文版编者注；（2）译者注，指中文版编译者加的注。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将编辑出版索引专卷，各卷索引从略。



# 目 录

## 召开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有关文件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建议成立共产国际的电报 （1918年12月24日） .....	3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邀请信 .....	6
讨论代表会议问题的预备会议（1919年3月1日） .....	12

##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

第一次会议（1919年3月2日） .....	17
列宁致开幕词 .....	17
选举主席团 .....	18
关于代表大会性质的讨论和决定 .....	19
选举资格审查委员会 .....	20
确定议事规则和日程 .....	21
各国党的报告：	
阿尔伯特（德国） .....	23
普拉廷（瑞士） .....	32
季诺维也夫（俄国） .....	37
西罗拉（芬兰） .....	44
〔附〕芬兰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 .....	48
斯坦奇（挪威） .....	50

雷恩施坦（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	52
鲁德尼扬斯基（匈牙利） .....	58
加谢（瑞士） .....	60
托洛茨基（俄国） .....	65
鲁特格尔斯（荷兰） .....	68
<b>第二次会议（1919年3月3日） .....</b>	<b>73</b>
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报告（契切林） .....	73
各国党的报告：	
拉柯夫斯基（巴尔干革命社会民主联盟） .....	76
斯克雷普尼克（乌克兰） .....	77
沙杜尔（法国） .....	82
劳尔·韦弗伊的信 .....	90
洛里欧致伯尔尼黄色“国际”的信 .....	91
法因贝尔格（英国） .....	93
<b>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行动纲领</b>	
阿尔伯特的报告 .....	99
布哈林的报告 .....	107
<b>讨论：</b>	
鲁特格尔斯（荷兰） .....	118
库西宁（芬兰） .....	120
各国党的报告：	
格鲁贝尔（德意志奥地利） .....	123
<b>第三次会议（1919年3月4日） .....</b>	<b>130</b>
<b>讨论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行动纲领：</b>	
雷恩施坦（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	130

加谢（瑞士） .....	132
决议起草委员会的通知 .....	134
结束语（阿尔伯特） .....	135
雷恩施坦的修正案 .....	138
表决并通过行动纲领 .....	139
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和报告 .....	140
加谢同志的声明 .....	142
雷恩施坦的修正案 .....	142
拉柯夫斯基、格鲁贝尔、格里姆隆德和鲁德尼扬斯基	
关于成立第三国际的提案 .....	143
讨论成立第三国际问题：	
阿尔伯特（德国） .....	144
季诺维也夫（俄国） .....	147
巴拉巴诺娃（齐美尔瓦尔德委员会） .....	149
格里姆隆德（瑞典） .....	151
拉希亚（芬兰） .....	151
拉柯夫斯基（巴尔干革命社会民主联盟） .....	154
鲁德尼扬斯基（匈牙利） .....	155
沙杜尔（法国） .....	156
格鲁贝尔（德意志奥地利） .....	156
法因贝尔格（英国） .....	158
表决并通过关于成立共产国际的提案 .....	158
致乌克兰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贺词 .....	160
阿尔伯特的声明 .....	161
出席会议的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同志发表的声明 .....	162

关于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决定 .....	163
第四次会议（1919年3月5日） .....	164
伯尔尼代表会议和对各社会主义派别的态度：	
普拉廷的报告 .....	164
季诺维也夫的报告 .....	172
刘绍周的发言（中国） .....	182
国际形势和协约国的政策：	
奥波连斯基（奥新斯基）的报告 .....	182
第五次会议（1919年3月6日） .....	196
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报告（契切林） .....	196
共产国际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宣言 .....	197
西罗拉关于白色恐怖的报告 .....	198
普拉廷关于决议起草委员会的工作汇报 .....	202
日本社会党的决议案（鲁特格尔斯） .....	203
关于吸收女工参加社会主义斗争的提案 .....	205
《告世界工人书》备忘录 .....	205
吉尔波的发言（法国） .....	206
表决并通过有关决议和大会宣言 .....	206
组织问题 .....	208
列宁致闭幕词 .....	209

###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和决议

德国代表团的报告 .....	213
克·彼廷的报告（奥地利） .....	218
弗·普拉廷关于瑞士革命运动的报告 .....	220

法国共产主义小组的报告 .....	224
奥·格里姆隆德的报告（瑞典） .....	230
米尔基奇的报告（塞尔维亚） .....	233
弗雷利希的报告（东加里西亚） .....	237
艾库尼的报告（亚美尼亚） .....	244
亚雷莫夫的报告（东部） .....	255
中国代表的祝词 .....	258
土耳其代表苏勃希的发言 .....	261
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工党致第三国际执行局的信 .....	265
匈牙利共产党代表的声明 .....	268
共产国际行动纲领 .....	269
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和报告 .....	278
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的决议 .....	295
关于对各“社会主义”派别和对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态度 的决议 .....	296
关于国际形势与协约国政策的提纲 .....	303
共产国际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宣言 .....	312
关于白色恐怖的决议 .....	325
关于吸收女工参加社会主义斗争的决议 .....	328
告世界工人书 .....	329
关于成立共产国际的决定 .....	333
关于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决定 .....	334
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 .....	335
代表大会给红军的致敬电 .....	336

代表大会向乌克兰工人致敬 .....	337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会议记录 .....	338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名单 .....	342

# 召开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 的有关文件





#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建议 成立共产国际的电报

（1918年12月24日）

英国工党通过阿·韩德逊向布兰亭提出建议，于1月6日在洛桑召开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这项建议是企图恢复第二国际，但是枉然。第二国际于1914年8月初事实上就已不复存在了，当时，几乎所有社会党的多数派代表都站到帝国主义政府一边了。为恢复第二国际而开展的宣传，在整个世界大战期间，几乎在各国从未间断。恢复第二国际的企图，来自运动中的动摇不定分子，他们虽然未公开走上社会帝国主义道路，但也从未认识到必须成立革命的第三国际，以对抗合法政党的多数派，因为合法政党的多数派已变成帝国主义寡头政治左右工人阶级的工具。动摇分子企图把工人运动恢复到战前的状况，而这是违背合法政党的多数派所奉行的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多数派生怕恢复国际，将使工人阶级不再服从政府的战争政策。为对付这种企图，死心塌地的社会帝国主义者改变了原国际各国支部国际代表的人员构成。协约国各国支部最近几次所谓部际代表会议，就是在人员变动的基础上举行的。英国社会党的直接代表权被取消了，而由政治见解各异的分子即所谓“工党”作代表。意大利的新代表是过去未

曾加入国际的改良主义者，而意大利社会党却没有一个代表参加。美国代表是龚帕斯，他代表工会，然而大多数工会却同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死心塌地的社会帝国主义者正准备在各国支部代表变动的基础上，召开国际代表会议，而且，德国的假社会主义反革命机关报《前进报》为成立黄色国际的主张，大声叫好。

成立一个由叛徒和反革命分子组成的国际，其明显目的是，拼凑一个营垒，以反抗迅速发展中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为对抗这个国际，各国共产党人必须团结在实际上已经建立起来的革命第三国际的周围，因为革命第三国际无论与公开的社会帝国主义者或者不三不四分子毫无共同之处；这些不三不四分子不仅事实上为社会帝国主义者大帮其忙，而且甚至并不拒绝参加社会主义叛徒的代表会议。俄国共产党（布）绝不参加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工人阶级敌人召开的代表会议，并号召一切拥护以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为宗旨的革命第三国际的人也拒绝参加。俄国共产党的这一立场得到立陶宛、白俄罗斯、乌克兰、波兰及荷兰的共产党的拥护；俄国共产党相信，德国斯巴达克联盟、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以及前奥匈帝国的其他无产阶级革命派、瑞典社会民主党左派、挪威社会民主党、瑞士和意大利社会民主党革命派、英国的马克林派、美国的德布兹派、法国的洛里欧派，也都会拥护俄国共产党的这一立场。上述政党和革命派是领导世界革命的第三国际的集中代表。大战期间，协约国的社会帝国主义者极力赞扬李卜克内西，大骂谢德曼分子；如今，他们却与谢德曼分子同流合污，与李卜克内西一刀两断。因此，各国共产党人必须在世界革命任务这一共同基础上紧密团结起来，并把这种团结视为革命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当前，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就是社会主义叛

---

徒的黄色国际，资本主义通过黄色国际仍然左右着很大一部工人阶级分子。同蒙蔽无产阶级的骗子及社会主义叛徒进行不妥协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必由之路。

载于1918年12月25日《真理报》第281号

#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 邀 请 信

亲爱的同志们！

下面署名的各党派和组织认为，召开新的革命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当务之急。在大战和革命期间，人们终于看清，不仅旧的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以及第二国际都已彻底破产，不仅旧的社会民主党骑墙派（所谓“中派”）不能采取积极的革命行动，而且一个真正革命的国际已具有清晰的轮廓。由于世界革命的迅速发展，不断提出新课题，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联盟”这一伪善旗帜下勾结起来，反对世界革命，使世界革命有被扼杀的危险；由于背叛社会主义的政党企图联合起来，彼此“释怨”，甘当本国政府和本国资产阶级的帮凶，再度欺骗工人阶级；以及由于革命经验已经相当丰富和整个革命运动已经国际化，所以，我们责无旁贷地倡议将讨论召开各国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国际代表大会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

## （一）目标和策略

我们根据德国“斯巴达克联盟”<sup>①</sup>和俄共（布）纲领，在此

---

<sup>①</sup> “斯巴达克联盟”的纲领收录在他们撰写的《斯巴达克联盟的目的何在》一书中，该书已由我国用几个主要文种出版。——编者注

提出一项行动纲领，并且认为其中所包含的论点必须成为新国际的基本理论。这些论点是：

1. 当今时代是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瓦解和崩溃的时代。如果不消灭资本主义及其不可克服的矛盾，整个欧洲文明亦将随着资本主义体系而崩溃。

2. 无产阶级当前的任务是立即夺取国家政权。夺取国家政权就是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新的无产阶级政权机构。

3. 新的政权机构应当体现工人阶级（有的地方则是农村半无产阶级即贫农）的专政，也就是说，它始终应当成为镇压和剥夺剥削阶级的工具。不要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那是金融寡头政治统治的伪善形式）和纯粹形式上的平等，而要使劳动群众享有自由的无产阶级民主；不要议会制，而要劳动群众通过自己选举产生的机关来实行自治；不要资本主义官僚机构，而要劳动群众自己建立的、使群众可以真正参与国家管理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管理机关（这才是无产阶级国家的类型）。它的具体形式就是苏维埃政权或类似机关的政权。

4. 无产阶级专政应当成为立即剥夺资本、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并将其变为全民所有制的杠杆。将大工业及其组织中心即银行公有化（公有化就是变私有制为无产阶级国家所有制，所有权受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管理机关的支配）；没收地主土地，将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公有化；国家对大商业实行垄断；将城市和大庄园中的大型房屋收归国有，实行工人管理制度；无产阶级专政机关集中掌管经济职能——这些都是当前的重大课题。

5. 为保障社会主义革命的进行，防范内外敌人，支援别国无产阶级的斗争等等，必须彻底解除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的武装，

并把全体无产阶级武装起来。

6. 当前的世界形势要求各国革命的无产阶级互相建立尽可能密切的联系，要求已经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彼此实行大联合。

7. 斗争的主要方法是无产阶级采取群众性的行动，直至同资本主义的国家政权进行公开的武装斗争。

## (二) 对各社会主义政党的态度

8. 旧的“国际”已经分裂为三个主要派别：第一是公开的社会爱国主义者，他们在1914—1918年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始终支持本国资产阶级，并把工人阶级变为扼杀国际革命的刽子手；第二是“中派”，他们在理论上以考茨基为领袖，这是一个由毫无任何明确路线、一贯动摇不定，有时简直是变节投降的分子组成的派别；第三就是革命左派。

9. 社会爱国主义者一到紧要关头就明火执仗地反对无产阶级，跟这种人只有作无情的斗争。对待“中派”的策略是，应将其坚决革命的分子分化出来，而对其领袖则应进行无情的批判和揭露。等发展到一定阶段，在组织上同中派分子划清界限是完全必要的。

10. 相反地，同工人革命运动中那些过去虽然没有加入社会主义政党、但现在彻底拥护苏维埃政权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观点的人，首先是工人运动中的工团主义分子，则必须实行联合。

11. 最后，有些无产阶级团体和组织尽管未公开靠拢革命左派，但是正在朝此方向发展，这样的团体和组织我们必须善于发

现。

12. 我们具体建议下列政党、团体和派别派代表出席这次代表大会（凡彻底拥护第三国际原则的政党，都可以取得第三国际正式成员资格）：

（1）斯巴达克联盟（德国），（2）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3）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4）匈牙利共产党，（5）波兰共产党，（6）芬兰共产党，（7）爱沙尼亚共产党，（8）拉脱维亚共产党，（9）立陶宛共产党，（10）白俄罗斯共产党，（11）乌克兰共产党，（12）捷克社会民主党革命派，（13）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紧密派），（14）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15）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左翼，（16）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17）挪威社会民主党，（18）丹麦“阶级斗争派”，（19）荷兰共产党，（20）比利时工人党革命派，（21、22）法国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运动中基本支持洛里欧同志的派别和组织，（23）瑞士社会民主党左派，（24）意大利社会党，（25）西班牙社会党左派，（26）葡萄牙社会党左派，（27）英国社会党（特别是马克林同志所代表的一派），（28）（英格兰）社会主义工党，（29）（英格兰）世界产业工人协会，（30）不列颠产业工人组织，（31）（英格兰）工厂工长运动革命派，（32）爱尔兰工人组织中的革命派，（33）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34）美国社会党左派（特别是德布兹所代表的一派和社会主义宣传同盟所代表的一派），（35）美国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36）（澳大利亚）世界产业工人协会，（37）（美国）国际产业工人同盟，（38）东京及横滨社会主义团体（以片山潜同志为代表），（39）社会主义青年国际（以明岑贝尔格同志为代表）。

### (三) 组织问题及党的名称

13. 第三国际组织基础业已具备，这就是遍布欧洲各地的思想和目标一致的团体和组织，它们都有共同的行动纲领，并运用大体相同的策略。这里首先指的是德国的斯巴达克派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共产党。

14. 代表大会应以选举方式建立一个战斗总部即共产国际的中心，以保持经常的联系和对运动实行有计划的领导，使各国的运动的利益服从世界革命的共同利益。至于总部的具体组织形式，以及代表权等，则由代表大会决定。

15. 代表大会应定名为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而各个党则成为共产国际的支部。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认为，“社会民主党”这一名称在理论上是不能成立的。由于社会民主党“国际”已经可耻地破产，我们同社会民主党这一名称必须划清界限。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构成伟大运动的基本核心的党大都采用了共产党这一名称。鉴于上述各点，我们建议各兄弟党和组织，把讨论召开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

致以同志的敬礼

(1) 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列宁、托洛茨基)

(2) 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国外局

(卡尔斯基)

(3) 匈牙利共产党国外局

(鲁德尼扬斯基)



- (4) 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国外局  
(杜达)
- (5) 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  
(罗津)
- (6) 芬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西罗拉)
- (7) 巴尔干革命社会民主联盟执行委员会  
(拉柯夫斯基)
- (8) 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  
(雷恩施坦)

载于1919年1月24日《真理报》第16号

## 讨论代表会议问题的预备会议<sup>①</sup>

(1919年3月1日)

代表会议定于3月2日(星期日)下午5时开幕。

代表会议只是制定行动纲领，选举执行局，号召实行联合，形式上不作为第三国际成立大会。

会议名称：定名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会议暂不公开，何时公开，另行决定。

在提交大会的会议参加者名单上排列第15、16、17、22者合成一组，取名“俄国东部各民族联合小组”，有1票。

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有3票(表决权)。

鲁特格尔斯如能出席会议，则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有3票，社会主义宣传同盟有2票。现暂定社会主义工人党有5票。

巴尔干革命联盟代替罗马尼亚共产党。

日程：1.大会组织工作。2.听取报告。3.提出并讨论行动纲领，由阿尔伯特作有关报告，由布哈林作补充说明。4.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建立由列宁、雷恩施坦和一位芬兰人组成的委员会。列宁作报告。5.选举执行局。进行“其他事项”(阿尔伯特、普拉廷和一名芬兰人)。6.对各社会主义政

---

<sup>①</sup> 指1919年3月1日举行的有许多代表参加的预备会议所作出的决定。——编者注

党和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态度（普拉廷、季诺维也夫）。7. 协约国政策和国际形势。奥波连斯基作报告。建立有阿尔伯特参加的委员会。8. 其他事项：关于波兰战俘和白色恐怖。建立由阿尔伯特、雷恩施坦和一名芬兰人组成的委员会。9. 宣言（？），由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普拉廷作有关报告。

大会正式语言：德语，亦可使用俄语。

列宁致开幕词。

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阿尔伯特、契切林、鲁德尼扬斯基、斯坦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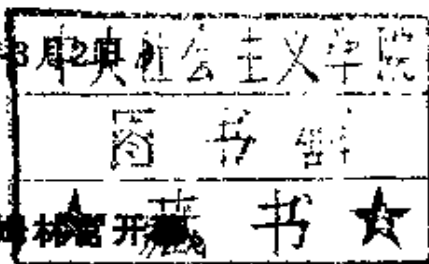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档案馆



#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

# 第一次会议

(1919年3月2日)



会议于下午6时10分在克里姆林宫开幕

## 列宁致开幕词

我受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委托，在国际共产党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首先请全体代表起立，为第三国际最优秀的代表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志哀。（全体起立。）

同志们！我们的会议具有伟大的世界历史意义。它证明关于资产阶级民主的一切幻想都已破灭。因为不仅在俄国，而且在欧洲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例如德国，国内战争都已经成为事实。

资产阶级在日益增长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面前惊恐万状。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看到，帝国主义战争以后的事变进程不可避免地促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国际世界革命在全世界已经开始并正加紧进行。

人民已经认识到目前爆发的这场斗争的伟大和意义。只是必须找出一种能使无产阶级实现自己的统治的实际形式。这种形式就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在此

以前，它还是一个群众看不懂的拉丁词。由于苏维埃制度在全世界的传播，这个拉丁词已经被译成现代各种语言。专政的实际形式已经被工人群众找到了。由于有了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德国的斯巴达克联盟和其他国家的类似组织，例如英国的车间代表委员会<sup>①</sup>，这种实际形式已为广大工人群众所理解。这一切都证明，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形式已经找到了，无产阶级现在已经能够实际运用自己的统治权了。

同志们！我认为，在俄国事变之后，在德国一月斗争之后，特别需要指出，无产阶级运动的最新形式也在其他国家中产生出来，并取得了统治地位。例如，今天我在一份反社会主义的报纸上看到一条电讯，说英国政府接见了伯明翰工人代表苏维埃，并表示愿意承认苏维埃是经济组织。苏维埃制度不仅在落后的俄国胜利了，而且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德国和最古老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也胜利了。

尽管资产阶级还在逞凶，还在杀害成千上万的工人，但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有保证的。

同志们！我代表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衷心地欢迎你们。现在我提议选举主席团。请提名。

## 选举主席团

**契切林：**

---

<sup>①</sup> 车间代表委员会 (Shop-Stewards Committees) 即厂工会委员会 (Комитеты фабрично-заводских старост)。——编者注

我提议选举三名常务委员、一名常务书记为主席团成员，以后每次会议临时从各国组织中增选一名委员，组成五人主席团。我提议，选举**列宁、阿尔伯特、普拉廷**三位同志为主席团常务委员，**克林格尔**同志为常务书记。

**提案一致通过。当选同志在主席台就座。**

## 关于代表大会性质的讨论和决定

**普拉廷（瑞士）：**

在预备会议<sup>①</sup>上，曾有人提出这次代表大会的性质问题。一种意见认为，这次代表大会就是**第三国际**成立大会。另一种意见主张宣布这次代表大会只是共产党的一次代表会议；而把成立第三国际的问题留待下次代表大会解决，认为这样更适宜，这主要是一个外国代表的意见。<sup>②</sup>这种意见的理由是，代表大会从通知召开到实际召开，其间时间短促，不是所有的组织都能接到准备成立第三国际的通知。有必要指出，由于技术性的困难，许多代表不能前来莫斯科。因此才提出建议，要将这次会议只作为代表会议，其任务是于近期召开名副其实的、人数众多的代表大会，正式成立第三国际。

**季诺维也夫（俄国）：**

我代表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声明如下：俄国共产党认

---

① 见本卷第12—13页。——译者注

② 德国代表麦克斯·阿尔伯特（胡果·埃贝莱因）借口德国党中央的有关委托而坚持这个意见。——编者注



为，正式成立第三国际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因此，我们曾提议就在这一次即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第三国际。但是，我们的德国朋友、德国共产党却坚持认为这次代表大会只作为一次代表会议，既然如此，我们对德国共产党人的这项建议暂时附议，这也是必要的。不过，我们要声明，我们将继续宣传、鼓动，以争取第三国际早日成为正式组织。

**库西宁（芬兰）：**

我们芬兰代表也认为，第三国际理应现在就成立。但是考虑到季诺维也夫同志刚才谈到的情况，我们的这项建议暂不提出。不过，我们认为，如果这次代表会议最终通过一项决议，决定以代表大会名义成立新的国际，那是皆大欢喜的事。

**大会决定：会议以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名义举行。**

**转入讨论资格审查委员会的问题。**

## 选举资格审查委员会

**普拉廷：**

代表会议人员庞杂，成立资格审查委员会时，这一点必须予以考虑。主席团提议选举五位同志组成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会工作结束后，委员应当提出工作报告。此外，委员会应当确定两类代表，即有表决权的代表和只有发言权的代表。关于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人选，我们已拟定一项方案。

被提名的有**契切林、鲁德尼扬斯基、西罗拉、阿尔伯特和斯坦奇**五位同志。

## 确定议事规则和日程

**列宁：**

现在列入议事规则顺序的问题有：代表权问题、各个代表团参加表决的人数问题、表决权和发言权问题、发言的时间限制问题。

**雷恩施坦（美国）：**

我认为，首先应当给资格审查委员会1刻钟时间，以便就哪些代表享有表决权问题，向大会提出报告。建议休会1刻钟。

**阿尔伯特（德国）：**

同志们！依我看，雷恩施坦同志的建议行不通，因为审查代表证书，1刻钟无论如何也不够。因此，我提议继续开会。

**雷恩施坦**撤销他的建议。

**普拉廷：**

我的意见是：用于讨论的时间，从一开始就应当加以限制，因为许多代表急于回国。既然参加讨论的人如此之多，把发言时间限制在1刻钟之内比较适宜；作报告则不受时间限制。

**托洛茨基**提议，第二次发言以5分钟为限。

**普拉廷：**

讨论程序是：赞成的一方和反对的一方各有一人发言，然后

进行表决。

**列宁：**

有**异议**吗？请就每次会议的时间发表意见。

**沙杜尔**提议授权代表会议必要时延长发言人的发言时间。

**列宁**宣布议事日程：

1. 确定报告人和报告内容。
2. 报告。
3. 《**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行动纲领**》，报告人：**阿尔伯特、布哈林**。
4. 《**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报告人：**列宁、拉希亚**。
5. 《**伯尔尼代表会议和对各社会主义派别的态度**》，报告人：**普拉廷、季诺维也夫**。
6. 《**国际形势和协约国的政策**》，报告人：**奥波连斯基、普拉廷**。
7. 《**宣言**》，报告人：**托洛茨基**。
8. 《**关于白色恐怖**》，报告人：**西罗拉**。
9. 选举执行局及其他事项（组织问题）。

**列宁：**

我们获悉，拉柯夫斯基同志已经动身，预定明天到达。同行的还有其他同志。报告人名单暂定如上，也许会有变动。匈牙利共产党的三名代表在加里西亚被捕，恐怕不能出席我们的代表会议了。关于议事日程还有其他建议吗？还有人报名发言吗？既然没有，宣布议事日程通过。

## 各国党的报告

列宁：

现在请德国代表阿尔伯特同志作报告。

阿尔伯特（德国）：

尊敬的同志们！在1918年11月8日，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拥护者们还坚持认为，在德国永远也不会发生俄国那样的情形，即爆发革命。然而到了11月9日，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旧大厦一下子坍塌了。在俄国发生的、迄今一直受到人们非议的、并且被认为在德国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11月9日在德国发生了。

不错，乍一看，德国的运动不过是一次兵变，是军队内部对官长的严厉所表示的不满和厌战情绪的暴露。

但是，苏维埃制度在一天之内就建立起来了，甚至在小城镇，苏维埃也在一天之内就成立了。可见，这已不仅仅是士兵因为厌战而起来造反，它还说明无产阶级决心最终实现他们早就为之奋斗的新制度，即用社会主义社会取代旧的社会制度。

当然，一天之内建立起来的工人代表苏维埃究竟如何，难下断语。多数派社会党人即谢德曼派在组织方面比工人老练得多，他们乘机钻进政府，窃据政府要职，并且还打入了苏维埃内部。工人本来以为，只要撤掉原来的统治者和部长，换上几个社会民主党人，新社会就算告成。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和多数派社会党人正是利用工人的这种观念而乘机混入德国政府的。

革命初期，工人代表苏维埃曾建议当时的斯巴达克联盟拥护

者加入政府，建议李卜克内西同志出任政府阁员。头一天，李卜克内西同志即发表声明，说他在内阁只呆三天，为的是签订停战协定。这项声明遭到多数派社会党人的拒绝，于是李卜克内西同志拒绝参加政府，斯巴达克派其他同志也跟着拒绝加入。我们认为，在德国建立新社会制度以取代资本主义旧制度的时机尚未到来，仅仅驱逐几个王公贵族的奴仆是不够的。关键在于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自己的政权机构。因此，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说服工人群众首先必须建立苏维埃制度，即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的同志拒绝参加政府是十分正确的，这一点，在几天之后就被政府的所作所为完全证实了。政府成员走马上任以后所颁布的头几项法令，就是旨在否认工人代表苏维埃是权力执行机构。

哈阿兹、迪特曼、巴尔特等人也加入政府。两派入阁之后，共同颁布了第一个法令。然而没过几天，它们就和中央苏维埃发生了冲突。政府把自己凌架于苏维埃制度之上。原已解职的军官官复原职，重新掌握军权。政府认为，实现社会主义，时机尚未成熟，要留待日后解决。工人的要求遭到拒绝，理由是：敌人还在眼前，协约国也决不容许政府实施任何改革，因而旧的国家机器原封不动。

无产阶级对于现状越来越不满，工人拒绝走回头路，于是，多数派社会党人的政府便原形毕露了。

德国的情形与众不同，革命后的第三天，右派报纸就宣称：革命已成事实，无可否认；重要的是，现在政府应当关心在德国真正实现民主，使民主也成为事实。他们所谓的民主，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和召集国民议会。斯巴达克联盟当即声明，驳斥这种论调，强调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并且指出：组织机构已经建

立，这就是苏维埃制度；德国无产阶级既已实现革命，它就理应成为德国肩负建设新国家使命的唯一阶级。我们主张毫不留情地进行阶级斗争，直至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对此，谢德曼和艾伯特先生大不以为然。他们拥护国民议会，并且迫不及待地提出了选举日期。这样一来，工人便恍然大悟。全国分裂成两派。一派是资本家，拥护国民议会；另一派是斯巴达克联盟，主张实行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这场斗争始终是在这样的口号下进行的。关于这场斗争，已向诸位作过介绍了。

在此之前，加入斯巴达克联盟的同志一直留在独立社会民主党内。当时的情形是：战前德国只有一个社会民主党，在国外，有人把它吹得天花乱坠。战争初期，社会民主党人及其领袖成了民族主义者，同资产阶级沆瀣一气，鼓吹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斯巴达克联盟成员认定，继续留在这个组织里已经不可能了。社会民主党内还有一派，它虽然反对战争拨款，但在涉及保卫祖国的其他问题上，却跟在谢德曼—艾伯特一伙后面亦步亦趋。这一派就是哈阿兹和累德堡派。他们既已公开采取反对派的立场，就只有退出该党，另组独立社会民主党，别无他途。

斯巴达克联盟无法工作，无法开展活动。凡属联盟成员，都被搜捕下狱或被送往前线。有人身自由、能够照常工作的人，区区可数。

独立社会民主党在哥达成立后，我们曾表示愿意与之组成一个组织。其实，我们之间的分歧在当时就已不可调和。革命初期，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即加入政府，跟着别人标榜拥护资产阶级民主，妄图扼杀苏维埃制度，因此，和他们一起留在一个组织里已经不可能。我们在斯巴达克联盟柏林代表会议（1918年12月30

日至1919年1月1日)上成立了德国共产党。

党成立后，艾伯特—谢德曼领导的政府对共产党人实行疯狂的镇压，不惜采取旧制度下的种种暴力手段。工人抗议这种政策，无产阶级纷纷举行罢工，以表明他们不允许对无产阶级采取过去那种暴力手段。为此，艾伯特—谢德曼之流便大动干戈，首次在柏林街头架起机枪、大炮，对付无产阶级。1918年12月6日，在柏林街头架起的机枪、大炮朝和平游行的工人开火。我们的许多优秀同志当场被打死或身负重伤。值得指出的是，他们对共产党士兵代表的镇压尤为严酷。

目前德国军队的情况如何呢？士兵已经打了四年仗，11月9日举行起义，成功地推翻了旧制度，他们不愿在德国继续充当炮灰。原有的团已经解散。他们不顾谢德曼的要求，于革命爆发后即各奔东西了。

留在德国本土的军队于革命爆发后几天即被解散；若干军区司令投靠共产党，这样的军区已擅自将军队复员了。不伦瑞克共和国于革命爆发后，即确定12月23日为军队复员日。帝国政府虽表示抗议，但士兵仍被遣散。其实，政府挽留原来的士兵也是弊多利少，因为政府起用这些士兵为其效劳，已纯属幻想。在前方，原来的团不愿与外部敌人作战，他们四处逃散，对停战漠不关心。我不能不指出，在瓦解德军方面，俄国起了很大的作用。从俄国归来的战俘，个个笑逐颜开。他们无论回到何处，不消几天，就再也不想打仗了。

当然，在前方也有过一些团不听宣传鼓动，仍然听从军官指挥，但没过多久，也成了一盘散沙。

柏林驻军司令列基将军于1月初表示，他所属的部队虽然仍

受军官控制，但只要继续呆在柏林不走，不消五六天便会一垮到底。至于政府动用自前线归来的一部分军队在柏林街头枪杀工人，那是因为这一部分军队不曾受到宣传鼓动的影响，而其所以如此，纯属偶然的缘故。1918年12月6日的情形便是如此。当时，刚从芬兰回国的部队奉政府之命，枪杀了参加红色士兵同盟大会归来的士兵。几天之后，当水兵（他们是革命的支柱与核心，大多数是早期入党的工人）违抗政府命令，不肯离开柏林时，政府便调遣从前线归来的一个团前去镇压，向水兵投掷毒气弹。政府成员哈阿兹、巴尔特和迪特曼声明，他们没有参加决定向工人开枪的会议。后来，独立社会民主党人退出政府，其实是谢德曼之流把他们一脚踢开的。他们被赶了出来，后悔莫及。

斯巴达克联盟不能继续同他们合作。同这种人合作，毫无益处可言。成立共产党已是大势所趋。党内分裂日益加深。成立共产党势在必行。多数派政党<sup>①</sup>团结一致，而独立社会民主党处境不妙。他们的领袖各代表一派，都想自立政党。累德堡和多伊米希尤其热衷于建立德国统一党；他们的图谋一旦得逞，就将出现一个新的、既不左也不右、更不坚持极左观点，即斯巴达克联盟的无产阶级专政观点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于是，我们决定立即和这群人一刀两断，从而使他们纠集乌合之众的图谋化为泡影。

共产党人同盟的任务不仅仅在于创建新型政党，更主要的是教育群众做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准备，争取人人积极投身这项事业。然而德国工人仍然坚信，他们的任务就是撤掉几名部长，换上社会民主党人。可见，我们的任务就是向他们证明，只有采

---

<sup>①</sup> 指斯巴达克联盟。——译者注



取群众性行动，才能与资产阶级决一胜负；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11月9日革命不过是一次破坏旧社会制度的小小尝试而已，德国的真正革命还在后头。几周来的情况恰恰表明：要改造社会制度，必有一番严重的较量，国内战争将是一场世界历史上空前残酷的战争。必须向群众说明，只有实行苏维埃制度，才能达到上述目的。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方针，就是要自始至终向工人讲清这个道理，启发他们建立苏维埃。

那么，苏维埃的情形如何呢？起初，苏维埃遍地开花。在企业 and 工厂，工人纷纷成立工厂委员会，委员会的任务之一是改善本企业工人的劳动条件。这些工厂委员会立了一大功，把那些在德国显赫一时、同黄色工会串通一气、禁止工人罢工、阻挠工人的一切公开活动、一贯暗算工人的工会排挤了出去。11月9日以后，这些工会就不再起作用了，而且，争取增加工资的活动也不再通过工会，甚至在违背工会意志的情况下进行。工人争取改善自身处境的活动，工会没有一次进行到底。一直到最近，工商职工同盟才出面领导一场公开的运动，但也只是因为同盟理事会中有共产党员坐阵的缘故。

那么，今后德国斗争的前景如何呢？从国民议会选举结果的数字来看，应当承认，德国广大群众跟着多数派社会党人走。谢德曼派获1100万张选票，独立社会民主党200万张选票。不过，只要对运动仔细加以观察，就不难发现，工人并不像政府所断言的那样一致拥护政府。相反，实际情形是，各地工人不顾政府的呼吁，自动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自动争取改善自身的处境，他们所坚持的口号正是共产党人所提出的口号。在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地区，矿工掀起声势浩大的运动，选举中央苏维埃来掌管全部

矿场。投身企业社会主义化运动的不仅有工人，而且有官员，他们也同意甩开资本家，实行企业社会主义化，他们愿同工人一起搞好企业内部的工作，而不消极怠工。在一个国家里，仅仅有某一个部门实行社会主义化，显然是不行的。令人高兴的是，工人认识到，要废除旧的经营管理方法，唯有对所有企业和整个经济活动普遍实行社会主义化。目前，德国的全部经济活动正沿着曲线急剧下降，未来斗争前景是乐观的。

令人担忧的是，政府正加紧对付工人，但工人也不示弱。刚才我已向诸位报告，在德国一切发生冲突的地方，士兵都公开表示：“我们不同工人作对。”由于士兵保持中立态度，政府无计可施，只好效仿俄国，纠集志愿团，组建白卫军。这些新编部队的任务是守卫东部边境，说什么要平息波兰人的叛乱，其实，这些波兰人历来遭受资产阶级专政的压迫，至今仍然没有翻身；还说什么要防范布尔什维克红军的进犯。在德国，红军被说成是一群烧杀抢掠的暴徒。德国政府加紧宣传，鼓动士兵反对布尔什维克。

但是在柏林，政府还利用士兵上街对付工人，镇压工人运动。1919年1月，工人在柏林第一次采取行动。政府撤了原警察局长的职，换上一个因过去背叛工人事业而有民愤的多数派社会党人。此人会再次采取残暴手段，这是无产阶级意料之中的。工人不提任何口号，也未按党（斯巴达克联盟）的任何指示，就于1月19日占领几个印刷厂，〈前进报〉印刷厂首当其冲，工人早就对它恨之入骨。事情发生后，经过几天的斗争，多数派社会党人在政府指使下首次出动白卫军，企图恢复柏林秩序。白卫军手段之残暴，从以下事实便可一目了然：第一批使者刚刚走出〈前进报〉

社大楼，就被士兵活活砍死七人。白卫军把这次运动镇压下去以后，便到处捕搜斯巴达克联盟成员，把他们关进监狱。我们的优秀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就这样落入了刽子手的手中，惨死在街头。有关李卜克内西企图逃遁和卢森堡同志被工人夺走的种种谣传，纯属捏造。目击者已经提供证词，证明白卫军用枪托猛击李卜克内西的头部，打成重伤，然后把他拖进汽车杀害了；罗莎·卢森堡是被他们用枪托打了两下致死的，尸首给运走了。证词已经全文公布，凶手和现场指挥军官已经有名有姓，可是，他们至今仍逍遥法外。政府根本无意把凶手交付审判。

和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同样遭遇的斯巴达克联盟其他成员还有许许多多，他们被杀人成性的官兵杀害，尸首被掩埋。俄国的卡尔·拉狄克同志也遭逮捕，被带上沉重的镣铐，关进看守所一间潮湿、阴暗的地下牢房。你们看到，柏林已陷入一片恐怖之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作斗争，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散发传单和小册子，现在，柏林及其他城市的无产阶级在斗争中使用火药和铅弹了。资产阶级惊恐万状，除了用暴力镇压无产阶级以外，再也无计可施，已经走投无路了。

德国的经济每况愈下，企业纷纷倒闭。工人通过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和罢工而增加了工资，但店主业主认为，这样一来，生意无利可图，索性停业。再则，工人不愿从业，这种现象日益普遍。这也难怪，如今工人虽然可以指使业主，但并不甘心替资本家生财赢利，不愿从业的工人日益增多。原料储备有限，原料黑市交易猖獗。凡此种种，导致企业倒闭。我离开柏林时，那里的失业人数已多达26万人。德国经济已处在崩溃的前夜。

交通运输十分糟糕。在德国有人曾对我说：你要是去俄国，那么一路上会大伤脑筋的。同志们！我们入境一直到莫斯科，旅途感受，较之德国有天壤之别。英国人和法国人把我们最好的机车弄走了。从柏林到莱比锡，过去只消两小时，现在往往要9至10小时；以往，特别快车每小时一趟，现在普通客车一天才有一两趟。显然，过去的那套经营方法在交通运输部门也必须改变。

粮食问题日趋严重。食品不但涨价，而且根本弄不到。配给的食品不足以糊口，只好买投机商贩的。工人家庭粮不过夜，人们起来造反。白卫军窥伺时机，企图镇压无产阶级，因此，大规模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所有这一切，尤其是同协约国缔结和约一事，都将证明，无产阶级所进行的这一场斗争有指望获得成功。政府一再安慰工人说：除非同协约国签订和约，否则，政府将毫无办法。这是欺人之谈，工人阶级再也不上当受骗了。几个月来，政府喋喋不休地对我们说：你们应当同俄国打仗，以讨好协约国。但是盟邦给了我们什么呢！它们过去什么也没给，今后也不会给。倒是给了几罐炼乳，但售价之高，只有资本家掏得起腰包，工人不敢问津。四年前，谢德曼之流赞扬和鼓励对协约国采取武力政策，如今却对协约国卑躬屈膝，祈求开恩；他们对于签订和约怕得要死。德国政府即谢德曼之流为协约国出谋划策，教它们如何订立城下之盟；有朝一日，英国人及法国人会指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说：是你们教会我们如何订立和约的。和约条件果真要苛刻的话，那么罪魁祸首是协约国代表威尔逊和克列孟梭二人，他们死心塌地充当资本主义国家的奴仆，把缔结和约当做一笔交易，以便从中最大限度地渔利。要改变这种局面，决不能靠政府摇尾乞

怜，谄媚讨好，而要靠无产阶级继续革命，奋斗不息。德国无产阶级必须取得英国和法国无产者的信任，以便同他们一起争取实现世界革命。

这就是共产党的见解。在德国无产阶级尚未加入共产党的地方，我们努力通过宣传工作把他们争取过来。可以断言，德国共产党和俄国一样，将继续斗争，并且完全相信：德国无产阶级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并与形形色色的国民议会的愿望相反，与谢德曼之流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愿望相反，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已经为期不远了。我以为，我这样说，并不是盲目乐观。要做到这一点，德国无产阶级就必须和别国无产阶级并肩战斗。有感于这种需要，我才愉快地接受了你们的邀请，并且深信，我们将同所有其他国家、特别是英国和法国的无产阶级并肩战斗，进行世界革命，以期不久的将来也能实现德国革命的目标。

**列宁：**

现在请瑞士代表普拉廷同志发言。

**普拉廷（瑞士）：**

亲爱的同志们！瑞士是一个小国，运动规模不大。作为这样一个国家的代表，我不能像其他国家的报告人那样，提出关于斗争情况的内容翔实的报告，不过，也应当说明，为了配合俄国同志，我们已尽了最大的努力。

我们没有经历过战争。我们的生活条件优越些，因而，我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情况与交战国不同。不过，在政治上，瑞士也受到战争的影响。在党的运动方面，瑞士从一开始就加入齐美尔瓦尔德派。关于党内分裂问题，我只想说明，围绕齐美尔瓦尔德派所展开的一场斗争，迫使极端民族主义分子脱离了党；留下来的

是一个坚持国际主义的党，它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然而，尽管党内发生分裂，但仍有一部分右派分子没有被清除出党。这也是为维护统一而采取的必要步骤。

在简要地介绍我们党的发展情况时，我只想说明，为派代表出席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我们才发现：原来在这个团结的党内不是有两派，而是足足有三派。像施图杰尔、弥勒、格雷列希这样的右派没有被选入代表团；奈恩同志倒被选入了，此人后来向右转了一百八十度，成了右翼分子。后来形成的中派和左翼都派了代表，在代表会议上，这三派代表就各项问题投票表决时，各自为政，互不通气。我本人加入了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格里姆投票反对左派，理由是：身为主席，为保持各派之间的联系，他不得不保持中立态度。后来发现，他之所以如此，是有其更深刻的政治背景的。

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以后党内出现的斗争，是左翼联合中派共同进行的。格留特利联盟成员脱离了党，从而决定了党的道路。党急剧地向左转了，如果自我评论的话，那么根据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看，该党理应归入共产国际左派之列，它派代表出席这次会议是当之无愧的。只可惜，我国的国情使理论与实际严重脱节。

格里姆同志俄国之行所肩负的使命，对瑞士党的运动产生了政治影响。当我们从电报中得知他在彼得堡的表现时，苏黎世具有远见卓识的人，其中主要是左派分子，立即看出，格里姆在共产国际的表现和立场，跟他在瑞士党内一样，已经和过去大不相同。不过，许多同志仍然认为，格里姆所犯的错误只是由于他个人认识上的错误造成的。当时，我主张公开批判他的政策，但是

我的主张未被采纳。他回国以后，先是宣扬虚无缥缈的激进观点，但没过多久，他就得出必然的结论。我们同他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预计在下次党代表大会上，斗争会更加激烈，因为届时党要最终确定自己的方针。是否会导致分裂，眼下我不妄加评断。

在瑞士，工会运动有着跟德国同样的问题。运动操在一批官僚手中，长此以往，工会运动永无出头之日。物价飞涨，工人朝不保夕，他们不顾中央的意愿，奋起斗争。工会组织被迫出面领导斗争。但瑞士工人很快就看出，只有撇开工会章程，甩开旧工会理事会，在自己推选出来的同志的领导下进行斗争，工人的物质状况才能得到改善。他们召开工人代表大会，成立工人委员会，并且仿照俄国革命初期的苏维埃，吸收革命派代表参加。工人委员会决心大权独揽。尽管工会理事会从中百般阻挠，但工人代表大会还是召开了，它的当务之急是，研究大规模罢工的斗争方法。工人正准备迎接战斗，并且不顾代表大会委员会的呼吁，掀起声势浩大的斗争，向瑞士工人提出了宏伟的任务。我指的是工人最近一次的行动，参加的工人超过40万。

中央委员会历来谨小慎微，这一次又把苏黎世作为运动的指导中心。苏黎世举行罢工两天以后，中央委员会为了挽回其每况愈下的威信，才不得不提出总罢工口号，从此，斗争遍及全国。至于工人拿起武器的问题，连想也没想。瑞士无产阶级认为，在这场斗争中用不着拿起武器，只要停止生产，并且坚持到底，就必定成功。斗争持续了四天。到了第五天，中央委员会提出停止罢工的口号，这是工人群众所未料到的。必须指出，这是对工人事业的又一次背叛。中央委员会因为有一批党内官僚混入其中而

根本不称职，所以，借口继续罢工会导致一场流血的国内战争而破坏了这场斗争。这一行动引起一场激烈的争论。失败导致同盟歇业。斗争失败了。

为对付工人的这场斗争，当局曾出动装备精良的军队约4万人。这对于工人的勇气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对于工人进一步认清今后斗争的性质更是极大的促进。在斗争停止后，工人讨论形势时认识到，今后的斗争不能重蹈覆辙，必须浴血奋战。

斗争失败以后，反动势力猖獗一时。我要指出，几乎所有领导同志都被传讯，听候判决。几百名铁路工人因拒绝履行职责，将受军事法庭的审判。

与此同时发生的一起重大事件是，俄国驻瑞士使团被驱逐出境。必须指出，要驱逐俄国使团的消息刚一传开，工人便怒不可遏。此后，工人在斗争中提出的要求就多种多样了。我们明白表示，我们进行斗争，就因为我们认为当局蓄意对苏维埃政府进行挑衅。俄国使团驻瑞士期间曾通过专门机构大力协助我们获得俄国的消息，以驳斥流言蜚语，因此，我们对于使团被迫回国感到格外难过。

当我们的同志再度聚到一起时，我们把几本新作交出付印，并竭尽全力继续推广有价值的读物。我们向群众普及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著作，工人读了这些著作，不仅振奋了革命精神，而且进一步理解了俄国无产阶级运动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形式。近来，我们自编宣传材料也扩大了普及规模，宣传方式也多样化了。我们努力通过传单、小册子和集会，启发无产阶级的革命觉悟，向他们阐明运动的目标。我要特别提一提一个小组，虽然我们和它之间在某些问题上意见分歧。在军队中开展宣传工作，多



亏这个小组。如何联合各小组共同开展工作，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的课题。只有党立场鲜明，这一点才能做到。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必须提一下：刊物是强有力的斗争手段，决不能放弃。只要确保刊物的内容准确无误，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干了。

在工人代表大会之前举行党代表大会，是一个预谋，企图使我们措手不及。我的特殊身分在党代表大会上起着一定的作用。因为我身为党的书记，举足轻重。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右派发起攻势。在中派的支持下，他们把中央委员会所在地由苏黎世改为伯尔尼，企图将苏黎世激进派分子控制的中央委员会交给伯尔尼的同志，对此，我提出了抗议。中央委员会改设伯尔尼，就等于屈从中派的政策。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格里姆同志竟然同意选他进这届中央委员会。格里姆没有当选主席，但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前任主席却甘愿由这位社会爱国主义分子出任主席，甘愿接受他的领导。这位主席走马上任以后，得意扬扬地在议会中宣称：“我不是布尔什维克，我连齐美尔瓦尔德分子也不是。”

这个露骨的机会主义分子能够登上主席宝座，全怪我们的同志。他们挖了我们极左派的墙脚，因而也在群众心目中败坏了自己的声誉。中央委员会迁址并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目的，因为下届党代表大会罢免了主席，并且证明有三分之二的同志是拥护极左派的。

关于出席沙文主义分子的伯尔尼国际代表会议的问题，被大会否决了。投票结果就很能说明问题：以伯尔尼国际代表会议实属国际无产阶级的叛徒的代表会议为理由而提出的关于反对参加会议的议案，以198票对154票的多数获得通过。大会表示支持俄国党的同志。中派和右派无一例外地投票反对我们，但投票结

果，我们仍占多数。这项决议对于社会爱国主义分子选作会议东道国的瑞士，震动很大。

**列宁：**

请俄国代表季诺维也夫同志发言。

**季诺维也夫（俄国）：**

同志们！很抱歉，我现有的大量材料只能向你们介绍一部分。我们能够在**俄国**本土举行国际代表会议，向同志们介绍有关俄国运动的大量材料，这还是第一次。我们再也不必像过去那样以侨民身分发言，再也不必在介绍俄国工人运动的情况时只谈一鳞半爪。阿尔伯特同志介绍了德国情况，其中有许许多多和我国过去的情况大同小异。他的报告使我想起了克伦斯基年代这里所发生的情况，即大约1917年8月我们在俄国的亲身经历。

大家知道，我们党是宣布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政党。其余所有政党都反对十月革命，由此不难想象，俄国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先锋队只能在毫无外援（而且要克服重重阻力）的情况下，只身挑起斗争的重担。

十月革命前，我们党约有党员1万名。如今，在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俄国国内有党员近50万。也许，这个数量并不可观，但是你们要明白，我们并不是向所有目前愿意加入我们党的人敞开大门的。当然，在要求入党的人员中有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有优秀的青年工人，这样的人我们是乐于接受的。但是，由于我党已经是一个执政党，所以追求个人名利和政治面目不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企图乘机混入党内的也大有人在，这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我们党已经坚定、明确地决定，要阻止这种人入党。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甚至发布决定，取消几类党员选举出席

党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权。当然，限制党内选举权的这种做法并不多见，不过我要重复一遍，这种做法受到全党拥护，因为我们希望党坚如磐石，希望每个党员都是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这只是针对50万党员而言，因为现在整个国家机器自上而下都掌握在他们手中。

党的核心是工人。知识分子在我们党内占少数。只是近来，情况起了根本变化。一部分知识分子现在愿意和我们一起在苏维埃机关共事，但他们入党并不那么容易。

我国工人组织的第二种形式是工会。其历史发展情况与德国不同。1904—1905年，工会起了重要的革命作用，现在工会又同我们并肩参加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目前，我国工会拥有会员350万。这是最近一次工会代表大会的统计数字。绝大多数会员拥护我们党的观点，工会的一切决议也都本着我们党的意图作出。工会中只有少数人坚持工会运动应保持“中立”和“独立”的主张。多数人则认为必须与共产党人密切合作。现在有一种呼声，要求工会国家化，也就是说，工会要正式成为苏维埃政府的组成部分，这种呼声还相当高。其实，工会目前所起的作用，同它作为我们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并没有两样。关于工资等级，形式上是由人民委员会作出有关决定，然而决定权却掌握在工会手里。其他方面，如工人保险及工人生活的种种问题，也是如此。

工人组织的第三种形式是合作社。我国现有合作社25 000个；城市有工人合作社，社员200万人，乡村有乡村合作社，社员1 000万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在内，合作社总人数在5 000万人以上。

不过，众所周知，苏维埃是我们的主要组织。其成员即工人

和农民究竟有多少，很难说清楚。至少可以说，在我们制定我国苏维埃宪法以后，我们看到，一部分中间阶层居民也逐渐有了选举权。以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的选举情况为例。在彼得格勒享有选举权的约有65万人，参加选举的人占选民总数的2/3以上。9/10以上的居民享有选举权。我想，这种情况也适用于我国所有城市，由此可以断言，在我们苏维埃共和国享有并行使选举权的共计1亿多人。

苏维埃的全部重任自然都落在普通工人身上。这一点，对于其他国家的同志们来说，同样重要。当初，有人动辄吓唬我们，就连工人自己也曾经认为，重任在身，怕不能胜任。现在工作中仍免不了经常失误。但是俄国工人阶级，一个世界上绝非最有知识的阶级，已经表明，在夺取政权以后，在有组织的党的领导下，这些繁重任务，它是能够完成的。

一直到最近，我们党仍是一个以城市无产阶级为主体的政党。这也是不难理解的，因为我们党的早期党员来自工厂，党组织也是在工人区诞生的。如今，我们党已是城乡劳动人民群众的政党了。我们深入农村开展工作还为时不久，看来，这项工作不如在城市得力。但是可以说，在农村工作一年来，新生力量被大量地吸收到我们共产党里来了，在农村，所有其他政党都被排挤出去了。共产党在农村中的威信很高，而且越来越高。农村青年、旧军队的士兵、城市工人，其中主要是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在农村做了大量的工作。彼得格勒工人尤为突出。过去一年，彼得格勒有28万工人先后奔赴前线 and 农村。对彼得格勒来说，这当然是莫大的不幸，然而对我们的革命事业来说，却是福星高照，因为俄国工人的优秀骨干转入农村以后，可以在那里继

续从事他们的有益事业。近几个月来，共产主义革命浪潮已经涌向农村。现在，俄国的贫苦农民经历着农村的十月革命，农村是一个源泉，共产主义革命可以从中吸取巨大的力量。

我们党和我国无产阶级有幸最先在一个国家里以全国的规模开展共产主义宣传。我们珍惜这种机会。但是我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我们虽然已经做了许多工作，但是还有大量的工作有待我们去做。我们党有35种党报。全国出版百余种苏维埃报纸，供农民和士兵阅读，这才是真正的出版自由。今天，我们自己能够在小村镇出版主要由农民自己撰稿的农民报，这足以说明出版有最充分的自由，而这恰恰是工人阶级所需要的。我国的报纸发行量极为可观。苏维埃政府中央机关报《消息报》发行40万份。彼得格勒《红色报》发行28万份，仅仅由于纸张短缺，发行量才没有扩大。我们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行15万份，发行量也是可以扩大的。我们兴办了许许多多工人大学和农民大学，它们兴旺发达，为农村输送大批具有文化的人才，他们在那里从事共产主义事业。在大城市，苏维埃成立了大的图书出版社。例如，彼得格勒苏维埃出版社近一年来出版各种小册子和图书1150万册。莫斯科中央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和图书就更多了。在这方面，国民教育人民委员部是值得大加赞扬的。这个人民委员部还部分地开展共产主义宣传，现在我们党已经要求它自上而下地用共产主义原则指导全部工作。现在，我来公布几个数字：国民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支出，1917年为3亿卢布，1918年为35亿卢布，1919年上半年已拨款40亿卢布。由此可以看出，国民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何等艰巨。诸位浏览一下德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报刊，连一些资产阶级权威也不得不承认，苏维埃政府在这方面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现在国外对我国的经济状况议论纷纷。考茨基说俄国搞的是贫困的社会主义。的确，国家十分穷困，我们接收的时候，国家疮痍满目，我们的处境十分艰难。现在，日子也很不好过。但是一年来，我们终究取得了成就：经济部门已经掌握在我们手中了，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办事机构，它虽然有待改进，但毕竟有工作效率，而且也差强人意。为满足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及其他经济部门的需要，明年将拨款100亿卢布。任务之艰巨，工作量之大，由此可见。

至于住宅问题，的确，还没有完全解决，但毕竟向前迈出了几步。在大城市，特别是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以及其他许多城市，住宅问题正在逐步解决。这是一个我们即使不能立刻根本解决、但至少可以大部加以解决的问题。无产阶级核心即工人群众认识到，我们在这方面是尽了最大的努力的。我们没收了资产阶级的住宅，分给工人；没收了必不可少的家具，分给工人。昔日资产阶级居住的市区，如今那里整条整条的街道已经为我们所有，变成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员的工人住宅区，那里居住着工人党员，居住着工厂的所有工人。

红军情况是一个特殊题目，我不作介绍，留给对军事比较内行的同志，比如托洛茨基同志，来作简单的介绍。

从物质上援助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我们认为也是我们的一项崇高义务。难怪各国资产阶级因此对我们暴跳如雷。我们履行了我们应当履行的义务。支持一切以共产主义为宗旨的工人运动，今后仍然是我们的义务。

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之际，我们党空前统一。革命初期，一些同志离开了党；在缔结布列斯特和约期间，党内争

论尤其激烈。争论的焦点是：我们如果缔结布列斯特和约，就有可能使德国同志在国际上陷入困境。我们认为，此事关系重大。我们唯恐稍有失策而使德国或别国的工人陷入困境。幸而结果并非如此。我们得到了各国工人阶级的谅解，我相信，我们所采取的步骤不是削弱而是巩固了工人阶级的阵地。假如我们再次遇到这类问题，比如与协约国缔结和约，那么我认为，我们党将会一致拥护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政府的决定。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工人也会对我们表示理解并给予全力支持。

应当指出，我国工人殷切希望建立国际联系。这种愿望并非自今日始。革命初期，正当孟什维克掌握政权的时候，阿尔贝·托马和韩德逊等一帮老爷来我国访问，即使对这样的人，当时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工人也照样欢迎。他们一到彼得格勒，我们的工人群众立刻认真接待，其实，他们彼得格勒之行的目的是要同策烈铁里、克伦斯基等一帮老爷进行勾结。现在，我国工人阶级已经认清，他们不过是一些冒牌社会党人。当前国际运动中出现的三个主要派别，就连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一名最普通的工人也能分辨清楚。

关于所谓红色恐怖，我还想谈一点意见。我听我们党的国外朋友说，我们遭到围攻，红色恐怖是一大罪状，就连一些朋友也往往不能在这方面对我们表示谅解。但是，在我们大家经历了德国事件之后，在我们大家确信德国国内战争远比我国的激烈之后，在我们大家经历了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被害事件之后，我认为，我们的那些长期生活在和平环境之中、对我国所发生的一切并不完全了解的朋友们终于会明白，为什么我们不得不拿起锐利武器，实行红色恐怖。一个社会主义历史学家，如果不偏

不倚的话，不会指责我们恐怖手段用得太多了，倒是会责备我们有时太心慈面软。克伦斯基政府的所有部长都被我们释放，就是一个例证。他们之中有许多人逃往国外，现在跟我们作斗争。科诺瓦洛夫、马克拉柯夫，总之，所有现在在巴黎大肆攻击我们的先生们，当初都是曾被我们抓获，又被我们释放的。

前陆军部长维尔霍夫斯基将军过去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把他释放了，前不久，他表示愿为我们效劳，就连1917年7月搜捕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同志的主谋阿列克辛斯基，也被莫斯科苏维埃释放了，现在莫斯科工作。只要是从全局着眼，你们就不会不承认，我们党采取红色恐怖手段，这是历史的必然。

大家都知道，那些自称社会党的政府曾经反对我们，攻击我们，结果一个个失败了，成了无足轻重的少数派。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立宪会议主席团）向我们党投降了。我已经向诸位介绍过彼得格勒最近一次选举的结果。在150名苏维埃成员中，有8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五六个右派分子，10来个孟什维克，其余都是共产党员或候补共产党员，这些共产党员都按照我们党的纲领办事。选举大都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假如有人，比如普梯洛夫工厂工人，利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非要选举其他政党党员不可的话，那么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他们。当然，他们并没有这样做。

工人当中也确有个别人怀有不满情绪，原因是粮食紧张，特别是面包短缺。但是，一到了选举日期和面临信任什么人的问题时，工人阶级的中坚分子、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就对我们党表示绝对信任。这足以证明，尽管我们困难重重，但是我们仍然履行了我们在俄国的义务。研究巴黎公社的全部活动，领会1871年巴



黎工人给全世界的启示，在新的条件下继续从事他们的事业，这是我们的志向，也是我们从一开始就向自己提出的一项任务。不言而喻，就我们相当大的一部分工作而言，我们能够完成它，这是我们的法国工人阶级前辈的功劳。同志们！我们也许已经处在转折关头，可以松一口气了，现在有种种把握可以认为，协约国的资产阶级不会对我们下手，它无法对我们下手。何以见得？劳合-乔治对各资产阶级政党发表声明，说假如它们知道征服俄国需要多少兵力的话，它们大概就不会那么胆大包天地坚持发动战争了。他私下对他们低声说：没有百万大军不行，也许百万还不够呢！要纠集100万自卫分子，谈何容易，而要策动工人反对我们党，更是难上加难。当初，我们四面受敌，但是俄国共产党人的先头部队意识到，各国大多数工人将和我们同舟共济。今非昔比，目前在各国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看来，能够加入共产党，能够走我们所走的路，乃是无尚光荣的事情。

同志们！1871年英勇的巴黎公社留给我们的经验，是我们开展各项工作的指针。我们的伟大导师卡尔·马克思教导我们要热爱巴黎公社。巴黎公社的遗训是我们的法宝。致力于实现巴黎公社的遗训，协助国际工人阶级战胜资产阶级，是我们引以自豪的崇高事业。

**普拉廷**提议休会3刻钟。（通过。）

复会以后，**列宁**请芬兰代表西罗拉同志报告芬兰情况。

**西罗拉**（芬兰）：

同志们！自从芬兰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刽子手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以来，已经过去一年了。为了击退白匪的反革命进攻，捍卫自己的生命和自由，芬兰无产阶级奋起英勇抗敌。尽管

他们在政治上、军事上都缺乏抗击敌人的充分准备，但是他们仍在前线浴血奋战达三个月之久，并且在后方大力组织社会生活与经济生活。芬兰无产阶级的这一次即第一次革命失败了。虽然参加赤卫队的男女工人无比英勇和不怕牺牲，虽然我们的俄国同志给予了极其宝贵的援助，但是他们终究未能顶住由芬兰、瑞典、德国和俄国军官指挥的国际白卫军的进攻。4月底，德帝国主义孤注一掷，出动正规军，使白匪阻止革命的优秀有生力量按预定计划向俄国撤退的阴谋得逞。这一群嗜血成性的反革命豺狼的野蛮、残暴的报复行动是有目共睹的。一连数月，刽子手们不停地挥舞屠刀，数以百计的芬兰无产者，不分男女老少，惨遭杀害。跟芬兰无产者一起惨遭杀害的还有数以百计的俄国同志和赤卫队教官。据前不久芬兰报纸报道，遇害者总计在13 000人以上，此外，报纸还经常补充报道某某团体被处死的无产者有100—300人，甚至还要多。除此之外，还有在集中营里饿死、病死和被折磨死的15 500人。

上述惨绝人寰的事实绝无半点夸张，那些幻想在民主基础上同资产阶级和平共处的工人应当引以为戒。我们希望第三国际的同志把芬兰无产阶级的教训所给予人们的启示，向他们本国的工人反复说明。人们由此得出的教训，概括地说来，就是：无产阶级应当尽快地从根本上明确自己的立场，立即同那些已经背叛工人和在关键时刻可能背叛工人的分子及团体决裂。是民主还是专政，这是不能含糊的，必须认清当前的革命形势。无产阶级决不能把主动权让给敌人，要相机主动出击，摧毁资产阶级政权机构，即国家机器。

长期以来，我们受工人运动“统一”这种思想认识的束缚。

革命以后才发觉，分裂是必不可免的。界限十分分明。在芬兰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能让旧社会民主党极右翼获得结社和出版的“自由”，这显然是为了麻痹工人。这群叛徒千方百计要断送芬兰无产阶级去年所取得的革命成果，不遗余力地鼓吹开展以议会制为口号的工会运动和合作社工人运动。他们已经博得某些小资产阶级人士的同情，而且，在目前和今后的政治选举中无疑也将获得相当数量的选票。然而，那些饱尝饥饿、监禁和磨难之苦，对白色恐怖记忆犹新的群众，由于看到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在俄国实现，而不会听信这帮资产阶级奴仆的说教。芬兰革命无产阶级同目前在伯尔尼与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叛徒称兄道弟的谢德曼、布兰亭之流毫无共同之处，芬兰革命无产阶级的革命觉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就连资产阶级报刊也不能不证实，芬兰无产阶级衷心拥护共产党成立。这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

芬兰共产党于8月底在莫斯科举行的代表大会上由芬兰流亡者宣告成立。说到流亡，我们现在是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过流亡生活，这非同一般。过去，我们虽然是激进派分子或者说是左倾激进派，但是今天，读了俄国同志的理论著作，尤其是目睹俄国的共产主义组织工作，结合芬兰的革命经验，我们已经树立了共产主义信念。在我们党致列宁同志的一封公开信<sup>①</sup>中，我们已经表明了我们的观点，阐明了我们的经验教训。

我们的党中央设在彼得格勒，所以，我们从彼得格勒向侨居俄国的芬兰工人和农民进行宣传。我们已经在俄国建立了将近25个共产主义组织，出版了40余种小册子，还创办了一种报纸和两

---

<sup>①</sup> 1918年9月3日以芬兰共产党成立大会名义写给列宁的公开信，发表在《芬兰革命》论文集上，莫斯科国家出版社1920年版。——编者注

种杂志：一种是芬兰文版，另一种是瑞典文版。我们在党、政、经济、文化各方面同俄国同志密切合作。当然，军事训练也是十分重要的方面。我们的军事部门十分重视为红军训练合格的芬兰战士。我们还翻译了近15种军事著作，举办了训练班。

在芬兰国内有许多秘密的共产主义组织，它们出书办报，进行政治宣传，其成员以不怕坐牢、不畏拷打、视死如归的精神从事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1月底，在有芬兰国内代表参加的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当前芬兰革命任务的提纲，现将提纲一并附在记录后面。<sup>①</sup>

我们深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同芬兰国内忠于革命的同志并肩战斗。这不是一厢情愿，而是基于对芬兰当前形势的分析所得出的信念。帝国主义的影响，即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的影响，在小小的芬兰也随处可见。芬兰资产阶级曾经独出心裁地建立了自己的小天地。如今，腐败堕落现象触目皆是，投机倒把、营私舞弊盛行一时。饿殍日渐增多。国家预算从1亿元猛增到10几亿元，国家增收捐税，债台高筑。行贿成风，文化遭到亵渎。军阀势力应运而生，军官耀武扬威，却毫无真才实学，独裁者身边侍从马弁应有尽有，好不威风。反动势力猖狂至极。亚兰群岛及其他地区操瑞典语的居民主张分立，说明国家已全面崩溃，而沙文主义者却还在那里异想天开，要夺取什么新胜利。当然，除以上种种，也少不了宪兵、白卫军胡作非为，革命者横遭迫害，当局动辄搜查捕人，还搬来中世纪西班牙的残酷刑法，实行严刑拷问，以企图越狱逃跑的莫须有罪名枪杀犯人，等等，不一而足，

---

<sup>①</sup> 见本卷第48—50页。——译者注

使社会变得暗无天日。

这种统治是不能长期维持下去的。现在只要有一把火，革命形势即可发生突变，而只有国际形势的变化才能点燃这把火。芬兰资产阶级冒险投靠德国而惨遭失败后，必然转向协约国，如今，协约国正期待它的这只新走狗为世界帝国主义扼杀布尔什维主义效犬马之劳。芬兰出兵爱沙尼亚，在国内纠集俄国反革命武装匪帮，就是为协约国效劳的证明；这群匪帮还做好准备，要阻止芬兰实现独立。显然，这种冒险注定要彻底失败。这预示着将有一场斗争，斗争的结局将是建立无产阶级铁的专政，而我们的忠诚可靠、英勇不屈的革命前辈——俄国无产者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范例。我们寄希望于世界无产阶级，尤其是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无产阶级，相信它们会给予支持。芬兰无产阶级也将在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和世界苏维埃无产阶级共和国联盟的精神鼓舞下，奋起战斗。

### **【附】芬兰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sup>①</sup>**

1919年1月在彼得堡举行了有芬兰国内代表参加的芬兰共产党代表会议，会议通过的关于当前芬兰社会主义革命主要任务的提纲如下：

1. 推翻剥削阶级政权，以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

为此，必须打垮资产阶级的战斗力量，解除私有者阶级的武装。

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的红军，以保证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胜利。

---

<sup>①</sup> 在俄文版中，这个文件编辑在《附录》中，原文载于库西宁：《芬兰革命（自我批评）》彼得格勒1919年版第61—64页。——译者注

利，捍卫革命成果，防止剥削阶级重新上台。

2. 无产阶级接管一切国家政权。

必须打碎整个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的绝对统治。取消资产阶级官僚制度，建立无产阶级自治制度；取消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和资产阶级社会自治制度，由无产阶级自己选举管理机关；无产阶级直接参与行政管理，直接参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自由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取代只有无产阶级的压迫者才能享受自由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

以上是全体工人、红军士兵、被压迫农民的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所应具备的无产阶级政权组织形式。

3. 无产阶级应以自己的政权强迫剥削阶级绝对服从革命纪律，履行普遍劳动义务。财主的私有财产应立即没收，生产资料私有制必须彻底废除。

4. 凡使资本家不劳而获地占有无产阶级劳动成果的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和其他生产部门，应一律改变为社会主义劳动公社的生产部门。

大型生产企业应由劳动协作社或劳动公社管理，并吸收苏维埃政权中央机关代表参加。管理工作应实行集中制原则和计划经济原则。

5. 不得以任何方式（不论出卖、典当或其他交易）将耕耘者耕种的土地转交给投机倒把分子或剥削者；懒汉如不自己耕种土地，而靠他人劳动致富，则应没收其耕地归全民所有，分给切实耕种土地的劳动者使用。

农业工人应加入劳动协作社，由劳动协作社管理大庄园的生产。为管理大庄园的生产，苏维埃政权应当出面建立中央主管部

门，并设法为其提供必要的农业机器，配备有经验的领导人。

6. 为彻底打破资本的垄断地位，苏维埃政权应立即将所有银行收归国有。

7. 商店及其商品储备应予全部没收，并由社会组织产品分配。

8. 富裕人家的房产及其全部家具应立即没收，以满足贫苦工人居民的需要。

9. 工人苏维埃既是革命立法机关，也是革命权力执行机关。经选举产生的工人苏维埃成员必须真正符合劳动人民阶层的意志。表决权属于工人、红军士兵和农业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敌人和剥削者不得享有选举权。

10. 全国工人苏维埃代表大会可根据需要随时召开，它是处理国家一切事务的最高权力机关。代表大会选举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有权任命和罢免人民委员。

11. 选民有权随时召回由他们选举的，但因某种原因而失去他们信任的代表。

12. 芬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应同其他无产阶级苏维埃共和国结成同盟。世界上所有的苏维埃共和国应建立国际总同盟。

**列宁：**

请挪威代表斯坦奇同志发言。

**斯坦奇（挪威）：**

挪威工党是挪威唯一的社会主义政党，它联合了国内各个社会主义派别。挪威工党虽然是合法的议会党，但它一向认为自己是一个革命的社会民主党。

1916年至1917年冬，挪威发生粮荒，燃料告急，工人闹革命

的劲头很足。党中央和工会及时声明，如果政府不满足工人的要求，工人就将采取强有力的手段对付政府，并声明将立即召集党代表大会和工会代表大会。但事实上，既没有召集代表大会，也未采取其他强有力的手段，致使工人强烈不满。

1917年至1918年冬，建立了第一批工人代表苏维埃与士兵代表苏维埃。1918年春，两个苏维埃分别举行了代表大会。工人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发表宣言，表示苏维埃要立即满足工人的某些要求，例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并声明要在全全国实行接管。这时，党的各部门和工会就党的立场展开了热烈讨论。党中央及其机关报（维德内斯任编辑）明确表示反对工人代表苏维埃与士兵代表苏维埃，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反对一切革命倾向。它们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只希望进一步发扬民主。但是，它们的观点遭到党的大多数地方组织的反对。

1918年复活节期间，中央委员会中的革命少数派向党代表大会提出一项议案，一是要求宣布党是一个革命党，二是要求说明这个革命党虽然首先采用议会方法，但是衷心拥护工人代表苏维埃与士兵代表苏维埃。这项议案以159票对126票的多数获得代表大会通过。此外，决定退出第二国际，加入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因为右翼拒绝参加中央委员会，所以中央委员会由清一色的左翼代表组成。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在新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公开表示拥护俄国布尔什维主义，拥护斯巴达克联盟及其他左派社会民主党。

由此可见，尽管挪威工党仍然是合法的议会党，但它无时不在运用革命的斗争手段。它虽然承认工人代表苏维埃与士兵代表苏维埃是革命的战斗机构，却又不反对民主议会制，也不拥护



苏维埃宪法。说到苏维埃宪法，目前各报和各工会正在进行激烈的辩论。以前，工会组织完全受右翼操纵，因此，在1917年秋举行的工会代表大会上，所谓“工会反对派”提出的一切重要议案均遭到大多数人的否决。但是，自那时以来，工会的思想认识也起了重要变化，因而到1918年，“工人同盟”（矿工、建筑工人等）和“冶金工人同盟”这两大工会便转到左翼一边来了。

德国革命后，挪威工人的革命情绪也高涨起来，从而党内两派能够联合起来共同进行革命工作了。目前，党中央和工会中央的共同行动纲领是：（1）全力推进社会民主纲领的实施；（2）筹建工人代表苏维埃，但目前暂不建立；（3）立即在军队中建立士兵代表苏维埃，使之成为军队中的宣传机构。

大家看到，要不要彻底放弃民主主义路线，转而拥护无产阶级专政，即拥护苏维埃宪法，现在已经成为挪威工党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我个人相信，随着世界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党在这个问题上必将有一个明确的立场。

但是，迄今为止，党中央没有机会亮明自己的观点，而且在我离开克立斯坦尼安来此之前，党中央也并未接到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邀请书。因此，在同中央委员会的同志磋商之前，我个人不能对成立新的共产国际发表意见。但是，我将十分高兴地参加共产国际的筹备工作，并愿意向挪威工党报告我们的会议结果。我相信，既然挪威工党已经朝着革命目标迈进，那么今后它也必将为促进国际革命的胜利而努力奋斗。

**列宁：**

请美国社会党代表雷恩施坦同志发言。

**雷恩施坦（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同志们！很抱歉，我不能像在大会上发言的一些同志那样向你们报告美国运动的近况，因为我离开美国来这里已经将近两年了。我只能概略地向诸位介绍一下美国的现况。尽管如此，但我仍然可以有把握地说，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迅速向左转，而自从美国参加世界大战以来，这种变化尤为明显。在人们心目中，战前的美国既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传统的国家，又是一个金融与工业垄断的国家，这完全正确。在这个国家，民主制度较之其他任何国家更成熟、更发达。我相信，要说美国已经完全具备真正实现社会主义变革的客观条件，这并不过分。我举几个事实向诸位说明，为什么在我看来，尽管美国工人运动就整体来说还明显落后，即拥护社会主义的人还不多，但美国和欧洲国家一样，已经具备甚至可以说是充分具备进行世界革命的条件。首先，经威尔逊总统任命、由非社会党人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组成的官方委员会承认如下事实：近几十年来，美国人民急剧贫困化；将近37%的农民即农场主不久前还能自立，如今，土地已丧失净尽，要靠租种田地维持生活；虽然其余2/3的农业人口中将近半数名义上是农场主，但农场所欠银行抵押借款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一句话，作为中间阶层核心的农场主，其处境近几年来迅速恶化，纷纷破产。据另外一个委员会调查，战前几年，美国有3 250万男女和15岁以上的青少年靠救济或工资维持生活，可见美国人民生活下降速度之快。如果加上儿童和老人即“老化”的公民（在美国一些工业部门中，年过40的人就被视为无用之才），那么诸位可以看到，这3 250万以工资为生的人口，竟占全国人口近2/3。这就是美国社会的现状。但是，就在广大群众日益贫困的同时，资本却在不断集中，资本集中的规模之大，是任何国家

也无法比拟的。据一位经济学家统计，战前几年，股票和债券资本（不是指美国整个资产阶级，而是指目前世界上也许是最大的银行——摩根银行而言）就超过5.27亿美元。这还是老摩根尚未进入晚年的时候，即1892年的情况。从那时起，摩根银行的资本就像海绵吸水一样，把农、工、商的资本完全集中在它的手里。1912年，摩根银行的资本总额已经不是5.27亿美元，而是260多亿美元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说美国既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传统的国家，又是一个金融和工业垄断的国家。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由于资本集中在少数亿万富翁手里，现在，这些亿万富翁既可以让百万工人，不，岂止百万，可以让千万工人就业，也可以让他们挨饿。这些亿万富翁主宰了大批雇佣工人的命运。由以上事实可以断言，就国内社会矛盾来说，美国是整个资本主义统治中的一个火药桶。因此，即使在战前，只要美国国内爆发一次大罢工，发生一次工业危机，或大批工人失业，社会矛盾就会激化，局面就不可收拾，这种看法并非盲目乐观。然而，必须着重指出，美国资产阶级相当注重实际而又诡计多端，它为自己设置了可靠的避雷针，具体来说，就是指使龚帕斯来扩充反社会主义的庞大工会组织。我们不应当把龚帕斯看成是美国的谢德曼。固然，谢德曼是一个社会爱国主义者，但他不是真正的社会党人，虽然他过去也做了几件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事。龚帕斯倒不如说是美国的祖巴托夫，他一贯坚决与社会主义世界观和社会主义目标为敌，尽管如此，但他现在仍然是美国劳联这个庞大的工人组织的代表，而美国劳联是仰赖劳资合作，瓦解工人阶级力量，阻止工人阶级同美国资本主义作有效斗争的。

另一个对无产阶级起麻醉剂作用的所谓避雷针是，美国社会党最有影响的领袖推行机会主义，他们和其他国家的机会主义领袖一样，生怕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脱离机会主义轨道，转而以真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为指针。几十年来，这两个因素阻碍了美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进行有效的革命斗争。

好在今天我们可以依据事实，依据社会主义运动及整个工人运动内部最近的发展情况，满怀信心地说，资本主义制度的这两根避雷针已渐渐地失灵了，而且愈来愈不灵了。纵然那些为资本家和教会所控制的反社会主义工会领导人煞费苦心，但近几年来美国工会内部仍然动荡不定。这种动荡和向左转早在1916年就已有了苗头了。美国四大铁路员工（司机、司炉、列车长和列车员）组织决定联名提出铁路员工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而在此之前，它们各自分立，从不愿意采取一致的行动。这四大组织态度十分坚决，断然拒绝用调解手段解决这场纠纷。它们坚决表示，除非立即满足要求，否则就要停止铁路运输。政府无奈，只得优先处理此事，华盛顿的政府机构上上下下一连几天夜以继日地研究对策，防止工人罢工。在四大铁路工会的压力下，政府不得不立即颁布铁路员工八小时工作制法。但是人们也看出，美国资产阶级民主制的一套政府机构设置得何等巧妙。八小时工作制法虽然颁布了，但是还要由美国最高法院就这项法律是否符合宪法作出裁决。最高法院裁决这项法律符合宪法，但又补充说明，今后，铁路工人无权罢工，无权阻碍列车运行。这就剥夺了铁路工人罢工的权利。这个事例说明，在一切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里，资产阶级“民主”不仅徒有其名，而且直接危害工人的利益。此外，这四大铁路工人组织一改过去“温良恭俭让”的作风，毅然采取坚

决斗争的方法，这也清楚地表明，即使在保守的工会内部也有一股新生力量崛起，他们在斗争中逐步学会了运用革命武器。但是，还必须从政治角度和工会角度对工人运动切实加以改组。美国政府把国家拖入战火之中，这对改组工人运动起了促进作用。美国革命社会党人的影响正在不断扩大，这的确是一种新气象。美国一经宣战，人们就立刻看出，战争不得人心，群众毫无热情可言。当然，资本主义报刊千方百计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但是从产业无产阶级（少数人除外）身上丝毫也感觉不到对战争的热情。由于战争日益不得人心，社会党和工会的许多原来深孚众望的机会主义领袖也随之威信扫地。近18—20个月以来，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已经明显地向左转了。号称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组织在几年以前还坚持无政府工团主义观点，并往往听命于无政府主义者，现在也变得明智起来，不再死心塌地信奉无政府主义了。它们坚决反战，坚决反军国主义，坚决反社会爱国主义，坚决反整个资本主义雇佣制度。三年以前几乎完全由社会爱国主义或纯粹议会派领袖控制的美国社会党内部，也出现了向左转的变化。1917年在圣路易举行的党的非常代表大会期间，这个党第一次有了真正革命的要求，而且，革命要求之强烈，竟使得许多原来的领袖被赶下台的被赶下台，受孤立的受孤立，威信一落千丈。希尔奎特一类的领袖为维护自己的威信，不得不唱起革命高调。他们随机应变，见风转舵，足见其老奸巨滑。其他许多人没有照此办理，结果一败涂地。党的一大批好样的基层领导人甚至在战争问题上表现得十分英勇、刚强，所以直到最近，党的革命立场仍然保持不变。党内在组织上逐渐形成了派系。美国有名望的宣传家德布兹，在美国社会党内的影响越来越大。至于

社会工党，它从战争爆发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在纲领和策略上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从目前美国工会组织及政治团体的情况看，人们有理由指望，在不久的将来，它们必将发生变化，社会党的各种革命分子终将联合起来，共同反对那些为了维护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而甘当所谓避雷针的分子。人们可以相信，到那时，只要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钟声一响，美国无产阶级就将走上岗位，履行自己的职责。

我坚信，在这场世界无产阶级反对世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美国无产阶级必将为促进世界无产阶级的胜利而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正如美国资本在反对中欧各国的帝国主义战争中起过决定性的作用一样。

毋庸置疑，俄国革命曾对广大美国无产者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苏维埃政权，特别是布尔什维克的威望，在迅速觉醒的美国群众心目中与日俱增。因此，我可以断言，目前美国无产阶级也对美国政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大家看到，几个月来，威尔逊的调子变了，对俄国革命及俄国政府的态度变了，这无疑下面是正在觉醒的广大美国无产者施加强大压力的结果。

最后，我要指出，我们大家在这次代表会议上所采取的步骤，必将为创建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和苏维埃国际奠定基础。毫无疑问，它的建立不仅会受到我党党员的拥护和一致赞许，而且我们大家也会受到千百万群众的热烈称赞。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指望，不久，美国大多数无产者也将我们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旗帜下进行战斗。

**列宁：**

请匈牙利共产党代表鲁德尼扬斯基同志发言。

**鲁德尼扬斯基（匈牙利）：**

由于匈牙利共产党代表在途中被扣留，不能出席代表大会，因而，关于匈牙利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情况的报告，便由我们党设在这里的 executive 部根据2月15日以前从国内收到的消息写成。

11月底，由一批从俄国回去的共产党人即极左分子和一小批左倾激进知识分子组成的匈牙利共产党退出了社会民主党。共产党人最早依靠的群众是冶金工人。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国内总的形势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有利。

11月16日，匈牙利共和国宣告成立。但政权实际仍掌握在当年由约瑟夫大公建立起来的政府手中。所不同的只是国务总理卡罗伊伯爵及其追随者自称他们的政府是“人民政府”，并受国民会议管辖。国民会议的职权就是从前议会所行使的职权，其成员是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拥护者、激进派分子及社会民主党人。国民会议预定行使职权直到有立法权的国民大会选出时为止。

不过，在共和国刚刚成立几个星期以后，人们就立刻预见到今后革命的发展趋势。农民盼望新成立的“人民政府”分给他们土地；无产阶级希望摆脱剥削；广大士兵纷纷逃离日趋瓦解的军队，返回家乡，要求就业和给予照顾。政府满足不了以上种种要求，致使群众益发不满。

恰在这时，从俄国回去的共产党人立即行动起来。最初，社会民主党不把共产主义运动放在眼里，但是没过多久，它就看出，群众不是跟着入阁的社会党人跑，而是拥护共产党人。共产党人很快就取得成就，但是在刚刚取得几项成就以后，社会民主党便对共产主义运动进行疯狂的镇压。

共产党人反复向无产阶级说明，社会民主党人同资产阶级联合，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变革；共产党人还天天强调，“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只能维护私有制，只能对抗工人群众的利益；而社会民主党则一口咬定说，一旦共产党人在匈牙利站稳脚跟，匈牙利无产阶级的统一就将完蛋。社会民主党的论据只此一端。这种反宣传尽管收效不大，却也为社会民主党在某些工会组织的默许下残酷地迫害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方便。

共产主义运动在城市工人群众中成效最大。在许多工厂，工人上下一起投身到运动中来。在士兵，主要是特种兵当中，共产主义思想也十分活跃。

共产主义运动在农民当中的发展与众不同，也就是说，那里的共产主义组织完全是贫农自动建立起来的。在社会民主党土地改革法公布以后，农民，主要是被俄国俘获遣返回去的农民，纷纷建立共产主义组织，并表示愿意为共产党效力。类似的现象在苏维埃也有。不过，总的来看，匈牙利的苏维埃运动还开展得不力。城市无产阶级受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的双重影响，因此，一小部分原在社会民主党人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工人代表苏维埃，现在几乎完全为社会民主党所控制，共产党人只能将这些组织作为战场。

至于士兵代表苏维埃，就不存在这种斗争，因为共产党人已经在士兵代表苏维埃中居多数。农民代表苏维埃虽然不很强，数量也不多，但完全由共产党人掌握。

由于共产党发展、壮大，由于共产党人在苏维埃中的影响不断扩大，我们现在可以预言，共产主义也必将在匈牙利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列宁：**

请瑞士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加谢同志发言。

**加谢（瑞士）：**

同志们！在瑞士，除了社会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以外，也有共产主义运动，其规模虽然不大，但目标明确。

瑞士共产主义运动是随着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产生而产生的，并受到他们的栽培。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思想也在我们瑞士传播开来。

我们向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学习，收获是什么呢？收获就是：认识到必须采取群众性行动，而且，这种群众性行动不是要等将来采取，而是必须立即就采取。我必须承认，当时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并没有为我们提供十分明确的原则和明确的纲领。我们自己曾设想制定一部明确的共产主义纲领，但一来没有时间，二来没有文献可资参考，我们本身也缺乏政治传统。1917年，伊特奇奈尔同志和其他同志一起在瑞士创办了《呼声报》，对党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向工人大力宣传共产主义纲领。1917年夏，赫尔措格同志成立了士兵组织。该组织的宗旨是向军队的士兵宣传社会主义，为日后开展革命运动做准备。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和普拉廷同志则极力利用这个士兵组织来首先改善士兵生活，对此，共产党人进行了抵制。士兵组织保持了它的真正革命性，获得了非常迅速的发展。

十月革命的时候，瑞士共产党人曾公开上街采取行动。俄国苏维埃政府后来所实施的纲领，其大部分要点，我们的传单都谈到了；在俄国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我们就向群众提出在瑞士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口号。想必同志们已经从报上获悉，我们发

动这场运动，其结局十分不妙。枪声两天持续不断，在自由的瑞士出现了在俄国只有1905年才出现过的那种场面。反动派用机枪扫射。枪声过后，反动当局又是戒严，又是大肆搜捕，无所不用其极。我们不断改换名称出版的报纸也被查封了。

这一次，共产党人的收获是，瑞士工人阶级忿于物价飞涨和因不满现实，走投无路，在俄国革命运动熏陶、鼓舞下，表示完全支持俄国革命。只是还缺乏一个明确的纲领。共产主义运动吸取这一次教训，改变了方针。我们认识到，夺取政权才是目标。但是，瑞士工人阶级不满足于这种总的提法，希望提出明确的口号，他们历来讲求实际，总想知道斗争的目的是什么。群众最关心的问题首先是八小时工作制，其次是物价昂贵，他们对待遇也非常不满。于是我们提出两个口号，一是征集食品，二是在工人阶级监督下不是按财产而是按需要进行食品分配。在我们看来，这两个口号相当激进，最容易为瑞士工人所接受，并且也和过去的口号确有不同。这两项口号特别是第二个口号，具有社会主义色彩，实现这两个口号，就等于是同资本主义制度作斗争。

这项积极的工作在1918年也未曾间断。这时，工会也开始同情共产党人。瑞士工会和别国工会并无任何区别。一些彼此要好的共产党员在冶金工会内部建立了党小组，党小组行动纲领的要点就是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

1918年夏，在奥耳顿举行了共产主义小组和士兵组织全国代表大会。全国13个州有26名代表出席大会。召开代表大会的原因是，当时普遍有一种呼声，主张坚决退出社会党，另立共产党。代表大会决定，暂时留在党内，充当党内反对派。党内两派领袖的影响可以说是极大。代表大会提出的主要任务和过去一样，就

是要全力以赴，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

我们加倍努力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并以此抵制在工人当中普遍出现的另外一种倾向，即鼓吹党和工会联合，受联合委员会的领导。这个口号是党的左翼炮制出来的。在奥耳顿搞的这个委员会必然要惨败，这是在我们意料之中的，因而从一开始，我们就极力加以反对。大部分工人跟着我们走。同时，我们还向工人说明，议会制早已过时，不要再对这个资产阶级机构存任何幻想。

党报将我们拒之门外，《民权报》就连我们的开会通知书也拒绝刊登。我们只好手写，并亲自到工厂分发开会通知。士兵组织也横遭迫害。密探跟踪监视，我们只得转入地下。

在各党小组内，要求脱离社会党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两党分离的时机终于成熟了。那是1918年10月，苏黎世银行行员罢工结束以后。苏黎世工人曾为声援银行行员而团结一致地举行了罢工。工人罢工的目的不仅在于对几个银行家施加压力（其实这几个银行家并不是不肯，而是没有来得及以书面答应工人的要求），而且还在于自发地缓和几个月以来因准备在全州举行以争取八小时工作制为口号的总罢工而在苏黎世一直存在的紧张气氛。苏黎世工会和工人罢工领导人普拉廷同志及屈恩格同志则不然，他们趁机要拉银行行员加入他们的组织（他们没有成功，银行行员没有参加总罢工）。

工人群情激昂，一致拥护赫尔措格同志关于在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口号下坚持罢工的动议，但是，由于临时召开的代表会议和工会坚决反对，罢工于次日便停止了。《呼声报》领导人因擅自行动而受到公开谴责，赫尔措格等同志被开除出党，各党小组也受

到严厉的申斥。

社会党各级组织所采取的这种立场表明，继续与他们共事已经不可能。于是举行了有广泛代表参加的公开会议，决定成立共产党。不久，当局便大肆搜捕，组织完全遭到破坏。共产党只好转入地下，并由此而引起了总罢工。罢工的第二天，我们就预料到罢工的结局。罢工领导人竟然要求工人“保持绝对镇静”，他们不敢游行，害怕集会，致使资产阶级得以严密部署警察，安然度过罢工难关。纯属经济性质的罢工绝难奏效，工人只有采取革命行动才能达到目的，但无论是党的领导人还是党本身，都把采取革命行动视为畏途。奥耳顿委员会的叛卖行为是这场运动整个发展过程的必然结局。和以往大多数情形一样，这次运动不是由群众自己掌握，而是由少数几个领袖一手操纵的，对这些领袖来说，短暂的“和平”总罢工不过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安全阀，如此而已。

群众得知罢工领导人的叛卖行为（叛卖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出人意料地暴露出来了），便异口同声地大声疾呼：“我们要工人代表苏维埃，共产党人有理。”可见，群众已经认识到，由于他们一味信赖几个人，没有利用工人代表苏维埃亲自领导罢工，以致酿成这种结局。在这次罢工以后，冶金工人代表率先建立了苏维埃。其他产业部门的工人不甘落后，不久，苏黎世工人代表苏维埃便宣告成立，但因为警察严密监视，所以，它一时还不能公开活动。

这次罢工结束以后，当局采取了严厉措施。政府出动了大批军队，借口是防范共产党人随时举行武装暴动。总之，共产党成了替罪羊，难怪共产党人受迫害最深、最烈。在一次人数众多的

工人代表大会上，办事审慎的领袖又一次给受压制的工人以机会，让他们发泄心中的不满。我们在代表大会上提出要求：撤销奥耳顿委员会，撤销所有委员会；立即在全国举行工人代表苏维埃选举；建立士兵代表苏维埃（在总罢工期间，士兵组织已建立起士兵代表苏维埃）；武装工人，而首先是在近期内举行革命武装总罢工，罢工口号是：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实行工人监督生产、监督分配的制度。此外，我们还要求改变农民政策。我们的口号和要求得到工人的拥护。数万份宣言散发一空，工人对宣言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资产阶级报刊暴跳如雷，连篇累牍地攻击宣言；幸存的少数同志也以叛国罪被逮捕；当局增派了军队。只有党报和党的最高机关继续推行不闻不问的政策，对于紧迫的问题，避而不谈。工人代表苏维埃宣布共产主义纲领为自己的行动纲领，冶金工人共产主义小组向大会提出了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的议案。但是，在左翼（普拉廷同志和吕埃格同志）提出的关于选举新委员会的议案被否决之后，冶金工人的提案就根本没有提交大会表决。后来，在为专门研究冶金工人提案一事而举行的冶金工人代表大会上，该小组因主张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而受到申斥，说它闹分立；代表大会还警告苏维埃代表说，如有“违背会章”的行为，定将开除工会会籍。

争取建立士兵代表苏维埃的运动继续向前发展着，同时，我们为武装士兵和工人，也做了许多工作。

最后，还有必要就我们对党内左派的态度简单地说几句。关于武装工人与士兵的问题，以及反对议会制的问题，左派同志的看法最近已经变了，开始赞成我们的观点。俄国党的共产主义纲领在理论上受到左派的一致推崇，左派同志在报刊和口头上都极

力维护布尔什维克及其政策。左派同我们的关系与全党同我们的联系一样。但从目前他们向左转的变化看，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派终将退出原来的党，走上在瑞士实行真正共产主义政策的道路。到那个时候，也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和现在的共产党人联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努力和斗争，建立起坚强有力的瑞士共产党。

**阿尔伯特提议听取关于俄国共产党，特别是关于红军的补充报告。（一致赞同。）**

**托洛茨基（俄国）：**

阿尔伯特同志说，红军问题在德国已经成为人们挂在嘴边上的话题，我听这意思是说，我国红军就要入侵东普鲁士了，害得艾伯特先生和谢德曼先生心惊肉跳，彻夜难眠。关于这一点，阿尔伯特同志可以转告德国当今执政者，请他们放心。入侵与否，目前无暇顾及，这究竟是福是祸，见解自然各有不同。至于我国遭到进攻的危险，至少可以说，现在我们的处境比当初缔结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时要好上千百倍。这无须赘述。当时，无论在建设红军方面，无论在建设整个苏维埃政府方面，我们都还处在幼年时期。红军当时叫做赤卫队，现在，这个名称早就不用了。第一批游击队、临时组建的革命工人队伍，最初都叫赤卫队，队员们出于高度革命热情，把无产阶级革命从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推向全国。这个时期一直持续到赤卫队首次同德国正规军交战时为止。这次交战明显地暴露出这些临时组建的队伍虽然可以打败俄国反革命势力，却对付不了训练有素的军队，当然也就不能有效地保卫革命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从此，工人群众对军队另眼相看，建军的老一套办法也随之

废除了。迫于形势，我们着手建设一支组织严密和具有阶级觉悟的军队。我们的纲领本来有“民警部队”的提法。然而，在一个其政权形式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民警部队的提法不能成立，那是民主派的政治主张，这是因为，军队和政权性质历来是密切相关的。老克劳塞维茨说过，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军队是战争工具，因而军队必须与政治相适应。既然政府是无产阶级政府，那么军队就其社会成分而言，也必须是无产阶级军队。

因此，我们实行了入伍资格审查制度。自去年5月份起，我们把志愿军和赤卫队一律改编为义务兵役制的军队，但入伍者仅限于无产者或不剥削他人劳动的农民。

我们说，民警部队这种体制不合俄国国情，其另外一个重要理由是，在昔日的沙皇帝国里至今还保存着几支敌对阶级的军队。在顿河一带甚至还有保皇军队，为首的是哥萨克军官，下属都是资产阶级分子和哥萨克富翁。其次，在伏尔加河流域和乌拉尔地区有立宪会议派军队。这支军队也美其名曰“民军”，不过，这支军队很快就瓦解了。立宪会议的老爷们落得两手空空，万般无奈，只好把伏尔加河流域和乌拉尔地区让给“民主派”，自己则投奔我们苏维埃政府了。高尔察克上将不客气地逮捕了立宪会议政府成员，军队也随之变成保皇军队。由此可见，在发生国内战争的国家里，建设军队的原则只能是阶级原则。我们照此办理，结果成功了。

指挥人员问题确是一个难办的问题。我们当然优先从工人和文化程度高的青年农民当中培养军官。我们从一开始就着手这项工作；大家在这里，即在这幢楼门口就可以看见不少红军“准

尉”，他们不久将以红军军官身分跨入苏维埃军队行列。他们的数量相当可观。我不想说出具体数字，因为军事秘密永远是军事秘密。再说一遍，他们的数量相当可观，但是我们不能坐等年轻的红军准尉慢慢成长为红军将领，敌人不给我们这种喘息的机会。我们还不得不求助于旧军队的指挥人员，从这支后备力量中选拔许多确有真才实学的人，这项工作也取得了成功。当然，我们物色军官，绝不是挑选那些过去耀武扬威的宫廷侍卫，而是选择那些朴实、有才干的人，现在他们协助我们对付那一帮旧军官。我们红军指挥人员的来源是：一，旧军官团中的优秀与正直分子，并为他们配备精干的共产党员作政治委员；二，士兵、工人和农民当中的优秀分子，让他们担任下级指挥人员。

苏维埃共和国在俄国诞生以来，就被迫进行战争直到现在。我们的战线长达8000公里以上，南、北、东、西四面都有武装敌人向我们进犯，我们只有奋起自卫。不错，考茨基甚至指责我们发展了军国主义。但我认为，既然要保住工人政权，我们就只有认真地进行自卫。要自卫，就必须教会工人使用他们亲手制造的武器。我们是从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和武装工人入手的。如果这也算作军国主义，那就是我们创立了一种社会主义的军国主义，我们决不放弃它。

去年8月，我们的处境极端艰难。在我们周围不仅形成了一个包围圈，而且这个包围圈愈缩愈小，离莫斯科越来越近了。从那时起，我们奋力将包围圈向外张，越张越大，六个月来，红军为苏维埃共和国夺取了至少7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这块土地上有大约4200万、16个省份、16个省会。这16个省会的工人始终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今天，你们如果在地图上从莫斯科往任



何一个方向划一条直线的话，就可以发现，在这个寒冷的夜晚，各个战场上都有俄国农民和俄国工人紧握手中枪，守卫着社会主义共和国。我可以向诸位保证，作为这支军队真正核心的工人党员意识到，他们不仅是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红军，而且也是第三国际的红军。此时此地，我们能够盛情接待这次共产主义代表会议代表，并以此报答西欧各兄弟组织多年来的周到接待，这也多亏红军作出努力和牺牲。红军吸收了工人出身的优秀党员，他们有的充当普通士兵，有的担任军官或政治委员。政治委员是我党和苏维埃政权派驻军队的直接代表，他们遍布各团、各师，把握政治方向，进行思想教育，以身作则教导红军士兵如何为社会主义奋斗以至牺牲。他们不是空口说白话，而是身先士卒，身体力行。我们已经在斗争中失去了成百上千个优秀社会主义工人。我认为，他们牺牲，不仅是为了苏维埃共和国，而且也是为了第三国际。

此时此刻，我们毫无入侵东普鲁士的野心，相反地，如果艾伯特先生和谢德曼先生不来打扰我们，我们就心满意足了。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一旦时机到来，我们的西欧兄弟向我们求援，我们就回答他们说：“我们来了，我们不失时机地学会了运用武器，我们为世界革命而奋斗和牺牲，在所不辞！”

**鲁特格尔斯**借托洛茨基同志最后一席话，介绍了美国工人听了赞扬俄国红军的宣传之后所表露出来的兴奋心情。当时在各地宣传集会上，妇女们当场捐献了自己的首饰戒指，以表示对红军的支持。

**列宁：**

请荷兰共产党代表鲁特格尔斯同志作报告。

**鲁特格尔斯（荷兰）：**

在介绍荷兰的情况时，必须指出：早在十几年以前，在荷兰，第二国际同第三国际新主张之间就已经发生过形式上的决裂。

荷兰革命运动产生于俄国革命，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05年浴血奋战时期。那时，我们创办了党报《论坛报》，并因为在《论坛报》上进行宣传而被开除出原来的社会民主工党。好一个“出版自由”！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同俄国同志保持密切的接触。那时，我们就盼望俄国的斗争方法克服障碍，经俄国传入西欧。柏林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增强了我们的这种信心，但是，有一群党阀在考茨基的指挥下极力诋毁群众运动策略，致使这种策略完全变成防御性的策略。形势逆转了，不是朝着革命，而是朝着世界大战方向发展。显然，德国反动势力的胜利也对荷兰产生了影响。

固然，年轻的党（当时叫社会民主党，现在叫共产党）尽管避免犯方向性的错误，但还不可能掀起以党为中心的较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不过，荷兰革命运动从理论和实践上使人们进一步认清了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和共产党今后的策略。《论坛报》向读者介绍了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文章和言论。至于荷兰的罗兰-霍尔斯特、哥尔特、潘涅库克、万-拉维斯泰因、怀恩科普等同志，他们都是许多俄国共产党人的老朋友了。

在国内，荷兰年轻的革命党不得不同特鲁尔斯特拉为首的机会主义分子进行顽强的斗争，甚至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硬把党的主席怀恩科普赶出会场。码头工人当中的工团主义分子出来保护

我们，并派了几条身高6英尺的大汉子为我们保镖。

在思想上，我们同荷兰工人运动中的工团主义分子关系较密切，世界大战爆发后，我们党就同一个无政府主义小组及工团主义分子联合组成革命委员会，要求复员军队，并抗议政府推行掠夺性的粮食政策。我们党在群众中的威信逐渐提高了，因而当群众迫于饥饿和贫困而奋起斗争时，我们党就能够把群众斗争引导到革命轨道上来。

大家知道，在荷兰曾多次举行反饥饿反贫困的大规模示威游行，而且示威群众在和军队发生冲突时均有伤亡。妇女为纪念俄国革命一周年而举行的游行被警察驱散了，罗兰-霍尔斯特同志还受了伤。

德国第一次革命爆发后，在荷兰举行了示威游行，每次游行都有人伤亡。当时，资产阶级已经魂不附体，在公共建筑物周围垒起沙袋，到了夜晚，军队枕戈以待。起初以为，特鲁尔斯特拉的党也拥护我们的主张，但社会主义叛徒匆匆召开的非常代表大会竟然认为，各项改良用和平手段照样可以实施。革命运动也就一度停顿下来。

然而当时已经可以看出，有些军队拒绝向工人开枪，军队也未必就忠于资本家。于是，共产党就在各种部队里建立了秘密的士兵代表苏维埃。

不过，目前荷兰处境艰难，它已完全变成英国的附庸。荷兰资产阶级为进一步掠夺殖民地，原先依靠德国。但自从德国丧失帝国主义国家地位以后，荷兰资本家就只有指靠英国，即向英国暗送秋波，好让约翰·布尔反过来求助于荷兰资本家，请他们去掠夺殖民地，并从中分到一份好处。至于大部分好处，今后当然

要归英国资本家所有。令人担心的是，荷兰资本家为保住自己的一份好处而甘当马前卒。由此看来，荷兰必将进入反动黑暗的统治时期。芬兰和波兰曾受别国唆使而反对俄国无产阶级，荷兰也一样，它将受别人指使而反对东方无产者。再者，今后它要处处依附英国和协约国，因而有朝一日，难免要成为进攻革命德国的一个跳板。

荷兰无产阶级的任务十分艰巨，我们共产党对于今后的困难有充分的估计。我们亟需国际援助，我们衷心拥护首届共产主义代表会议。各革命国家所发生的事件就是我们最生动的宣传资料，因此，我们首先要保持国际上的联系。

同时，我们迫切希望这次代表会议就斗争方式问题作出具体决定，因为我们要同殖民地黑色和黄色人种的无产阶级并肩战斗。我们在殖民地的任务也十分艰巨，需要大量人力，只有群策群力，才有希望在目前取得胜利。

**列宁：**

还有其他补充意见吗？

**普拉廷：**

我提一项建议：以1919年3月2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名义向红军发致敬电。<sup>①</sup>这将证明我们即使在会议期间也念念不忘红军的丰功伟绩。（与会者热烈拥护。）

**季诺维也夫：**

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是否向报界透露有关会议的消息。部分同志议论过这个问题，认为会议暂不公开，因而不向报界或某

---

<sup>①</sup> 见本卷第336页。——译者注

些同志个人透露任何有关的消息，而让主席团相机公布会议结果。

**列宁：**

刚才接到消息说，拉柯夫斯基同志及瑞典代表正在途中。现在须要作出决定，明天的会议几点钟举行。哪一位有建议？有人建议下午5时。不过，斯坦奇同志下午7时就要退席。还有其他建议吗？有人建议中午12时。

**克林格尔**建议会议下午5时开始，理由是还有其他同志要出席，同时安排上也有困难，因为主席团需要作准备。至于挪威同志要动身回国，那只是两三个小时之差。5点开会最为适宜，这对秘书处尤其合适。

**列宁：**

必须说明，拉柯夫斯基同志只逗留一天。因此，明天中午12时开会最为妥当。

**托洛茨基：**

我认为，现在不必把时间定下来，授权主席团根据情况确定开会时间。（**建议被通过。**）

**午夜12时闭会。**

## 第二次会议

(1919年3月3日中午12时)

### 普拉廷：

会议预定听取下列报告：乌克兰代表拉柯夫斯基的报告，也许还有德意志奥地利的报告。以上是今天上午会议的内容。

### 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报告

#### 契切林（资格审查委员会）：

委员会的报告只是初步意见，因为到昨天晚上，甚至到今天为止，代表还没有到齐。委员会还就几项原则问题作出了决定。委员会除审查有表决权代表的代表证外，还审查了有发言权代表的代表证。有发言权代表是指仅与本国保持联系而并不直接代表本国的各侨民小组的代表；专程前来参加会议而并无会议代表证的代表，以及在本国革命运动中享有地位、在道义上有权代表革命运动在会上发言但无代表证的代表。

关于有表决权代表的代表证审查，涉及表决票分配比例这样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委员会经研究，现在向大会提出以下建议。

鉴于国家有大小之分，为区别起见，并且为避免沿用第二国际的一套烦琐的等级制度，资格审查委员会提议采取简便易行的解决办法。按照这种解决办法，首先就要看国家所起作用的大小，而不问其政党是大党还是小党。衡量政党也一样，即使一个政党现有党员数量不多，但它确实代表本国革命无产阶级，那就应当视为革命党。委员会主张依据国家所起作用的大小来确定表决票分配比例。委员会提议将各国按大、中、小划分三类：大国5票，中等国3票，小国1票。德国、俄国、美国属于大国。意大利代表如果到会的话，意大利也列为大国，拥有5票。法国也一样。拥有3票的中等国家是：乌克兰、芬兰、波兰、挪威、瑞典、瑞士和原属奥匈帝国版图的地区（其中只有匈牙利已经到会）。其余国家各有1票，它们是：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现已合并，成立立陶宛—白俄罗斯共产党）、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伏尔加河流域德意志人侨居区（各侨居区已构成紧密的实体）、亚美尼亚，还有俄国东部的鞑靼、巴什基尔、吉尔吉斯和高加索山民5个少数民族（它们的文化彼此相近，居住集中，并且各自都已开展了共产主义运动）。这5个少数民族列为1国，拥有1票。巴尔干国家问题留作悬案，因为到昨天为止，拉柯夫斯基同志尚未报到。

经这样划分，表决票分配的结果是：有5票的国家3个，有3票的国家4个，有1票的国家6个，共计13个国家。预计尚有5个国家的代表将要报到；有的则刚刚报到，其余的还要稍候。截止昨天为止，有发言权的国家共有12个，尚有3个国家的代表未报到，但大会已接到通知，说他们已经到达。据昨日统计，有发言权的国家有：波希米亚（即侨居俄国的捷克小组）、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小组和南斯洛文尼亚小组（包括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

尼亚)、荷兰、法国小组、美国社会主义宣传同盟、瑞士共产党人,以及土耳其斯坦、土耳其、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波斯。委员会今天才收到出席会议的英国小组交来的代表证。中国和朝鲜,即侨居俄国的中国工人小组及朝鲜工人小组,也要派代表出席会议。

据昨晚统计,拥有表决权的代表共计26人,分别代表13个国家;另外,拥有发言权的代表共13人。审查代表证不能不考虑一个事实,即代表会议是在非常情况下召开的:一是会议必须对外保密,因而代表不能公开选举,开会通知书也不能公开下达;二是旅途诸多不便。大家知道,匈牙利代表已在途中被捕。类似的困难其他代表也有,他们交不出书面代表证,因而其代表资格只能依据证人的证词来检验。在俄国及其邻近各苏维埃共和国境内活动的政党,即属于前一种情况,也就是说,它们必须对外保密。因此,许多代表要交也只能交中央组织签发的代表证。东部各民族代表则必须交验俄国东部各民族中央常务局签发的代表证。西欧各国代表更应照此办理。在拥有发言权国家的临时名单<sup>①</sup>上还列有日本社会党小组,但是委员会在听取了鲁特格尔斯同志的报告以后认为,该小组不能列名。鲁特格尔斯同志代表荷兰,拥有发言权,他没有代表证,但可以代表党发言。他还有权代表美国社会主义宣传同盟,但只有发言权。关于他代表日本,因为他只是从日本路过,作短暂停留,根本不是日本革命运动的知名人士,所以不能作它的有发言权的代表。因此,委员会认定日本小组不能列入名单。罗马尼亚代表问题,只有在资格审查委员会同拉柯

<sup>①</sup> 这里所谓临时名单,系指有许多代表参加的一次预备会议所通过的出席代表会议的各政党名单,名单还注明各党的投票权及投票数。——编者注



夫斯基同志磋商以后才能解决。

以上是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前一阶段工作情况的报告。<sup>①</sup>待其余代表证审查完毕，委员会即向大会提交全体代表的最后名单。<sup>②</sup>

**列宁：**

关于资格审查问题，请各位发表意见。没有人发表意见。宣布代表证审查通过。现在继续作报告。请拉柯夫斯基同志发言。

## 各国党的报告

**拉柯夫斯基（巴尔干革命社会民主联盟）：**

巴尔干联盟成立于1915年，成员有罗马尼亚党、塞尔维亚党、希腊党和保加利亚党的紧密派。现在，我代表联盟作若干补充说明。

巴尔干联盟在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之前刚一成立时，即明确表示反对战争。其后，它为此而做了坚持不懈的努力。罗马尼亚党逐渐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政党，遂取名共产党。当前，罗马尼亚国内形势正朝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发展；今后形势如何，主要取决于红军的战果，因为红军所到之处，革命运动必有迅猛的发展。其实，就在目前，尤其是近几个星期以来，已有几起重大事件发生，如士兵拒绝参加保皇派的示威游行，以致酿成武装冲

---

① 资格审查委员会共开了五次会议，见本卷第338—341页《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会议记录》。——译者注

② 见本卷第342—344页《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名单》。——译者注

突。现在，即使不能确切地预见革命爆发的时间，但罗马尼亚的国内事态无疑也是明显地朝着革命方向发展的。

至于保加利亚党，即取名“紧密派”的革命派，自大战爆发以来，就始终坚持国际主义阶级观点，它通过开展宣传鼓动工作而为战胜德帝国主义做出自己的贡献，其影响也由于国内经济状况而益发扩大。

遗憾的是，塞尔维亚党背弃了它在大战初期所坚持的阶级观点。当初，在表决战争拨款时，塞尔维亚党代表毅然拒绝投票；在紧急关头，塞尔维亚党发表了正气凛然的声明，并以此声明为自己的行动准则。塞尔维亚党的这种种勇敢、坚定的表现，大家记忆犹新。人们也不会忘记卡茨列罗维奇同志在昆塔尔所坚持过的立场。但是后来，卡茨列罗维奇和波波维奇这两位党的正式领导人却逐渐滑向社会爱国主义，特别是在斯德哥尔摩之行以后。一个在大战初期立场如此坚定而又光明磊落的政党，竟然与社会爱国主义同流合污，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惋惜。

**米尔基奇**请求发言，以纠正上述意见。<sup>①</sup>

**拉柯夫斯基**宣读了伯尔尼代表会议上的反对派代表自伯尔尼给他发来的一系列贺电。从中可以看出，动摇派已经向左跨了一大步，这个转变令人相信，现在，就连动摇派也要洗心革面了。要么和第二国际彻底决裂，要么与工人阶级为敌，对于动摇派来说，也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了。

**斯克雷普尼克**（乌克兰）：

---

<sup>①</sup> 记录原稿并未记载米尔基奇的发言，后来《共产国际》杂志刊载他的报告，内容是反驳拉柯夫斯基的意见。这篇报告现已收入本卷第233—236页。

——译者注

我作为乌克兰共产党代表在这里发言，首先要声明，关于我们党的详细情况，恐怕用三言两语是难以说明的，何况目前我们仍在进行武装斗争。我们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正在举行。现有党员将近3万名。应当说明，我们党的方针历来是限制不十分可靠的分子入党。在沦陷区，党员数量大大少于解放区，这是因为党处在秘密情况下，工作极端艰难。省、县两级苏维埃正陆续召开代表大会，这也充分说明我们党的影响在日益扩大。哈尔科夫省、波尔塔瓦省、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省和基辅省已先后举行省苏维埃代表大会。至于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各地已经普遍举行。在省、县代表大会上，共产党代表占代表总数的75—90%，其他政党代表则占25%或10%。

当前，我们党的主要工作是扩大影响和开办党校。在各省城及县城，党校已经先后成立了。

我们现在出版8—10种党报，还有20或20多种苏维埃报纸。苏维埃报纸也由共产党人主管。

党还进行一项重要工作，即在红军中普遍实行政治委员制。围绕军队建设问题，各地正大力开展革命宣传工作与实际组织工作。在沦陷区，还向外国占领军开展宣传。在敖德萨，一个共产党小组在法国占领军士兵的参与下，出版法文版和英文版报纸，发行量多达1万份。

在尼古拉也夫，党在斯巴达克团同志的积极参与下对德国占领军一支2万人的留守部队也展开了强大的宣传攻势。

当然，党的主要任务是建立苏维埃和在军队中开展组织工作。早在乌克兰从占领军手中解放出来以前，我们党就建立了两个起义师，其中大部驻守在分界线附近。在我们宣布武装起义以

后，起义师就于8月越过分界线发动进攻。德国革命爆发后，起义师扩大了作战范围，先是对付黑特曼伪政权，后来对付督政府。

至于军队内部组织，我们建立了各级革命军事委员会，其成员大都是我们党的干部，受党中央委员会建立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尽管敖德萨省革命委员会遭到敌人破坏，尽管我们的许多同志在基辅以及其他许多地方惨遭敌人枪杀，但建立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一刻也没有停止。被敌人杀害的同志有：克洛奇科、格鲁斯曼和贝尔格（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地区），伊萨克·克雷茨贝尔格（波尔塔瓦地区），弗卢勃列夫斯基、加里娅·季莫费也娃和其他许多同志（基辅地区），以及其他城市的许多同志。但是，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叛徒无论采取何种血腥镇压手段，都无法阻止我们党的影响日益深入人心。为拢络政治上不成熟的群众，以督政府为首的各机会主义政党就只有把自己装扮成布尔什维克。还在黑特曼伪政权时期，文尼琴柯就在文尼察正式声明：乌克兰社会民主党拥护苏维埃政权。但是，乌克兰社会民主党上台以后，这群社会主义叛徒就对共产党、对刚刚认清自己真正目标的无产者和贫农实行了残酷的镇压。

在各地为反对黑特曼和督政府而公开采取革命行动以后，我们的起义部队就在全国展开了英勇的斗争，他们的斗争得到全乌克兰广大劳动群众的热烈支持。我们把军队主力即两个起义师改编为拥有将近18万人的强大红军。在此，我可以放心大胆地说出这个数字，因为实际上这个数字已经有人引用多次了。我军英勇作战，取得辉煌战果，这已是人所共知，无须我来介绍。我只想说明，我们开展军队工作，其主导思想是：既要整顿我们的起义部队，也要整顿陆续向我方投诚的佩特留拉军队，以便建立一支

纪律严明的红军以取代松松垮垮的部队。在这方面，我们已有典范，这就是我们自己的军队，它纪律严明，有单一的指挥系统，行动有严格的计划。

看我们党的影响，不能只看党员数量多少，或者只看由党员组成并受党中央领导的政府工作成绩大小。要知道，正是在共产党的影响下，乌克兰其他政党才发生了深刻变化。

以前，乌克兰社会革命党开展斗争，是打着民族主义旗号，而在同我们一道开展斗争时，则受我们的推动，受人心向背这个因素的支配，并且受我们宣传的影响。现在，它已完全站在我们一边了，承认社会革命，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承认必须无条件地加入我们的共产党。乌克兰社会革命党的绝大多数党员及其人数不多的地方组织，一股脑加入了我们党。崩得也何尝不是如此。目前，崩得和我们步调一致了。崩得已经在认真考虑要不要彻底转向共产主义了。从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大家知道，这个党脱离乌克兰社会革命党而单独行动）在俄国推行敌视和危害苏维埃政府及社会革命的政策，如今，他们在我们党内已经威信扫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设在俄国的中央委员会曾派代表团去乌克兰，企图把他们在俄国所推行的政策也搬到乌克兰来，结果彻底失败。督政府的几个头子，以及文尼琴柯和佩特留拉都是乌克兰社会民主党成员，虽然如此，但是现在这个党也免不了要受共产党的冲击。不但如此，在共产党人的攻击之下，一个独立社会民主派脱离该党，分道扬镳。这个独立社会民主派虽然同共产党有着本质的区别，但目前同我们党的步调却完全一致，并且还加入了苏维埃。

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也是如此，他们现在也加入了苏维埃，并

表示决不同协约国缔结任何协议。

还有，施韦茨和安德里也夫斯基都是乌克兰社会民主党右翼分子，可是如今这个党的右翼也有了新动向，内部出现分化和自决的趋势。

乌克兰社会民主党右翼开始分裂，其表现是：文尼琴柯等人退出政府，佩特留拉、施韦茨等人退出该党。因此，以十足的保皇派、前沙皇将领格列科夫为首的军人上台，实行纯粹军人独裁。我们现在是同军人独裁政府打交道。督政府一败涂地，在群众心目中威信扫地，拥护它的只有一群乌克兰军官和加里西亚民族民主派，因为他们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

我们的共产党政府发表了明确宣言，指出乌克兰群众拥护社会革命，并奉劝督政府放弃无谓的流血牺牲，因为这只对工人阶级的敌人有利。即使督政府置我们的劝告于不顾，我们采取这种举动也会深得人心，因为群众已逐渐倒向我们一边，他们不仅不愿与我们作对，而且还经常起来造统治者的反。

在结束这篇发言时，我还要强调一下乌克兰革命运动的国际性质。乌克兰尽管遭到德国蹂躏，但乌克兰工农并没有因此而掀起民族主义运动。为防范国际资本实行白色恐怖，乌克兰工农实行了红色恐怖，但其矛头所向并不是德国或法国的士兵，而是他们的军官。我们的方针是：联合德国、法国、希腊和罗马尼亚的士兵，联合工农，同他们一起反对各国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我们的革命运动久经考验，尽管有来自南部，来自克拉斯诺夫和协约国军队的威胁，但是定于明日召开的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将表明：集合在共产党红色旗帜下的乌克兰工农是不可战胜的！

因为剩下的发言时间不多，关于党的工作就不作详细介绍了。我只概括地说明一点：去年，在乌克兰工人、农民举行起义之后，革命浪潮即已越过原俄罗斯帝国疆界，一直涌向加里西亚，以至斯坦尼斯拉夫。现在，在经历了德国和法国的蹂躏，加里西亚军投靠俄国之后，上述外国士兵经我们宣传与鼓动，已经逐渐有了和我们一样的目标，因而不难设想，乌克兰革命运动将会更迅猛地向前发展。它将席卷整个加里西亚，成为沟通俄国与匈牙利的桥梁，从而在朝着世界革命的征途中迈出新的、重要的一步。

**沙杜尔（法国）：**

同志们！十分抱歉。季诺维也夫同志刚说，德语是国际社会主义语言，可是我不会讲德语；明天，俄语就要变成国际共产主义语言，可是我也不会讲俄语。我只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但遗憾的是，法语充其量只能算作昔日革命的语言，至少此时此刻是如此。

列宁同志希望我向诸位谈谈法国政局。在谈法国政局之前，我先回答几位外国同志向我提出的一个问题，即：身为一名法国军官，我对俄国红军的观感如何。

同志们！几个星期以前，我曾有机会到北部前线，这是目前使浴血奋战的年轻苏维埃共和国最感焦虑的一个前线。今天，我很高兴能有机会在国际共产主义第一次代表会议上向全世界公开发达每一个真正革命者受世界革命火炬——伟大俄国共产党薰陶而发自内心的深切感受。俄国共产党克服重重障碍，以巨大的勇气创建了无坚不摧的红军。现在，我荣幸地在红军中供职。

五个多月以前，协约国出于对俄国革命的刻骨仇恨，曾夸下

海口：只要出动两个捷克师，加上英法联军一个支队的支援，即可推翻苏维埃政府，征服俄国。头几个星期，从事态发展看，协约国的狂言也许真的要应验，因为那时敌人开始以闪电般的速度加强其在白海地区和伏尔加河流域的攻势。在此生死存亡关头，人们踊跃参军，革命军队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壮大。现在，连协约国自己也不能不承认，“不起眼的”红军突然壮大起来，以致能抗击以罪恶的方式入侵俄国攻打布尔什维主义堡垒的敌军。协约国已经承认这支军队的优势、它的组织性和军事上的分量。一句话，它们害怕红军了。协约国迭次发表虚伪声明，但丝毫也掩盖不住它们企图扼杀俄国革命的野心，因为俄国革命始终是整个欧洲的革命威胁；协约国无时无刻不在想扶植一个新沙皇上台，帮助资产阶级恢复其经济统治地位。但慑于红军威力，协约国不得不放弃一年多以来一直在肆无忌惮地威胁着苏维埃政府的武装干涉。

协约国凭自己的力量未能实现的目标，现在正由反对俄国的高尔察克、邓尼金、克拉斯诺夫、佩特留拉、曼纳海姆和帕杰列夫斯基的白卫军企图实现。

然而，协约国把一场新的战争强加于俄国红军，也就等于为红军再传捷报提供机会，因为无论在彼得格勒城下，无论在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地区、南部和西部地区，苏维埃军队必将百战百胜。

因此，我呼吁共产主义代表会议向第一支国际主义军队致谢，感谢它彻底粉碎协约国所策划的围剿，感谢它促成俄国革命事业成功，并从而使西欧无产阶级能够组织起来和做好斗争准备。

同志们！我离开法国已经18个半月了，没有亲眼见到那里最



近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对于一个深知自己同胞心理的积极政治战士来说，只要细心阅读法国报纸，就能对政治事件作出正确的判断，就能首先看清法国赫赫有名的两大组织即社会党和劳动总联合会发挥作用如何。考察一下法国群众情绪的演变，也至为重要。

1917年9月即十月革命爆发前几个星期我离开巴黎时，法国舆论把布尔什维主义说成是对社会主义的粗暴讽刺，把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看成是暴徒或疯子。布尔什维克军队被形容为由几千名狂热病患者或亡命之徒组成的乌合之众。

这就是当时法国人的普遍见解。我感到惭愧的是，我必须承认，有十分之九的社会党人，其中包括多数派和少数派，也都持这种见解。如果有什么理由来为自己辩解的话，那就是：一，对俄国的情形一无所知；二，法国各派报纸依据捏造的事实和伪造的材料而极力宣扬布尔什维克残忍、不道德和不仁义。

“一群暴徒”上台的消息，使法国舆论为之哗然。造谣中伤，使人们不能认清俄国共产主义的本来面目，而在缔结布列斯特和约之后，造谣中伤更是有增无已。在此期间，反布尔什维主义宣传可谓登峰造极。

尽管如此，但过了一个时期，关于俄国政局的一些公正报道仍然辗转传到法国来。我们有些人逐渐领悟到，一个政党单靠恐怖手段就能排除前进道路上的重重障碍，这简直不可思议；倒不如说，这个党得到了俄国绝大多数人的支持，而现在，它已经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与爱戴。

资产阶级报刊不肯善罢甘休，继续造谣中伤。固然，社会爱国主义者的报纸不再跟着谩骂了，但转而对布尔什维克领袖大张

扞伐，说这些领袖的主张纯粹是空想。在社会爱国主义者看来，这种空想必将断送俄国革命，必然损害世界革命的声誉。社会党中派（龙格派）报纸所表示的不满和蔑视，倒是没有如此露骨。它们甚至开始揭露协约国资产阶级政府的阴谋，并且抗议协约国武装干涉俄国；不过，中派报纸采取这种策略并非出于声援社会主义的目的，而只不过是认为各国人民有权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罢了。这些犹豫不决、畏首畏尾的“正统派”继续回避，不肯从社会主义的角度对布尔什维克纲领的重要意义发表任何评论。他们被苏维埃政权毅然决然实行的带有根本性的深刻社会变革吓破了胆，茫然不知所措，只是注视着这场闪电般的革命，却并不理解它的必要性，更看不到它的威力。他们也没有胆量谴责这场革命。他们遇事犹豫不决，同有产者突然遇到革新主张而胆战心惊，并没有两样，这恰恰是社会党人优柔寡断本性的大暴露。其实，我不便苛求于他们，因为曾几何时，我也是其中的一员，若不是在此经俄国共产主义薰陶，也许今天我仍然和过去一样，是一个睁眼睛。

1918年10月，在法国社会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有人第一次对俄国革命表示同情和给予兄弟般的声援。在龙格就武装干涉问题发表演说时，会场突然爆发“苏维埃共和国万岁！”的欢呼声。这使多数派和少数派的大部分人深感意外，也使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当选为社会党领袖的龙格本人为之愕然。这是一些默默无闻的有识之士对他们的领袖发出的第一次警告。

必须指出，从此，这些有识之士比过去明显地加快了向左转的步伐。近六个月来，这种转变的过程虽然缓慢，却从未停止。从这时起，人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出，群众向左转的速度比他们的

领袖快得多。无产阶级对物质和对现实的直接关注，无产阶级的灵敏的政治嗅觉，以及法国人民所固有的深邃、健全的本能，将使无产阶级自然而然地作出明智的决定；换句话说，法国无产阶级虽然缺乏社会主义的科学依据，但其所做决定必能符合共产主义精神。我们虽然没有可靠根据，却仍然可以推断，这种自发倾向是在某种程度上受了工团主义的影响。我不想在此评论法国劳动总联合会两位正式领袖，例如茹奥如何讨好军国主义政府，以及梅尔黑姆的革命活动为何大不如前。我更乐于谈谈工团主义战士的情况，当然，他们的名气小得多，因而受分化的影响也就小得多；他们不曾受到成立这样那样议会委员会这股思潮的影响，也未曾受到动辄同政府代表举行谈判这股歪风的影响，因而保留了工团主义原有的生气与活力。他们对布尔什维克的共产主义所知甚少，但是出于本能而能够认识它的真正力量和生命力。这些人在社会舞台上大都是无名小卒，有的人文化水平也不太高，但他们的意志却坚不可摧；有朝一日，当历史的发展要求法国人民起来革命和夺取政权的时候，他们必将站在斗争的最前列。

同志们！凭心而论，目前在法国社会党内我没有发现有谁是革命领袖。社会党领导人大多是一些和广大人民群众没有内在联系的官僚，他们被资产阶级议会制所腐蚀而变得神志不清。国民议会腐败不堪，辩论时，个个冠冕堂皇，背地里却尔虞我诈，这已经十分突出，十分严重。就连那些有胆有识、其政治信仰无懈可击的老同志，如加香、拉方，以及——我说出来，诸位大概会感到惊讶——列诺得尔，在国民议会只呆了几个月，便已陷入机会主义的泥潭。当然，其中有许多人会醒悟过来，但要靠他们亲手点燃革命火焰，为时已晚。其中有许多人在革命爆发后不出24小时

大概就会跑来参加革命；反之，在革命爆发前即使24小时，他们也无法预见革命的到来，这是因为他们的头脑缺乏分析能力，行动缺乏勇气和决心的缘故。我不敢下断语，他们是否会企图阻止革命发生，或者企图用暴力压制革命。我也不敢断言，他们就有这种企图。但愿这种事情不致发生，因为无产阶级如能把他们争取过来，并加以监督，这些人就能够成为有用的人。

法国革命未能造就出自己的列宁。看来，大自然也并不随便就造就一位时代伟人。其实，只要世界革命拥有这样几位英明领袖，法国无产阶级就完全能够把政权夺到手。任务虽然艰巨，但这些领袖完全能胜任。过去，他们已经指明了道路，今后，他们还将开辟新道路。有朝一日，当法国革命有求于俄国领袖的时候，想来你们决不会拒绝让这些领袖来法国一趟，呆上几个星期。同志们，难道不是这样吗？至少在目前，我们法国不仅没有一位共产主义运动总司令，而且，连像样的革命运动将领也不具备。可是，俄国却拥有一大批。就其本质而言，他们真正是俄国的象征，他们在气候多样、国土辽阔的俄国土生土长，是纯粹的俄国人，他们在沙皇的监牢里和多年的流放中历经磨难，百炼成钢，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法国社会党左翼领袖龙格及其好友崇拜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他们不会作出革命英雄主义业绩。我绝不是说，他们到时候就不能表现英勇精神，但是，他们决没有勇气主动争取使这一天早日来临。

布尔什维克领袖是名副其实的英雄。他们领导人民沿着历史所指引的道路走向革命。在人民群众心目中，他们是照耀前进道路的指路明灯。至于我们法国领袖，恐怕至多是俄国人的学生，

如此而已。

当然，法国无产阶级可以独自迈出第一步，它将不得不单枪匹马投入第一场战斗。我们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无产阶级身上。长期以来，法国无产阶级因自己的革命前辈扬名天下而沾沾自喜，幸而现在它开始觉悟了。它逐渐认识到，它的前途无可限量。它那粗笨而有力的双手恨不能一把抓住政权不放。六个月以前，在法国社会党全国代表会议上首次发出的欢呼声，如今已响彻法国各地。

近来，大多数公开举行的集会在结束时，总要高呼新的口号：“列宁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苏维埃万岁！”。资产阶级当局为之恼怒，资产阶级报刊为之咬牙切齿。遗憾的是，无产阶级因缺少革命领袖而吃尽了苦头；无产阶级也没有一个联合组织，致使个别地区偶尔爆发的革命运动竟被暴力轻而易举地镇压下去了。

然而，总的来说，事态发展于革命有利。资本主义制度正走向灭亡；无论是和平问题，无论是战争问题，资本主义制度一个也解决不了；它幻想实行这样那样的妥协，但徒劳无功；它与人民群众不共戴天；凡此种种，只会更加激起群众的愤怒和反抗。同资产阶级妥协的主张早以声名狼藉，现在，这个主张愈加遭到工人的反对。社会爱国主义者是一群同资产阶级实行罪恶妥协的狂热鼓吹者，工人群众早就对他们嗤之以鼻，把他们一脚踢开了。社会党的中派领袖贯于自吹自擂，信誉丧失殆尽，他们仓促炮制的决议未必能打动哪一个人的心。

此外，俄国事件的来龙去脉，人们了解得愈来愈清楚了。与德国第一次革命时期模糊不清的公式相比，布尔什维克真诚、坦

率的策略更合乎法国人的禀性。

同志们，我坚信，在不久的将来，俄国共产党纲领只要结合法国国情，具体地说，结合法国土地问题，而稍加修改，就将被法国无产阶级愉快地采纳。要实现这一目标，唯一的办法就是：宣传再宣传。宣传条件完全具备。请看：军队迟迟不复员，以致引起公愤；资本主义寡头统治整个共和国犹嫌不足，另有帝国主义企图；资产阶级大反俄国革命与德国革命；政治腐败；经济凋敝；危机四伏；工人失业；食品短缺。凡此种种，无不加速剥削制度的灭亡。

那么，解放运动究竟何时开始呢？事态的发展总是难以预料的。往往眼看就要发生的事情，由于遇到严重障碍而不得不暂时延缓。

对此，法国统治阶级早在协约国资本家实行“国联”互助以前，就已成竹在胸。法国资产阶级利用有色人种和黑人即印度教徒和塞内加尔人，及时建立了特种部队，将其派往各个工业中心，随时镇压工人群众，从而为自己设置了一道屏障。

此外，政府用经济封锁即中断美国粮食进口，断绝人民食粮，来威胁将要发生的革命。

对此，我们必须认真对待，不可等闲视之。

尽管如此，但是我深信，一旦数百万士兵复员回国，造成失业和粮食危机，无产阶级运动就将乘机兴起，其形式无疑就是建立苏维埃。这场无产阶级运动必将向共产党靠拢。

因此，我们仍须努力，争取幸福时刻来临。那时，德国、法国和俄国将建立起革命神圣联盟，从而，世界社会革命就将所向披靡。

我的发言到此结束。

下面，请允许我向大会宣读左翼社会党两位活动家韦弗伊和洛里欧的声明。从中我们可以深刻了解法国社会党内那些真正富有生命力的和无产阶级必须加以珍视的人所具有的思想境界。

### 劳尔·韦弗伊的信<sup>①</sup>

法国国际社会党人决定参加伯尔尼代表会议的目的是，要在大会上谴责狂热的沙文主义行径，捍卫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所确认的阶级斗争原则。同时，我们还期望代表会议声援俄国工人革命，因为俄国工人革命现在受到协约国帝国主义的威胁，正如同过去受到德国帝国主义的威胁一样。

但是，因为俄国、意大利、瑞士、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的同志没有参加会议，我们的目的才没有达到。我们只是做到没有让大会正式指责苏维埃政权。尽管这一成就微不足道，但在我看来，它还是重要的。那些原来根本不打算或者因某种原因而未能去伯尔尼的同志，现在如能出席将要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那将是我们的一次真正的胜利。我恳请他们出席这次大会。

建议国际不妨采取我们法国支部所采取的策略：“多数派”的统治一定要推翻，一定要把国际的领导权从他们手中夺过来。唯其如此，国际的活力才能恢复，它以往的革命性才能重新具备，而这些正是它目前所缺少的。

谨向为自身的彻底解放而斗争的俄国无产阶级致以衷心的敬意，殷切希望他们取得胜利，因为，俄国无产阶级的胜利也就是

---

<sup>①</sup> 在俄文版中，这封信编辑在《附录》中。原信载于1919年5月1日《共产国际》第1期。——译者注

各国工人阶级的胜利。

劳·韦弗伊

1919年2月10日于伯尔尼

### 洛里欧致伯尔尼黄色“国际”的信<sup>①</sup>

公民代表们！

资产阶级外交家为了试图根据他们的阶级利益摆布各国人民的命运而正在巴黎开会，你们中的大多数人现在则会集伯尔尼，目的不是为了以社会主义的方法来解决人类因资本主义暴行而面临的迫切问题，而是为了用国际名义来为好战的新社会主义——执政党的、民族主义的和沙文主义的新社会主义辩护，这种新社会主义是于宣战后第二天即在真正社会主义的废墟上兴盛起来的。

你们在此聚会并不是为了重申忠于在战前曾被我们大家看作是共同宪章的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决议，也不是为了向残暴的反动势力表达自己实现社会主义的意志，完全不是，你们聚会的目的是为了装模作样地改变“国际”的意志，使之适应那一位与美国亿万富翁一个鼻孔出气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威尔逊所推行的政策。你们代表大会的首要目的（在这一点上你们是完全一致的）是，谴责无产阶级自我解放的革命风暴，这种革命风暴是在俄国掀起的，目前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整个欧洲，并向西方各国逼近。你们还打算用这种观点对杀害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背叛行径作出评价，打算使反动派对德国斯巴达克运动的

---

<sup>①</sup> 在俄文版中，这封信编辑在《附录》中。原信载于1919年5月1日《共产国际》第1期。——译者注



残酷镇压合法化，打算诋毁和阻挠法国、英国和意大利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

这种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活动，我们既不想积极参加，也不想受它的蒙蔽和欺骗。企图恢复第二国际的活力，这是痴心妄想。第二国际已遭受资本主义战争的致命打击，而作为一个阶级组织，它早已被社会民族主义者所推行的政策葬入坟墓了。企图恢复第二国际业已丧失的作用，是枉费心机。社会主义的历史不是代表大会所能写出来的；它是由无产者一天一天、一页一页写成的，而在目前，以自己有觉悟的革命先锋队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已经不在你们一边了。

无产阶级从切身经验中体会到，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对普遍和平、对劳动成果的信心构成严重的危险。无产阶级深知执政的资产阶级所谓的让步意味着什么，因此，无产阶级认为自己的出路就在于用革命手段建立以消灭私有制为基础的新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破产和饥饿的农民与工人对伯尔尼代表会议不屑一顾。倒是有资本主义政府在静观你们的一举一动，等待着你们作出必要的姿态。要知道，你们的使命本来是要推翻资本主义政府，而你们非但不推翻它，反而同它相依为命。

我们知道，你们当中确有真诚的、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社会主义者，但是他们不肯同其他人割断联系，因而不能不承担相当大的责任。历史将严厉谴责他们。我们这些同社会主义、同阶级斗争和革命的光荣传统紧密联系在一起 的同志，谨向正在为反对全世界敌对的资产阶级和冒牌社会主义者而斗争的俄国共产主义共和国致以兄弟般的敬礼，并保证给予它以积极的支持。我们痛斥杀害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凶手，痛斥冒牌“社会主义”政

府，正是这个冒牌“社会主义”政府假帝国将军之手而把杀人凶器交给了凶手。我们期望德国和其他各国的革命无产阶级取得彻底、完全的胜利，这一胜利将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胜利。

**洛里欧**

同志们！在结束发言时，我要重复一遍：自从法国社会党多数人高喊“打倒布尔什维克！”到今天不过才五个多月。现在，社会党人却高呼：“苏维埃共和国万岁！”。党的官方报纸和党的温和派报纸已经在议论法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性。难道对这种事实还要多加解释和说明吗？难道就不能说成功已经指日可待吗？

**法因贝尔格（英国）：**

各革命国家正满怀希望注视着英国。近两个月来，英国事态的发展进一步增强了各革命国家的这种信心。现在，罢工运动遍及全国，工业部门无一不受其影响。军队纪律涣散，这在别国就是革命的先兆。英国罢工运动并非战后才开始，它在大战期间就从未间断。战前，尤其是1911年至1912年，罢工就已颇具规模了。当时，罢工此伏彼起，铁路、造船厂和船坞普遍受到罢工的冲击。政府因铁路工人大罢工而吓破了胆，急忙派兵把守铁路，还出动军队镇压利物浦的起义。群众遭到枪杀，死伤多人。

至于大战期间，必须指出，协约国一有捷报传来，罢工运动就有起色；反之，协约国一吃败仗，罢工运动就随之低落下去。尽管如此，但有好几次，社会党人认定英国已处在革命前夜了。

我们共产党人最注重运动的形式和性质；细心观察，可以发

现，英国工人运动在此期间发生了根本变化。大战爆发时，英国工人运动同别国工人运动一样，受沙文主义的侵袭异常严重。工联放弃了经多年奋斗得来的果实，由工联总理事会出面，缔结了国内和约。然而局面并未因此而有所改观，剥削日甚一日，食品继续涨价，工人只得奋起自卫，反对资本家利用国内和约从事剥削勾当。工人迫不得已要求增加工资，并举行罢工以实现增加工资的目的。工联总理事会和以前的工人运动领袖向政府许诺，要对工人严加管束，并且百般阻挠罢工运动，拒不承认罢工。但工人坚持罢工，而不问“上面承认”与否。政府软硬兼施，先是通过报刊及政府官员呼吁工人遵守纪律和遵从领袖，继而采取恫吓手段，严厉制裁每一个参加罢工和鼓动罢工的工人。尽管如此，罢工仍然此起彼伏。要开展并指导罢工运动，自然要有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就是车间代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成立由来已久。在工厂，它代表工联，监督工厂实施工联所提出的条件，并负责同厂方进行谈判。大工厂因为车间较多，所以每个车间均设车间代表委员会。由于工联现有组织形式的缘故，工联派驻各厂的代表往往重叠。随着产业部门生产管理方式的改变，工人运动中的青年先进分子认为，继续按照行业成立工会，已不能适应阶级斗争需要，遂主张在同一产业部门中各工会实行联合。在英国，这种运动被看作是工业主义乌托邦，遭到工联执委会和前工会领袖的坚决反对。车间代表委员会不顾舆论和别人的反对，仍然联合了起来。每当工人提出要求时，充当政府工具的工联执委会便极力反对，因此，车间代表委员会就把运动的领导权夺了过来。

在一些工业地区成立了有车间代表委员会代表参加的地方工人委员会，如克莱德工人委员会、伦敦工人委员会、设菲尔德工

人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成了各地的组织中心和相应地区的有组织的工人的代表。有一个时期，企业主和政府根本不想承认车间代表委员会，但他们终于不得不同这些“非官方的”委员会举行谈判。劳合-乔治表示同意承认伯明翰委员会为经济组织，这就证明，车间代表委员会已成为英国工人运动中经常起作用的因素。现在，车间代表委员会、工人委员会和车间代表委员会全国代表会议已经成为类似苏维埃共和国的基础的组织。在英国，这种组织的产生决不是人为地传播新思想的结果，而是工人运动发展的必然产物；它又一次证明，共产党的原则是正确的。自从这个组织成立以来，英国工人运动从形式到结构都起了根本变化，人们有理由认为，它在今后工人运动的发展中必将发挥了不起的作用。由于工业生产方式的改变，工人特别是冶金工人看出，他们的处境十分不妙。从前，生产讲求技术和要领，如今，没有经验的男女和少年都可以胜任了。保守的老工人认为，这只是战时的现象，青年人则不然，他们认为历史不会倒退，也不希望历史倒退。工人特别是冶金工人坚决要求监督生产。对此，政府不能不予以重视，成立了专门委员会，调查工人不满的原因。为拢络人心，该委员会主张给工人以部分监督生产的权利。但贯彻这项主张的结果是，工人不但未达到监督生产的目的，相反，纪律较前更严了，并且新设立了仲裁法庭。《惠特利报告》<sup>①</sup>未能打动工人的心。工

---

① 《惠特利报告》系指1916年大战期间由政府成立的委员会所提出的一项报告。委员会由工人代表、企业主和工人问题专家组成，下院副议长惠特利任主席。委员会先后公布了六篇报告，主张由企业主和工人派同等数量的代表组成联合机构，实行“阶级和平合作”。见《惠特利报告集》（1917年3月8日，1917年10月18日，1918年1月31日，1918年6月7日，1918年7月1日）。

——编者注

人坚持要求监督生产，而且态度越来越坚决。

俄国革命无疑对英国工人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大战期间，英国工人运动也和其他国家工人运动一样，分成多数派与少数派，只是由于工党召集代表会议的方式与众不同，少数派才没有像大陆其他国家那样形成一支可观的力量。国际社会党也就因此而对少数派未加重视。但是俄国革命爆发后，我们集中全力对付多数派。1917年6月，我们在利兹召开了所有和我们一起反对战争、拥护国际主义的组织或派别参加的代表会议。会议的目的主要是弄清工人阶级对俄国革命的态度。出乎我们意料，会议取得极大的成功。到会代表1 200多名，其中大都是车间代表委员会成员。会议上洋溢的热烈气氛和真正的革命激情非同寻常。我们的朋友和敌人一致认为，继宪章运动会议之后，这次代表会议在英国影响最大，在国民中留下的印象最深。会议决定成立全国和地方士兵代表苏维埃和工人代表苏维埃，并开展反战的革命宣传。会后，为成立地方士兵代表苏维埃与工人代表苏维埃，采取了相应的步骤。地方工联组织纷纷表示要加入苏维埃。最令人高兴的是，我们收到来自部队的大量呼吁书，要求由我们出面建立士兵代表苏维埃。政府深感恐慌，虽然没有追究我们的法律责任，却也采取了相应对策，指使暴徒及喝醉酒的士兵破坏我们的集会，这种对策无疑是从它的盟友沙皇那里学来的。

建立士兵代表苏维埃与工人代表苏维埃，这对英国工人运动来说并不是什么新主张，工人运动组织形式的自然发展趋势就是证明。车间代表委员会所代表的那一部分英国工人运动，承认俄国革命特别是十月革命的意义，认为苏维埃共和国是它应当努力实现的理想。在战后开展的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中，车间代表委员会

发挥了主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军队也不顾纪律处分，开始反对政府。本来，士兵运动的主要要求是遣送士兵回归家园，但在士兵察觉俄国又有遭到入侵的威胁之后，士兵运动的革命倾向就立刻表露出来了。士兵上街游行，高呼“军队立即复员”的口号，而在英国最大军营阿尔德斯霍特，士兵则列队上街，高呼“反对出兵俄国！”大战爆发以来，士兵一再表示：“大战一结束，就决不再当兵受罪！”无疑，这是上街游行士兵的肺腑之声。罢工运动的主要目的是争取缩短工作日，在尚未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工业部门，工人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而在已经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部门，工人则要求每周工作40小时，以使复员士兵有机会就业，而又不使现有工矿企业的工人失业。此外，英国国内还开展了反对干涉俄国的强大运动，产生这一运动的原因有二：一是纯粹厌战，希望早日结束战争；二是工人认识到，协约国进攻俄国就等于进攻全世界工人阶级。

迄今为止，还不能说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对其宗旨已有明确的认识。委员会一再要求监督生产，就足以说明它还不清楚，只要工业仍然操在资本家手中，监督生产就只能是一句空话。现在，它的认识提高了一步，这有事实为证：一些大的工联已经提出铁路、矿山、土地等等国有化的要求。虽然运动尚未达到足以要求政权转归车间代表委员会的地步，但是，劳合-乔治被迫承认伯明翰车间代表委员会代表会议，这也说明运动所取得的成就已经相当可观。

战争引起的大量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将迫使英国工人阶级探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办法。即使工作日缩短了，失业现象仍然不能根除，况且，为了维持军费，工人必然要遭受更大的剥削，

其结果，工人的革命愿望将愈加强烈，其次，爱尔兰的形势也将促使革命力量进一步联合。所有这一切必然导致一场革命。爱尔兰工人运动也必将有助于英国工人群众革命化。

新芬党运动是纯粹民族主义运动，或者说是革命民族主义运动。爱尔兰工人阶级受其影响。爱尔兰工人运动，尤其是运输工人总同盟（爱尔兰最大的工联）则不同，它代表革命运动和国际主义运动。正是以康诺利为首的这个总同盟，领导了1915年都柏林起义。康诺利虽然去世了，但他对爱尔兰工人运动的影响还在，爱尔兰工人热情赞扬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就是证明。目前，新芬党运动深受爱尔兰工人运动的影响，因此，只要政府今后压制新芬党，就必然更加激起工人对爱尔兰人的斗争的深切同情。此外，工人原想从议会活动中得到实际好处，但选举结果却使他们大失所望。俄国苏维埃政府在制定其策略时，虽然不能指望英国立即发生革命，不过仍然应当相信，形势正朝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发展，一些组织正在建立起来，工人阶级依靠这些组织能够夺取政权，能够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阿尔伯特：**

同志们！作报告的时间应当限制，否则，午前不能听完所有的报告。建议只作简要的介绍，至于报告，改用书面形式，以节省口头报告的时间。

**季诺维也夫：**

我建议其余报告均采取书面形式，由大会记录，只有从瑞典专程赶来的格里姆隆德同志例外。如不加快速度，我们的会议就不能如期结束。（一致通过。）<sup>①</sup>

<sup>①</sup> 提交的书面报告见本卷第213—268页。——译者注

下午3时半休会，下午5时复会。

## 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行动纲领

**列宁：**

按照顺序，下面应当听取瑞典的报告。瑞典同志缺席。我们建议个人的报告就到此结束。瑞典的报告改用书面形式，同志们是否同意？下一个议事日程是：阿尔伯特和布哈林同志就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行动纲领作报告，请阿尔伯特同志发言。

**阿尔伯特（德国）：**

尊敬的同志们！根据俄国代表和芬兰代表昨天的谈话，人们似乎得出这样的印象：德国同志并不赞成成立第三国际。不，德国同志毫无这种意思，不过，他们仍然认为，既要成立新国际，就不能不适当考虑工人特别是西方国家工人的情绪，因为工人对诸如此类的创举已渐渐产生了疑虑。正因为如此，德国同志才发表声明，表示不希望现在就成立新国际，而希望首先在预备性代表会议上对现有力量进行估量，讨论大家可以共同接受的政治行动纲领。凡是了解前一国际历史的人，都应当承认，西方国家工人对于成立这种联合组织持怀疑态度是不无道理的。谁不知道，以往，国际代表大会唱过多少高调，通过多少果敢的决议，拟定过多少庞大的行动计划，然而临到要将这一切付诸行动的时候，即临到考验的时刻，它们就可耻地背弃自己的全部决议，断送国际的整个事业。决议一概遭到践踏，所作所为完全背离代表大会的决定。工人之所以产生怀疑，原因即在于此。他们不希望第三国



际也由几个偶然凑在一起的人捏合起来，因为我们在此聚会一次谈何容易。大家看到，出席这次会议的各国各个组织的代表为数很少。工人不希望这一次成立组织又是只有隆重的仪式而无实际的作用，不希望这次会议又是只通过决议而不付诸行动。他们首先想知道，哪些人拥护他们，哪些人拥护我们；他们想知道，在当前斗争中他们可以指靠什么人。这也是不难理解的，因为我们都清楚，第三国际的活动在性质上应当有别于前一个国际。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在于举行代表会议来讨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不在于下达战斗动员令、制定方案和起草决议，而在于率领全世界无产阶级进攻。当前各国工人求解放的斗争已经开始了，这不是发表宣言、小册子和演说的问题，而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既然如此，工人就想知道，即将成立的第三国际是否有力量支持他们的斗争，以及这种力量来自何处。基于此种原因，工人始终认为，首先必须弄清我们的宗旨以及今后斗争的基础如何，然后他们才能表示是否愿意成立、是否愿意加入新国际。这才是最简便易行的方法，惟其如此，我们大家为之奋斗的目标才能实现。可以明确地说，德国工人并不反对成立第三国际，他们只是希望这个国际从一开始就坚强有力，否则，它无法支持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在我们看来，作为第一步，必须向全世界宣布我们的行动纲领，指明无产阶级的任务、目标和途径；必须树立起能够指引人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旗帜。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我们从一开始就必须亮明观点，表明决心。和过去不同，现在的问题不是夸夸其谈，也不是招兵买马，滥竽充数，装点门面。我们务必联合志同道合者，防止那些不可信赖的意志薄弱者和不坚定分子混入我们的队伍里来。

我和布哈林同志已为上述行动纲领起草了提纲，并将它提交

诸位审议。提纲只是作简要说明，而你们则需要表明态度，即是否同意提纲的内容，是否肯于承担下述义务：设法使我们的决议付诸实行；设法使我们的组织遵循这些提纲；以及设法使无产阶级根据这些提纲自己决定是否加入第三国际。

提纲的前半部分是引言。引言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作了论述，揭露了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发展的趋势，概述了资本主义如何使一些国家变成掠夺成性的国家；介绍了资本主义为不断追求新的市场、原料产地和新的殖民地而推行的政策，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彼此之间是如何瓜分整个世界的。引言指出，虽然资本主义国家已将世界瓜分净尽，但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发展趋势并没有消失，资产阶级的扩张欲望和贪婪本性有增无减，一些国家为掠夺销售市场，不惜互相厮杀。引言揭露了资本主义的本性，即不顾各国工人阶级的需求，贪得无厌，一味追求增加利润和财富，并从而使各国人民互相对立。资本主义出于利己目的，总是企图拢络工人；在一些国家里，资本主义企图克服社会结构的矛盾，挑动一国工人反对邻国工人，使资产阶级从中渔利；还有一些国家利用工人来推行其殖民地政策。引言指出，在一些国家里，工人受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影响，竟然拥护劳资合作，接受资产阶级的“祖国”概念，进而受资产阶级的指使，进攻邻邦。引言还就所谓国内和平作了论述。

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发展的趋势导致世界大战，导致资本主义大国彼此对抗，誓不两立。一些工人心甘情愿屈从统治阶级的愿望和利益，从而背弃了自己的切身利益，作了统治阶级的马前卒。大批工人之所以受资本主义倾向的影响，原因就在于前一国际即第二国际彻底破产。第二国际最后一次代表大会曾作出决

定：一旦战争爆发，无产者就要极力加以阻止。可是，战争爆发后，他们却推波助澜。曾经参加前几次代表大会的领袖利用自己的一切力量 and 影响，向工人灌输阶级斗争已经停止、工人必须同统治阶级合作的思想。他们运用自己的影响驱使无产阶级投入一场大屠杀。在国内和平期间及战争期间，事实充分表明，统治阶级给无产阶级指出的目标纯属欺人之谈，是不可能实现的。事实是，无产阶级参加战争，其处境变得反而更糟。大家看到，在战争期间，国内和平不仅没有使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反而使无产阶级普遍遭到杀戮；无产阶级更加贫困、悲惨，并且进一步沦为奴隶；国内和平不仅没有使无产阶级改善境遇，反而使它饱尝了世界性饥荒的痛苦。战争结束后，工人阶级才对这一点认识得越来越清楚，觉得自己伙同资产阶级进攻邻国工人，是干了一件天大的蠢事；而且，工人阶级发现，国内和平理论已经彻底破产。从此，帝国主义战争在各国转变成国内战争。我们看到，在各个大国相继爆发了革命；俄国及其他国家的工人掉转枪口，反对真正的敌人——本国资本家。我们看到，这些行动波及到其他国家，也波及到迄今仍深受资本主义国家剥削的殖民地民族；在一些国家里，工人纷纷起义；国内和平结束以后，劳资矛盾愈加尖锐，阶级对抗进一步加剧。目前在许多国家，斗争手段再也不是小册子、传单和集会，而是机关枪和毒气弹。资产阶级对此束手无策。资产阶级把我们一步步引上绝路，资产阶级使欧洲文明国家变成了废墟，但它没有本领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人们不难看出，倘若最终不发生变革，欧洲文明必将彻底毁灭。工人进退维谷，只得另寻出路。扪心自问：统治阶级能否重建被破坏的社会？回答是：不能，它也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资本主义社会本身表明，它的统治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它再也不能继续主宰人类的命运了。因此，只有无产阶级这个最基本的生产者阶级最终夺取政权，舍此别无出路。

这一点，一些国家已经做到了。我们看到，在俄国，最后的、决定性的斗争已经开始了，路程有一大半已经顺利地走完了；在德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正摩拳擦掌，准备进行最后的、决定性的、激烈的战斗，统治阶级为此而使出浑身解数。国际联盟耍花招也好，组织白卫军和实行白色恐怖也好，无产阶级都不会因此而退出战斗，也不应当因此而退出战斗。为了如实地揭露矛盾，擦亮工人的眼睛和向工人讲清当前的形势，我们在提纲中对上述情况作了说明。

当然，我们在提纲中还应当指出通过什么途径才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应当向工人指出他们必须做的事情，向他们说明选择什么道路才能达到目的，才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建立新社会制度。这项工作当然非常艰巨，因为各国的斗争条件不同，在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上，一些国家已经远远跑在别国的前面；今天我们向你们提出的要求，对一些国家来说，早已不在话下，而在另一些国家看来却望尘莫及。也许，那些在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上跑得最快的国家会说：“你们所要争取的目标，大部分我们已经实现了。”别的国家却会说：“我们距离你们的要求还差得远呢！不知几时才能实现，我们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

然而无论如何，终究要寻求一条共同的途径；终究要确定一条能使我们彼此联合起来的某种中间路线。先行的国家要用自己的经验和活动大力支持后进国家，这是必不可少的，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必须联合，因此，对我们的提纲可能产生的疑问，我

希望经过讨论而加以消除。此外，我们要求无产阶级着手夺取政权，着手恢复国际工人的大团结。

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就必须毫不留情地向资产阶级发动进攻，摧毁它的政权，而决不能像中派所想的那样，先修复旧政权，然后才着手实现社会主义。当前，资产阶级政权已经摇摇欲坠，我们要不失时机地在各个国家全力以赴夺取政权，粉碎资产阶级。若只将几个王公及其走狗赶下台，换上几个别的人，就像德国那样，进行所谓的革命，那是不行的。只推翻皇帝，让一个艾伯特之类的人物上台，是无济于事的。无产阶级不仅必须撤换政府官员，而且必须粉碎资本主义国家的整个国家机器（不是消灭人，而是消灭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在德国，我们在革命初期就曾要求解除整个资产阶级和所有军官的武装。工人不应当再为资产阶级卖命，而要为无产阶级效力，应当解除敌对阶级分子的武装，取消原有国家权力机关、官吏、法官、国民教育官员，而由那些能够重建维护社会主义利益和符合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机器的人员和组织来代替。有些问题，布哈林同志还要作详细说明。

打碎资产阶级和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是无产阶级及其组织在取得政权以后必须采取的首要步骤。要么保留资产阶级民主制，要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提法只能是这样。同统治阶级一道实现社会主义目标，这只能是一句空话。在发生革命的国家里，如果资产阶级首先提出“你们举行了革命，你们的任务是维护民主制”这样的口号，我们就应当回答：“无产阶级从来就不需要这种民主制。”无产阶级信仰社会主义，历来坚持阶级斗争观点，一贯主张无产阶级要同资产阶级进行毫不留情的阶级

斗争，因此，无产阶级即使在取得政权以后，也决不能放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彻底消灭旧社会制度。但是，无产阶级只有抛弃资产阶级民主制，拒绝同资产阶级一道建设新社会，拒绝保留旧的国家机器，以及不顾资产阶级哀号，坚持斗争，并宣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做到这一点。为此，必须以无产阶级群众组织的新制度即苏维埃制度取代旧的国家机器。

与会代表必须向各自国家的无产阶级提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是：你们是承认资产阶级民主制，还是拥护无产阶级专政观点即建立苏维埃制度？我们不能和那些一贯拥护资产阶级民主制、不肯按照苏维埃制度的要求同我们联合的人一起成立第三国际。换句话说，就连旧国际的左翼我们也不能联合，因为它从一开始就热衷于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制，从而压制了苏维埃制度的发展。我们不能把那些紧紧揪住资产阶级的后襟不放、认为唯有保存资产阶级才有前途、并以此压制苏维埃制度和使资产阶级重新上台的分子作为自己的同路人。

现在，他们哭丧着脸说，他们也拥护苏维埃制度。他们企图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搞某种折衷，使议会与苏维埃制度融为一体。我们不能，也不应当同这种犹豫不决和意志薄弱的人联合。对于我们来说，他们不仅不能起加强无产阶级战线的作用，反而会成为我们在无产阶级斗争道路上前进的绊脚石。今后，基本任务之一是：各国要努力清除这类分子；各地的共产党人要自强自立，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团结那些坚决拥护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的人；在某些国家里，要发动工人着手取缔旧式的组织，代之以工人群众组织。资产阶级民

主制恰恰能使无产阶级的政权得而复失，因此，群众必须与之斗争。群众的任务是掌握政权，并借助苏维埃制度实行自治。关于这个问题，布哈林同志还要作详细说明。

我们既然要带领无产阶级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就必须向工人说明如何夺取政权。我指的是，在政治上实行专政的同时，还必须在经济上实行专政；无产阶级应当立即着手剥夺资产阶级，实行生产社会化。我过去讲过，在一些国家里，要使生产恢复正常，已经不可能。战争期间，一部分工人的工资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大企业主不愿继续生产，因为在他们看来，由于工人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获得胜利，生产无利可图。此外，不愿从业的现象日趋严重，工人不愿为资本家发财致富卖命，他们希望改变生产方式，以便从劳动中得到实惠。所以，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国家，无产阶级必须剥夺大资本家和地主；为了实现生产社会化，首先要打断资产阶级的脊梁骨，打掉它的反攻倒算的念头，使它永远不能恢复以前的统治。这一点十分必要，这和考茨基分子的愿望针锋相对，考茨基分子希望把社会主义的实现推到遥远的将来，希望在治愈战争创伤以前，先恢复原有的生产方式。

其次，我们必须对工人说明如何实现生产社会化；工人往往幻想实现普遍分配，这种念头必须打消。工人决不可以认为，只要把资本家赶走，将其财产进行分配，就像德国有些地区所做的那样，生产社会化即大功告成。我们应当向工人讲清，这种做法不妥，工人实现生产社会化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整体。我们要剥夺资本家的财产，宣布原来的国家债务和战争贷款无效，没收房主的房产，将其分给工人。在这方面，俄国是我们的榜样，我们看到，在俄国，大资本家已被赶出他们的豪华宅第，真正的

房主——工人搬了进去。其实，只有造福社会的人，才有权享受优良的居住条件。

最后，我们应当并且能够向工人指出，通过什么途径可以实现我们在这里提出的各项目标。我们要指给他们胜利的道路，并且要指出，无产阶级的斗争手段主要是采取群众行动。同资产阶级斗争，再也不能靠娓娓动听的演说，也决不能联合那些意志薄弱和犹豫不决的分子。同资本的代理人实行决裂，是我们在这里应当提出的要求。无产阶级再也不应当误入歧途，再也不应当让黄色国际牵着鼻子走。

以上是我们必须在这里陈述的意见，这些意见对于成立第三国际的筹备工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今后，我们应当同伯尔尼黄色国际代表一刀两断。今后，我们不仅要同资产阶级、资本家，而且要同无产阶级的一切叛徒、各国的谢德曼分子以及遍布各地的意志薄弱和畏首畏尾的人作殊死斗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是一定能够完成的。

**布哈林（俄国）：**

同志们！关于我们提出的提纲内容，我来加以说明。

提纲内容总的来说比较抽象，但也只能如此，因为我们在此提出的原则，不仅要适合个别国家，而且要适合所有加入第三国际的国家。此外，提纲还要吸收那些运动比较发达的国家的全部经验，尤其是俄国共产主义工人革命的丰富经验。提纲本文，想来同志们已经看过了。提纲的前半部分是引言，专门从理论上作了阐述。引言从特殊角度即资本主义崩溃的角度，对当今整个时代作了评述。以往，写这一类引言，总是对资本主义制度作泛泛



的描述。今天看来，这样描述已经不够了。引言不仅要全面评述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体系，而且要反映出这个体系瓦解和崩溃的过程。这是一点。另外一点是，我们对资本主义制度不应当只是抽象地看待，而应当具体地把它看作是**世界资本主义**，而世界资本主义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经济整体。如果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崩溃的角度来看待它，人们就不禁会问：它怎么会发生崩溃呢？这就需要首先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

资本主义制度有两大矛盾：一是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二是社会结构的无政府状态。摆在我们面前的首先是纯经济矛盾，其次才是社会矛盾。引言并没有对这种矛盾从其一般表现形式进行分析，而是紧紧抓住这种矛盾在目前的具体表现形式。引言的第一部分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矛盾根源于制度本身所固有的无政府性质。资本为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过程普遍地奠定了局部的基础。众所周知，分散的、无组织的资本，即原有形式的资本几乎消失不见了。这个过程早在战前就已经开始，战争期间又大大加快了。战争起了重要的组织作用。战争迫使金融资本主义转变为更高形式的资本主义，即国家资本主义，从而在某些国家里，原来无组织的资本主义就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形式——国家资本主义所代替。各派资产阶级学者断言，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无政府状态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弊端之说，纯属无稽之谈；马克思主义者从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出发所得出的一切结论，也是无稽之谈。可惜，这些善良的资产阶级学者忽略了事物发展的另一面，即世界生产力发展过程本身虽然使经济矛盾逐渐消失，虽然使某些国家的分散的资本主义逐渐转变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但与此同时，也使**世界经济无政府状态**极度严重化。这是资本主义

发展的普遍规律，也就是说，竞争是资本主义体系无政府状态的具体表现。这种竞争反复出现，范围也愈来愈广。资产阶级学者没有看到，目前，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无政府性质已经大暴露，即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领域内暴露出来**。而资本主义本身的内在矛盾，导致它彻底崩溃。此其一。

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无政府状态也是如此。资本主义何尝不想扭转这种局面。靠什么来扭转呢？不靠别的，就靠帝国主义政策。真是咄咄怪事。最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企图掠夺别国和依靠掠夺殖民地居民的办法积累超额利润，以此来达到这一目的。资本家想从超额利润中拿出微小的一部分分给大陆工人，以此来实现持久的国内和平。现在，人人都清楚，对殖民地居民的掠夺，反而激发了工人、特别是从超额利润中得益最多的那部分熟练工人的爱国心。所以，由于实现国内和平的手段恰恰是帝国主义手段，因而这种手段本身也就走向自己的反面了。这种手段固然导致了国内和平，但也不可避免地引起掠夺成性的国家的资本主义势力彼此激烈地对抗。此外，资本主义借以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内在矛盾**的这种手段，到头来出人意料地加剧了社会矛盾，从而导致国内战争，导致某些国家面临崩溃。引言的理论部分对此作了阐述。

引言的理论部分还就资本主义国家为克服上述矛盾而采取的最后一招，即成立国际联盟，作了必要的阐述，指出：这是世界资本为克服自身的矛盾而进行的最后挣扎。然而时代不同了，资本主义采取这种手段，也丝毫不能阻挡社会动荡和共产主义革命的进程。以上就是我们的整个纲领即我们的提纲草案的理论背景。

同志们！下面我想就提纲的几点内容作一粗略的分析。第一点：**夺取政权问题**。我们应当公开声明：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是回到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上来。众所周知，自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旧社会民主党，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阉割。马克思的国家学说认为，国家是一种压迫工具；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因为阶级和阶级组织不存在了，所以，国家政权也就根本不存在了。我们的提法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及彻底消灭作为无产阶级对立面的阶级——资产阶级以后，国家本身连同阶级和一切阶级组织就应当“自行消亡”。在这里，我们使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说明这个过程时经常使用的字眼。因此，尊敬的同志们，关于夺取政权问题，提纲就不能不详加论述。旧社会民主党对夺取政权的实际涵义一窍不通，他们把政权看成是某种中立的东西。如此看待国家政权，是大错特错的。从来就没有抽象的国家政权，一切政权都是具体的。资产阶级掌权，国家就必定是资产阶级的；但是，无产阶级一旦夺取国家政权，就不能接收原来的国家政权，而要建立本阶级的政权；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现在有了俄国革命和德国革命的先例，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举旧国家的支柱——军队为例。如果不瓦解帝国主义军队，无产阶级能够取得政权吗？当然不能。夺取国家政权和瓦解帝国主义军队，二者是联系在一起的。要打碎整个国家机器，也是如此。无产阶级通过夺取政权、掌握政权来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这是真理，是革命真理，共产主义学说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掌握了这个真理。这个基本思想只是到了和平发展时期的后期才被人们完全遗忘。现在，我们又回到了这个久经考验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上来，所以，我们的观点是：

首先，在共产主义社会根本不存在任何国家；其次，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必然同时打碎旧国家机器。这就是我们对夺取政权的基本观点。

另一点是：资产阶级民主制还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点我不准备详细论述，倒不是因为它不重要，而是由于议事日程上安排了专门的讨论，列宁同志要作专题发言。我只说明一下提纲中的几个基本思想。首先，关于提纲的结构说一下。提纲采用了对比的手法。在论述资产阶级民主制还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时，不能不抓住要害，即：第一，说穿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就是资产阶级专政；第二，它所凭借的纯粹是虚构的东西，即所谓“民意”。这种虚构的“民意”成了一切政党的口号。随便拿一张旧社会民主党的传单，尽管上面空话连篇，但“民意”这类神圣字眼却屡见不鲜。其实，它们所谓“民意”是无稽之谈。资本主义社会决不是铁板一块。资本主义社会所包含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社会。少数剥削者的意志同大多数被剥削者的意志水火不相容，因而，反映各个阶级的统一的“民意”也就无从谈起。岂能说有什么各个阶级的合成意志？合成意志之所以不可能存在，是因为一个阶级总要借助各种暴力手段或意识形态欺骗手段，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的阶级。事实上，占领统治地位的只有一种意志，因此，资产阶级民主制打出虚构的“民意”旗号，决非偶然。人们清楚地看到，在推行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国家中，只有资产阶级的意志才能实现，而无产阶级的意志非但不能实现，相反地，百般遭到压制。

提纲的第二个基本思想是，将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形式上的自由**同无产阶级专政所实现的**实际上的自由**加以对比。前者高喊给

全民（自然也包括劳动群众）以种种自由，然而只要物质基础仍然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工人就休想得到这种自由。这和美国的所谓出版自由相类似。在美国，书刊检查机关并不禁止无产阶级的报纸出版，但是无产阶级的报纸要经邮局发行却不准。就是说，这种形式上的出版自由，实际上对无产阶级毫无用处。资产阶级民主制所鼓吹的种种自由无不如此。由于企业、纸张、印刷厂，总之，所有一切都归资产阶级所有，所以，无产阶级尽管形式上可以享有种种自由，但一个也不能实现。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情形恰恰相反。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无须侈谈各种自由了，因为我们剥夺了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物质基础——财产和物质资料，将其交给工人和贫苦农民即真正的人民，也就保证了这些自由的实现。

第三，提纲还将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作了对比，因为这涉及参加国家管理的问题。资产阶级民主制极力标榜人民自我管理（“民主”和“民权”是同义词），但是只要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真正的人民，首先是无产阶级，就完全被排斥在国家机构之外。在瑞士或美国这样一些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所谓无产阶级“参加”国家管理，无非是每四年一次往投票箱里投一张纸片，就算是履行了自己的公民“义务”。议员包揽一切，而议员十有八九是资产阶级，至于议员究竟“搞些什么”，工人不得而知。工人根本不能过问国家大事。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情形截然不同。无产阶级不仅参加选举，而且本身还是庞大国家管理机构的积极成员，他们掌握着支配全国生活的一整套国家机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的一切群众组织变成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重要辅助机关，因而能够始终参加国家管理。

同志们！下面谈谈剥夺资产阶级，即无产阶级在经济上实行专政的问题。无产阶级实行经济专政，这与夺取政权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对于我们来说，实行政治专政，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实行经济变革的手段而已。变资本主义社会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改变当今社会的经济结构，因此，改变生产关系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目的。关于这一点，我们首先不能不同我们的政敌展开论战。大家知道，他们反驳我们说，战后民不聊生，搞社会主义改革，岂不幼稚？！谢德曼分子、我国的孟什维克和考茨基，总之，所有口头上标榜社会主义的分子断言，社会主义虽好，但眼前生产力因遭战争破坏，水平低下，工人阶级和整个社会极度贫困，现在提出走社会主义道路，荒唐可笑。考茨基甚至说，现在让德国社会主义化，就等于把整个国家变成一个疯人院。我们的提纲针锋相对，明确指出：认为在现有阶级关系和生产力水平的情况下可以恢复资本主义的观点，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脱离实际的。资本主义制度崩溃在即。举经济为例。固然，一切都遭到破坏，但要在原有基础上将其修复，绝无可能。再看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以前，资本主义社会要求“雇主”和工人之间保持特殊关系。那是以国内持久和平为前提，这不仅出于政治考虑，而且另有其他种种打算。那时，要求各工厂维持国内和平局面，以使资本主义生产能够正常进行。然而，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这种关系一经中断，要想在原有基础上使之重新有机地恢复，那是不可能的了。目前，以增加工资为目的的工人运动势不可挡，今后还将一浪高过一浪。但是，这样一来，资产阶级从生产部门中就无利可图了，资本家就会暗中破坏，以致关闭企业，如同俄国一样。无论哪里，资本主义关系要取得进一步的发

展，是决然不可能了。除非乌托邦主义者才会提出这种要求。考茨基分子关于帝国主义以及关于无产阶级今后斗争问题的回答，足以说明他们是一群乌托邦主义者。现在，他们力图恢复资本主义关系，这又一次表明他们是乌托邦主义者。出路只有两条：要么彻底打乱全部经济生活，要么进行社会主义生产。恢复资本主义关系，就等于让旧社会作垂死挣扎，就等于使解体过程越拉越长，就等于使无政府状态长期维持下去，从而也阻碍在新的基础上重建经济生活。

由此便产生一个问题。跟着考茨基一唱一和的俄国社会党人和德国社会党人一口咬定，说我们在这里实行的是一种奇特的共产主义，搞的不是生产共产主义，而是别出心裁的流氓共产主义，即和工人阶级的真正任务毫无共同之处的分配共产主义。对此，我们必须加以驳斥。应当指出，这些社会党人忘记了马克思学说的根本原理。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社会最重要的生产力就是社会劳动力。从纯经济观点看，**无产阶级**是全社会最重要的生产力。今天，经过一场战争的巨大破坏，一切向往社会进步的人都要责无旁贷地保存这支最重要的生产力即工人阶级。但是，战争的全部重担、战争所造成的种种破坏的后果，却异常沉重地压在工人阶级身上，致使这支生产力有消失的危险。一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针见血地指出，即使物质财富全部毁灭，但只要劳动力尚存，就有希望，就有把握，完全可以借助这支劳动力重新创造物质财富。但如果连劳动力也不复存在的话，如果连无产阶级本身也被消灭的话，那么人类社会继续存在的最后一线希望也就将随之破灭。因此，一切有理智的人都懂得，要千方百计保存这支力量。可见，我们实行的所谓“消费共产主义”，“分配共

产主义”，即把从前资本家掌握的东西交给无产阶级，是使工人免遭彻底毁灭的唯一手段，它真正能使生产力和生产共产主义继续向前发展。

如此看来，问题大致可以解决了，只是途径完全不同罢了。采取这种途径，归根结底，将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于这种想法，我们不仅从理论上作了阐述，而且从实践上加以验证。

至于我们提出的具体步骤，同志们都已经知道了。激进派分子的纲领，战争期间荷兰论坛派的纲领，小册子《斯巴达克联盟的目的何在》<sup>①</sup>，以及共产党的出版物，已将这些步骤几乎全部写了进去。不过，我要指出，有几点我们的提纲着重强调了一下，以引起人们的重视。第一，关于最发达国家中各种国家资本主义机构的问题。有人说，银行、大企业应当没收，辛迪加等应当公有化。然而他们忽略了一点，即国家资本主义本身也创立了新型机构，这些机构可以为我们所用。我指的是各种市级分配机构，以及大战期间主要在德国、英国、美国和法国大量出现的国家资本主义机构。这种机构因为同国家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在一场革命中也许难以保存下来，不过，我们仍然可以从我们的需要出发，有选择地加以利用。我们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其意义即在于此。

其次，提纲专门谈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问题。这个问题只能一般论述一下，因为各国的土地关系千差万别，无从制定任何具体方案。不过，基本方针不能没有：一，工人阶级决不应剥夺小资产阶级和小农；二，要经过缓慢的过程，采取和平方式，把这

---

<sup>①</sup> 《斯巴达克联盟的目的何在》柏林红旗出版社1919年版。——编者注



两个阶级吸引到共同的社会主义组织中来；三，无产阶级不仅不能反对这两个阶级，甚至还要给它们一些好处，例如让它们摆脱高利贷盘剥，摆脱沉重的赋税和国家债务。这后一个问题虽属财政问题，但它和废除国家债务密切相关，所以不可轻视。

假如提纲的对象是俄国的话，我们就不免要涉及工会在革命改造过程中的作用。但是从德国共产党人的经验来看，这样做是不行的，因为德国同志对我们说，德国工会的立场同俄国工会的立场截然不同。在俄国，工会在实际工作中发挥着主要作用，工会是苏维埃政权的依靠。而在德国，情形相反。看来，这是因为德国工会由列金之流黄色工会领袖把持的缘故。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违背了德国无产阶级的利益。迄今为止，他们依然如故，迫使无产阶级奋起取缔旧工会。在德国，取代旧工会的是新型组织——工厂委员会，其宗旨是接管生产管理权。在德国，工会不再起任何积极作用。提纲提不出任何具体方针，所以只能笼统地提出：为管理企业起见，应当设立无产阶级足以信赖的机构，即密切联系生产、与生产紧密结合的组织。譬如，英国拥有同生产过程紧密相连的车间代表委员会之类的组织，俄国拥有工会，德国有工厂委员会，它们都将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管理的基础。

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谈一谈。第一，合作社问题；第二，技术人员和专家问题。俄国革命已经证明，合作社问题十分重要。就拿建立分配机构来说，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俄国离开这些合作社，我们几乎寸步难行。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它们，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应当充分利用它们。在同阿尔伯特同志交谈中，我没有发现有哪一个论据足以驳倒俄国在合作社方面的经验，因而我们把俄国的这个经验写进了提纲，供别国采纳。关于技术人员和专家

问题，各位知道，目前，他们在俄国起着相当大的作用。现在，他们无一例外地表示愿意同我们合作。我们清楚地知道，其中有敌对分子，但技术人员和专家有着在旧社会从事业务的实际经验，我们在经济技术方面不能没有他们。在德国、英国，尤其在美国，在初期阶段，同这些力量的斗争将会比俄国激烈得多。在**俄国**，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提纲的这一节提出两个基本思想：一，只要这一阶层公开或暗中反对我们，我们就决不能等闲视之；二，一旦这些阶层及整个资产阶级的反抗被粉碎，我们就要充分利用这些技术力量，并逐渐使他们转化。

提纲的结尾部分题为《胜利之路》。在这一部分，我们提出：为了革命目标，可以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制。我们并且把这一点写进了提纲，因为，革命者绝对不许进入任何议会之说，在理论上是不能成立的。抵制资产阶级民主制议会的问题，是一个纯策略性问题，完全取决于当时的情况，即阶级力量对比、无产阶级的力量、无产阶级的成熟程度和夺取最后胜利的斗争决心。但有一点还必须说明：我们主张武装起义，武装起义是革命群众斗争的最高形式，至于何时起义，决一死战，其具体日期要取决于当时的形势和阶级力量对比。我们认为，我们的紧迫任务是：不是强行加速历史的发展，而是首先组织我们的力量，甚至利用资产阶级议会组织，然后，有组织地以千军万马之势发起总攻。

至于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分子，他们已经被我们批判得体无完肤了。

提纲结尾部分的提法，令人对我们的提纲产生一种印象，即认为国际无产阶级不是进攻的一方，而是防御的一方。这种提法具有极大的宣传价值。资产阶级叫嚷说，现在我们成了和平破坏

者，我们是赤色帝国主义代理人，是进攻的一方。这完全违背事实。目前，在俄国和德国所发生的，乃是一场革命。我们知道，白色恐怖已成事实，资产阶级采取野蛮手段对付无产阶级。我们也完全知道国际联盟是什么货色，它恰恰是资本主义为了同国际无产阶级决一死战而采取的预备手段。无产阶级必须奋起自卫，它确实是防御的一方。不过无产阶级在自卫的过程中，也就应当适当地予以反击。

提纲内容就介绍到这里，希望大多数同志参加提纲的讨论。各位已经看到，有关无产阶级当前任务的问题，有关无产阶级所面临的、并且须要努力争取解决的问题，提纲几乎全部涉及到了。情况就是如此。当然，议事日程上还有若干问题须要我们讨论，但总的来说，提纲可以成为我们的纲领，可以成为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纲领的基础。假如提纲能引起同志们的浓厚兴趣，我和阿尔伯特同志也就算是尽了自己的职责，我们将因此而感到欣慰。

**休会5分钟。**

## 讨 论

**列宁：**

继续开会。请鲁特格尔斯同志发言。每个人的发言时间限15分钟。

**鲁特格尔斯（荷兰）：**

我要谈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即关于中间阶层、知识分子

和高工资工人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提纲讲的还不够透彻。提纲指出，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工资水平是靠牺牲殖民地民族的利益来提高的，但并未指出，有一些人，特别是官吏、知识分子和高工资工人，他们的优厚待遇是靠牺牲广大群众利益确立起来的，他们的地位特殊，这在美国尤为明显。这种情况能使金融资本获得足够的辅助力量。同志们！我们现在看到，极力不赞成我们的就是中间阶层。因此，我们还应当弄清楚，我们一旦接管生产，他们的反映将会如何。无产阶级尚未成熟，须要别人支持。工人所担负的任务，只有当工人能亲自支配全部经济生活时，才能胜任。因此，进一步强调这项实际任务对无产阶级夺取最后胜利的重要性，看来确有必要。

关于这一点，提纲现在的提法是：“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领域中的任务能否完成，完全取决于……”。可是有人主张在经济领域只搞局部管理。这是行不通的。除非工人全部接管，亲自支配，否则，就要受制于其他阶层。显而易见，不实行工人监督，目标就不能实现。这一点应当大力强调。

关于殖民地问题，也谈一点意见。我希望提纲关于殖民地政策讲得更透彻一些、明确一些，以便殖民地民族能清楚地了解：我们愿意同他们一起采取积极的行动，而不问这些民族是否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和自己的宗教信仰；我们决心在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和他们携起手来；我们认为，假如英属印度爆发起义，那也是对我们的莫大支援。因此，我要提一条具体建议，即在第8页最末一行和第9页“以促使世界帝国主义体系彻底崩溃……”这一句的前面，加上“共同采取积极的行动……”字样，以区别于黄色国际。

我对第9页上的措词有点疑问。上面写道：“但是，德国帝国主义很快就原形毕露了……如今，协约国也暴露出它们是世界范围的掠夺者……”这种提法会使殖民地民族感到难以理解。殖民地民族遭受掠夺和压迫已有若干世纪，而提纲却提出这些国家现在才暴露出它们是世界范围的掠夺者。这种提法欠妥，显然有修改的必要。提纲过多地描写殖民地士兵如何野蛮，也没有必要。凡是熟悉战前荷兰等国对我们的深肤色弟兄所采取的殖民主义冒险行径的人，都不会指责殖民地士兵野蛮。我建议修改如下：第9页第5行“掠夺本性”一词，改为“现在，连协约国也暴露了它们的本来面目，即它们是世界范围的掠夺者和屠杀无产阶级的刽子手。现在，它们勾结德国资产阶级，用过去对付殖民地民族的残酷手段，把俄国和德国的工人推入饥饿的深渊”。

最后，再提一点意见。第5页第3条写道：消费品及其他物品价格的自动上涨，使生活不能改善。我看，“自动”二字可以删掉。物价上涨，致使生活不能改善，这无疑是事实，但“自动”二字，我认为会引起思想上的混乱。

#### **库西宁（芬兰）：**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芬兰代表团同意提纲草案的基本精神。同志们在大会上宣读的提纲，是经过革命实践检验的，因此，我认为，即使修改，也只可从措辞上加以修改。当然，这种文件要措词得当，并非轻而易举，不过我确信，依靠大会的努力，可以把文件写得更严谨、更确切。我要提请各位注意，有若干处，文件的提法在我们看来值得商榷。仅举第4页末尾关于革命工会和合作社的提法为例。现在我们芬兰一无革命工会，二无合作社，这种组织今后在我国是否有必要建立，我们深表怀疑。就这种工会

和组织的性质，结合我国国情而言，我们深信，在革命胜利之后实施新秩序，与其借助这种工会，莫如不借助；即使非成立工会不可，其宗旨也必须改变。想来，别国也是如此。

草案结尾关于防御立场的提法和布哈林同志就此特别强调的一点，我们认为也并不成功。我们在芬兰曾经进行过一次防御性革命，我们决不想再来第二次，这种提法我们看是错误的，就宣传价值而言，如能促使无产阶级更注重无产阶级革命的进攻性质，倒更为适宜。我要特别强调指出，草案包含了新的、十分有价值的思想，不过，其中一个指导思想似乎应当写得更突出、更具体。草案的最后一章，即论述胜利之路的那一章指出：各国爆发的革命运动，以及近来发生的一系列其他事件，将导致真正革命的和真正无产阶级的共产国际的成立。德国同志刚才发言，对国际运动是否已经发展到足以作出这一决定的地步，表示怀疑。按照这种观点，成立新国际的决定，自然是无法通过的了，但是在在我看来，成立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国际，是目前历史发展的趋势，也许，不等我们的代表会议结束，就能见分晓。依我看，德国同志对于作出这项决定所表示的疑虑是没有根据的。好在，我们刚才听完他的发言，松了一口气，因为昨天当他表示他的疑虑时，我们还以为他反对成立新国际也许有正当理由。今天才知道，并非如此。他只不过是推断，怕现在工人对成立这种国际有某种保留。我看，这种顾虑多余。像第二国际那样的国际，因为纸上谈兵，人们是不会信任它的。在这方面，第三国际将迥然不同。它将是一个行动的国际，即采取革命行动、进行斗争的国际，而不是纸上谈兵的国际。不瞒同志们说，我们认为，假如大会不作出任何其他决定或任何其他决议，只是为起草提纲而起草

提纲，那么，这跟以往第二国际只有决议而不见行动就不无相似之处了。就内容而言，提纲是好的，是革命的，是共产主义性质的，但是，大会应当从中得出实际的结论，因为国际革命运动现在迫切需要第三国际。目前，这个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反对这种主张的唯一的、稍微站得住脚的理由是：目前，伟大的革命俄国其实就是第三国际，因而没有必要成立新国际。不错，同志们，一年多来，革命的俄国确实起了新国际的作用，为国际革命无产阶级运动立下了汗马功劳，但绝不像资产阶级所断言的那样，是靠直接的宣传。不，它靠的是间接力量，靠伟大榜样的力量，靠伟大社会革命榜样的力量。尽管如此，但是从斗争的实际需要出发，成立新国际仍属必要。德国同志还表示，限于出席会议的人数不足，这项决定也难于做出。对，但是要知道，这不是欧洲也不是美洲革命工人党的过错。依我看，半个世纪以前，成立第一国际时，出席成立大会的代表人数并不比出席这次会议的人数多多少。出席那次会议的各国代表人数也是相当有限的。出席那次会议的有威望的革命思想家没有几个，多数人是“半途出家”，也许，这一点倒是和本次会议有相同之处。然而，马克思和他的同志们在当时的情况下，并没有对成立第一国际抱怀疑态度；德国代表威廉·李卜克内西当时对成立新国际也未表示丝毫怀疑。我深信，假如他的伟大儿子卡尔·李卜克内西此刻在场的话，他也不会有一丝毫怀疑。我认为，新国际的力量将代表革命无产阶级的力量，而不是代表这次小小会议的力量。有人曾表示，这次会议不能决定成立新国际，可是，我今天和昨天一样，仍然希望在我们的代表会议结束之前能作出这项决定。时机已经成熟，国际革命已经开始，因此，革命国际应当立

即成立。第三国际的决议应当提出方针，以指引世界工人运动务必选择斗争的道路。要么站在斗争中的无产阶级一边，要么站在杀戮无产阶级的刽子手一边，二者必居其一。总之，成立第三国际是当务之急，我吁请同志们把这一重要主张也写进草案结尾中去。

## 各国党的报告

**格鲁贝尔（德意志奥地利）：**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德意志奥地利代表能与诸位千里来相会，感到无比高兴，我们的欢快心情难以用语言表达。经过17天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一小时以前来到了这里。我们谨代表德意志奥地利革命同志向你们致敬，并转致最热诚的问候。我们向全体同志致敬，而首先向我们的俄国同志致敬，因为一年多以前，正是他们以自己的伟大革命有力地促进了奥地利革命力量的发展。今天，德意志奥地利能有年轻而坚强的共产党，这完全归功于俄国同志。历史将给俄国同志建立起不朽的丰碑，以纪念他们开创世界革命的伟绩。

现在，我来向诸位报告导致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成立的事件，以及党的发展过程。

正当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酝酿之际，奥地利国内一片饥荒，军阀专横跋扈，黑暗统治达于极点。无产阶级坚持不懈地强烈要求奥地利最终退出世界大战。但是罪恶的政府许下诺言，以此来束缚无产阶级的手脚。政府答应说，和约就要缔结了。但



结果并非如此。无产阶级知道自己再次受骗。生活条件急剧恶化，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终于在1918年1月爆发。这场运动从维也纳以南的工业中心开始，几个小时以后，便蔓延到维也纳。全部机器停止运转。社会主义叛徒的党在议会中的代表默不作声。无产阶级同工会领袖及社会民主党彻底划清了界限。

运动持续了几天，扩展到所有工业部门。工会领袖和党的官老爷们一看大事不妙，便力图转移运动的方向。于是运动的声势一落千丈。社会民主党的老爷泽伊特茨、伦纳、莱特纳尔，以及工会的托姆希克、多梅斯等人上台执政，他们答应要维护工人利益，但又说，奥地利无权退出交战国行列，因为退出战争，无产阶级的经济状况反而会更加悲惨。工人又一次上了他们的政治代表和工会代表的当。这些代表采取了介乎政府与工人之间的立场。他们提出了貌似激进的要求，并串通政府发表一纸宣言。于是，工人纷纷罢工，罢工只坚持不到一周。

要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政府已经看出，工人代表不过是它手中的驯服工具而已。政府根本不想实现它答应过的要求，就连许下的不制裁运动领导人的诺言，也忘得一干二净。运动领导人不是被派往前线，就是在狱中遭到杀害，被埋在监狱的围墙外面。以左倾激进社会民主党人身份参加运动的同志，被党的领袖斥之为国事犯；许多领导同志被开除出党。

意大利和保加利亚在军事上的惨败、奥地利的国内饥荒、食品配给机构的垮台、大批士兵从前线逃回国内，所有这一切，最终加速了奥匈君主政体的解体。由于风俗文化不同，形成了几个不同的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和匈牙利共和国。南斯拉夫、意大利和罗马尼亚等民族分别归附各自的国家；昔日“堂堂的帝

国”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拥有近900万人口的小小德意志奥地利。只是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德意志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才出来领导“革命”，宣布德意志奥地利为共和国。

不可一世的社会民主党的英雄们至今仍在炫耀奥地利革命。其实，这场革命是根本不存在的。无产阶级本来有机会不经过斗争便把政权夺过来，可就在这时，社会民主党人出来保护资产阶级，声称：“现在不是夺取政权的时候，我们应当同资产阶级联合。”一个由死心塌地的神父、德国民族主义分子和社会民主党人组成的三人主席团成立了。“三巨头”一上台，奥地利革命无产阶级便转攻为守。“工人代表”制度的黑暗统治较施图尔克时代的反动统治，有过之而无不及。伦纳博士登上了总理的宝座，鲍威尔这个昔日的激进分子做了外交国务秘书，捷依奇把持了军事大权，其余各部由社会民主党人和资产阶级平分秋色。

1918年5月，左倾激进派和各种反对派彼此发生联系，开始寻求共同行动纲领。就在这时，在奥地利成立共产党的计划第一次产生。当时我们并不了解，俄国同志也将取名共产党人；我们并不了解，我们的德国同志也要将斯巴达克联盟称作共产党。我们这个人数不多的小组仅仅产生这么一个念头，想把它付诸实现，想开创奥地利革命工人运动的新时代。

斗争开始时，我们的人少得可怜，许多优秀同志被关在狱中，只靠十几个人作骨干。我们创办了共产主义周报，取名《呐喊报》。“共产主义”几个大字首次出现在我们的旗帜上面。但是，报纸被没收一空。我们原定向庆祝五一节的工人群众散发《呐喊报》的计划也因此落空了。奥地利在军事上的惨败，使奥地利国内资产阶级自由稍有恢复，我们的英勇不屈的同志经过九个月监禁

也被释放出来，我们有了新的、更加坚实的基础。1918年11月3日，正式成立了“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呐喊报》成了党的机关报。

1918年11月12日是公开宣布共和国成立的日子。我们决定在这一天向无产阶级发表共产主义演说，因为我们知道，无产阶级强烈要求革命。工人举着无数面红旗，上面写着：“要社会主义共和国！”几个同志登上议会大厦的高台阶，当众宣布共产主义原则。随后，我们推选几名共产党员进议会大厦同政府交涉，说明无产阶级要的是社会主义共和国，而不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谁知，他们刚要进门，大门就砰然关上了。我们的赤卫队员用枪托砸门，执意要进。大家知道，事情闹到开枪的地步。议会大厦里开枪射击，赤卫队员和民兵开枪还击，议会大厦一度被无产阶级攻占。一个好不热闹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喜庆日就这样收场了。

大地主出身的议员图谋报复，非要将共产党员中的主谋处死不可。他们并且以断绝维也纳的一切食品供应来要挟。社会民主党代表虽然表示议员的要求过分，但仍主张严厉制裁肇事者。这样，施泰因加特（格鲁贝尔）和弗里德兰德二位同志就以采取公开暴力行为的罪名被逮捕，但过了两个星期又被释放，这主要是民兵委员会施加压力的结果。几位俄国朋友也遭搜查，并被驱逐出境。对于政府采取上述镇压手段，在政府任职的社会民主党人不仅表示赞成，而且他们是这种手段的策划者之一。

共产主义运动危在旦夕，革命力量横遭国家政权的迫害。为对付政府里的社会民主党人，我们不得不进行艰苦斗争。在维也纳市区没有我们开会的地点，我们就在维也纳周围一些地区，以共产党名义举行会议。但是我们的会场竟被抢占，其目的就在

于使我们的活动陷于瘫痪。至于外地，那些加入政府的社会民主党人更是有恃无恐。在斯提尔的工业中心格拉次，我们一连四个星期都不能举行会议。那里的驻军首脑、社会民主党人雷泽尔竟对共产党人下毒手。

只有在我们毅然决然走上街头，举行露天集会之后，我们才有了开会的可能。如今，我们在任何场所都可以举行会议了。现在，在北斯提尔各地普遍建立了共产党组织，工人找上门来，和我们交谈，对我们的行动纲领表示赞成。现在，我们举行会议和建立组织，谁也不敢出来阻挠了。

我们的目的就这样达到了。至于社会民主党企图以暴力和卑鄙手段扼杀我们的运动，这将成为它永远洗刷不掉的历史罪行。

在宣传活动中，我们从来不说那些追随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只是说，他们被引入歧途。我们的方针是，要把革命工人争取过来。结果，到处都有左倾激进分子加入我们的行列。

今年2月9日，德意志奥地利全国范围的运动终于形成。1918年11月3日举行第一次会议时，与会同志屈指可数，然而到了1919年2月9日，德意志奥地利各地都有代表出席会议。我们采取了坚定、明确的共产主义立场。关于国民议会，我们明确表示：国民议会选举同我们毫不相干，因为国民议会是假冒革命名义的欺骗工具。而在社会民主党看来，这次议会选举是它的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针对国民议会选举，我们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要求建立工兵代表苏维埃。

以上介绍的就是我们离开德意志奥地利时的情况。我们从事组织工作不过才四个月光景。我们并不认为登记的党员越多就越

好。可贵的是，在我们现有党员身上体现了革命意志，行动的意志；可贵的是，我们已经有了—支革命队伍，这支革命队伍必能在关键时刻起而捍卫自己的事业。

由此可见，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既是一个坚强而又充满斗争决心的党，又是一个横遭政府迫害并为社会民主党人所敌视的党。遗憾的是，弗里茨·阿德勒叛离了我们的队伍。在他枪杀了施图尔克首相之后，奥地利全体工人一致坚决要求释放他，因为当时他是我们革命的象征。然而，弗里茨·阿德勒出狱之后又如何呢？那些曾经拥护他的人，不惜为他牺牲一切的人，他竟然一个不认，不再承认他们是他的朋友，不仅如此，他还成了他们的敌人，投靠了社会民主党。在社会民主党内，他屡遭攻击，要不是他的父亲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物，他被开除出党是肯定无疑的。他作了国民议会代表，并和反动的工人领袖一起，蒙骗许多工人，驱使他们给议会投赞成票。

他反对一切“分裂”工人运动的企图，尤其是反对共产党的活动。

我们的运动是群众运动。不是天天有人在讲吗：“你们算哪—号共产党人，连一个好样的领袖也没有；看人家俄国共产党人，有列宁，有托洛茨基，有布哈林，他们有共产主义思想，有为无产阶级专政长期奋斗的经历，可是你们连一个闻名天下的好样的领袖也没有。”尽管如此，但工人仍然看得起我们，因为他们体验到，关键并不仅仅在于名望。

有人对我们德意志奥地利工人说，俄国破败不堪，到处是杀人越货，人们消极怠工，不要多久，布尔什维克事业就将完蛋。然而我们看到的是，事业愈来愈兴旺，世界历史新纪元经俄国共

产党奋斗，已经出现了。虽然过去莫斯科是反动势力的中心，但今天它却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这一点永远不能忘记。正因为如此，现在德意志奥地利工人对俄国同志所进行的运动充满着爱戴之情，因为他们懂得，假如东方的共产主义制度被消灭，西方的共产主义建设不知要等到哪一天才能进行。

第二国际伯尔尼代表会议是行将灭亡的时代的一次垂死挣扎；我们的这次代表大会则是革命无产阶级为了统一行动而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因此，我们向你们致敬，并且希望这次代表大会开创一个新时代。从维也纳到莫斯科，我们走了17天，一路上，我们活像走江湖的艺人，搭过煤水车，爬过火车头，扒过客车，钻过载运牲畜的车厢，偷越过乌克兰和波兰匪帮的控制区，时刻冒着生命危险，但我们始终充满了强烈的愿望，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

“我们要去莫斯科！我们一定要去莫斯科，不到莫斯科誓不罢休！”

我们的目的达到了。同志们！我们终于跟大家相会了。我们的共同目标是建立世界共产主义联邦共和国，我希望这个共同目标能在不久的将来得到实现。

## 第三次会议

（1919年3月4日）

列宁于中午12时宣布开会。

**阿尔伯特：**

同志们，鉴于我们在这里举行会议已经不能继续保密，大会主席团提议，自今日起，会议将公开举行。主席团并且通知各位，其余代表也已经到会。（提案一致通过。）

**会议继续就行动纲领问题进行讨论。由雷恩施坦发言。**

### 讨论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 行动纲领

**雷恩施坦（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我要指出两点，并希望把这两点写入原则宣言，或者进一步地加以强调。第一点是，在涉及军国主义或战争问题上，第三国际必须坚决摒弃保卫祖国的主张。在第二国际中，来自世界各国的工人运动代表曾经提出议案，主张反对军国主义，不支持本国政府表决军费贷款等。但是，第二国际的多数代表却坚持说，如果本国不是一个进攻国，而是自卫国，即进行“护国战争”的话，

那么，无产阶级以及整个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就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支持本国政府。其结果如何呢，各国无产阶级是十分清楚的。因此，我认为，第三国际必须明确地指出：在当今时代，一切战争的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竞争。只要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争夺销售市场的战争就不会停止。既然如此，无产阶级就不仅没有义务，而且也没有任何权利支持本国政府，即令支持它进行“护国战争”也罢。只有一种战争是无产阶级必须支持的，那就是社会战争，即社会革命。

行动纲领还有一种提法我认为是不当的，那就是如何看待经济组织即工会运动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美国人的立场与昨天芬兰同志所持立场截然不同。我们从来不认为工会运动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是可有可无的。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就我们在美国所取得的成就而言，我们的结论与众不同。社会主义工人党全体党员、德布兹领导的社会党多数党员、加入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及其他产业工会的工人，都认为产业工会是了不起的组织，认为产业工会在这场斗争中不仅应当发挥重要的、而且应当发挥实际上是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我们认为，第三国际应当强调工会运动必须革命化，强调工会运动必须改造。我们根据切身的经验，有理由认为，现在，那些扛着大旗、领导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分子的工会领袖，例如美国的龚帕斯、德国的卡尔·列金、英国的韩德逊等，手中握有足以左右大局的钥匙，他们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这一群资本主义走狗对工会运动的影响后患无穷，工会运动必须设法摆脱这种影响。

所谓改造工会运动，我的意思是，各国共产党人必须努力使工会不仅在口头上，而且也在行动上不折不扣地坚持阶级斗争的



观点；必须努力使工会的组织形式适应当前斗争的需要。我完全明白，我的主张会遭到普遍的非议。人们会说，这谈何容易，要完成这项工作，非一日之功。是的，我也承认，批评资本主义领袖或社会爱国主义领袖容易，而批评工会领袖或工会本身所追求的目标、它的斗争方式及其现状难。这项任务无疑艰巨而复杂，但是非完成不可。解救国际工会运动，使它摆脱混在工会运动领袖之中的那一群资本主义走狗的影响，势在必行。因此，我提议授权起草委员会对本文件的措辞略加修改，不再把工会视为次要组织。必须以第三国际名义，并借助第三国际的威望，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加倍努力，力求使工会运动名副其实。如能以第三国际名义发出这种号召，我就敢断言，无论工会运动还是政治运动的革命分子都必将得到精神上的支持，从而我们的工作将更富有成效，并将有助于抵消叛卖分子的影响，至少在美国是如此。反之，如果第三国际认为工会运动虽然可取，但终究是可有可无，那就无异于为虎作伥，帮龚帕斯和韩德逊的忙。现在，龚帕斯和韩德逊之流已经在筹办黄色国际工会运动，而其宗旨就是起国际避雷针的作用。这是我们必须加以阻止的。

**加谢（瑞士共产党<sup>①</sup>）：**

同志们，我完全同意刚才这一位发言者的意见。的确，我也认为，将由第三国际向全世界发表的这份宣言草案应当使无产阶级从中受到某种启发，获得某种益处，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以及社会爱国主义分子和形形色色的中派分子的艰苦斗争中，宣言应当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柱。我认为，宣言草案中论述革命成功途

---

<sup>①</sup> 应为瑞士共产主义小组。——译者注

径的段落在这方面尚有不足之处，这方面的论述应当有别于迄今所发表的一切草案和宣言，应当借鉴俄国和德国的革命经验。有关段落目前只是向国际工人明确提出两项要求，即开展群众斗争和创建共产党。除此之外，我在有关段落中看不到有任何其他积极的内容。我希望将国际无产阶级的任务写得更为明确些。先谈两点，第一点关于苏维埃制度问题。对此，提纲虽有论述，但其含义却一般化，仅指业已执政的苏维埃。我的意见是，要提倡建立苏维埃制度，这种制度不但不意味着革命的终结，而且即使无产阶级尚未执政的一切国家中，也应当争取立即建立，具体地说，就是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令人不解的是，提纲关于建立苏维埃只字未提，而苏维埃实际上正在到处建立。也许，起草人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这种苏维埃正在世界各国自发地建立起来。但是，同志们，在尚未爆发革命的国家里，那些为建立苏维埃而进行斗争的人，不但要同沙文主义分子作斗争，而且还要同激进派周旋，因为激进派以原则为理由，拒不赞成现在就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我们如果确有鼓励这种革命志向和支持无产阶级同社会爱国主义分子作斗争的愿望，就应当以第三国际名义在行动纲领中指出，现在就应当努力探索成功的途径，现在就应当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

我要说的第二点，也是作为成功因素的一点是，我们应当明确提出工人监督生产的主张。这一点可以归入宣言草案的第三部分，即论述公有化的部分。在尚未爆发革命的国家中，人民群众把国有化和社会公有化这一主张视为洪水猛兽，他们立刻就联想到所谓“俄国浩劫”，因此，在这些国家中，拥护这一主张的工人必然要同企图阻挠贯彻这一主张的各派领袖及派别（其中也包

括激进派)展开斗争。我认为,我们在这方面也应当提出口号,这个口号的提出,将标志着实现社会公有化的一个发展阶段;这个口号就是:由工人对生产和消费实行监督。我们不应当忘记,厂主店东早就有此主张,并且以此来欺骗无产阶级。我们深知他们包藏的祸心。现在,无产阶级自己提出这样的口号,就等于让厂主店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要强调指出的第三点是,要做好夺取经济权力的准备。我知道,现在恐怕没有哪一位同志能向工人讲清什么是接管生产和经济的权力,讲清应当如何对付罢工,如何管理和指导农村及工厂。

我请求会议及行动纲领草案的各位起草人将上述问题提交讨论。如果第三国际的所作所为不能真正符合革命的实际,不能促使协约国无产阶级积极行动,我们的代表会议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最后,我要强调指出,我也认为建立第三国际刻不容缓。世界各国、各地都在期待着它,各地已经有了规模不大的团体,它们亟需国际这样一个中心。德国无产阶级也无条件地期待着第三国际的建立。

## 决议起草委员会的通知

**普拉廷:**

同志们,决议起草委员会<sup>①</sup>审议了一系列提案,决定对宣言草案做若干修改。鲁特格尔斯同志的建议,决议起草委员会认为应予采纳,因此,提议修改如下:“今天,就连最落后的居民阶

---

<sup>①</sup> 指第一次代表大会编辑委员会。——编者注

层也都认清了协约国列强是一伙世界强盗，是一伙屠杀无产阶级的刽子手。”经修改，增加了“就连最落后的居民阶层”这样一句话。鲁特格尔斯同志提出的修改案涉及的范周较广，决议起草委员会认为，加上这一句插入语也就够了，其理由是，在战前以至战争期间，协约国所推行的无疑也是掠夺政策，而对协约国产生错觉，以为它们真正是为自由、人权等而战的，也无非就是最落后的群众。现在加上这么一句，含意也就清楚明白了。

**列宁**提议，对宣言草案作任何修改，都必须由双方，即赞成的一方和反对的一方来发表意见。（**提案通过。**）没有人发表意见。

## 结 束 语

### **阿尔伯特：**

同志们！当初，我和布哈林同志着手起草行动纲领时，不曾料到大家就各项问题达成协议竟会如此顺利，因为不难预料，各国的发展情况，特别是在目前，大不相同。因此，产生分歧和矛盾是在所难免的。我们感到欣喜的是，这种情形并未发生，行动纲领为大会一致通过。制定一部行动纲领，首先就要对各国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加以综合，然后将其归纳为一个整体。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这是因为，有一些国家，其革命已发展到较高阶段，它们的要求自然就高；还有落后国家，它们难免不说，我们的发展阶段还不能适应你们的提纲所提出的要求，即便将来照此要求办理，那也是遥遥无期的事情。现在，代表们对大会所提出

的各项议案都表示赞成。为审议代表对行动纲领所提出的修正案，起草委员会于昨晚再次举行会议，两位起草人也出席了会议。会议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今天，普拉廷同志以起草委员会主席的身分向各位代表所报告的修改意见，是征得了起草人同意的。所作若干修改均属文字方面，未作实质性的修改。必须说明，提纲内容本来可以广泛得多，但是从一开始，我们就决定抓住要害，以便使更广泛的阶层和更多的团体能在提纲的基础上联合起来。

下面我来谈谈提纲未予阐述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工会运动问题。这个问题我们研究了很久。我们研究了各国代表关于工会运动的意见，不能不指出，鉴于各国无产阶级的情况千差万别，目前在提纲中就这个问题提出观点实属不当。我们没有就这个问题做出任何可供工会参照执行的统一决定。据说，在俄国，工会运动因为遵循革命方针，而在苏维埃制度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苏维埃政权在食品分配和企业管理方面也局部地依靠工会。因此，就俄国而言，需要研究的课题是，革命的无产阶级如何进一步地推动工会运动的发展。芬兰的情况则恰恰相反，芬兰同志表示，利用工会从事革命活动是不现实的。在英国，工会的作用也截然不同。在德国，革命伊始，工会实际上就完全被排斥在外，历次经济斗争不但没有工会参加，而且工会还成了攻击的对象。“你们必须把工会变成革命的工会，你们必须以革命分子取代会工的黄色头目”，这说起来容易，但做到很难。因为现在各工会的组织形式无不适应旧的国家制度，而苏维埃制度并不是联合各个行业就能建立起来的。在德国，我们将经济运动的领导权交给了工厂委员会。革命一开始，工厂委员会就把工作全部承担起来了，

在德国，工会其实是一种互助组织。今后，工厂委员会向何处发展，能否将其革命化，能否将其变成产业工会，目前都难以预料。鉴于工会的作用在各国不尽相同，我们认为，确定工人必须遵循的明确规范是不现实的，因而在目前解决这个问题也是不可能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只能让各国的组织自己确定自己的立场。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提法必须简单明了，即凡是条件具备的地方，都应当发动革命工会从事斗争。

有的代表要求进一步地阐明“祖国”这个概念，以便向工人说明：作为共产党人，捍卫祖国并不是我们的利益所在。这里要加上一条，即应当说：捍卫**资产阶级的**祖国并不是我们的利益所在；因为，捍卫社会主义祖国就另当别论。同志们，大家看到，俄国工人对于捍卫他们的祖国何其热心。我们的提纲所持的出发点是，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既然如此，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垮台，资产阶级祖国的概念也必然消失，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我请各位代表不要在此问题上继续坚持自己的意见了。

加谢同志提议把苏维埃制度写得更详细些。我要说明，这个问题还有待研究，并要就此问题单独作出决定。

最后，我请求会议通过决议起草委员会提出的修正案以及整个行动纲领。我们如能照此办理，并且行动纲领也如能尽可能一致通过，那么，我们面对全世界就可以心安理得，就可以对全世界无产者说：“下一步就要看你们了，看你们能否把组织建立起来。”这些组织将在各国开展无情的斗争，并终将结成统一的、新型的、伟大的“第三国际”。我以为，只有到了那时候，第三国际才能成立。目前，关于各国共产党人的想法及主张，众说纷

纭，说法也千奇百怪（这倒不完全是因为资产阶级恶意诽谤的缘故），因而要将别国兄弟共产党的想法及做法通报那些已经靠拢共产主义的工人团体，实属困难。

## 雷恩施坦的修正案

**普拉廷：**

讨论到此结束。新的提案不再讨论。不过，雷恩施坦同志提出了一项具体议案：

“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号召全世界革命无产者加倍努力，发扬坚韧不拔的精神，将本国工会运动纳入真正革命的轨道，对本国工会运动的组织形式、目标、策略和精神进行改造，使之符合共产主义的革命目标。”

雷恩施坦同志的这项提案是否提交决议起草委员会斟酌采纳，我认为最好在今天的会议上加以表决。

**阿尔伯特：**

我认为，雷恩施坦同志的这项提案不宜于同行动纲领扯在一起。每个代表都有提出专门议案的权利，但是提出的议案只能排在议事日程的最后来讨论，并且必须和总决议一起通过，而不能将提案和行动纲领搅在一起。因此，我提议在讨论“其他”项目时对雷恩施坦同志的提案进行表决。

**雷恩施坦**本人则要求立即交付表决。

**列宁：**

按照议事日程，会议就这项议案进行表决。阿尔伯特同志的

提案有16票赞成，11票反对。既然没有提出其他修改意见，下面就对整个草案进行表决。

## 表决并通过行动纲领

### 克林格尔：

对草案表示完全赞成的，请回答“赞成”。

德国共产党	赞成
俄国共产党	赞成
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	赞成
匈牙利共产党	赞成
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	赞成
挪威社会民主党	弃权
瑞士社会民主党（反对派）	赞成
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有条件地 <sup>①</sup> ）	赞成
巴尔干革命社会民主联盟	赞成
波兰共产党	赞成
芬兰共产党	赞成
乌克兰共产党	赞成
拉脱维亚共产党	赞成
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共产党	赞成
爱沙尼亚共产党	赞成
亚美尼亚共产党	赞成

<sup>①</sup> 参见普恩施坦的声明（见本卷第130—132页）。——译者注



**阿尔伯特：**

提纲获得通过，1票弃权。

**雷恩施坦**表示，他所以投票赞成行动纲领，是因为他相信草案的欠缺部分（即强调必须致力于工会运动革命化）将通过采纳他所提出的有关议案而得到充实，并且要求将这种表示记入大会记录。

## 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 专政的提纲和报告

**阿尔伯特：**

大会进行下一个议题：“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

关于这个问题的提纲已经拟好了。在座各位已经有德文和俄文两种文字的文本。稍后，英国和法国的同志将得到英文和法文两种文字的译本，因此，在大会上再来宣读提纲，我看就没有必要了。

**阿尔伯特：**

有代表提议，提纲不必宣读，把它发给大家就行了。

**雷恩施坦：**

我提议会议进行下一个议题，至于提纲，先让同志们阅读一遍，然后再讨论。

**普拉廷：**

我们的讨论要依照原定议事日程进行。决议起草委员会对提纲作过认真的研究，认为提纲的内容无须仔细讨论，只是需要就提纲的打印和分发问题征求意见。因此，不妨将提纲宣读一遍，但不对细节发表评论。

**阿尔伯特：**

我赞成。对此，大家还有其他建议吗？有人提议，不等打印出来，先继续讨论，并宣读提纲。有反对意见吗？

**宣读提纲的议案以1票反对，其余全部赞成获得通过。**

**列宁宣读提纲<sup>①</sup>**

**阿尔伯特：**

列宁同志提到的决议，下午就可以公布。<sup>②</sup>下面就请各位就提纲发表意见。究竟还要不要讨论？还是直接把提纲交执行局发表？要不要进行辩论？将提纲交执行局散发，大家是否赞成？

**季诺维也夫：**

决议起草委员会已经作出具体的决定。也就是说，起草委员会一致决定不但要把提纲移交执行局，而且要以代表会议名义对提纲表示赞成。

**阿尔伯特：**

说得明白些，就是要执行局以大会名义将提纲交付打印，并向各国散发。

---

① 见本卷第278—294页。——译者注

② 大会记录除记载由列宁所宣读并由大会所通过的提纲之外，并未记载大会就列宁的报告所通过的专门决议。列宁论述三点内容的决议1919年5月1日《共产国际》第1期以提纲补充内容的形式予以发表。本卷即照此杂志全文转载（见本卷第295页——译者注）。——编者注

**普拉廷：**

同志们！主席团提议，今天晚上讨论以下问题：第一，大会收到两份关于提纲的声明，即雷恩施坦同志的声明和加谢同志的声明；第二，有代表提议，讨论成立第三国际问题。曾经出席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和昆塔尔代表会议的同志还要就此事发表声明；第三，如果我们的代表会议变成正式的代表大会，那就还要解决那些不能以自己党的名义正式发表意见的代表的表决权问题。接着，要听取关于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报告，我们如能现在就确定报告人，会议就转入讨论关于“协约国政策”的报告。有反对的意见没有？有疑问没有？

### 加谢同志的声明

宣读加谢同志的声明：“我觉得，我对于《行动纲领》的态度被人曲解了，别人的理解违背我的本意。我不能不声明：《行动纲领》的内容及其各项原则，我**完全、彻底拥护**。我只是认为，有关革命成功的途径这个极其重要的一点有必要加以充实，即有必要借鉴俄国和德国的革命经验。这就是我不投票赞成《行动纲领》的理由。因为，在我看来，其内容尚不充分。”

### 雷恩施坦的修正案

宣读雷恩施坦同志就共产国际《行动纲领》提出的修正案：

“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号召全世界革命无产者加倍努力，发扬坚韧不拔的精神，将本国工会运动纳入真正革命的轨道，对本国工会运动的组织形式、目标、策略和精神进行改造，使之符合共产主义的革命目标。”<sup>①</sup>

## 拉柯夫斯基、格鲁贝尔、格里姆隆德和鲁德尼扬斯基关于成立第三国际的提案

现在我来宣读拉柯夫斯基、格鲁贝尔、格里姆隆德和鲁德尼扬斯基四位代表的提案：

“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巴尔干革命社会民主联盟和匈牙利共产党代表建议成立共产国际。

“1. 要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就必须建立一个由拥护《行动纲领》的共产主义者所组成的统一而团结的国际组织。

“2. 成立第三国际在当前尤为迫切，因为，目前在伯尔尼，以后还可能在其他地方，有人企图恢复旧的、社会主义国际，并纠集无产阶级队伍中一切认识不清和意志薄弱的分子。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分子必须同社会党叛卖分子划清界限。

“3. 如果在莫斯科举行的代表会议不成立第三国际，就会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各国共产党并不团结一致，这将削弱我们的地位，并使各国无产阶级队伍中动摇不定的分子思想更加混乱。

---

<sup>①</sup> 这项修正案已经宣读过一次了（见本卷第138页），会议未就修正案通过任何决议，而只是把它移交决议起草委员会。决议起草委员会则决定将修正案移交执行局，供个别国家采纳（见本卷第202页）。——编者注

“4. 因此，成立第三国际是历史提出的必然要求，这种要求正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必须使之实现。”

提案提出了一个前提，就是要重新讨论我们在这里举行的会议究竟是代表会议还是代表大会。提案建议成立第三国际。现在，讨论就开始。

## 讨论成立第三国际问题

**阿尔伯特（德国）：**

同志们！究竟是把这次代表会议变成代表大会，进而成立第三国际，还是为成立第三国际而采取预备性措施，这个问题，我们从代表会议一开始，就辩论了很久。鉴于德国代表团奉本党的指示，不能投票赞成现在就成立第三国际，我们根据德国代表团的提议，决定：这次代表会议只作为成立第三国际的预备会议，以后再正式成立第三国际。但是，今天一些代表不顾已经作出的决定，再次提出无论如何也要在这次会议上成立第三国际，因此，我只好扼要地说明理由，为什么我们不主张你们立即成立第三国际。

会上有人说，成立第三国际势在必行。依我们看，这种说法未必成立。还有人说，无产阶级进行斗争，亟需一个思想中心。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的思想中心已经有了；所有在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分子，正在脱离工人阶级队伍中一切尚在留恋资产阶级民主的分子，大家到处可以看到，他们二者之间的决裂不可避免，并且有的已经和正在决裂。但是，第三国际不能仅仅

成为一个思想中心，一个供理论家彼此激烈辩论的机关，它还必须成为一个坚强组织的基础。如果我们希望第三国际成为得心应手的武器，希望使这个国际成为斗争手段，就不能不具备先决条件。因此，我们认为，这个问题不能仅仅从思想这个角度去观察和议论，还必须从实际出发，看是否具备组织基础。由此，我不由得想到，一些同志之所以如此坚持，是因为他们深受目前第二国际内部事态发展的影响；是因为在伯尔尼代表会议之后，他们恨不能另起炉灶，以便与之抗争。这一点，我们觉得倒无关紧要。还有人说：总要是非分明吧，不然，可疑分子就会统统投奔黄色国际。对此，我的回答是，即使成立第三国际，也阻挡不住这些分子，因为，今天仍然有人在继续叛逃。这种人叛逃倒也好，常言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们要成立第三国际，一个关键的问题是，首先要明确我们的宗旨是什么，我们赖以联合的基础是什么。从来自各个不同国家的同志所作的报告看来，他们对于我们的实践观点，对于我们为达到既定目标而要采取的具体途径的观点并不了解；再者，各国代表来此聚会，也绝不是为了参与成立第三国际，他们的任务是，先将情况通报各自的组织。会议邀请书也正是这样写的，翻开邀请信，首页上即写道：鉴于以上种种情况，“所以，我们责无旁贷地倡议将讨论召开各国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国际代表大会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sup>①</sup>。由此可见，邀请信的意思是，我们在这里首先要研究有无可能把同志们请来举行成立大会。龙格同志是一位政治上活跃的人，属于核心人物，但是，他在来信中却表示，我们参加伯尔尼代表会议也未

---

<sup>①</sup> 见本卷第6页。——译者注

尝不可，可见某些党对于我们的途径、我们的目标竟无知到了何种地步。我们在德国国内并不了解各党之间的意见分歧究竟有多大，所以我在动身来这里的时候，料定在各种问题上必有一番激烈的争论。现在我可以断定，我们在大多数问题上是一致的。这是我们当初所不曾料到的。我们既然要着手成立第三国际，就首先应当向全世界宣告我们的宗旨，就应当预先阐明我们打算靠哪一种途径来实现联合，以及靠哪一种途径才能实现联合。有人说，第三国际已经在齐美尔瓦尔德建立起来了，其实不然。齐美尔瓦尔德联盟早就解体了，其中能够同我们继续合作的只有为数很少的左派分子。以上种种，足以说明：现在成立第三国际是不适宜的；而且，现在成立第三国际，在组织上也存在问题。我们的现状如何呢？真正的共产党只是在少数几个国家才有，多数共产党成立不过才几个星期；在许多国家中，虽然有了共产党人，但是他们并无任何组织可言。我感到惊讶的是，瑞典代表一方面建议成立第三国际，另一方面却又承认，瑞典尚无纯粹的共产主义组织，只是在社会民主党内有一个人数较多的共产主义小组。大家知道，无论瑞士，无论其他国家，都还没有真正的党，都还有待建立真正的党，正因为如此，出席会议的同志就只能代表各自的小组。究竟有多少个党赞成我们这样做，你们今天说得上来吗？有芬兰、俄国、瑞典、奥匈帝国。至于巴尔干联盟，恐怕也并不完全赞成你们这样做（希腊和塞尔维亚代表就不承认拉柯夫斯基是他们的代表）。你们代表不了整个西欧，因为，比利时和意大利未派代表出席会议；瑞士代表代表不了该党；法国、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没有派代表来；恐怕就连美国人也说不清到底会有哪些党赞成我们这样做。既要成立第三国际，可是参与成立的组

织竟少得如此可怜，如何能取得合法的资格呢？所以，在成立国际之前，应当先向全世界宣布我们的行动纲领，邀请各个共产主义组织，请它们表明态度，看它们是否愿意同我们一道成立共产国际。

当前必须加紧成立共产主义组织，因为，继续同考茨基和谢德曼之流共事已经不可能。我要进一句忠言：切切不可立即成立第三国际，不可草率从事，而要争取尽快召开代表大会，由代表大会成立新的国际。只有这样的国际才能脚踏实地，才能有坚实的基础。

我所代表的组织之所以反对立即成立第三国际，其理由就在于此。基础过于薄弱，马上成立国际是否可行，请诸位三思。

**季诺维也夫（俄国）：**

同志们！大家知道，会议一开始，我们党就发表主张，要求立即成立第三国际。我们曾以党中央名义声明，我们赞成成立第三国际，俄国无产阶级以及国际工人阶级的利益也迫切要求成立第三国际。同时，我们也告诉了大家，我们的德国朋友坚决主张推迟成立。会议一开始，我们也曾经表示同意将这次会议定为代表会议。只是到后来，奥地利、巴尔干国家及瑞典的同志赶到，说如果迟迟不成立第三国际，必将损害他们本国的革命运动。其实，他们的这种表示，早在我们意料之中。昨天，决议起草委员会经过认真研究，一致决定，建议会议将本次会议确定为第三国际成立大会。阿尔伯特同志可能要问：你们如此坚持，道理何在？立即成立第三国际，有何必要？我们倒要反问一句，请他说明，为什么工人国际主义者现在应当推迟成立第三国际呢？我们



的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在一个大国获得成功；一场伟大的革命也正在另外两个国家中走向胜利；难道我们还要说“自己过于软弱”吗？我们的口号是建立一个国际苏维埃共和国，谁也不能说这是乌托邦。我们坚信，这在最近的将来就能实现；难道我们还不改成立第三国际，以此作为建立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的一种手段吗？谁也不否认成立第三国际必将受到世界各国广大工人群众的热烈欢迎。相反，如果我们迟疑不决，人们就会感到莫名其妙。

依照你们的主张，世界各国先要把共产党正式建立起来，是吗？你们德国已经胜利地进行了革命，这比正式建党更有价值。你们德国有一个就要取得政权的党，而且再过几个月，它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府。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拖延呢？这是谁也不能理解的。在龙格看来，新的国际还是先不成立为好，等全体可尊可敬的代表都来出席代表大会再说。殊不知，这种立场正是共产党人所要坚决反对的。我要提醒诸位，理论上的是非，早在1915年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上就已经开始清楚了。今天，不是要探讨理论上的是非，而是要实际着手组织工作。当初，这项活动现在的德国共产党是积极参加了的。我还要提醒诸位，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制定行动纲领时，德国共产党也是有人参加了的。行动纲领的基础也就是当初“国际派”<sup>①</sup>所拟定的纲领。三年过去了，我们再次会面，这一次就要实际着手组织工作。因此，我认为我们没有理由不这样办。我们确信，德国工人会说：“你们做得对。”现在，我们要克服妄自菲薄的心理，树立坚定的自信心，坚信未来属于第三国际。我们一旦有了这样的自信心，就再也不

---

<sup>①</sup> 参见《战争中的斯巴达克派》柏林1927年版第109—112页；见《列宁全集》俄文版第21卷，第324—326页。——编者注

会动摇不定，就会向前迈出这非迈不可的一步。因此，我们党经过深思熟虑，提议现在就成立第三国际。这样做，可以向全世界表明，我们不光是有思想上的武装，而且也有自己的组织。请看一下伯尔尼代表会议吧！真是一群懦夫！我们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必须表明我们的必胜信心。在伯尔尼代表会议的决议中，字里行间都暴露出他们在思想上理论上的贫乏。他们竟然没有勇气表明自己的观点。我们则不同，我们可以大胆说出我们的一切主张和目标。

**巴拉巴诺娃（齐美尔瓦尔德委员会）：**

我要借此机会履行我的义务，向与会者转达加入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大多数政党、团体以及所有拥护这个联盟旗帜的人士的最热烈的问候。就凭道义上的权利，我敢断言，如果上述各政党代表不受政治上技术上的阻碍而亲自到会的话，他们就绝不会只是空口说白话，表示一番同情便了事，而一定会欢迎，一定会举手赞成成立第三国际。因此，关于阿尔伯特同志所表示的反对意见，我想说几句话。他的议论，听起来头头是道，可惜他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即早在第二国际，特别是在它的后期，就曾有人发表言论，一再强调理论与实践是两回事情。殊不知，理论变成行动，这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同样，应当及时发表主张而不及时发表，以致妨碍行动，这在历史上也是不乏先例的。目前，不仅无产阶级，而且所有的公众，所有具有政治头脑的人，都已经认识到，当前的问题是资产阶级政权与无产阶级政权展开一场殊死的斗争。我本人曾有幸高举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旗帜，一直高举到德国爆发革命和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协约国疯狂地倒行逆施这种事态的发展最终打破所有国际组织的界限时为止；我本人曾在政

治形势所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与各有关组织保持了联系；因此，我觉得我在这里也同样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自俄国爆发第二次即无产阶级革命以来，革命的、具有阶级觉悟的公众已经完全转到俄国苏维埃政权一边了，完全拥护苏维埃政权所体现的基本主张。至于齐美尔瓦尔德联盟，我必须强调指出，它是一个临时组织，是一个抵御帝国主义战争、抵制社会爱国主义多数派可耻行为的防御性组织，其宗旨并不是要建立新的国际中心。大家知道，随着政治生活恢复正常，具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必将毫不迟疑地清算那些在困难而又关键的时刻无耻地叛卖无产阶级的分子；但是，就那些始终忠于社会主义的各国人士而言，重要的是，他们无论在理论或者在实践方面都应当彼此建立联系，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角度向群众阐明重大事件，并从中得出相应的理论结论。

同志们！现在有人硬说震撼世界的俄国事件和德国事件都是齐美尔瓦尔德联盟一手策划的，这纯粹是无稽之谈；同样，说那些加入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政党和少数派偏离正确的轨道，是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过错，这也是不公平的。当初，在俄国爆发无产阶级起义的第二天，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各组织的领袖，不问这次起义是否会立即遭到镇压，是否会被淹没在血泊中，就毅然决然地声明支持起义，发表呼吁书，按照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第三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号召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群众举行国际大罢工，全力支援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今天也一样，我以高度的责任感，责无旁贷地在此郑重声明：加入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多数政党主张立即成立第三国际。我在一项准备提交今天会议的决议案中已经宣读过：建议齐美尔瓦尔德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将其全部文

件移交给新成立的国际。说到这里，我要说明一点：撇开我作为国际社会党委员会书记，按照我的职权，是否有权不经委员会磋商便擅自处理某项具体事务不谈；尽管我本人因经济及治安方面的原因而被勒令离开瑞士，不能随身携带文件，不能亲自实现上述要求，但是，我要表示我的信念，即如果不是警方极力阻挠广大国际革命社会党人和广大群众参与这次会议，我们就不但能够把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物质遗产移交给正在这里成立的国际，而且能够代表千百万无产阶级分子，给予新的国际以最有效的支持，能够进行积极合作，并转达他们的最良好的祝愿。

**格里姆隆德（瑞典）：**

我要向阿尔伯特同志说明，我的意思被他误解了。我是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我们党已经脱离社会爱国主义政党，坚决维护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及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固然，党还没有实现完全统一，党内还有人不完全赞成上述观点；但是，毫无疑问，我们党一经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就将正式加入共产党。我感到惊奇的是，阿尔伯特作为一名来自德国的同志，竟然怀疑、不愿意或者说不理解这一点，即唯有成立共产国际，无产阶级才能脚踏实地。我为第三国际而欢呼，我认为，第三国际应当而且必须立即成立。

**拉希亚（芬兰）：**

同志们！阿尔伯特同志刚刚提到的那个预备会议，芬兰共产党的代表也参加了。在这里，我就是代表芬兰共产党的。在预备会议上，当提出在这次代表会议上成立第三国际是否可能，是否适宜的问题时，我们党的代表团便决定将一份声明递交代表会议全体会议，现在我来宣读这项声明：

## 芬兰共产党代表团的声明

“我们受党的派遣，前来参加第三国际成立大会，我们的目的十分明确，有鉴于此，我们特向大会发表简短声明如下：

“芬兰共产党认为，成立第三国际的问题迫在眉睫。为适应当前总的国际形势，适应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各项任务，我们也必须成立第三国际。

“世界大战一开始，第二国际领袖便背叛了无产阶级事业，现在，革命的无产阶级认为，第二国际已经名存实亡，它在今后工人阶级求解放的斗争中已经不能成为联络环节。

“社会爱国主义分子的伯尔尼代表会议的基本宗旨是，复活早已过时的公式，建立中心，以便在被压迫阶级争取解放的幌子下，纠集第二国际的社会爱国主义分子和动摇分子。尤其不能忽视的是，伯尔尼代表会议竟然得出结论，认为第二国际**依然继续**存在。

“由于缺少一个国际范围的、思想上组织上坚强的共产主义组织，国际骗子才得以在国际团结的幌子下，在第二国际的旗号下，继续从事他们的勾当，并且干得比过去更为顺手。

“在一系列重要的国家中，与社会党叛徒及社会爱国主义分子决裂，已经成为事实。

“俄国、德国、意大利、英国、奥匈帝国、美国、法国、瑞典及其他许多国家的革命无产阶级，在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作斗争的同时，也同打着第二国际旗号继续从事叛卖勾当的社会党叛徒和社会爱国主义分子作斗争。

“一旦第三国际成立，许多国家的现有政党和小组就将面临

一个具体问题：究竟加入哪一个国际，加入的目的何在？由此势必产生一个分水岭，各个派别相互之间的联系就将分明，从而全世界的革命力量就能够在最短期间内实现联合，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们党认为，如果这次代表会议能制定一个在理论上无可争议的、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行动纲领，那么，成立第三国际的问题即告解决；反之，正式否决成立第三国际，势必削弱国际无产阶级的力量，不利于同资本主义及其支柱——社会爱国主义的黄色国际进行斗争。”

这项声明是在预备会议上实际只有我党代表和斯巴达克派代表双方交换意见之后写成的。在预备会议上，我党代表团表示欢迎成立第三国际的时候，阿尔伯特同志提出了几条反对的意见，现在，我要就这几条反对的意见再说几句。阿尔伯特同志说，要成立第三国际，必须预先了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恕我直言，我要反问阿尔伯特同志：德国无产阶级不仅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而且同谢德曼、诺斯克进行英勇不屈、前赴后继的斗争，他们不知道他们是为什么而战吗？我坚信，虽然目前德国无产阶级遭受挫折，但是，不论这次会议成立第三国际与否，他们的斗争绝不会停止，斗争的口号绝不会改变。就全世界而言，当前的问题不在于宣传或建立教育群众的机构；世界各国的问题是，两种专政即资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正在展开斗争。迄今为止，没有任何统一的国际中心来领导这场斗争，斗争是分散进行的。阿尔伯特同志说，各国各党对于成立第三国际的态度如何，我们还不得而知。在我们看来，也就是芬兰共产党看来，当前在全世界兴起的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已经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明白无误

地说明了无产阶级所追求的目标是什么。西方无产阶级这场革命运动清楚地说明，如果世界无产阶级有一个类似国际这样的联络中心，他们的斗争就会容易得多，顺利得多。阿尔伯特声称，德国革命无产阶级原则上丝毫不反对成立第三国际，问题只在于纯粹方式方法，借口纯粹方式方法问题，借口某某代表的代表资格问题或某某国家的无产阶级因故不能派代表出席会议，就推迟成立第三国际，这是本末倒置。这次会议代表之所以缺额，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成立第三国际，其重大意义还在于：它将成为国际革命工人运动的中心，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策略与战略中心，而这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如此看来，这样一个中心就非成立不可。这件事情，今天、昨天、一个星期以前，一个月以前就应当办理。毫无疑问，因为缺少这样一个中心，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正在蒙受损失。可以断言，假如这样一个中心在昨天、在一个星期以前、在一个月以前就成立起来，那么，各国革命无产阶级目前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就一定比现在更富有成效，斗争的方略也更正确。第三国际成立的消息一旦传播出去，全世界将为之欢欣鼓舞，并且我深信，世界各地的革命无产阶级都将集合在无产阶级自己的旗帜下，满怀必胜的信心去战斗，并最终赢得斗争的胜利。

**拉柯夫斯基**（巴尔干革命社会民主联盟）提请与会代表注意，在表决战争拨款问题上，现在的德国共产党代表的立场与累德堡同志的立场颇为相近；累德堡同志声称，他反对战争拨款，但不受反对战争拨款决定的约束，因为，那样一来，有人就会说这个决定是在外国的压力下作出的。这种偏见，这种顾虑，怕公众散布关于外国压力的闲话，在第二国际是司空见惯的。现在确

实到了克服这种偏见的时候了。

必须立即成立第三国际，也还有其他理由。如果现在不成立第三国际，那就会使人们产生怀疑，似乎各国共产党人并不团结一致。不仅如此，人们还会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是对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一种不信任，果真要如此，则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至于实际问题，即所谓这次会议并不代表各政党，必须指出，当初成立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国际的时候，情形也并不比现在强；各代表所代表的党，也并不比现在广泛。当前需要办的事情就是：为国际制定一部行动纲领，而在阶级斗争和立即剥夺土地及资本这个根本问题上，大家的意见完全一致，因此，借口方式方法而拒绝现在成立第三国际，是说不过去的。

**鲁德尼扬斯基（匈牙利）：**

同志们！匈牙利共产党人一致提议，要在这次会议上把第三国际从形式上也建立起来，因为实际上它早已存在。它在俄国无产阶级同俄国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就已经诞生了。这是匈牙利共产党的坚定不移的观点。只是千百遍地重复说第二国际已经死亡，伯尔尼会议已经丧失号召力，出席这次莫斯科会议的人都是富有生命力的，在斗争中诞生的新国际的成员，是无济于事的。不在这次会议上正式批准成立第三国际，我们是不答应的，因为，第三国际实际上是俄国无产阶级在斗争中争取来的。德国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也投入了这场斗争；在斗争的过程中，革命意志日益坚定的匈牙利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也行动起来了。同志们，正像季诺维也夫同志所建议的那样，我们希望这次代表会议成为第三国际代表大会，希望把第三国际从形式上也建立起来。



**沙杜尔**（法国，他的发言由巴拉巴诺娃翻译）。沙杜尔同志表示，他只想说明几点，以反驳阿尔伯特同志的论据。首先，阿尔伯特指出，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人数不够，那么究竟多少才算够呢？人们总不该忘记，许多国家的政党在国内面临着种种政治难关，它们的代表不能按时赶来出席这次会议。

其次，沙杜尔同志提请人们注意，成立第三国际的尝试一旦失败，各国的民族党将何以自处。他认为，如果不建立中心，矛盾势必加深。反之，建立起这样一个中心，有了一个在俄国设立常驻代表机构的紧密团结的组织，就可以对各国的运动进行指导。沙杜尔同志吁请阿尔伯特同志以国际团结为重，改变自己的观点。

他说，除非有国际中心来领导，否则，各国的斗争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格鲁贝尔**（德意志奥地利）：

同志们，作为提案<sup>①</sup>发起人之一，我想就这项提案作些补充说明。运动一开始，奥地利共产党人就有过成立新国际的设想。不过，当时我们并不了解，在别的国家，一些政党在《共产党宣言》、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也相继建立起来了。现在，我们感到惊讶的是，德国共产党代表竟然声称，出于方式方法方面的考虑，不能对这项提案表示赞成。大家知道，巴黎正在拼凑神圣同盟一类的组织，目的就是要彻底取消国际无产阶级的一切革命运动；与此同时，伯尔尼也在建立一个组织，目的是要消磨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伯尔尼已经选出一个委员会，要赴俄国考察布尔

---

<sup>①</sup> 日本卷第143—144页。——译者注

什维主义。但愿鲍威尔、伦纳、阿德勒、考茨基诸位先生来到莫斯科，不仅能发现新的行动纲领，而且能发现国际无产阶级的新型组织。但愿他们能亲眼看到，我们并不是在观望布尔什维克国内的情形将如何演变，而是放眼未来，比这些科学社会主义预言家看得更远，目光更远大。因此，我要请求阿尔伯特同志改变他的不赞成的态度。我们正处于内战接连不断的时代。为了与资产阶级同盟相抗衡，我们务必现在就建立革命无产阶级的坚强联盟，以消除这个联盟个别支部中尚未克服的种种疑虑。我敢发誓，假如我到慕尼黑、不来梅或别的地方，直截了当地提出：“同志们，我们在莫斯科成立了国际，你们反对吗？”他们一定回答说：“你们做得对！”即使在座各位代表有谁奉命不参与表决成立国际，但是，他们所参与的这个事业毕竟比他们似乎应当遵守的这种形式上的纪律伟大得多，重要得多。我们是共产党人，讲求工作效率，不希望白白地消磨精力和时光，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唯有借助于中心，这个中心有权向所有支部发布一定的指令。如果还设立执行局的话，它就必须代表无产阶级的各支部，必须同各支部保持接触。阿尔伯特同志表示，在表决成立国际之前，他要向他的党的同志提出报告。但是，再过几个月，我们能否再次聚会，就难预料了。因此，我们主张现在就成立国际，俄国爆发革命以来，俄国就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中心，但是，还必须建立一个物质中心。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组织起来。的确，这次会议缺少一些国家的代表，但这不是我们的过错。其实，第三国际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协助那些目前尚未建立任何共产主义组织的国家早日把这样的组织建立起来。

我还可以举出种种理由，说明国际必须现在就成立。最后，

我请求各位代表对提案一致表示赞成！提案如能一致通过，莫斯科代表会议就将比成立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更能体现革命无产阶级的斗争意志和必胜信心。

**普拉廷**通知大会，说还有四人报名发言，他提议停止报名发言。（通过。）

**法因贝尔格**（英国，他的发言由雷恩施坦翻译）。法因贝尔格表示不赞成阿尔伯特同志为反对立即成立国际而提出的理由。法因贝尔格说，虽然他在这次会议上只代表一个地方组织，无权以英国社会党名义讲话，但是，从英国运动以往的情况和现状出发，他毕竟有资格推断，英国工人肯定拥护成立第三国际。他强调指出，英国社会党虽然未能派代表常驻齐美尔瓦尔德联盟，但它仍然是该联盟的成员。他认为，对于那些因故未能派代表出席这次会议的政党，也应该这样看待。他指出，英国社会党早就同第二国际断绝来往，早就同它一刀两断。英国社会党拥护成立第三国际是毫无疑问的。

## 表决并通过关于成立共产国际的提案

**普拉廷：**

有人提议停止讨论。对这项提议，谁赞成，谁反对？通过。宣布讨论到此结束，进行表决。现在，就拉柯夫斯基、格鲁贝尔、格里姆隆德和鲁德尼扬斯基签署的提案<sup>①</sup>进行表决。（宣读

<sup>①</sup> 见本卷第143—144页。——译者注

**提案。 )**

表决这项提案的目的就是要决定是否现在就成立第三国际。

赞成的，请说“赞成”，反对的，请说“反对”。

有表决权的党：

德国共产党	弃权
俄国共产党	赞成
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	赞成
匈牙利共产党	赞成
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	赞成
挪威社会民主党	赞成
瑞士社会民主党（反对派）	赞成
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赞成
巴尔干革命社会民主联盟	赞成
波兰共产党	赞成
芬兰共产党	赞成
乌克兰共产党	赞成
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共产党	赞成
拉脱维亚共产党	赞成
爱沙尼亚共产党	赞成
亚美尼亚共产党	赞成
俄国境内德意志人侨居区共产党	赞成
俄国东部各民族联合小组	赞成

有发言权的党：

捷克共产主义小组	赞成
保加利亚共产主义小组	赞成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小组	赞成
英国共产主义小组	赞成
法国共产主义小组	赞成
荷兰社会主义小组	赞成
美国社会主义宣传同盟	赞成
瑞士共产主义小组	赞成
东部各民族中央常务局土耳其斯坦支部	赞成
东部各民族中央常务局土耳其支部	赞成
东部各民族中央常务局格鲁吉亚支部	赞成
东部各民族中央常务局阿塞拜疆支部	赞成
东部各民族中央常务局波斯支部	赞成
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赞成
朝鲜工人同盟	赞成

表决结果：有表决权的有5票弃权<sup>①</sup>，其余赞成；有发言权的一致赞成。

（暴风雨般的掌声，代表们高唱《国际歌》。）

## 致乌克兰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贺词

**普拉廷：**

同志们！我们的大会已经变成“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了。下

---

<sup>①</sup> 按第二次会议规定，大国拥有5票表决票数，德国属于大国，所以德国共产党弃权为5票弃权。——译者注

面继续进行大会讨论。首先，必须确定哪些代表有表决权。会议代表，有些是出于当时的情况而被邀请出席会议的，现在，提案已获得通过，情况已发生变化，所以提出这些代表是否享有表决权，自然是必要的。决议起草委员会一致提议，继续保留这些同志的表决权。有反对的意见吗？看来没有。那也就是说，大家的意见是，表决权的比例不变。乌克兰代表就要退席返回本地，参加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有人提议，请乌克兰代表向他们的同志转达大会的问候。贺词是这样的：

“共产国际代表大会谨向出席乌克兰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乌克兰同志致以衷心的敬意。乌克兰同志终于战胜了本地区的敌人，并向那些为协约国干涉乌克兰事务而叫好的分子表明，乌克兰工人和贫农决不为任何资产阶级的统治，而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彻底胜利而斗争。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社会革命万岁！”

赞成这一份贺词的，请举手。我们将这份贺词转交给乌克兰同志。

阿尔伯特同志要求发表声明。

### 阿尔伯特的声明

阿尔伯特（德国）：

同志们！我受本党委托，并且出于个人的信念，曾竭力设法推迟成立第三国际。尽管如此，但是第三国际还是成立了。凭心而论，一想到国际尚不具备我们所期望的那种力量，那种坚实的

基础，我就忐忑不安。但是，我要声明，返回德国以后，我要竭力说服我的同志们尽快发表声明，承认他们也是第三国际的成员。

## 出席会议的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 同志发表的声明

### 普拉廷：

时间已经不早了，可是还有一个问题，不能不占用片刻时间，其余的时间则留给决议起草委员会支配。以巴拉巴诺娃、季诺维也夫、列宁、托洛茨基、普拉廷等同志为代表出席这次会议的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同志递交了一份声明，声明如下：

“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和昆塔尔代表会议曾经起过它们应当起的作用，因为，当时必须将所有决心以不同的方式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无产阶级分子联合起来。但是，加入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除了坚定的共产主义分子以外，还有‘中派’分子、和平主义分子及动摇分子。伯尔尼代表会议证明，现在，‘中派’分子已经跟社会爱国主义分子同流合污，共同对付革命无产阶级，这样，他们就利用齐美尔瓦尔德联盟来为反动派效力。

“与此同时，共产主义派别在许多国家中发展壮大，因此，同阻挠社会革命发展的‘中派’分子作斗争，已成为当前革命无产阶级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

“齐美尔瓦尔德联盟业已完成使命。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一切真正革命分子转而加入共产国际。

“在本声明上署名的齐美尔瓦尔德联盟成员谨声明：齐美尔瓦尔德联盟业已撤销，并建议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执行局将其全部文件移交给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

**克·拉柯夫斯基**  
**尼·列宁**  
**格·季诺维也夫**  
**列·托洛茨基**  
**弗里茨·普拉廷”**

## 关于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决定

**普拉廷：**

布哈林同志递交一项决议案，决议案写道：“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听取了齐美尔瓦尔德国际社会委员会书记巴拉巴诺娃同志的报告和齐美尔瓦尔德联盟成员拉柯夫斯基、普拉廷、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声明，兹决定：

**“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就此解散。”**

**（决议案一致通过。）**

**普拉廷于9时半宣布闭会。**



## 第四次会议

(1919年3月5日)

列宁于12时半宣布开会,并请普拉廷同志发言。议程是:“伯尔尼代表会议和对各社会主义派别的态度”。

### 伯尔尼代表会议和对各社会主义 派别的态度

**普拉廷(瑞士):**

同志们!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便成为社会民主党人的一个帮会,社会民主党人不仅把以往所作的决定一概抛到九霄云外,而且不愿从事无产阶级的任何革命活动。常务局及其追随者投靠社会爱国主义分子的营垒,这些社会爱国主义分子虽然是胆怯地、却也卖力地利用其影响来左右工人组织,使之迎合各自国家政府的意图。大战期间,我们一再向这些人发出呼吁,希望他们不忘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最终回到斯图加特决议上来,采取实际步骤,以解除国际资产阶级的武装。可是,常务局对于我们的呼吁,对于我们的要求置之不理。一直到欧战结束,常务局不曾向全世界无产者发出任何战斗号召。它一心追求的就是协助统治阶级打

赢这场为进一步掠夺财富而进行的战争。

混入常务局的一群社会党叛徒谎话说尽，坏事做绝。我们十分清楚，作为社会主义革命派的社会党人，我们同这群卖身投靠本国政府的分子只有一刀两断。对于我们来说，第二国际已经死亡。这一群人为挽回自己的威信，为让本国政府看出他们还有活动的能量，便甘愿继续充当工人阶级的叛徒；他们竟然还要举行代表大会，但无论如何，要恢复旧国际，那是痴心妄想！

我向诸位介绍一下伯尔尼代表会议召开的经过，目的是要说明，为迫使我们的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同志抵制伯尔尼代表会议，我们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显然，他们举行代表会议，目的就是要证明无产阶级的国际依然存在。如果要追究更深的背景的话，那就是协约国的决策人物希望协约国的政策获得“社会主义国际”的某种认可。这一群人作为各自政府的忠实走狗，自然是能够不受阻挠地聚到一起的，他们果然也扮演了协约国列强的资产阶级奴仆的角色。举行代表会议的另一目的是，第二国际一旦复活，革命战线就将被突破，原来的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就将瓦解，并且还可以最大限度地孤立革命的共产党人。说到这里，不能不承认，齐美尔瓦尔德联盟作为一个兼容不同派别的政治联盟，确实谈不上是一个思想一致和行动一致的国际。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虽然曾组成一个决心反对继续进行战争的各政党联盟，可是它一接触群众革命化的问题，一接触暴力革命的问题，联盟各成员之间的深刻分歧就立刻暴露出来了。的确，为召开伯尔尼代表会议，社会爱国主义分子到处游说，终于说服了某些以前曾加入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同志答应参加代表会议，从而表明革命思想在齐美尔瓦尔德派的一部分同志身上是多么不牢固。我

他们是瑞士革命国际主义者，能够充当西欧国家与主要列强相互联络的环节，所以，我们肩负着一项艰巨的使命，即首先要设法阻止瑞士党参加伯尔尼代表会议。不难想象，如果瑞士党决定参加的话，就势必有人乘机大做文章，因而，作为瑞士党苏黎世执行委员会，我们竭力避免这种事情发生。

还必须提醒一点，在法国，龙格同志托我转告俄国同志，说法匡党已决定派代表参加代表会议，并欢迎俄国同志也来参加。我把这份电报交给了沃罗夫斯基同志。我们满以为：由我们向当局交涉，俄国同志获准来瑞士未尝不可能，因为，一来我们听说，限于技术上的原因，俄国同志不能前往伯尔尼，二来我们也确实知道，他们并不想以反对派的身分参加社会爱国主义分子的代表会议。以过去曾加入齐美尔瓦尔德联盟这样一种身分来参加代表会议的各党，当然都属于极右派，其成员也都怀有一种信念，即相信他们终究能说服旧国际的代表人物打出革命国际的旗号。除了洛里欧、佛罗萨尔以外，几乎全体法国人都认为，瑞士人也好，俄国人也好，斯巴达克派也好，他们不来伯尔尼是大错特错，其理由是，他们本来可以在这次代表会议上把右派分子打个落花流水。不瞒大家说，在我们作出正确的判断之后，我们就立刻为法国同志竟然要出席代表会议，不肯立即同死心踏地的社会爱国主义分子划清界限而感到惋惜。

就我们本身而言，为帮助人们认清过去曾加入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各党参加这次代表会议的立场，我和几位同志临时想到马上邀集一些同志举行一次会议。我向到会的同志解释了瑞士党、意大利同志及俄国同志的立场，并就我所了解的情况，还解释了别国同志的立场。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设法就抵制代表会议、拒

绝同社会党叛徒共同开会达成一项协议。应邀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不少同志，其中也包括阿德勒、彼得罗夫、福尔、弗罗萨尔、洛里欧、莫尔加利、拉波波特、赫尔茨弗尔德、韦弗伊、布里安、舍弗罗、别斯泰罗、贝特里托斯、马尔努斯等同志。我们建议这些同志正式声明拒绝前往伯尔尼参加代表会议，并且答应，假如他们发表声明，我们就将跟他们一道举行专门会议，共同商讨在国际内部组成新派别的问题，从而，也许还能同我们举行的这次会议发生某种关系，而这对于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我们很快就发现，除洛里欧和莫尔加利以外，所有的人都借口手续问题，表示他们奉到明确指示，非参加代表会议不可，并且要在代表会议上组成反对派。

既然他们作出这种表示，我们就只好助他们一臂之力，至少帮助他们组成反对派。我们指出：“既然你们保证只以反对派的身分参加代表会议，你们的步调就必须保持一致”，并且建议他们组成左派。我们主张，只要是常务局就某一个向代表会议提出决议案，他们就应当针锋相对，提出自己的决议案，并且要一一揭露常务局的所有企图，指出常务局推行的是迎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策。我们还指出，他们作为过去的齐美尔瓦尔德派，有责任说明：他们同社会爱国主义分子在观点上有原则的分歧；他们必须坚持齐美尔瓦尔德派的宣言，反对常务局的决议案。在这一方面，尽管我们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但他们却表示不希望自己的代表团闹分裂，相反地，还要显示他们各自国家的党派的团结。因此，要他们采取有组织的行动便不可能，这些同志也就仿佛成了一条无法掌舵的木船，只好在滔滔的江水中随波逐流。

代表会议一讨论战犯问题，人们就立刻看出，齐美尔瓦尔德

派代表极力要在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一项能为与会者所一致接受的决议案。不难想象，列诺得尔也好，德国社会爱国主义分子文德尔；特别是格鲁姆巴赫及胡斯曼也好，他们的政策绝难与过去的齐美尔瓦尔德派的观点相吻合，因此，即使决议案获得一致通过，也并不表明它是行得通的。矛盾迟早要暴露出来。

由此可见，参加代表会议的同志陷入了一片混乱，每个人都随意与有关国家的代表相配合，见机行事。处理领土问题是如此，解决国联的问题也是如此。看着各派同志，其中包括奥地利的阿德勒同志在内，煞费苦心想寻求一个为极右派、中派和左派都能接受的基础，真是难为情。

在代表会议上，一些代表坚持要通过一项有关苏俄的决议，致使会议陷入微妙的境地。提出这项动议的不可告人的目的是，要强烈谴责苏维埃政府的布尔什维克政策，而其最终目的并不是通过这种谴责来表达某个党的某种政治观点，在我看来，是要以社会爱国主义分子的代表会议为名，对协约国阴谋干涉苏俄表示认可。显而易见，如果这项决议获得通过的话，就等于正式声明：社会爱国主义分子间接委托各自的政府出兵俄国，以“收拾残局”。这才是他们的根本动机所在。另外一个动机是，如果这项决议获得通过，就可以在别国工人心目中大大败坏俄国党和俄国革命的声誉。由于反对派即过去的齐美尔瓦尔德派的阻挠，这些人的阴谋没有得逞。这项决议案由格鲁姆巴赫一类人物在会议的第三天就提出来了。多亏阿德勒同志，会议才决定不讨论这个问题。阿德勒同志阐述的理由是，大家对俄国的情况还不甚了解，有关布尔什维克政策的材料还不充分，因此，这样的决议暂时不通过为好，应当先由专门委员会对俄国苏维埃政府的政策作

出评价；为此，这个专门委员会要对俄国的情况进行直接调查。又过了两天，格鲁姆巴赫再次发动进攻。法国的列诺得尔带头声称，如果代表会议在如此重大问题上不表明相应的态度，他们回法国就难以交代。他们并且声称，谴责布尔什维克政策，就等于筑起一道堤坝，设置一个屏障，可以阻止西欧各国工人对俄国革命者日益广泛的同情继续蔓延。的确，俄国革命运动的问题现在几乎成了西欧工人运动关心的重点。西欧几乎各个国家的工人都不理睬社会爱国主义分子在伯尔尼举行的为期八天的会议，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迹象。关于这次会议，资产阶级作了大量的报道；资产阶级费尽心机，极力证明会议开得严肃、认真，伟大的政治家在会议上找到了就连资产阶级也能接受的途径。相反地，工人却认为出席会议的没有一个是真正革命的代表，只有阿德勒出席会议，弄得他们一时摸不着头脑。这一次，一些同志确实表现得不错，其所作所为，的确是对我们的一种莫大的支持。以意大利的莫尔加利同志为例。他明确声明，他将不参加代表会议，他来到会场，主要是作为意大利报界的人；他极力说服各左派分子对代表会议采取抵制的态度。洛里欧同志发表声明<sup>①</sup>，揭露了伯尔尼代表会议的真面目。还应当指出，挪威同志也递交了一份声明，表明他们尽管参加了代表会议，但那是因为他们奉到明确指示，而并不十分了解代表会议的性质，所以他们弃权，不参加表决，完全是列席旁听。他们表示，他们将不承担任何义务，也不受会议决定的任何约束；他们回国后，将向自己的党介绍代表会议的真正性质。这些代表说，他们要力促自己的党彻底断绝与第

---

① 见本卷第91—93页。——译者注

二国际的联系，并建议自己的党加入第三国际。

接着，瑞士同志就在前来伯尔尼的代表中尽量找人交谈，了解各国的情况。我来向诸位介绍一下同志们的一些议论，虽然诸位听了不免会感到扫兴。

先是意大利同志向我们详细地通报了情况。莫尔加利说，在他看来，革命时机在意大利还不成熟，因为政府有意拖延，不复员军队。目前，意大利军队还在国外，除非军队复员完毕，形势发生变化，复员士兵失业挨饿，并激起广大群众对当局的不满，无产阶级才能发出革命的信号。关于革命爆发的日期，莫尔加利的估计比意大利的其他同志更悲观。不过，令人欣慰的是，他们还报告说，意大利党和工会都倾向于革命国际内部各个最极端的派别；他们并且说，意大利党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这也毫不奇怪，因为大家知道，就意大利的情形而言，只要无产阶级举行起义，它就会坚持到底，非把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起来不可。综上所述，我们的意大利同志的见解是，意大利必然发生革命运动，而且，这场革命运动将与俄国革命颇为相近。

我们从洛里欧同志的报告中得知，在法国有五分之四的工人坚决反对出兵干涉俄国。据他说，如果法国政府出兵干涉俄国，法国工人就绝不会袖手旁观，他们会掀起革命斗争。要出兵干涉俄国，只有借助殖民地土著，今后要派本国士兵，是绝难办到的。尽管由于军队复员，群众的革命情绪高涨起来，特别是从前线归来的士兵普遍不满，大有造反之势，但是，群众的革命情绪一时还不能达到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地步。据洛里欧说，怀有这种激烈革命情绪的主要是塞纳省的工人，洛里欧表示，虽然目前拥护他的人并不多，没有成千上万的党员跟着他走，可是他对工人

阶级的影响之大，却决非他所代表的党的党员人数所能比拟的。在伯尔尼代表会议之后，宣传的内容更加充实了，因为，代表会议并没有给社会爱国主义分子带来什么益处，法国党的内部矛盾必然激化。

我们同来自工会的同志交换过意见，从中了解到，法国工会会员已经采取坚决反对社会爱国主义分子的立场；据洛里欧估计，入阁的社会党人及其拥护者最近就要被彻底清除出党。现在，因为书刊检查放松了，工团主义派开展革命宣传的范围也比过去大得多了。从洛里欧到龙格，全体法国同志一致表示，他们要保护俄国同志，因为，即使东方的革命运动有错误，但它仍然不失为真正无产阶级的运动，并且，西欧的同志决不干攻击俄国同志这种事情。

至于英国同志，我们从他们那里了解到的情况甚少。据我们所知，英国各党已经达成一项协议，今后派谁作代表赴国外参加会议，一概由各工人党代表参加的代表会议根据多数人的意见来决定。英国代表承认，英国工人也极为活跃，许多工人反对派代表出席社会爱国主义分子的代表会议，并表示同情俄国革命同志。固然，他们说英国工人的斗争还没有提出实行社会主义变革的革命要求，它仅仅是一种声势浩大的经济运动而已。尽管如此，但是，我们仍然有理由推断，不要多久，英国工人的经济运动将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革命运动。

奥地利的阿德勒同志是我们调查其本国情况的最后一个人。经谈话，我们完全了解到他对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的态度。据他说，他先要有一段时间来观察政治形势，并要想方设法再次取得合法地位。当他被问到为什么不愿领导共产党人的时候，他说，



他不能出面参加运动，因为，他要在党内组成强有力的左派，以便率领全奥地利的所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作斗争。经进一步了解奥地利的情况和阿德勒对维也纳工人的态度，我们认为，他害怕局势会更加混乱。他表示愿意参加国内的恢复事业，他直接了当地说，如果共产党人的政策占了上风，维也纳居民就必然要饿死，因为农民同城市之间的阶级斗争将导致城市食品供应中断。这种考虑不可轻视，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要采取如此不坚定的立场。

大家从报告中可以看出，这些同志为维护我们的立场所作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成功。有一点是我坚信不移的，这就是：世界各国的运动终将使他们某些人猛省，从而促使他们断绝同社会爱国主义的第二国际的来往，而加入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

“是联合工人，还是反对工人？”——这是工人领袖的良心所面临的问题。有觉悟的工人必然会加入新的共产国际，只是在他们加入的时候会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跟随他们现在的领袖加入，另一种是甩开他们的领袖而单独加入。

**列宁：**

现在，请另一位报告人，也就是季诺维也夫同志发言。

**季诺维也夫（俄国）：**

同志们！我们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我们对社会爱国主义分子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态度，二是我们对目前工人运动内部各主要派别的态度。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主要材料来源就是颇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报纸《新苏黎世报》。该报对伯尔尼代表会议颇有好感，连续登载有关会议的报道，报道之详细，简直可以说是与会议记录相差无几。会议开幕时的情况非同寻常。布兰亭致会议开

幕词，他首先回顾了国际成立的经过，赞扬了国际的领导人饶勒斯，全体与会者起立，并向饶勒斯默哀。会议报道说，接着，布兰亭先生提议大会向另一位伟人致意，这个人就是依然在世的威尔逊先生。同志们，你们看，会议主席一上来所说的这番话就意味深长：左边是我们的已故饶勒斯，右边是还活着的威尔逊！……明眼人一看也就心领神会了。

接着，法国前陆军部长阿尔贝·托马先生发言。他一发言，冷冷清清的会场顿时就活跃起来了。托马说：“召开代表会议的目的不在于通过几项决议，但是决议通过之后又将如何呢？国际在战前就成立了，今天，它的成员再次集会，可是成员的观点、态度变了没有呢？他们相互之间还是否信赖呢？这就是问题所在，也是比利时拒绝出席代表会议的原因所在！”

托马先生是出席这次代表会议的重要人物之一，他道出了真情实况。他的话恰如一句俗语所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托马的话说穿了就是：四年以来，你们靠说谎度日，难道今天还会有人相信你们吗？托马先生以此来影射德国社会爱国主义分子，但是，德国社会爱国主义分子也照样可以回敬托马先生：**彼此彼此，五十步笑百步。**

在第二次会议上，第二国际最有影响的领袖之一韩德逊先生提出以下议案：“代表会议决定：为了第二国际成员国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利益，会议的下一个目标是要竭力对巴黎和会施加影响。”

这句话概括了伯尔尼代表会议的主要任务。后来，韩德逊也罢，其他人也罢，都一再重复这句话；他们认定会议的唯一宗旨就是最大限度地对巴黎和会施加影响。这也就是伯尔尼代表会

议的政治任务。韩德逊提出的议案接着指出：

“代表会议还承认，在战争问题上，大战引起了误会和严重的分歧。”

这意思就是说，四年半以来，工人阶级内部只不过是发生了一些小小的“误会”而已。怪哉！韩德逊提出的议案并没有超出当初维博和考茨基所提出的要求的范围，即：国联问题不应当由政府代表而应当由议会代表来解决，换句话说，不应当由工人和士兵代表而应当由资产阶级的代表来解决，因为，政府和资产阶级分子实质上是一丘之貉。尽管威尔逊先生并没有出席代表会议，但是他的幽灵却在会场的上空游荡。在代表会议的第四次会议上，胡斯曼提出一项成立委员会的议案，其成员包括韩德逊、布兰亭、胡斯曼以及每个成员国的两名代表，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对巴黎和会施加影响，并监督巴黎和会各项决议的执行情况。一名中派分子在会上说了几句反对威尔逊的话，米里欧便站起来表示，如果威尔逊的政策不能得到赞同，他就将退出会议以示抗议。于是胡斯曼赶紧发言，百般安慰，意思是说：放心就是了，威尔逊的政策绝不会得不到赞同。

代表会议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战犯问题。这个问题与领土问题密切相关。在讨论战犯问题时，他们对资产阶级政府的各有关部长在战前的所作所为逐一进行剖析。其中的奥妙就在于他们避实就虚，不想让无产阶级看出战犯就是金融资本和社会爱国主义分子本身。

在领土问题和国联问题上，伯尔尼代表会议耍尽了两面派手法，尽管如此，托马先生和韩德逊先生为资产阶级利益效劳的嘴脸还是暴露得一清二楚。他们决定通过全民投票来实现所谓民族

自决权，但是，代表会议依照领土问题的决议第2条却要求：

“关于有争议的地区，其归属问题应由国联监督举行全民投票来解决，并由国联作终审裁决。”

由此可见，在这个问题上，国联的监督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而国联是一个由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分子所组成的联盟！

他们还顺便讨论了殖民地问题，但是未敢详细讨论。德国社会爱国主义分子百般央求代表会议将德国的殖民地保留下来，也就是说，让这些殖民地继续受德国资本的盘剥。对于他们的要求，代表会议未作正面的答复。不言而喻，法国人和英国人认为殖民地应当改由法国资本和英国资本来控制。代表会议依照领土问题的决议第5条，要求：

“在附属地区、殖民地和被保护国，其居民应由国联负责保护；国联应当积极创造条件，使当地居民早日实现国家自决。”

国联将如何保护殖民地，人们可想而知。可见，决议只字不提彻底改变殖民地奴隶地位，只字不提考茨基曾经发表过的主张：

“不许干涉殖民地，消除殖民地剥削！”决议一味地掩盖资产阶级的这种殖民地政策。伯尔尼代表会议多数派的政策大体上就是如此。

后来，会议上又形成一个以维博、考茨基和伯恩斯坦为首、由前中派拥护者及和平主义者组成的小小派别。这帮老爷只知道用漂亮动听的言辞来掩饰多数派的帝国主义政策。例如，维博就提出了这样的决议案：

“各国人民实行大联合，这从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国际的最崇高的理想之一。实行大联合，这个理想符合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团结精神，也符合社会主义的终极目的。”

但是，人们不禁要问：联合到哪里去？难道是联合到国联中去吗？国联从来也不是社会主义国际的理想！他们废话连篇，说什么这种大联合可以阻止新战争的爆发，但其中的道理却难以说清。荷兰社会爱国主义分子领袖特鲁尔斯特拉也以和平主义者自居，竟指责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说大战没能在1917年初结束是我们的过错；勃鲁西洛夫攻势为布尔什维主义开了绿灯；假如当初斯德哥尔摩会议能够召开的话，俄国的事态也就不致演变成今天的样子；当前，务必使巴黎设法阻止布尔什维主义，使其不在德国人为地蔓延。我以为，我们可以回答他们说：无论你们采取什么步骤，到头来都只能促使布尔什维主义在德国及其他各国向前发展。这是历史的必然，是他们所无法阻挡的。

在伯尔尼代表会议上，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估计俄国的形势，或者说讨论布尔什维主义。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满意地指出，我们的许多法国同志有力地驳斥了多数派，因此，我们应当代表我们党向这些法国同志表示感谢。他们履行了自己的无产阶级义务，参加了这次代表会议，虽然他们从一开始就失策。保尔·福尔和洛里欧是敢于当着社会爱国主义老爷们的面讲真情实话的仅有的两个人。最妙的是中派领袖考茨基的发言，他认为，不能把布尔什维主义与俄国革命混为一谈，因此，仅仅就这一点来说，布尔什维主义也是必须加以反对的。想来，他把俄国革命与孟什维克即反革命势力等量齐观。考茨基认为，让贫困的人类重新得到温饱和恢复生产是当务之急。可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恢复生产，他却不闻不问，而是一味强调要改善人类生活，恢复资本主义生产。他并且认为，**唯有做到这两点**，才能开展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接着，考茨基攻击布尔什维克一年来的活动，他

说：“俄国革命毁了大工业，毁了无产阶级组织，迫使幸存下来的工人重新回到农村。布尔什维克一心要实现社会主义，可是他们唯一的明显收获就是建立了新的军国主义。”他的话引起了一阵掌声。显然，这一群老爷看不惯我们的红军，因而，凡是有种种理由担心在他们各自国家中也有可能产生红军的人，自然要对他报以掌声。考茨基接着说：“为了不失信于群众，我们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态度绝不能含糊。”我们不妨回敬他一句：对于一个从未取得过群众信任的人来说，失信二字从何谈起？！……这帮老爷既然对布尔什维主义采取明确的即反革命的立场，他们要取得也只能取得帝国主义老爷的信任。对考茨基的发言，福尔同志和洛里欧同志进行了反驳。洛里欧说：“还是让我们先来研究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吧”，他接着指出，就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而言，资产阶级共和国与君主制国家并无二致。这就给了伯恩斯坦当头一棒，因为，伯恩斯坦明目张胆地恶毒攻击布尔什维主义。

大家知道，代表会议到底也没能通过任何一项谴责布尔什维主义的决议。会议上形成的小小的反对派所取得的收获是，代表会议未能得出任何结论。我们认为，这并不是某一派的外交胜利，而是一个有力的证明，证明西欧广大的无产阶级非但不谴责我们，反而对我们表示同情。这次代表会议干脆回避了目前广大的工人阶级群众所关心的重大问题。代表会议未敢就工人代表苏维埃制度的问题表明它的明确主张。正如列宁同志昨天所指出的那样，这暴露出他们思想上的空虚和理论上的破产。关于我们的成就，他们绝口不谈。其实，他们何尝不想指责一番，只是那样一来，他们至少就要暴露出对我们的真正态度。不过他们也拿不出什么东西来，他们的所作所为，使我想起1918年12月9日举行的瑞

士冶金工人工会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预定讨论工人代表苏维埃问题，因为大量的冶金工人要求各自的工会提出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口号。于是工会官僚经过策划，通过一项反对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决议，其理由是工人代表苏维埃及其活动是和工会的中央组织唱对台戏的，而最根本的一条理由是，成立这种苏维埃是与工会章程背道而驰的！关于这场合乎历史发展的运动，这群社会爱国主义运动的老牌领袖除了说它是与章程背道而驰以外，别无任何遁辞。这是他们思想空虚的一次大暴露。

以上就是这次代表会议的情况。代表会议结束后，一个代表团前往巴黎，并且受到现代资产阶级最反动的代表人物克列孟梭先生的接见。克列孟梭先生表示，伯尔尼代表会议所走过的道路与巴黎和会大致相同，他建议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的各有关委员会，从而公开证实，伯尔尼代表会议不过是帝国主义分子巴黎和会的货真价实的工具而已。自然，这也就决定了代表会议的性质。我相信，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也会和我们一样，判明代表会议的实质。关于保卫祖国这个弥天大谎，工人早已看穿了。巴黎授意伯尔尼代表会议要完成的首要任务，就在于说服工人群众接受资产阶级目前所提出的消除战争的手段，即把债务和税收的全部重担转嫁到工人群众身上，原封不动地保留军队的现有组织形式，反对苏维埃，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同志们！我认为，只要仔细剖析伯尔尼代表会议的始末，我们就不难得出结论：这次代表会议是战前和战争期间第二国际内部事态发展过程的自然结果。早在战前，人们就不难看出，第二国际内部已经形成一个派别即多数派，它所坚持的观点是资产阶级沙文主义即社会爱国主义观点，而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

点。大家不妨回顾一下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的讨论情况，不妨回顾一下以伯恩施坦和荷兰人万科尔为首的修正主义老爷曾经如何公开主张第二国际承认殖民地政策，所不同的是，他们希望推行殖民地政策的方式能够较为人道一些。大家还可以回顾一下，修正主义者的这一主张虽然为有关委员会所拒绝，但是在委员会内部表示赞成这一主张的人也为数并不少。即便在那时，第二国际各主要派别在殖民地政策问题即帝国主义问题上的观点就已经是资产阶级的观点。我还要提请诸位重温斯图加特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战争一旦爆发，社会党人就有责任争取尽快结束战争，并千方百计利用战争所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发动群众，以便早日结束资本主义的统治。”这一条是左派领袖列宁和卢森堡提出来、并且完全是在左派压力之下通过的。可见，第二国际的主要特点早在大战爆发前七年就在斯图加特表现出来了。当年全体一致通过的巴塞尔决议<sup>①</sup>是人所共知的。因此，我请大家回忆一下马赛尔·桑巴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之后几个月写的一句话，他称这个政策是“巴塞尔节目大会演”。决议虽然通过了，但是没有人执行，这一点，他早在战前就预料到了。事实也是如此。

还有，我提醒诸位回忆一下参加伯尔尼代表会议的各党在大战前所采取的立场，哪怕是口头上所表示的立场也罢。可以说，这群老爷在1914年离宣战只差24小时所说过的话，同他们今天所说的话有天壤之别。维也纳有一位名叫卡尔·格律恩贝尔格的教

---

<sup>①</sup> 巴塞尔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1912年11月24—25日）宣言，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22—227页。  
——译者注



授出了一本书，该书搜集了有关大战爆发前后几周的情况的材料。<sup>①</sup>这本书是对第二国际的强有力的控诉书，今天，这本书确有广泛加以利用的必要。大战爆发前24小时，法国党中央机关报《人道报》即声称，这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进行的战争，谢德曼分子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意大利党报以及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党报也都持这种观点。但是，枪炮声一响，上述各报就立刻改口，到8月4日便把8月2日叫做黑的东西说成是白的了。

这种演变并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25年来，和平运动的发展为第二国际的破产渐渐打下了基础。所谓三个主要派别并不是一朝一夕而是经年累月形成起来的。三个主要派别中的第一个就是社会爱国主义分子，他们在战前、战争期间和战后一贯推行的路线就是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的路线。第二个是中派。战前，这一派的主要代表是考茨基集团；中派所推行的政策与社会爱国主义分子的政策并无二致，只是推行政策的具体情况不同罢了。战前，他们反对左翼激进派，并称左翼激进派为无政府主义者；大战爆发后，考茨基出了一本小册子，提出了人所共知的公式：“为和平而斗争”，“在和平时期开展阶级斗争”，也就是说，战争期间不得进行任何阶级斗争。后来，他鼓吹与社会爱国主义老爷保持一致，而杀害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刽子手恰恰是社会爱国主义分子，他们不仅是从精神上而且也是从肉体上杀害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刽子手。同是一个考茨基，当初在伯尔尼代表会议上提议与会者起立为李卜克

---

<sup>①</sup> 卡尔·格律恩贝尔格：《国际与世界大战。资料集》（格·季诺维也夫为该书作序）国家出版社1919年版。——编者注

内西和卢森堡默哀，今天却转而鼓吹与杀害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刽子手保持一致。考茨基和伯尔尼代表会议的一部分代表主张中派与社会爱国主义分子彼此释怨，这已是由来已久，大战一开始，中派就鼓吹过这个主张。早在1915年，考茨基就为彼此释怨而搞出一套理论。1919年大战结束和无产阶级革命开始以后，这群相依为命的老爷们彼此释怨当然不足为奇了。但是，无产阶级能够对此保持沉默吗？不能，今天，无产阶级决不允许抹煞第二国际破产的问题。无产阶级要讨论和解决这个重大问题，因为，它导致了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我们务必使每个普通工人都关心这个问题，研究和理解当代社会主义的这一主要问题，即：为什么第二国际成了国际资产阶级的工具，是什么原因促使第二国际破产，以及为什么我们必须建立第三国际。

现在，伯尔尼黄色国际与我们昨天创建的红色国际彼此正在决战。毫无疑问，红色国际必将战胜黄色国际，而且为期不会太远了。

**列宁：**

有人要进行辩论吗？

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案，我们将转交给决议起草委员会。

**季诺维也夫宣读决议案。**<sup>①</sup>

**列宁：**

这项决议案的文本大家已经有了。再有就是关于策略的决议案<sup>②</sup>和沙杜尔同志提出的决议草案，这项草案正在译成德文，我

<sup>①</sup> 见本卷第296—302页。——译者注

<sup>②</sup> 记录原稿并未提及关于策略的特别决议。也许，这项决议指的是列宁在其报告中所说的三点决议案（见本卷第295页）。三点决议案作为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补充部分而经代表大会通过。——译者注

们提议将这三项决议案都转交给决议起草委员会。有不同的意见没有？宣布通过。这项议程就到此结束。下面，请中国代表发言。

**刘绍周（中国）：**

他的发言先是用汉语，后改用俄语。<sup>①</sup>

**列宁：**

下面进行第七项议程：“国际形势和协约国的政策”，由奥波连斯基同志作报告。<sup>②</sup>

## 国际形势和协约国的政策

**奥波连斯基（奥新斯基）（俄国）：**

世界大战前几十年间，世界各国帝国主义一贯致力于控制工人阶级，并为达到这一目的而不惜采用种种物质上和意识形态上的手段。对工人阶级队伍中技术熟练的工人，帝国主义百般加以收买，妄图以此将工人拉下水。对于广大无产阶级分子，帝国主义则采用意识形态手段和直接暴力手段（如出动军警等），二者交替使用。

这种状况一直发展到世界大战前夕，而世界大战之所以爆

---

① 大会记录未记载中代表刘绍周的发言。但1919年3月6日《真理报》第51号刊载了中代表致大会的贺词。贺词收入本卷第258—260页。——译者注

② 共产国际大会记录第1版并未收录奥波连斯基（奥新斯基）的报告，虽然他的报告速记记录以及就报告所通过的决议早在1919年即以单行本公开发表。（瓦·奥波连斯基[恩·奥新斯基]：《国际形势和协约国的政策。报告速记记录及代表大会决议》，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出版社1919年版）。编入本卷的这份报告是依照单行本到印的，并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收藏的速记记录作了订正。——编者注

发，是因为工人阶级在精神上物质上从属于资产阶级；同时，世界大战本身也成了进一步奴役工人阶级的手段。不过，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也标志着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陷入危机。这场战争反映了经济、政治以至军事的全面、集中的危机。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早就指出，经济的发展、繁荣和破产这三种时期不断交替出现，构成一连串经济周期，这种经济周期必然引起深刻的危机，进而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灭亡。现在，我们看到，这种经济周期恰恰引起了危机，不过，将资本主义社会引向灭亡的这场危机已经不单纯是经济危机，而是无所不包的全面危机，全面破产。

自帝国主义大战爆发之日起，由于各种矛盾日益激化，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对广大无产阶级分子的控制也较战前显得愈来愈无力了。经济矛盾促使无产阶级决心摆脱资本的压迫；同时，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也正在获得彻底解放，因为，帝国主义老爷们的言行不一已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伪暴露无遗。就这个意义来说，首先是帝国主义大战的经验本身就给工人阶级上了生动的一课。策划以至进行帝国主义大战的方式方法本身，使工人阶级彻底看穿了国际资产阶级发动这场战争时所标榜的“神圣原则”是多么虚伪。战争断送了无数工人的性命。可是，当初发动战争时，其口号却是要巩固以广大群众为基础的民主制度。战争期间，无产阶级极端贫困化，中间阶层相继破产，而资产阶级，更确切地说，资产阶级上层却大发战争横财。在政治上，帝国主义极端反动势力居于绝对统治地位。

凡此种种，使工人阶级队伍中对所谓国防、国内和平和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想开始破灭。

但是，在工人阶级心目中全面揭露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大战只

能说是开了一个头，而彻底揭露帝国主义的则是帝国主义者所推行的“和平政策”。这种“和平政策”先后把交战双方都揭露了出来。

德国帝国主义在缔结布列斯特和约期间就自我暴露出来了。这种自我暴露在当时还并不充分，因为，被迫与德国帝国主义缔结和约的只有一个战败国，整个敌对营垒却还依然保存着实力。为了对付协约国，“争取自由的战争”还要继续打下去。所以，德国帝国主义一面对俄国进行掠夺，迫使俄国就范，一面不得不以花言巧语来掩饰其强盗行径，为的是驱使无产阶级去进行战争。尽管如此，但是缔结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和布加勒斯特条约这个事实本身，却十分明显地揭露了德国帝国主义的真正本质。德国帝国主义迫使无力自卫的俄国割地赔款，而它自己却得意扬扬地宣称拒不割地赔款。此外，德国帝国主义所极力标榜的民族自决原则，也因缔结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而遭到彻底践踏。民族自决原则成了帝国主义兼并政策的遮羞布；在俄国，经德国进行所谓的“自决”，产生了几十个仆从国，这些仆从国成了德国实行殖民掠夺和镇压劳动群众的工具。仅举斯柯罗帕茨基的黑特曼傀儡政府为例，就足以说明问题，这个政府既帮助德国帝国主义掠夺乌克兰的粮食和原料，又压制乌克兰的革命工人和农民。尽管如此，但是德国帝国主义在国际斗争中毕竟还没有取得最后胜利，因而不得不同革命的苏维埃俄国勉强和平相处，避免公然对俄国发动进攻，并且只得用伪善的言词来掩盖其反革命政策。

然而，协约国列强在国际斗争中取得胜利以后，情况就迥然不同了。伪善的言辞统统被抛弃了，协约国列强作为协约国帝国主义和世界帝国主义的真面目彻底暴露出来了。

那么，协约国帝国主义倚仗其胜利果实而推行的政策究竟是

什么呢？我已经说过，自协约国列强获胜以来，自缔结和约以来，作为交战另一方的协约国帝国主义就开始自我暴露了。它的所谓“和平政策”，撇开协约国彼此之间的摩擦和分歧暂且不谈，概括地说来，大体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不论协约国列强如何标榜它的民主外交政策，甚至把推行这一政策说成是进行战争的目的之一，但就缔结和约而言，这种政策也只能表明秘密外交的一次成功。德国帝国主义就因为不能像协约国帝国主义那样为所欲为，所以，为了同苏俄缔结和约，才不得不同社会主义的苏俄公开进行和平谈判。协约国列强则根本无此必要，它们的和平政策真可谓秘密外交的样板，世界的命运是由列强的金融托拉斯代理人通过交易来决定的，这些代理人实际上也就是列强政府的代表人物。就算是议员老爷代表人民，但在巴黎和会上决定问题的并不是议员，而是清一色的内阁成员，一切重大问题都由五大强国委员会来决定，这个委员会就在比松办公室里举行绝密会议。这个由十人组成的委员会在金融寡头办公室里，在只有五大强国的部长参加、而没有战败国或中立国代表、甚至没有仆从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靠牺牲各国人民的利益并背着各国的千百万劳动人民来决定世界的命运。

帝国主义和平政策的第二个特点是，蛮横地公开要求割地赔款。劳合-乔治、克列孟梭、索里诺直言不讳地提出了这项原则，并宣称这项原则是合情合理的。劳合-乔治在一次演说中公开提出一个在协约国列强来说是颇为新颖的原则。他说：由败诉人承担诉讼费用，自古以来就是一条诉讼规矩。这条规矩也同样适用于协约国列强与欧洲大国之间的这场世界性的争讼。欧洲大国必须缴纳诉讼费用，也就是说，必须缴纳战争费用。

其次，它们不顾以前所说的花言巧语，现在公开鼓吹必须进一步扩充军备。协约国在发动战争时，曾一再宣称：打仗是为了实现普遍裁军。如今，它们却又直言不讳地宣传必须进一步扩充军备，必须坚持军国主义。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它们提出了保持英国海上霸权的口号，说这是“保卫海上自由”所必需的。关于常规陆军，协约国列强也有一套雄心勃勃的计划。例如，规定在欧洲大陆保持90万人的英国军队。美国和法国也打算派驻同等数量的庞大军队。维持军备，甚至**扩充军备**，使之超过战前水平，这已成为公开口号。

协约国所高喊的民族自决原则已遭公开践踏，而代替这一原则的，则是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及其仆从国对有争议地区的瓜分。没有征求当地居民的意见，亚尔萨斯—洛林就并入了法国。爱尔兰、印度和埃及也被剥夺了民族自决权。爱尔兰议会在都柏林开会，向协约国列强提出了爱尔兰成立独立共和国的问题。协约国对此未置可否，只有威尔逊总统发表一项声明，声称爱尔兰问题应由爱尔兰和英国协商解决。换句话说，威尔逊把爱尔兰民族的命运交给英国政府去支配，实际上是拒绝爱尔兰的民族自决权。

至于印度和埃及问题，协约国报刊也罢，五大强国委员会开会也罢，连提也不提。

再者，诸如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这一类新兴国家，也并不是根据民族自决原则建立起来的，因为，按照民族自决原则，必须预先征求当地居民的意见，这是帝国主义者自己也表示了的观点。这两个国家是用武力建立起来的。说到横跨欧亚两洲的土耳其，和会在瓜分它的问题上正吵得不可开交；不但英、法两个大国对土耳其领土有野心，而且连希腊这样的小国也

想从中捞一把。民族自决的主张已被彻底践踏，预先瓜分土耳其的活动正在进行之中。预先瓜分德国殖民地的活动也已经开始；事实上，如何瓜分，大国早已拍板定案。

大战爆发时，它们曾宣称不应索取赔款。我说过，现在，赔款原则已经公开提出，而且步步加紧，达到掠夺以至洗劫战败国的地步，这是德意志统治阶级无论在1871年还是在1918年（在布列斯特）都未曾敢干过的。战败国不仅被迫支付几十亿的货币帐单（单是小小的比利时就要拿出10亿），不仅被夺走了全部军用物资，而且还被协约国公开抢走了机车、铁路货车、轮船、农具及其他生产资料。耐人寻味的是，若仅把协约国列强所开列的货币帐单加在一起，则其总额肯定大于战前对德国全民财富所作的最乐观的统计数额。仅此一端，即足以说明协约国列强的掠夺政策已达到肆无忌惮的地步。但是，协约国除了提出战败国显然是无力照付的货币帐单以外，还向战败国索要物质财富，以抵偿帐单所开列的货币。不仅如此，目前被关押在法国的德国战俘还要沦为战胜国的服劳役的苦力。协约国列强不但要迫使德国在财政上处于被奴役的地位，不但要剥夺德国的物质生产资料，而且要使德国这个战败国的工人沦为奴隶。为达到这一目的，它们正在制定德国工人实物贡赋的方案，也就是说，强迫德国工人到比利时和法国去劳动，重建被破坏的城市和地区。

协约国帝国主义政策的一个总的特点是，对民族对人类极端仇视，其具体表现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鱼肉战败国的人民。断粮便是鱼肉战败国人民的方式之一；由于断粮，德国和奥地利人民实际上濒于被饿死的边缘。在波兰德语区和波希米亚，德意志人惨遭协约国仆从国的迫害；协约国的波兰、捷克和乌克兰仆从



也不甘落后，它们对犹太人横加蹂躏，其手段之残忍，比沙皇时代极端野蛮的沙文主义有过之无不及。就以利沃夫大屠杀为例，在那次大屠杀中，被杀害的犹太人数以千计，他们的房屋不但被焚烧，而且被机枪大炮夷为平地。

最后，就是协约国的那些标榜“为自由而战”的所谓“民主”国家，它们自大战爆发以来就在国内实行反动统治，这种反动统治现在达到了无已复加的地步。如今，法国成了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策源地。美英两国的情况则稍有不同。

在协约国列强支配下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列强到处推行反动政策。协约国在战败国中扼杀革命，在中立国和仆从国家中一贯支持反动政策。例如在波兰，反动的民族主义者帕杰列夫斯基就在协约国列强的直接压力下排挤了社会民族主义者皮尔苏茨基，因为帕杰列夫斯基是美国资本的直接走狗。协约国列强教唆战败国、中立国和仆从国的反动势力去反对革命的俄国，甚至要求战败的德国出兵干涉俄国苏维埃共和国。

协约国列强的政策大体说来就是如此。

统治整个世界的这些资本主义列强，尽管在推行帝国主义政策方面的基本方针是一致的，但是它们彼此之间也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矛盾的焦点就是美国金融资本的一个和平纲领，因为所谓“威尔逊的几点方案”代表了 this 纲领。纲领的要点是：所谓“海上自由”、“国际联盟”和“殖民地国际化”。

“海上自由”的口号，如果揭去其伪善的外衣，事实上就是要取消个别大国，当然首先是英国的海上霸权，使所有航线对美国的贸易开放。“国际联盟”的口号，如果就其实质而言，就意

味着剥夺欧洲大国，首先是法国直接兼并弱小国家和弱小民族的权利。“殖民地国际化”也意味着不准上述大国单独吞并殖民地。

炮制这个纲领的背景是，美国资本尚不具备世界第一流的商船队，不能在欧洲直接推行兼并政策；目前，兼并政策的范围只限于美洲（如古巴、墨西哥、南美）。因此，它就力图借助于贸易和资本输出来剥削欧洲的弱小国家。美国资本想迫使它的竞争对手建立一个由大国组成的国际辛迪加（“国际联盟”），以便“公平地”分享剥削世界的权益，从而把大国在欧洲、非洲和亚洲的斗争变成纯粹的经济斗争。在这场经济斗争中，高度发达的美国金融资本怀有必胜的信心，也就是说，它认为必能取得霸主地位，进而夺取世界经济和政治的霸权。

“海上自由”同英国和日本两个海上强国的利益有极其尖锐的矛盾；同意大利的利益也有一定的矛盾，因为，意大利的地理位置容易使帝国主义产生向海外推行扩张政策的野心。“国际联盟”则与法国的利益有极其严重的冲突，与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也有一定的矛盾。不消说，“殖民地国际化”必然会引起各殖民帝国的抗议。法帝国主义由于其金融资本主要是放高利贷（发行国债券），工业相对说来不发达，生产力又被战争彻底破坏，所以，它目前的政策方针是不择手段地维持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它对德国进行野蛮的掠夺，对其他战败国和仆从国进行绝对的控制和残酷的剥削。值得提出的是，法国炮制了一个以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为首的多瑙河联盟方案，以便以这个联盟为中间环节，把法国同黑海沿岸连结起来，并且使法国得以将其魔爪伸向俄国。成立南斯拉夫国家，其目的也是让法国通过巴尔干国家而将其势力扩展到亚洲东部。法帝国主义还从俄国人民身上以武

力强索沙俄过去所欠法国的债款利息，以此来为自己奄奄一息的躯体输入他人的新鲜血液。

在这种情况下，法帝国主义就不能不千方百计地反对威尔逊关于“国际联盟”和“殖民地国际化”的几点方案。

协约国的欧洲列强及日本除了同美国金融资本的纲领有上述利害冲突以外，它们彼此之间也有利害冲突。例如，英法两国就有相当的利害冲突。英国唯恐法国在中欧和巴尔干半岛强盛起来，而这一点正是克列孟梭和比松所极力鼓吹的。在小亚细亚和非洲，英国和法国也有所谓领土争端。意大利在巴尔干半岛和的黎波里的利益同法国相冲突。日本则为太平洋岛屿与澳大利亚（其实是同英国）公开争执，等等。

协约国内部所有这些利害冲突使大国之间产生了各种集团。

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现两个主要集团。一个是针对美国和意大利的法英日集团，一个是针对其他列强的英美集团。

在第一个集团中，就欧洲而言，法国居于统治地位；该集团大约存在到1919年1月初，因为，这时威尔逊总统实际上放弃了要求取消英国海上霸权的主张。威尔逊的这个意图在伦敦会谈期间明确地表示出来了，于是建立第二个集团即英美集团便有了可能。促成建立英美集团的另一个原因是，英国国内的士兵革命运动和工人革命运动有了发展，从而迫使英美帝国主义者彼此妥协，放弃对俄国的好战政策，加速缔结和约。第二个集团即英美集团自1919年1月便开始居于统治地位。美英既已联合起来，便剥夺了法国掠夺德国的优先权；反对协约国“过分苛刻”的掠夺；对法、意、日三国那种过分的兼并主义要求施加了某些限制；不让仆从国直接从属于这三国。在俄国问题上，英美集团较1918年秋居统治地位的法英

日集团表现出比较和缓的倾向。这个集团的如意算盘是，暂时甩下俄国不管，腾出手来先对付欧洲革命，然后再镇压俄国革命。

由于有了这样两个集团，在世界各国便形成了两个派别，即极端兼并派和较温和派。

以上是协约国列强内部的情况。

如前所述，协约国列强和平纲领的要点之一，是美国总统威尔逊所提出的“国际联盟”口号。由于协约国内部利益冲突的缘故，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这个“国际联盟”是成立不起来的，充其量是纸上谈兵。但是，即便纸上谈兵，这样一个口号对工人阶级来说也是极端危险的。虚构一个“国际联盟”所能起的作用，无非是建立协约国军国主义中心和使各国资本家为镇压工人革命而结成同盟。同时，宣传“国际联盟”，这却是扰乱工人阶级革命思想的阴险手段。取消工人共和国国际联合口号，而代之以虚伪的民主国家国际联合口号，这可以说是在国际政治中实行妥协的典范。“国际联盟”纯属骗人的口号，其作用与过去所谓“国防”口号、“为民主而战”的口号完全一样。社会主义叛徒奉国际资本的旨意，利用这个口号来分裂无产阶级队伍，为帝国主义反革命势力为虎作伥。因此，全世界无产者必须向成立国际联盟这种主张展开坚决的斗争，并作为一种策略手段，要坚决反对本国加入这个具有掠夺、剥削和帝国主义反革命性质的联盟。

协约国帝国主义的掠夺性、残酷性和反动性在对苏俄的关系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十月革命伊始，协约国列强就站在俄国各反革命政党一边。它们在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的支持下，兼并了西伯利亚、乌拉尔、高加索和土耳其斯坦等的一部分俄国领土，大肆进行掠夺，

与俄国帝国主义曾经掠夺乌克兰没有两样。它们一贯以金钱及其他方式援助苏维埃共和国国内外的俄国反革命分子。

就在不久以前，协约国借克列孟梭和比松之口，公开宣布了对俄国苏维埃共和国实行经济封锁的原则，即饿死这个共和国的原则；它们还答应给反动将领以“技术援助”。协约国始终拒绝苏维埃共和国一再提出的和平建议。1月23日，协约国列强眼看它们中间的温和派势力日益加强，遂向苏维埃共和国提出建议，请它派代表出席太子群岛会议。这项建议无疑带有挑衅的成分，因为，这项建议本身就是威尔逊—劳合—乔治观点与克列孟梭观点彼此妥协的产物。显然，提出这项建议的那篇宣言的结尾部分是出自克列孟梭的手笔，因为，这一部分竟然要求苏维埃政府放下武器，跟反动派一道出席会议。尽管协约国发出这一邀请有其明显的挑衅目的，但苏维埃共和国于2月4日仍对协约国作出肯定的答复，表示愿意就领土割让、赔款和租让问题作出较大的让步，以使俄国摆脱强加在它头上的战争。协约国虽然接到俄国的肯定答复，但是至今也不按它们自己提出的建议行事。这实质上证明，在协约国列强内部，极端兼并主义派还占有很大的优势，可以阻挠各种温和主张的实施。由此可见，它们今后有可能对苏维埃共和国发动新的进攻，并提出新的兼并主义的要求。

协约国的政策彻底揭露了世界帝国主义的本质，使人们不仅认清了协约国帝国主义，而且也认清了各帝国主义的本质。这种政策表明，各帝国主义政府是无法建立持久而公正的和平的，虽然它们高喊这种和平已有四个月之久，但并不采取任何实际步骤。这种政策也表明，资本主义制度无法恢复被破坏的经济；金融资本主义继续统治下去，不是导致文明社会的彻底毁灭，就是

导致最黑暗的反动政治统治，更进一步的扩军、更大程度的剥削，最终导致新的战争。

因此，当前无产阶级的任务是要积极采取措施，阻止帝国主义发动野蛮的、掠夺性的、反动的进攻。在这场斗争中，协约国的无产阶级必须发挥重大而基本的作用，因为，目前协约国是猖狂一时的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策源地。协约国共产党组织的一项最迫切的任务是，彻底打消对威尔逊主义的幻想，因为，在这些国家中，不但抱有这种幻想的大有人在，而且这种幻想有碍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反动派的斗争深入开展。在打消这种幻想的同时，还必须同社会主义分子队伍中的帝国主义代理人，即同那些向工人阶级散布这种幻想的社会主义叛徒一刀两断。

至于德国革命无产阶级，他们当前在国际政治中的一项特殊任务是，反对谢德曼政府所奉行的复活帝国主义和充当反动走狗的政策，这是因为，随着目前白匪势力日益嚣张，随着协约国内部的瓦解日趋明显，德国资产阶级妥协主义政府正加紧恢复对外政策中的帝国主义倾向。其具体表现不妨顺便提一下，那就是：德国政府已经要求将原德属殖民地归还德国，并且还打算在缔结和约时提出吸收德国加入“国际联盟”。这就再一次表明，德国政府是不甘心放弃大国主义野心的。德国无产阶级在同谢德曼政府斗争时，必须要求政府彻底放弃大国主义的野心，尤其是要反对德国加入具有掠夺性的辛迪加即“国际联盟”，反对收回殖民地。不仅如此，德国无产阶级还必须要求政府停止奉行屈从协约国和为协约国效劳的反动政策，而推行一心一意维护工人革命免遭帝国主义暗算和联络别国革命无产阶级的政策。推进德国国内的革命，是加强无产阶级革命团结的一种最好办法。

协约国仆从国革命无产阶级的一项专门任务是，揭露协约国出于反对工人革命的目的而鼓吹的民族沙文主义，并努力实现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

中立国无产阶级则必须全力反对中立国充当协约国进行掠夺的帮凶。

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都起来进行革命斗争，对那些已经取得革命胜利或将要取得革命胜利的国家，将是一种最有力的支援。首先，这将对革命的工农俄国的最有力的支援，因为，革命的工农俄国的当前任务是：将国内革命斗争进行到底；打败国内反革命势力，继而腾出手来全力从事新社会制度的建设。新社会制度一旦巩固起来，它将成为鼓舞人心的榜样，可以激励各国无产阶级奋起夺取政权。

### **普拉廷：**

同志们，我们的会议只好暂时中断，因为能够将俄语译成德语的人现在不在了。建议休会。责成决议起草委员会详细审议奥波连斯基同志起草的关于“协约国政策”的提纲，提出修改意见，并以书面形式向大会报告。明天，我们还要讨论关于白色恐怖、宣言最后文本、执行局选举的问题以及组织问题。主席团提议明天的会议于上午11时开始，下午3时结束。希望会议开得紧凑、有效，因为下午还要在大剧院举行公开会议。<sup>①</sup>不知大家是

<sup>①</sup>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为庆祝成立共产国际于1919年3月6日隆重举行联席会议。有关这次会议的报道，载于1919年3月7日《真理报》第52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全俄工会理事会、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为庆祝共产国际成立而隆重举行联席会议》，莫斯科版。——编者注

否同意？看来，明天上午11时开会这件事就这样定了。希望大家准时出席，因为列宁同志刚才指出，不论与会者到齐与否，会议于11时准时开始。



# 第五次会议

(1919年3月6日)

列宁于上午11时半宣布开会。契切林同志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发言。

## 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报告

**契切林：**

资格审查委员会研究了吉尔波同志的代表资格问题。吉尔波同志是法国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忠实代表，具体地说，是齐美尔瓦尔德联盟中洛里欧的拥护者。法国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并不认为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只是一个临时联盟，而认为它是第三国际的胚胎。既然如此，本届代表大会就应当确认他的代表资格有效。他始终同国内保持联系，不久以前还通过妻子与洛里欧通信，是洛里欧派的名副其实的代表。因此，资格审查委员会认为，他作为法国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代表应当享有表决权，并且，鉴于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是法国无产阶级革命分子的唯一代表，还决定法国的5票由他一人支配。如果会议对此表示赞成，就请持有会议参加者名单的同志在名单上作相应的补充。

这样，派代表出席会议的国家就由18个增加到19个，出席代表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代表也由32名增加到33<sup>①</sup>名。借此机会，还请同志们对编号为32<sup>②</sup>的党派名称作一小小更正，将“中国工人同盟”改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将朝鲜组织的名称改为“朝鲜工人同盟”。中国组织的代表是刘绍周<sup>③</sup>和张永奎<sup>④</sup>同志，朝鲜工人同盟的代表是凯恩（音）同志。

资格审查委员会还同意巴拉巴诺娃同志以齐美尔瓦尔德委员会代表身分参加本届代表大会，但只有发言权。这样，出席大会的有发言权的代表共有18名了。

## 共产国际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宣言

**列宁：**

下面进行议事日程第8项——大会宣言。我提议只把宣言读一遍。

**普拉廷：**

同志们！我提议，请托洛茨基同志宣读。宣言是他起草的，

---

① 《代表大会代表名单》中，有表决权的代表为34名，见本卷第342—344页。

——译者注

② 《代表大会代表名单》中，中国党派编号为33，见本卷第344页。——译者注

③ 刘绍周，又名刘泽荣，1882年出生于广州，幼年到俄国。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从事华工工作。1918年12月华工联合会成立，刘绍周任主席。1920年底回国，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0年在北京逝世。

④ 张永奎，早年丧母，流浪哈尔滨街头，后为一个俄国医生收养，被带到俄国，取俄文名字：瓦西里·亚历山大洛维奇。1918年任华工联合会莫斯科分会主席，1921年初回到中国，1977年逝世前为甘肃师范大学教授。

由他本人宣读，人们的印象一定会非常深刻。

**托洛茨基：**（宣读宣言）<sup>①</sup>

## 西罗拉关于白色恐怖的报告

**普拉廷：**

各项决议案留待后期进行表决。先讨论白色恐怖问题。这项决议案是芬兰同志提交的。请西罗拉同志发言。

**西罗拉（芬兰）：**<sup>②</sup>

同志们！现在，“文明世界”活跃异常，这是耐人寻味的。官吏以及不甘落后的社会民主党走狗打着“文明”和“人道”的旗号唆使各国人民反对国际布尔什维主义，特别是反对俄国苏维埃政权，他们的借口是：布尔什维主义挑起内战，实行红色恐怖等等，不一而足。

这是弥天大谎！为了继续蒙蔽各国人民，他们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但是，无产阶级再也不会受骗上当了。无产阶级一天比一天看得更清楚，他们从切身的经验中也知道，资本一来到世间，就“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后来，它一年比一年变得更是血迹斑斑了。关于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表现，我无须向诸位多作介绍。世界大战即人类大屠杀，本应使国际无产阶级增长见识，认清资本主义制度和工人阶级二者之间只

---

① 见本卷第312—324页。——译者注

② 大会记录第1版未收录西罗拉的发言，这篇发言始见于1919年9月24日芬兰文版《自庄报》。本文是从芬兰文翻译过来的。——编者注

有一种关系，那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遗憾的是，他们的这种认识还极不深刻，甚至到了战后，大国的工人阶级仍有动摇表现。这多半是因为人们经过一场血腥大屠杀而对和平的追求到了难以克制的地步。

但是，资本并不要和平，它统治一天就一天也不希望太平，它并且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性也无须掩饰，**白色恐怖**即是它的一种形象表现。

其实，这种手法并不新奇。自奴隶起义领袖斯巴达克牺牲，数以千计幸免于难的奴隶被活活钉在从卡普亚到罗马的大道旁十字架上，供一群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暴君寻欢作乐这一远古时代起，至巴黎1848年6月，再至英雄的巴黎公社社员惨遭枪杀，直至1906年沙皇围剿时止，多少世纪以来，大小惨案层出不穷，犹如一条长长的锁链，寄生成性的强盗们就用这条锁链来压制被压迫者的反抗。

然而，当今白色恐怖有了新特点，其中一个主要特点就是这种恐怖到处蔓延。这也完全符合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发展阶段。如今，世界人口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倚仗白色恐怖而维持其统治，另一部分是白色恐怖的对象。这听来是奇谈怪论，然而却是事实。

试问：有哪一国的统治阶级不应对白色恐怖负责？举大国政府及其集团为例。它们的罪行已被揭露，对它们的判决也已作出。它们的同伙谢德曼之流也不例外，他们在工人阶级心目中已永远信誉扫地。西方列强的政府集团又如何呢？请看四面八方吧！摩尔曼、阿尔汉格尔斯克、乌拉尔、高加索、克里米亚、乌克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德国、爱尔兰、印度到底

如何呢？吓破了胆的资本即资产阶级，为了维持其万恶的吃人的资本主义制度，到处实行恐怖。

协约国的工人必须从他们国内的现状得出结论，他们必须认清，反动势力在工人纵容姑息之下一旦强大起来，反过来就会骑在工人的头上。要派往乌克兰的黑人士兵，不是照样可以用来在伦敦对付工人阶级吗？今天，俄国和英国军官可以跑到别国去杀害工人苏维埃成员，明天，他们就可以在本国杀害英国工人苏维埃成员。今天，他们在乌克兰迫害和绞杀罢工工人，明天，他们也必定会迫害协约国的罢工工人。其实，协约国的罢工工人现在何尝没有受到迫害，他们遭受迫害由来已久了。从伦敦流血星期日到残酷镇压罢工工人和拒绝服兵役的人，从美国审判“无政府主义者”到镇压罢工工人，继而用私刑杀害世界产业协会会员和其他“叛乱者”，判处他们20年监禁，凡此种种，都是无可辩驳的证明。

诸如此类的暴行，芬兰无产阶级对那些“自由”、“民主”国家的工人说也说不完。沙皇的哥萨克和德国的“匈奴”，他们的杀人手段与“文明”的有产者和“自由”的地主不同，他们在芬兰干脆用机枪向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扫射；他们不经审判，就任意枪杀赤卫队的妇女战士，就连担任救护工作的妇女也不能幸免。不但如此，他们在枪杀之前，还强迫女战士为自己掘墓。至于知识分子，即标榜“爱好自由”和“忠于文明”的知识分子，竟然为这种暴行大唱赞歌。

芬兰的资产阶级、地主及其知识分子这一群野兽其实并不是什么与众不同的异种野兽，虽然往往有人不免会这样猜想。绝对不是。有朝一日，当**全世界资产阶级**不得不起来维护其浸透鲜血和

肮脏东西的制度时，其野蛮残暴的行径同芬兰资产阶级、地主一年多以来在芬兰所犯下的野蛮罪行绝不会有什么两样。有觉悟的工人为敌人杀害斯巴达克联盟成员及其领袖、我们所尊敬的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同志而满腔怒火。我深信，德国工人切齿痛恨杀人凶手——“白色”军官流氓和谢德曼分子。我也相信，复仇即革命阶级的复仇二字，无论对德国工人还是对芬兰工人来说都同样是神圣的。

毫无疑问，要复仇，就应该并且只能实行红色恐怖。难道舍此还有别的办法吗？那些残酷杀害我们的兄弟姐妹（例如杀害沃格达尔斯基和乌里茨基）的武装凶手，那些把枪口对准人类最高尚、最勇敢、最贤良的人的罪犯及其同伙，是一群疯狗，工人阶级只有把他们枪决。

俄国工人同芬兰、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工人一样，过去对这一群人心慈手软，这是出于天真和考虑不周。今后绝不能这样做了。任何一个头脑健全的人都懂得，我绝不是鼓吹大屠杀和灭绝人类，因为那是工人阶级的良知所不允许的。但是，这一群杀人不眨眼的走狗、爪牙应该懂得：工人阶级必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同志们！我原想顺便向诸位提供有关白色恐怖的统计资料，但由于时间关系而只得作罢。不过，我希望第三国际发表几篇措辞强硬的抗议书，抗议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抗议白色恐怖，并以此作为第三国际的首要宣传任务之一。这样，大会汇集的资料也就有用了。下面，我把委员会就这个问题起草的决议案提交大会。

#### **西罗拉宣读决议案。①**

---

① 见本卷第325—327页。——译者注

**列宁：**

建议全体起立，为白色恐怖遇难者致哀。

**全体起立。**

## 普拉廷关于决议起草委员会的工作汇报

**列宁：**

请决议起草委员会报告人普拉廷发言。

**普拉廷：**

同志们！大会已经听取了所有的报告，现在提请大会今天就批准所有的决议案。因为还有一系列问题有待处理，我们要求将讨论的时间尽可能缩短。我向诸位保证，为了仔细审议和尽可能重视所有的提案，委员会真是夜以继日地工作；关于决议案的内容和形式，委员会也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下一个议题是行动纲领。（宣读共产国际行动纲领。①）

**普拉廷：**

作为“其他事项”，雷恩施坦同志交来一份先前已被大会否决的议案。②这是因为，当初，在雷恩施坦同志因决议案被否决而发表声明以后，大会曾告知他有权将自己的建议作为“其他事项”再次提出来。委员会的意见是，必须把这项决议案转交执行局。不能不承认，这项决议案对某些国家具有重要意义，但我们认为，执行局自然会对这个问题作出妥善的处理。

---

① 见本卷第269—277页。——译者注

② 见本卷第138、142—143页。——译者注

其次，鲁特格尔斯同志还交来一份决议案，即早已见报的日本社会党关于反对日本出兵俄国的声明。<sup>①</sup>

**鲁特格尔斯宣读决议案如下：**

## 日本社会党的决议案

### 告俄国同志书

俄国革命爆发后，我们就满怀喜悦和敬佩之情，注视着你们英勇豪迈的事业。你们的事业在我们人民心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此刻，我们对于日本政府无论以何种借口出兵西伯利亚都表示强烈的愤慨。日本出兵西伯利亚，无疑会妨碍俄国革命的自由发展。我们为无力阻止日本帝国主义政府给你们造成危险而深感遗憾。

由于日本政府对我们实行残酷迫害，我们几乎是无能为力的。

但是，你们可以完全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革命红旗必将在日本列岛上空高高飘扬。

随信附上1917年5月1日我们的一次群众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副本。

顺致革命敬礼

---

<sup>①</sup> 日本社会党的决议载于1918年9月27日《真理报》第208号。本书按《真理报》全文刊印。——译者注



## 东京和横滨社会党小组执行委员会

### 日本社会党的决议

1917年5月1日，我们日本社会党人在东京集会，对俄国革命深表赞许和敬佩。

我们确认，俄国革命既是资产阶级反抗中世纪专制制度的政治革命，也是无产阶级反抗现代资本主义的革命。

变俄国革命为世界社会革命，这不仅是俄国社会党人，也是全世界社会党人的使命。

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普遍发展到最高阶段。资本帝国主义最终形成的阶段已经来临。

各国社会党人只要不愿受帝国主义思想家的欺骗，就必须坚持国际主义观点。国际无产阶级必须全力以赴，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国际资本主义。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俄国和各国的社会党人应竭尽全力结束战争，帮助交战国的无产阶级把目前对准阶级兄弟的枪口，掉转过来瞄准战壕的另一边，即瞄准本国的统治阶级。

我们对俄国社会党人和全世界所有同志的英勇豪迈的精神深信无疑。

我们真诚相信，革命精神必将发扬光大。

东京社会党小组执行委员会

### 普拉廷：

主席团建议大会对这项决议表示赞许，因为，这会有助于日本同志摆脱目前的困境，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 关于吸收女工参加社会主义斗争的提案

其次，柯伦泰同志递交一项提案，主张必须吸收无产阶级妇女参加共产党。请允许我来宣读提案。（宣读提案。①）

主席团建议大会通过这项提案。我们对提案所提出的各项意见表示完全赞成。

## 《告世界工人书》备忘录

我还要通知各位，委员会收到沙杜尔同志交来的一项书面提案，他准备将这项提案作为法国代表团的宣言转交执行局。提案的内容想来同志们还不了解，因此，主席团希望沙杜尔同志向大会作介绍。

**列宁：**

请沙杜尔同志发言。提案德文本共有10份，等一下由秘书同志发给大家。

**沙杜尔宣读提案。②**

**列宁：**

还需要读法文或德文的吗？请提意见。没有。现在就请吉尔波同志发言。

---

① 见本卷第328页。——译者注

② 见本卷第329—332页。——译者注

## 吉尔波的发言

**吉尔波**（法国，他的发言由柯伦泰翻译）：

吉尔波首先指出，他同几位要动身离开瑞士的俄国同志话别时，曾经说过：下次在俄国再会。这句话果然应验了。现在，吉尔波同志正赶上成立第三国际即真正国际这一划时代的事件。第二国际错就错在它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和机会主义的国际。1914年，机会主义分子转到资产阶级政党一边，并同资产阶级政党结成联盟。杀害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刽子手在不久以前举行的伯尔尼代表会议上支持一个不知杀害了多少万士兵的刽子手托马，支持的理由，就是因为他拥护战争。幸好，这一群人现在都已被排斥在新成立的共产国际之外。然而，像考茨基和龙格这样的动摇分子却给新的共产国际带来极大的危险，这些人既表示拥护列宁和托洛茨基，标榜自己是新兴运动的朋友，又向威尔逊频送秋波。出席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法国代表洛里欢在他的发言中确认，现在齐美尔瓦尔德派已不复存在，目前世界上只有资产阶级和共产党两个阵营。吉尔波同志代表法国齐美尔瓦尔德派表示，他也承认齐美尔瓦尔德派已不复存在，并拥护朝气蓬勃、充满活力的新的国际，认为它必将取得更加辉煌的胜利。

### 表决并通过有关决议和大会宣言

**列宁：**

现在请普拉廷同志代表决议起草委员会发言。

**普拉廷：**

下一个议题是“伯尔尼代表会议”。

这项决议已由季诺维也夫同志向诸位宣读过了。经审议，没有提出修改意见。

委员会提议通过。①

**列宁：**

有不同意见吗？没有。宣布通过。

**普拉廷：**

关于《国际形势的提纲》这一项，委员会经过认真讨论，认为提纲中论述国际无产阶级任务的一段即最末一段文字，可以删去，理由是，关于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议事日程的其余事项都已作了详尽的论述，没有重复的必要。委员会提议删去最后一段。

**列宁：**

有不同意见吗？哪一位发言？没有。宣布通过。②

**普拉廷：**

现在轮到大会宣言了。宣言内容各位已经了解。一天晚上，会议就宣言内容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不用说，现在执行局该立即着手广为散发了，因此，建议大会予以批准。

**列宁：**

关于这个问题，哪一位要发表意见？没有。

**普拉廷：**

委员会还决定，宣言应该署名发表，即出席代表大会的组织

---

① 见本卷第296—302页。——译者注

② 见本卷第303—311页。——译者注

和代表都应该在宣言上署名。这是一些外国代表提议的。即使对此有表示反对的，那也一定是外国代表，因为，他们有一个保密问题。因此，只要求所有出席大会具有表决权的代表署名。①

下面是关于白色恐怖的决议案。这项决议案西罗拉同志今天已向诸位宣读过了。委员会未作修改，批准了决议案。②

**列宁：**

对此，有意见吗？没有。下面讨论组织问题。

## 组 织 问 题

**普拉廷：**

关于组织问题，委员会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力求找到一种形式，以便能尽快成立严密的组织。委员会主张建立执行委员会和执行局两个领导机构。在讨论执行委员会问题时，有人主张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国家都派代表参加执行委员会，会址设在莫斯科，并授权执行局和执委会必要时可以变更地址。在座的各位都是代表，会后都要回国向党汇报，敦促党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并派代表来莫斯科，常驻执行委员会。在常驻代表到达之前，这一段时间之内，繁重的工作由谁来承担，是一个问题。我们想出一个解决办法，并写成书面提案，现在以委员会名义向各位提出。提案文字不多，以后经过修改，还要写成章程。这项提案如下：(略)③

① 见本卷第312—324页。——译者注

② 见本卷第325—327页。——译者注

③ 见本卷第335页。——译者注

## 列宁致闭幕词

**列宁：**

按照讨论程序，还有人请求发言吗？没有。宣布提案通过。我们的会议就到此结束。

我们之所以能够冲破警察的一切阻挠和迫害到这里集会，之所以能够在没有重大分歧的情况下在短时期内就目前革命时期的所有迫切问题作出重要决定，是因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群众已经用自己的行动把所有这些问题实际地提上了议事日程，并且开始实际地加以解决。

我们在这里只是把群众在革命斗争中已经争取到的东西记载下来。

不仅在东欧各国，而且在西欧各国，不仅在战败国，而且在战胜国（例如在英国），苏维埃运动都在日益广泛地展开，这个运动无非是以建立新式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为目的的运动，这个运动是向无产阶级专政、向共产主义的完全胜利迈出的最重要的一步。

尽管全世界的资产阶级继续肆意横行，尽管他们驱逐、监禁、甚至杀害斯巴达克派和布尔什维克，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这只能使群众受到教育，使他们摆脱旧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偏见，使他们在斗争中得到锻炼。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有保证的。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已经为期不远了。（热烈鼓掌。）

〔闭会。〕



#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 报告和决议





## 德国代表团的报告

1918年11月9日，德国爆发革命，看起来，这似乎是一次兵变，但是士兵的行动立即得到工人阶级的一致响应，顷刻间，全国到处涌现出工兵代表苏维埃。事实证明，工人和士兵的革命目的绝不仅仅是要结束战争，而且要实现无产阶级的各项要求，即实现社会主义。

有各社会主义派别参加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建议我们也加入重新组织的政府。但遭到斯巴达克联盟的拒绝，因为，社会党多数派不肯接受联盟提出的实行真正社会主义政策的条件。李卜克内西不加入政府，引起工人对艾伯特—谢德曼—哈阿兹新政府的极端不信任。

不久即已证实，我们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政府在其颁布的首批法令中就宣布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工兵代表苏维埃不被承认为权力执行机关。政府宣布自己凌驾于苏维埃之上，而只授予苏维埃以某种监督权。生产社会化遭到否决。为安抚愤懑的工人，成立了虚有其名的生产社会化筹备委员会，其成员除瓦尔特·拉特瑙和蒂森以外，还有考茨基。该委员会现已名存实亡。接着，政府恢复了军官的指挥权。政府不但不立即恢复反而断绝同革命俄国的一切交往。结果，现在政府在协约国资本主义代表面前卑躬屈膝，唯命是从。

革命爆发后，资产阶级的所有报刊，从《德意志日报》到《柏林日报》，立即要求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立即召开国民议会。艾伯特—谢德曼—哈阿兹不满足我们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社会改造的要求，却心甘情愿地满足资产阶级的要求，并决定举行国民议会选举。

加入斯巴达克联盟的同志，当初是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员，由于哈阿兹—考茨基之流以及独立社会民主党领袖拥护资产阶级民主制，不赞成无产阶级专政，而且由于该党对其领袖的意见不表异议，加上独立社会民主党领袖也主张举行国民议会选举，从而拒绝苏维埃制度，所以，他们继续留在社会民主党内已毫无意义了。以累德堡和多伊米希为首的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分子虽然并不完全赞同哈阿兹—考茨基的政策，但对斯巴达克联盟的政策也无充分的认识，因此，他们要另立统一工人党。为对付篡改无产阶级政策的这一新阴谋，我们就只有同社会民主党人实行彻底决裂。1919年1月3日，我们成立了独立的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联盟）。党的临时纲领已由《斯巴达克联盟的目的何在》这本小册子作了介绍。

资产阶级在其代理人艾伯特—谢德曼领导下，立即对新成立的党进行围剿。我们党建立的士兵部——“红色士兵联盟”成员在举行第一次和平会议以后就在大街上遭到机枪扫射。一个水兵师（其实，该师只有一部分官兵赞成我党纲领）遭到围困，被强令解散，但它拒不自动解散，于是就遭到机枪和窒息性毒气弹的袭击。事件发生后，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终于提出该党在政府中的代表哈阿兹、迪特曼、巴尔特等人退出政府。但是，艾伯特—谢德曼岂能轻易放过，他们将这些“社会党人”又整了一下，才允

许他们退出政府。

现在，政府把消灭共产主义运动作为自己的主旨，它受资产阶级主子的指使，有恃无恐，手段残忍。但是，政府却不敢动用现有军队。留在国内的军队受布尔什维克精神和斯巴达克精神熏陶，无论在何处都不肯同工人交手。至于从前线归来的军队，尽管仍受军官的严密控制，但是用柏林驻军司令勒基将军的话说，只要在大城市呆上五六天，要想驱使他们打一场内战，就难上加难了。政府只得搜罗军官、少数现役士兵、资产阶级子弟、学生等等，以及流氓无产阶级，拼凑白匪军。拼凑白匪志愿军的借口，一是保卫东部边境免遭波兰入侵，再一个是阻止布尔什维克红军的干涉。不过，到目前为止，白匪军只能应付国内战争，在各个城市之间频繁调动，镇压工人，解除工人武装，企图使工人再次受资本家的剥削。但是，除了杀害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和其他斯巴达克联盟成员以外，他们并无多大收获。工人对他们除了仇恨还是仇恨。迄今德国所发生的工人武装暴动，都是这群白匪进行挑衅以及社会民主党多数派报刊进行无耻攻击的必然结果。这当中，《前进报》充当了带头羊，它所发表的攻击性文章，以其数量而言，居各报之首。

结果，德国陷入一场国内战争。一边是资产阶级代理人艾伯特—谢德曼领导下的整个资产阶级，另一边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艾伯特—谢德曼之流妄图在资产阶级民主口号下保存旧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无产阶级则不顾种种迫害，为争取建立苏维埃制度，进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处于中间的是独立社会民主党、哈阿兹—考茨基之流，他们同无脊椎软体动物一样，今天摆向这边，明天又摆向那边。现在，广大的无产

阶级分子究竟趋向哪一派，是不能用数字来说明的。国民议会选举并不反映真实情况。事实是，在共产党人开展社会主义活动的一切地方，所有的工人，不论属于何种党派，都跟共产党人走，就以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矿区为例，那里的工人不顾政府意愿，着手实行矿井社会化，我们的同志得到了全体工人的支持。

如果这一切迹象不是虚假的话，那么德国无产阶级已经面临着决定胜负的最后战斗了。无论这场战斗如何困难，共产主义的前景总是光明的。

德国经济陷于瘫痪。通过罢工，工人的工资虽然增加了，但企业主嫌利润减少了，遂纷纷宣布企业倒闭；原料短缺，加上工人不愿为资本家卖命，使倒闭的企业日渐增多。食品价格天天上涨，投机倒把猖獗，粮食定量不够吃，失业大军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铁路交通中断，因为可用的机车大都调给协约国了。至于政府借口怕得罪协约国，而不实行社会社会主义化，说如果实行社会社会主义化，协约国就要拒绝同我国缔结和约，这纯粹是骗人的鬼话。这套骗人的鬼话天天被戳穿，因为尽管政府摇尾乞怜，但协约国却一次比一次蛮横，提出的停战条件一次比一次苛刻。资本主义剥削者要想知道该如何订立城下之盟，威尔逊、劳合-乔治及其一伙确实可以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拜谢德曼之流为其祖师爷了。

以强凌弱的屈辱性和约降临到德国头上来了，解救德国无产阶级的唯一办法就是让德国无产阶级以铁拳回击资本主义战胜者。然而现在由于埃尔茨贝格尔—谢德曼之流的无能和奸计，德国无产阶级将不得不付出代价。

但是，没有那么容易。德国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将推

进国内革命，进行反对本国资本家的阶级斗争，直至战胜资产阶级。德国无产阶级将在争取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征途中建立起苏维埃制度，从而把德国革命进行到最后胜利，并以此加速不可避免的世界革命。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档案馆

# 克·彼廷的报告

(奥地利)

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2月9日在维也纳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各地代表，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共产党代表。来自基层的报告表明，在维也纳，党依靠区工人小组以及维也纳的一部分卫戍部队（民兵），这一部分卫戍部队建立了士兵代表苏维埃，并且拥护共产党。

在地方党组织中，施泰因马克地区的党组织最为巩固，那里的党组织遍布各地。当初，社会民主党曾力图扼杀当地的共产主义运动，连开会的自由也给剥夺了。在萨尔茨堡，党在贫苦山区居民中获得强有力的支持。1月底，在上奥地利，粮食危机引起一场严重骚乱，商业、饮食业停业三天。在林茨，工兵苏维埃已由共产党人接管，共产党人只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而没有立即夺取政权。在维也纳郊外的特尔尼茨工业区，工人群众在1918年1月罢工期间占了上风，官方政党曾力图把工人拉到自己一边，但是没有得逞。在德意志奥地利，原先，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农民，受宗教界影响，一心站在反动政党一边，现在，雇农和贫农逐渐倒向革命一边了。革命的传播者主要是从俄国遣返回来的德意志战俘，他们向贫苦农民传播消灭大地主私有制的主张。

在下奥地利某些地方，农民曾尝试单独没收地主土地，但很

快就遭到政府镇压。社会民主党自然把共产主义运动视为眼中钉，咬牙切齿地把我们的同志赶出工厂。有许多工人为保住饭碗而未敢加入我们的党。

在维也纳，党出版《社会革命报》，每周三期。此外，还有周刊：《红色士兵》、《革命无产者》、《共产主义青年》和通俗理论刊物《共产党人》。

以“社会民主党”委员为头子的警察局对我们的报刊横加摧残，制造种种借口，没收我们的报纸，禁止公开出售，并公开宣称我们没有出版自由。

党代表大会讨论了参加国民议会选举问题，并以多数票通过关于拒绝参加选举的决定。

党报党刊讨论了成立第三国际问题，党代表大会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

可以断言，在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人看来，成立第三国际势在必行，他们期待着莫斯科国际会议作出成立第三国际的决定。

载于1919年3月6日《消息报》第51号  
(总第603号)



# 弗·普拉廷关于瑞士革命 运动的报告

## 概 况

瑞士是一个在各方面都依附于大国的国家，是一个实行小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国家。瑞士工人阶级具有革命积极性，他们屡次通过各种决议以至实际行动表明，他们不愿继续留在旧国际。在持续不断的革命宣传影响下，工人在党代表大会和工会代表大会上已经宣布，他们愿意作为革命国际的一员，为推进世界革命而努力。

## 党的 发 展

瑞士党业已加入齐美尔瓦尔德联盟，但是加入齐美尔瓦尔德右派还是左派的问题，党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并未预先解决。普拉廷无论在齐美尔瓦尔德还是在昆塔尔都站在左派一边；格里姆、奈恩、格拉贝属于中派，他们极力阻挠党的左派发展。

由于这些派别继续存在，党内斗争也就日趋尖锐。无疑，左派获得了新的阵地。格里姆同志彼得格勒之行，对他今后在瑞士的活动产生了影响。这位富有才干的同志越来越右倾。积极从事

党的工作的同志感到，一场危机迫在眉睫，斗争将要激化。同党的日益发展一样，工会也正在发展。

## 工 会 运 动

我国工会运动由一群秘书、职员一类人物指导，一度出现过严重的官僚主义倾向。只是由于工人不堪忍受哄抬物价，自发地起来斗争，才破坏了多年建立起来的工会纪律。工会首领与工会会员之间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以工人的胜利而告终，这是因为，规定今后工会要采取任何群众性行动，都只能由工人代表大会来决定。工人代表大会的特点是，发扬真正无产阶级精神，各项决议贯彻革命原则。尽管如此，但由于工会各派首领推行阳奉阴违的政策，工人仍难免受骗。工人既已走上自发地进行斗争的道路，就不可避免地要采取群众性行动。果然，在一些地方经过几次大的较量以后，就在俄国革命周年纪念日爆发了瑞士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罢工。尽管条件艰苦，又遭受军事、政治的双重压迫，但罢工仍坚持了3—5天。工会领导机关故技重演，早早地卷起红色战旗，过早地提出停止罢工的口号，使无产阶级痛苦地感到他们又一次被出卖了。

## 反 动 势 力

军人政党猖狂至极，白色恐怖笼罩全国，4 000余名铁路职工跟领导同志一起受到审判，这是我们失败的必然结果。但是，经过这次严重的较量，一个重要的收获是，工人开了眼界，他们猛

然领悟到，今后开展斗争，只能开展武装斗争。

## 驱 逐 俄 国 使 节

俄国大使馆也成了反动势力的牺牲品。驱逐使节，对于我们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从此，同俄国的一切联系暂告中断，而在俄国情报局关闭以后，我们失去了革命宣传中心。我们设法尽快弥补损失，办法是利用我国出版的材料，终于取得成功。

## 自 己 搞 宣 传

近来，我们通过发行小册子、散发传单、指南等等，加紧开展宣传。有人搞议会宣传倒也不错，因为只要是我们的人作报告，表示坚决拥护俄国布尔什维克，资产阶级报刊就迫不及待地发动猛烈攻击，这恰恰有利于我们党刊进行论战。军队中的宣传工作也开始了，现在，部队中分化瓦解的苗头已经出现。不能不说我们的同志干得出色，尽管我们同这些同志在其他问题上常常产生分歧。

## 党 中 央 迁 址

瑞士党的领导权掌握在苏黎世具有革命情绪的同志手中，这很久以来就是党内右派分子的一个心病；他们以阴险的手段，利用出席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不够法定人数的机会，强行决定把党中央所在地迁往伯尔尼。我本人宁肯书记不当，表示拒不服从，目

的在于把事情闹大。当然，这样一来，我身为党的书记，辞职是不可避免的了。于是右派欣喜若狂，以为党内左派专政从此便宣告结束。党的主席弥勒竟然声称，党中央迁址意义重大。我还不能不补充一句，格里姆同志附和弥勒。

## 党的非常代表大会

为解决瑞士社会民主党是否派代表出席伯尔尼社会爱国主义者代表大会问题，召开了党的非常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清算了中央的背叛行径，左派不顾中央代表的抗议，提出一项议案，这项议案不仅解决了参加伯尔尼社会爱国主义者代表大会问题，而且提出了同旧国际断绝关系的问题。代表大会以198票对154票的多数通过普拉廷的决议案，右派和中派联盟只获得154票。

## 结 论

左派将坚定不移地同国际共产党人保持一致，并将尽其所能贡献自己的一份微薄的力量。我们坚信无产阶级革命终将取得胜利。在东方，我们的俄国战友已经夺取政权，我们遥望东方，感到无比兴奋。

载于1919年《共产国际》第1期，  
红旗出版社，柏林1919年8月

## 法国共产主义小组的报告

法国共产主义小组谨向俄国革命人民致敬。俄国人民有计划、有步骤地艰苦创业,经过努力,创建了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谨以法国工人阶级有觉悟分子的名义向俄国人民表示钦佩和感谢。

共产主义小组特别向工农红军致敬,工农红军被迫同协约国政府的帝国主义掠夺政策作斗争,给予它以成功的回击。

共产主义小组拥护社会革命先锋队,即布尔什维克共产党,拥护1919年2月25日、26日和27日公布的俄共(布)纲领第1—19节。

这个纲领中具体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目标,符合法国革命形势,因此,共产主义小组也表示同意。

关于夺取政权,共产主义小组决心说服法国人民相信,以苏维埃取代现在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形式,势在必行。

在宣传方面,共产主义小组强调资产阶级民主制根本不能解决当代现实所提出的迫切问题,从而阐明无论法国还是别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必定要破产。

在政治上,资产阶级民主制已经彻底破产,这有事实为证,请看:

资产阶级虽然搞普选,实行形式上的平等,但资产阶级特权依然保留,它倚仗这些特权而维持其统治。资产阶级事实上拥有

建立资产阶级政权的一切手段：生产工具、积聚的资本、政治经验和现有地位。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拥有控制劳动人民的一切手段：威胁人民的武装力量，以及麻醉人民的学校和报刊。因此，只有资产阶级选民拿了选票才有用，而把选票给了无产阶级，纯属骗局。近50年来，法国的选举权是一种欺骗和假象，是公开的和秘密的营私舞弊。

这样，资产阶级无论在政治或者经济方面就成了主宰。

表面上的平等给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带来的仅仅是表面上的好处。

然而，由于资产阶级民主制标榜的是全民自由与平等，而实际利用绝大多数人民的顺从和俯首听命，干的是营私舞弊的勾当，所以，它的谎言就不攻自破了。资产阶级民主纯粹是欺人之谈。实际上，在阶级社会中，这也只能是欺人之谈，因为，一方在台上执政，而另一方处于下风，仅在理论上享有自由，仅在理论上享有平等。可见，资产阶级自由只能给后者带来危害，给统治者带来好处。

再者，随着资本主义统治的发展，代表少数人的阶级对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的压迫就愈来愈深，生产资料就愈来愈集中，这一切，导致资产阶级政权向着工业寡头和金融寡头政治转化。

工人阶级以为自己有了选票就似乎掌握了一部分国家主权，其实，这是受骗上当，资产阶级也是如此，它以统治者自居，其实，全国的经济、政治大权都已掌握在几个金融大王和工业大王手中。他们的不可告人的野心和自私自利，往往把国家拖入掠夺殖民地的冒险之中；为侵占摩洛哥，他们险些引起欧洲大战，他

们同德国对手的竞争，是1914年爆发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他们违背人民的意愿，极力拖延战争，鼓吹举行巴黎和会，以缔结符合于他们自己利益的和约。

在这种具有双重作用的过程中，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制就必然退化，进而不可避免地转变成国内寡头政治一统天下的制度。原先，法国资产阶级民主制是一个阶级实行秘密独裁，如今却变成一小撮人实行独裁。

既然社会主义政党的目标是以真正的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取代阶级特权，它就应当首先抛弃普选权这尊偶像，以暴力推翻当今统治者的统治，把政权只交给无产阶级。

现在，法国资产阶级议会制已经自行崩溃，因而在法国进行革命的时机已经到来。

1914年的战争证明，从属于资本主义寡头政治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必须抛弃它的原则。自以为是掌握政权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一样，不希望进行这场战争。但金融寡头和工业寡头以种种阴谋手段不知不觉地导致战争爆发。于是，曾经宣称要捍卫人权与自由的法国人民突然被卷入帝国主义挑起的世界大战。这场大战是大企业主出于本身利益而一手挑起的，目的在于夺取萨尔和布里埃矿区，置德国竞争者于死地。

因此，除非德国爆发革命，否则法国人民要想摆脱这场迫于资产阶级专政而不得不继续进行的反对德国人民的无谓的斗争，是绝然不可能的。

两国谁也不敢率先作出让步，唯恐成为另一国民族主义狂热偏见的牺牲品，因为两国受各自首领利己目的的愚弄而彼此充满仇恨。多亏德国革命带来了和平。但是，受帝国主义资本奴役的

“法国民主制”出于它的本性，自然而然地要播下新冲突的种子。它事先不征询民意就并吞了亚尔萨斯—洛林地区，从而抛弃了它原来的主张。它要把德意志人居住的莱茵河左岸各州据为己有。它如此强行占领，引起德国的极大仇恨。它还要把魔爪伸向亚洲领土。

它明知道伴随这种仇恨而来的危险，却一意孤行，认为消除危险的唯一办法是，压迫对手拿出更多的赔款，将德国工业彻底压垮，使它永远不能恢复。它用这种方法不仅准备再次进行复仇，即发动一场要自食其果的战争，而且还同过去的盟友即新的竞争对手发生冲突。

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这种无可挽救的退化，即一而再、再而三地抛弃它原来的原则，表明它是俄国革命的不共戴天的敌人。既然如此，它就要支持并策划反革命阴谋，唆使协约国所有国家反对苏维埃政权。只可惜，这些国家的“民主”制度使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不能有效地反对这种反动的帝国主义政策。

这也不足为奇。按照法国议会法，议员在其任职期间享有不受监督和不可剥夺的权力，而“握有主权的人民”却不能享有真正的主权。

历时50个月之久的战争打过了；停战协定签订了；可是外交家们并未征求过人民群众的意见，人民群众虽然享有普选权，却不能对可怕的世界大战，不能对一场世界范围的浩劫发表自己的主张。这次战争夺去了近200万人的生命，使国家蒙受一场灾难。

选入议会的所谓代表不受选民的约束，这种规定使政权能通过暴力而继续存在，但政权的体制却决定了这种政权只能起空头作用，因为它实际上受国民议会所通过的各项决定的约束，而这



些决定无一不是由工业家康采恩的不负责任的首领授意通过的。

战争在社会经济方面的需求，一方面使相当一部分小工业遭到毁灭，另一方面，使工人阶级遭受的剥削更深，但与此同时，战争使资本主义工业集中了。军火商通过剥削工人阶级和向国家出售军火这种双管齐下的手段而大发横财，他们所得到的利润达到了前所未闻的数额。

由于统治阶级的势力倚仗现行制度并日益增强，工人阶级经过50年艰苦奋斗得来的权利被剥夺了。

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以及关于劳动保护、企业卫生、工作日、妇女和儿童的雇佣等大多数法律被取消了。工人阶级因工厂军事化而完全处于从属地位，他们被剥夺了在国防工业部门中举行罢工的权利，实际上，被剥夺了在所有工业部门中举行罢工的权利，因为工业部门无一不受国家的监督。

总之，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破产已是既成事实。它在国际范围内破产了，它在政治上破产了，它在社会方面也破产了。

民主设施的发展虽然增强了资产阶级寡头政治独裁，但也使阶级对抗激化，从而为工人起义作好了准备。

法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即金融—工业寡头政治，打了一场战争，使国家的财力物力消耗殆尽，如今它又在进行帝国主义掠夺以弥补战争的损失，由此与盟友发生了严重的利害冲突；它臆想同那些也有巨大牺牲的盟友一起成立国际联盟。这个联盟不会成为国际联盟，相反，它将是几个享有特权的国家反对其他国家的联盟，将是一个同和平与谅解毫无共同之处的战争机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妄想以此而使虚构的民主社会大厦大功告成，以便日后借此来消除内部弊端和困难所造成的后果，但到头来只能更

加暴露这个社会已经腐朽不堪。彼此竞争的寡头们不反对在巴黎就消除不可避免的、你死我活的激烈竞争达成一项协议。但他们彼此竞争，就是引发一次又一次的战争，这是不依他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此外，为争夺市场，他们将弱小国家加以划分，借口解放这些弱小国家而对它们分别加以控制；其次，他们不得不借助国联（他们就是国联的主人）雇佣军来镇压各国的劳动阶级，而这一群寡头得以生存，全靠这些劳动阶级。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为防止威胁他们的灾难而选择的这条道路的三重性质，必将导致相互竞争的大国之间的世界大战，必将导致被剥削的弱小民族的民族起义和被压迫的无产阶级的起义。

资产阶级民主制为免于灭亡而采取的这个最后解救办法已从上述三个方面彻底、永远失败，这也是划分资产阶级民主制与世界社会革命的最后阶段。

法国同其他各国一样，随着国联的产生而必然跨入无产阶级专政时代，从而标志着资产阶级专政作垂死挣扎的一切尝试归于失败。只有所向披靡而又不怀偏见的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解决新的课题。

法国共产主义小组的目的在于帮助法国工人阶级认清这一过程，帮助工人阶级做好夺取政权的准备。

本报告经法国共产主义小组1919年3月1日会议一致通过。

载于1919年《共产国际》第1期，  
红旗出版社，柏林1919年8月

## 奥·格里姆隆德的报告

(瑞典)

鉴于布兰亭领导的旧社会民主党偏离社会主义原则越来越远，大约在两年以前，在所有青年工人组织的积极协助下，产生了瑞典左派社会党。同时应当指出，过去的党受尽了党执行委员会和各地方党委会恐怖手段的迫害，党内少数派的意志受到粗暴的压制，反对派没有立足之地，换句话说，一切从原则上维护党纲或党的策略的言行一律受到压制。

新党直接向在大战期间联合一切革命基层组织和仍忠于国际的少数派小组的那个组织靠拢，即加入了齐美尔瓦尔德委员会，瑞典党一向属于该委员会的左翼。党始终坚持明确的革命观点，经常在报刊和小册子中毫不妥协地揭露、批判社会爱国主义，其中包括它在瑞典的变种。党的宣传方针主要是发动工人阶级开展阶级斗争，采取革命行动。应当指出，宣传工作卓有成效。党员人数逐月增加，支部约有200个，各青年工人组织拥护党的革命纲领。那些一直具有社会爱国主义和反动性质的许多工会组织已开始向我们靠拢。

党成立之初，只有1种报纸，每周出版3期；现在，党的机关报《政治报》每天出8版，颇受工人的欢迎。同时，我们在地方创办的报纸已不下12种，其中3种为周报，其余的每周出版3期。青年

组织出版自己的《警钟报》，也非常普及。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党的宣传和组织活动经受了严重考验。党充分地意识到作为一个阶级政党所肩负的职责，因此，从一开始就表示拥护俄国革命。我们党的所有报纸，尤其是机关报《政治报》，每天都要同斯德哥尔摩和赫尔辛基的反革命中央机关报蓄意进行的欺骗和诽谤宣传进行激烈斗争。布兰亭的《社会民主党人报》是攻击俄国革命最卖力的机关报。因此，我们党认为有责任向工人强调指出我们同社会爱国主义者在观点上的明显差别。我们拿俄国同志的实践活动作为我们理论观点的例证；另一方面，我们用无数事例生动地向工人证明，瑞典的社会爱国主义者、俄国的孟什维克和德国的谢德曼分子三者观点上极其相似。尽管我们党年轻，党员不多，但为使群众接受并树立革命观点，党尽了它的努力。芬兰革命的悲惨结局同样为我们提供了有力地开展反对资产阶级和社会爱国主义者的宣传机会。

出于团结革命力量的迫切需要，党联络无产阶级左派组织，例如工团主义者和反议会制度的青年社会党人，以及工人和士兵联合会，这个联合会是一个以建立士兵和工人兄弟情谊为宗旨的组织。党和上述组织共同提出口号，印发传单，进行宣传，并做了一些组织方面必要的筹备工作。

但是党内也有一些人的想法并不完全符合党的路线。这些都是那些因不满旧党而加入我们党、但本身又缺乏明确观点的人。这突出地表现在他们的首领林德哈根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反对革命暴力的屡次发言中；他们大唱反调，鼓吹“人道主义”及“和平主义”。每个党员都清楚，下一次党代表大会应当彻底清算这种资产阶级幻想。

我们党委会为能应邀出席第三国际成立大会而感到高兴，认为第三国际是齐美尔瓦尔德运动合乎逻辑的发展。至于邀请信中所阐述的各项基本原则，不用说，我们党是完全赞同的。党委会成员仅对其中涉及具体步骤的一些个别条款有所保留。我被授权投票赞成成立第三国际。至于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当然要等下一次党代表大会开过以后。

载于1919年《共产国际》第3期

# 米尔基奇的报告

(塞尔维亚)

同志们！我在关于塞尔维亚工人运动的报告中，将扼要说明塞尔维亚无产阶级的立场。拉柯夫斯基同志在他今天所作的关于巴尔干局势和巴尔干国家各社会党立场的报告中令人遗憾地断定，大战期间，塞尔维亚社会党背弃了它原来的革命立场和国际主义立场，转而采取了民族主义立场。<sup>①</sup>为使出席这次历史性会议的同志们在散会时不至于对塞尔维亚无产阶级产生不良的、也是不应有的印象起见，我在今天会议上不能不向诸位加以说明。18年以来，即从我们党成立之日起，我始终置身于塞尔维亚工人运动，担任过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成员才配担任的所有光荣职务，想到这里，我更感到作出说明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说塞尔维亚社会党背弃了它以往的革命立场，这是不对的。卡茨列罗维奇和波波维奇两位同志在斯德哥尔摩所表示的意见既不代表我党的意见，也不代表我们工人阶级的意见。只要说一说这两位同志是怎样来到斯德哥尔摩的，诸位就可以明白了。

1915年秋，塞尔维亚被奥地利和保加利亚占领之后，不仅一般党员，而且中央委员都分散到欧洲、亚洲和非洲一些受中立国

---

<sup>①</sup> 见本卷第76页。——译者注

政府和交战国政府管辖的国家中去了，我们党作为一个组织已不复存在了。从那时起，一直到党恢复以前，一直到我们的同志返回以前，任何人也不能被正式授权代表党发表讲话，其道理十分简单，即没有任何一个机关能授予这个权力。

卡茨列罗维奇和波波维奇两位同志是由当时在贝尔格莱德的两位同志即两位党委委员派往斯德哥尔摩的。但我必须指出，这两位委员后来声明，他们对卡茨列罗维奇和波波维奇两位同志在斯德哥尔摩所采取的立场表示不满和不以为然。

为了向诸位证明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意见，幸好，我还可以举出一个证人，这位证人大概比我更能博得大家的信任，这位证人也是托洛茨基同志和拉柯夫斯基同志一向所称道的。这位证人就是德拉基沙·拉普切维奇同志。

拉普切维奇同志对国际、对我们党、对卡茨列罗维奇和波波维奇两位同志的态度究竟见解如何，他在历次的来信中均有所表述。1917年4月22日，他从贝尔格莱德写信给我说：

“我感到高兴的是，你能证实我历来的见解，确实，这一群老爷（社会党人）在欧洲比资产阶级还要坏。”

他在1917年11月5日给我的明信片上写道：

“我不参加任何会议，其理由很简单：我们的党组织已不复存在，不然的话，党组织会作出有关决定，会提出参加会议的指示方针，会监督出席会议的我党代表，会听取出席会议代表的总结报告。”

他在1918年5月12日的来信中谈道：

“卡茨列罗维奇和波波维奇去斯德哥尔摩是莫大失策，假如他们不去，或者不发表自己的意见，不承担义务，而等待我们党

有机会亲自发表自己的主张，那么，这反而对于党、对于内部组织要好得多。”

最后，他在1918年6月7日这样写道：

“斯德哥尔摩我还是决定不去，原因有二：一是原则，一是效果。原则就是，我不想同已失去作用、失去作为社会党存在意义的政党打交道。效果就是，我不想为缔结和约而斗争，我要进行国际反战斗争。”

他接着写道：

“卡茨列罗维奇和波波维奇是由提莫季奇和亚诺维奇作为代表委派出去的。但现在委派者对被委派‘代表’所发表的意见也在大肆声张地表示反对。”

我还可以援引许多信件，其中不仅有拉普切维奇的，而且有塞尔维亚工人党其他有影响的人物寄来的。但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为了证明塞尔维亚社会党的确没有背弃它的光荣革命立场，我想提请诸位回忆一下不久前发生的两件事。

第一，塞尔维亚社会党不仅拒绝参加南斯拉夫新政府，而且指责克罗地亚社会党派遣一名成员参加新议院。我们党声明社会党人加入资产阶级内阁就等于是作资本主义部长，党只能对他进行谴责并同他进行斗争。

第二，我们党没有参加伯尔尼会议，而这是颇能说明问题的。

鉴于上述事实，我可以向诸位断言，塞尔维亚无产阶级既不是机会主义的，也不是民族主义的。它将一如既往，忠于革命事业和国际主义事业。它将同国际革命无产阶级一道前进，不要很久，它就将建立起自己的苏维埃，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从而加入伟大的、共产主义国际苏维埃共和国。根据这个理由我认为我有权在此宣



布：塞尔维亚无产阶级满腔热忱地加入无产阶级国际即第三国际。

1919年3月3日于莫斯科

载于1919年8月《共产国际》第4期

# 弗雷利希的报告

(东加里西亚)

早在1889年，即在巴黎举行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那一年，加里西亚工人运动就在代表大会的影响下组织起来了，成立了社会党。党从成立之日起，就走上了宣传革命的道路。第二年，加里西亚各工人中心就把五一节作为国际工人节来庆祝，其后，工人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就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了。但在第二国际成立以后的头十年中，斗争的深度和广度都还非常有限。布隆代表大会曾为奥地利制定了著名的民族纲领，这次代表大会在加里西亚产生的结果是，成立了三个民族政党即波兰社会民主党、乌克兰社会民主党和犹太社会民主党。以伊格纳齐·达申斯基、赫尔曼·迪阿曼德博士和格尔曼·李贝尔曼博士为首的波兰社会民主党作为城市无产阶级最有力量的党最先成立，该党一直存在到哈布斯堡王朝灭亡为止。乌克兰社会民主党是仿照波兰社会民主党成立的，但不如前者有力量，人数始终不多，它在城市和农村中的影响大致相同。自1906年起，加入波兰社会民主党的犹太无产阶级开始大闹分立，究其原因，一是存在反犹太人主义，二是有其他政党的先例，因而自然而然地也要按民族实行抱团。同时，奥地利宪法不承认犹太人为独立民族，因而波兰社会民主党拒绝承认组织起来的犹太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在这种情况下，许

多著名活动家便退出这个党，致使担心党会分裂的一大批犹太无产阶级分子也渐渐脱离党。这样一来，犹太社会民主党在1908年就最终变成独立政党，并且得到第二国际的承认。上世纪末，国内合法存在的各社会党大力宣传工人革命斗争，以实现各种社会基本要求，如普选权、八小时工作制、老年保险，等等，等等。要求得到普选权始终被提到首位，因为党的首领们断言，普选权一旦到手，无产阶级就能通过议会道路实现最低纲领，从而为实现最高纲领打下基础。1899年成立了五个选民单位，使工人和农民有了被选入奥地利议会的机会，虽然这时进入邦议会的大门反而关得更紧了。在维也纳议会选举中，代表加里西亚的达申斯基当选议员，他加入了由10名奥地利社会党议员组成的俱乐部。1904年，在加里西亚首次发生几起大罢工，起带头作用的是利沃夫的石匠和波利斯拉夫油田工人。1905年，为争取改革奥地利议会选举法，爆发了席卷整个奥地利的强大运动。为实现这次运动的目的，社会民主党全力以赴，并于同年11月25日宣布在奥地利全国实行24小时总罢工，这次总罢工在各地取得很大胜利。和奥地利各地一样，在加里西亚一些地方，工人与当局发生冲突，工人以其英勇果敢行动证明，只要领袖能说服群众相信他们是为重要革命事业而战，群众就能够建立丰功伟绩。1907年，根据普遍、平等、无记名与直接选举权首次进行选举，结果，首领们大获成功，无产阶级却大失所望。奥地利工人百折不回，自我牺牲，使社会民主党在这次选举中有89人当选议员，其中加里西亚有6名，即波兰社会民主党4名，乌克兰社会民主党2名。必须指出，这6名议员全部来自东加里西亚，而在西加里西亚，尽管该地实际上属于波兰，尽管当地社会民主党人力求在推行民族主义方面表现得

比其他波兰政党更卖力，但以达申斯基为首的波兰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全部落选。在东加里西亚，议员分别来自利沃夫（迪阿曼德博士和古德科）、彼烈梅什尔（李贝尔曼博士）、斯特雷（莫拉切夫斯基）（以上为城市地区，4名议员是波兰社会民主党成员），德罗戈贝奇—波利斯拉夫—突尔卡（维蒂柯）和塔尔诺波尔—兹巴拉日（奥尔塔普丘克）（以上为农村地区，两名议员是乌克兰社会民主党成员）。波兰社会民主党在城市选举中获胜的主要原因是，犹太无产阶级出于社会党团结的目的，决定不提出自己的候选人，而把自己的选票交给波兰社会民主党。在竞选活动中，所有的候选人都坚决主张向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党作无情的斗争，但是一进议会大门，就立刻改口，实行可耻的妥协，于是很快就获得国王——皇帝陛下的社会民主党人绰号。无产阶级极其失望，在选举期间和选举以后一段时间那种高涨的热情没有了，人们灰心丧气，进而意志消沉。固然，在1911年举行的第二次议会选举中，那些人几乎全部重新当选，但是在这次选举中再也看不到像在1907年那样的革命激情了。他们再次当选的主要原因是政局发生变化，一大批小资产阶级成了社会民主党人的同路人，他们看出社会民主党人是小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护者。

总之，号称奥地利议会人数最多的社会民主党团在世界大战前七年的议会活动平淡无奇，毫无成绩可言，在无产阶级发展史上未必会起什么作用。在长达四年半之久的战争中，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叛卖行径使广大群众蒙受奇耻大辱，受尽欺骗愚弄。人民群众深感不安，进而觉醒起来，决心为实现无产阶级的真正理想而斗争，尤其是在中欧几个帝国主义堡垒相继垮台以后，社会民主党首领纷纷投向沙文主义的阵营，这使工人群众更清楚地

看出他们的叛徒嘴脸。自1918年11月1日起,过去的奥匈帝国跨进了新纪元,从此,加里西亚作为奥地利王室最大的一块国土,成为重要因素。在加里西亚,如同在奥地利各地一样,随着王朝的灭亡,民族纠纷使波兰小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波兰社会民主党首领站在波兰帝国主义者一边,乌克兰社会民主党首领站在乌克兰帝国主义者一边,双方都以响亮的爱国口号吸引其仆从参加新的屠杀。这时,因长达四年半之久的战争而疲惫不堪的无产阶级广大群众早已放下武器,欢庆战争结束,而且遗憾的是,缺少一个革命政党来向群众讲清利害,即:无产阶级放下武器将招致不堪设想的后果,决不能允许两个阵营的资产阶级最终保留武器、而无产阶级变得赤手空拳这样一种局面出现。就这样,国家分裂成两个敌对阵营,并且两个阵营都实行反动独裁统治。在东加里西亚,乌克兰民族主义政党收罗正规军士兵和业已瓦解的奥地利军队中主动表示愿意卖命的一切败类,拼凑一支可观的战斗力量,占领全国。但是,他们统治不到一周,就不得不把利沃夫和彼烈梅什尔两大城市让给波兰人,那些未能及时逃离、推行乌克兰民族主义政策的显要首领也被波兰人抓获。乌克兰当局对居住在东加里西亚的波兰政治家也采取同样手段。被隔断同国内各大中心联系、失去任何政府机构的加里西亚新主人,如同沙漠游民一样,先是设府塔尔诺波尔,后来又迁都斯坦尼斯拉夫,处境狼狈不堪。政府取名人民书记处,国民拉达代行议会职能,二者对于立法一窍不通,只得抄袭奥地利旧法律和指令,各城市按照政府和国民拉达在新国家中心所实施的法制,实施各自的法律,其实,是没有法律。实行高度戒严倒是它们的一项创造,戒严令规定:没有通行证不得外

出，下午7点以后禁止上街。办理通行证不但难上加难，而且大敲竹杠，官员借口捐助红十字会而强行索贿。即使通行证到手，人身安全也并无保障，因为每过一站地，哨卡随便就可以说你那手续完备的证件无效，从而再敲竹杠，此类的事常常发生。这种腐败现象之所以蔓延开来，是因为上行下效，政府首脑亲自出马，为贪污受贿蓄意制造气氛。要想说明当今统治者政治道德的败坏，各种实例比比皆是，举不胜举。不过，有一种犯罪行为我不能不指出，因为它触及我国经济命脉德罗戈贝奇一波利斯拉夫油田。隐藏在拉达的一伙犯罪分子在油田成立了以社会爱国主义者维蒂柯为首的石油特别人民委员部，篡夺了对大量储备的原油、纯煤油、石蜡和蜡烛的支配大权，把国家的这些宝贵财富只配给向他们行贿的投机商人。譬如：一车煤油在德罗戈贝奇售价4万克朗，而投机商人在塔尔诺波尔则以不低于50万克朗的高价转手倒卖。这种罪恶勾当竟然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不背着政府，公开干出来的！然而他们如此胡作非为，对无产阶级来说，有弊也有利。无产阶级从中体验到，他们对政治再也不能不闻不问了，于是，无产阶级又活动起来了。

党在各地活跃起来了，尽管这时社会民主党内出现新的积极因素，但人人感到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尤其是策略，有彻底改变的必要。根据以往划分的情况，各党仍按民族重新组织起来，但过去强大的波兰社会民主党因受乌克兰当局迫害，党员人数比过去减少了，况且在经济上较富裕的工人对国外波兰资产阶级政府抱有好感。本来就弱小的乌克兰社会民主党，这时已被占据统治地位的民族主义几乎消化净尽，只有犹太社会民主党这一个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生气勃勃的组织活动，建立了工人代表苏维

埃：工人代表苏维埃在当局心目中有了一定的权威；联合两个兄弟党的工作也开始了。到去年12月，各项工作已初见成效，除此之外，我们还建立了中央机关，并开始出版《红旗》周报。同时，党委会经改选，减少了人员，成立小型委员会，负责承担一切必要的秘密工作。这个由五人组成的小型委员会派遣一位同志到布达佩斯，1月初，这位代表与当地中央委员会代表举行会谈并建立相应的关系，随后，离开布达佩斯前往莫斯科，同苏维埃政府领导人取得联系。在这位代表从布达佩斯返回以后，于1月18日和19日举行了有几乎全国各地许多代表参加的党代表会议。为期两天的会议几乎全部讨论纲领和策略问题。会议选举了常委会，以便认真研究和起草有关决议。常委会内部出现了彼此严重对立的两派，一派主张实行以工人苏维埃和农民苏维埃为形式的无产阶级绝对专政，彻底抛弃议会道路；另一派则拥护资产阶级议会道路，认为可以殊途同归，速度虽慢，却行之有效。分歧如此之大，协议自然无法达成，于是两派分别提出各自的议案，结果，右翼在常委会中占据多数，我们居于少数。我们只得把我们的议案提交常委会全体会议审议，结果我们反而占了多数，使我们的对手感到极其难堪。顺便提一下，事已到此，共产主义派便提议结束讨论策略问题的会议，岂料，共产主义派的所作所为竟在城内引起种种荒诞离奇的传闻，于是政府军开进城内，我们俱乐部所在的房屋被军队包围，而且就在会议表决议案的那一刹那，军官、士兵和警察闯进会场。主持会议的孟什维克乘混乱之机，要求进行第二次表决，结果，大概是因为一些代表不知哪个议案先交付表决的缘故，温和的议案竟以两票的多数获得通过。但是，即使温和的议案也明确指出，工人苏维埃和农民苏维埃是将来夺

取全国政权的新生基层组织。这次代表会议选举了中央委员会，本人是中央委员之一；中央委员会对秘密工作表示赞许。

总之，我们仍处在组建时期，目标是建立统一的共产党，党内分三个民族支部，即波兰支部、乌克兰支部和犹太支部。在地方，三个支部受统一的党委会领导，在全国，受执行局统一领导。此外，小型委员会决定将现有的各民族工人代表苏维埃合并，并尽早确定工人代表苏维埃下一次普选日期。本人受小型委员会委派，走访了全国各地，所到之处，人们都在加紧从事共产主义活动。老牌社会民主党首领已无人承认。人们激情满怀，表示要拿起武器，驱逐外来强盗，争取使东加里西亚苏维埃共和国在南起桑河、北临兹勃鲁芝的土地上宣告成立。因为政治制度和民族成分的关系，这个共和国不能同波兰合并。居住在加里西亚的乌克兰人几乎清一色是农业人口，因而，他们在由犹太人和波兰人组成的城市人口中不配居统治地位。至于民族主义分子，倘若苏维埃政府成立的话，这个政府定会把他们扫进垃圾堆里去。

最后，我代表东加里西亚共产党宣布：我们党加入第三国际，我们无保留地赞同并将恪守1919年3月2日至6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各项决定和决议，我们期望在无产阶级的这个新的大家庭中成为一名有益的成员。我们退出第二国际无须单独发表声明，我们在伯尔尼代表会议上对无产阶级的掘墓人已经表示了我们的鄙视。至于我党在执行委员会中的代表问题，在我们党中央委员会一时还不能派遣常驻代表之前，本人将临时出任代表，请予认可。

载于1919年8月《共产国际》第4期



# 艾库尼的报告

(亚美尼亚)

同志们!

今天是我们党成立一周年纪念日，在庆祝这一节日的时候，我们为能出席筹备成立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共产党代表大会而感到非常荣幸。无产阶级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即国内战争取代帝国主义战争的纪元，国内战争必将导致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在全世界建立共产主义制度。

同一切压迫和暴力格格不入的无产阶级十月革命在提出其他解放口号的同时，也提出了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民族口号，包括亚美尼亚自决的口号。

亚美尼亚各族人民获得了安排自己命运的自由，他们破天荒第一次可以自由地呼吸了。不过，也出现了极大的危险，不能不防范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利用民族自决口号，进一步煽动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以自决为幌子，把国家变成新的民族战争的战场。必须以亚美尼亚各族劳动群众的阶级团结来对抗民族隔绝政策，必须变民族战争为国内战争，使被剥削被压迫阶级从剥削者和压迫者的剥削和压迫下解放出来。亚美尼亚共产党人肩负的重大任务是，确定正确的行动方针，选择正确的组织步骤，使这些步骤不但在劳动群众争取真正实现自决权的斗争中成为他们

手中的有力武器，而且也符合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原则。

1917年11月，几名亚美尼亚出生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党员倡议讨论成立工党问题，以便联合亚美尼亚各族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分子，同资产阶级沙文主义政党相抗衡。经过多次会议，决定派遣一位同志以代表身分到彼得堡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交涉有关成立亚美尼亚布尔什维克党的事宜。

1918年1月下旬，经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批准，组委便着手下一步的工作。同年3月4日（俄历2月19日），党中央以**亚美尼亚共产党**名义发表第一个告亚美尼亚各族人民书。

在达什纳克楚纯—孟什维克—别伊反动黑暗统治下，亚美尼亚共产党登上了政治斗争舞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推行民族隔绝和建立“民族共和国”的罪恶政策。居统治地位的政党被沙文主义迷住心窍，竟不知羞耻为何物。它们把布尔什维主义及其旗手——俄国无产阶级视为头号敌人。为对付布尔什维主义，南高加索的孟什维克—达什纳克楚纯—别伊“民主党”情愿同任何分子结成同盟。南高加索的反革命头目饶尔丹尼亚、格格奇柯利、策烈铁里看中了北高加索的反革命分子菲利莫诺夫、波洛夫策夫、卡拉乌洛夫之流，把他们视为可靠盟友。在日趋发展的革命运动中，俄罗斯高加索军成了一支强大力量。革命化了的俄罗斯士兵装备精良，是“南高加索民主党”的眼中钉，肉中刺。

“南高加索民主党”决计摆脱“无政府主义—布尔什维主义瘟神”，要把俄罗斯士兵赶出南高加索。于是，孟什维克分子饶尔丹尼亚一声令下，数以千计的俄罗斯士兵便被解除武装，惨遭杀害，酿成阴险毒辣、骇人听闻的流血惨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布)表示抗议,却遭到反动势力更疯狂的迫害。反动势力到处搜捕所谓“叛军”和“无政府主义—布尔什维克”,顿时,监狱大有人满之患,党的优秀同志身陷囹圄,工人刊物横遭摧残。2月10日,为庆祝南高加索议会开幕,反革命势力对革命的镇压和迫害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竟然残酷枪杀在梯弗利斯城亚历山大罗夫公园参加集会的工人群众。在亚美尼亚和鞑靼人杂居地,人们的处境惨不忍睹。在那里,以亚美尼亚小资产阶级达什纳克党为一方,以鞑靼地主党木沙瓦特为另一方,公开鼓吹两个民族互相残杀。亚美尼亚人见鞑靼人就杀,鞑靼人见亚美尼亚人就斩。卖身投靠亚美尼亚资产阶级的达什纳克楚纯和鞑靼别伊代表木沙瓦特分子欺骗人民群众,互相把整村整村的居民斩尽杀绝,他们自己却居然还留在一个政府中,厚颜无耻地坐在一起,而背地里又继续干着彼此陷害的勾当,继续驱使两个兄弟民族的工农群众互相残杀。这两个民族主义政党对内搞反革命活动犹嫌不足,还对外推行简直可以说是叛卖政策,与土耳其封建主大作其肮脏交易。对于这种政策,稍有正直感的民主党人都会表示极大的愤慨。

自称社会党人的孟什维克,继续推行其一贯的秘密外交政策,他们踏破了外交家的门坎,用势利眼上下打量着两个交战的帝国主义集团,准备投靠强者。

正当木沙瓦特为土耳其的进犯而欣喜若狂、胆量越来越大、俨然以太上皇自居的时候,契恒凯里先生及其一伙便迫不及待地跑到特拉比曾德讨好土耳其帕沙,出卖巴统,为的是嫁祸于人,丧尽天良地把全部罪责推到布尔什维克身上。

那么格格奇柯利和策烈铁里又如何呢?这两位先生的表演真

是精彩！为蒙蔽群众，他们在党的会议上以其三寸不烂之舌大肆攻击契恒凯里，说那是契恒凯里先生个人的变节行为，政府的方针不变，仍以俄国民主党为目标，任何其他方针一概不予承认。这是出于格鲁吉亚王公贵族利益的需要而在群众面前演出的一幕闹剧，意在制造内部意见分歧的假像，使反对格鲁吉亚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阴谋早日得逞。格格奇柯利、契恒凯里和策烈铁里几位孟什维克先生按照旨意扮演角色如此成功，也就不足为奇了。

至于可悲的亚美尼亚沙文主义者，他们无所不用其极！他们也推行贩卖政策，只不过是手段更下流、更愚蠢罢了。不是吗？昨天还为沙皇大唱赞歌的老歌手“社会党人”——达什纳克楚纯的哈蒂索夫，今天摇身一变，成了外交家，打着“亚美尼亚劳动群众”的幌子，跟土耳其帕沙进行谈判。在土耳其匪帮入侵之后，有多少地区变成了一片废墟，可是，达什纳克党的一派佯装全力坚守阵地，而另一派即哈蒂索夫和卡恰兹努尼却分别躲在特拉比曾德和巴统，一连几周讨好德国和土耳其帝国主义者，在他们面前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难怪在帝国主义者操纵之下，通过阴险手段，一个个阵地相继被瓦解，一个个城市相继陷落。大批腐败不堪的民族主义军队在小股敌军面前吓得丧魂落魄，不战而逃。

社会党叛徒于是又跳了出来，大骂被他们骂过千百次的布尔什维主义该死，说这都是因为布尔什维克打入部队，涣散军心，瓦解战斗力的缘故。

吃了不光彩的败仗，就不免要在群众面前辩解一番，找个替罪羊。挑来拣去，总也离不开布尔什维主义这个可怕的敌人。真是，布尔什维主义不除，社会爱国主义者——孟什维克和达什纳克楚纯这帮老爷就永无宁日，更使孟什维克—达什纳克和木沙瓦

特这帮老爷放心不下的是，巴库已经掌握在苏维埃政权、即把自己命运同俄国无产阶级联系在一起的无产阶级政权手中。

巴库是一座令孟什维克—达什纳克楚纯这群公牛发狂的红色城市。他们策划新阴谋，要出卖革命，而且这一次把矛头对准英勇的巴库无产阶级。

契恒凯里、格格奇柯利、饶尔丹尼亚及其一伙勾结鞑靼别伊，密谋进攻巴库，为此，他们打开梯弗利斯军械库，用数以百万发的子弹、机枪和大炮来武装鞑靼人。

帝国主义走狗对德意志皇帝和土耳其苏丹唯命是从。格鲁吉亚部队开着装甲火车加入鞑靼匪帮，对巴库发动了秘密进攻。这是工人和农民所始料不及的，巴库无产阶级在国内战争中打败反革命势力后，正忙于巩固苏维埃政权。布尔什维克组织被捣毁了，其成员被迫转入地下，一句批评的话也说不得，否则就要横遭迫害。就是在这种政局之下，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亚美尼亚共产党在斗争的舞台上出现了，并且从第一天起，就领导反对孟什维克和达什纳克楚纯的独立而英勇的斗争。

3月4日(俄历2月19日)，在发表告人民书的同时，中央机关报《红日报》也创刊了。我们党列举大量事实，向工农群众揭露孟什维克—达什纳克楚纯沙文主义者的变节投降政策，阐明已经开始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以此向劳动者展现共产主义纲领。

达什纳克楚纯和孟什维克这伙帝国主义奴仆在其机关报上对我们的无耻诽谤和攻击、在梯弗利斯和外地对我们同志的打击与迫害、取缔我们的党报和查封我们的印刷所，以至抢占我们所用的房屋，所有这一切不仅没有削弱我们，反而使我们更加坚强了。

党的中央机关报《红日报》创刊之初，发行量仅为250—300份，现已增加到亚美尼亚有史以来报刊发行量最高数额，仅在梯弗利斯，发行量即达3 000—3 500份，可以同达什纳克楚纯的中央机关报争高低了。在大街小巷，亚美尼亚士兵和工人三五成群地阅读和出售我们的报纸。农民和工人派代表从亚历山大罗波尔、舒拉维尔及其他各地远道而来，购买我们的报纸，这是因为，他们好不容易弄到手的报纸，一经孟什维克—达什纳克楚纯暴徒发现，就要被销毁。在洛里，村与村之间互相传阅《红日报》，农民无不对该报的英勇革命精神表示钦佩。《红日报》也打入了从敖德萨、克里米亚和俄国南部调来的民族主义军队内部，先是秘密的，而且免费，后来是公开的，而且收费，运来的报纸每一次多达几百份。士兵读了报纸，在思想和感情上受到革命熏陶，受到共产主义光辉理想的教育。

仅仅一个月，我们的中央机关报就吸引了工人、士兵和农民群众，成了他们的良师益友。他们把《红日报》看成是自己的报纸。

《红日报》大量刊载士兵和工人的通讯报道。每天傍晚，报社编辑部围满了许多士兵，他们焦急地等待着报纸出版。因此，报纸被销售一空，也就不足为奇了。共产党机关报引起人们的前所未有的关注和兴趣。

在党报取得成功的同时，我们的讲演、会议和群众集会也越来越活跃，参加的人越来越多。

短期内，仅梯弗利斯一地，党员人数即达到几百人。自带武器前来参加游击队的达到300人。应当指出，尚有成千上万的同情者团结在我们党的周围。

驻扎在梯弗利斯的亚美尼亚军队，早在4月份就同亚美尼亚共产党取得联系。我们的同志打入军队，在他们中间生活，我们通过这一途径而开展的共产主义思想宣传鼓动工作取得了辉煌成果。由于同志们的努力，一所达什纳克初级军官学校从上到下同我们建立了联系，他们的机枪、炸弹和其他武器，我们随时都可以使用。驻扎在阿弗拉巴尔和阿尔塔恰尔的炮兵后备部队派代表到我们这里来，表示一旦举行暴动，他们就将孟什维克掌握的汽车开到我们这一边来。

在梯弗利斯，听候我们调遣的警察分局就有好几个。而最能说明党的发展和壮大的一个事实是，驻守在军火库旁的4000名武装的土耳其亚美尼亚人响应我们党的倡议，举行了群众集会，在会上发言的清一色是我党党员，会议通过了亚美尼亚共产党提出的决议，并高呼“打倒议会！”“俄国无产阶级万岁！”“亚美尼亚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等口号。达什纳克楚纯和孟什维克为破坏群众集会，用尽一切手段，直至进行挑衅和调动装甲车，但一概无效，群众集会四面受到同情亚美尼亚共产党的武装部队的保护，一直进行到结束为止。人们激情满怀。荷枪实弹的亚美尼亚共产党员不止一次地到民族委员会门前举行示威游行。亚历山大罗波尔驻军有一个团派人来，代表全团官兵同我党建立联系。阿哈尔齐赫的工农代表苏维埃主席伊同志报告说，在该城夺取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在洛里，同志们明确宣布，如果梯弗利斯举行起义，需要支援的话，成千上万的革命农民将下山前去支援。

现在，同埃里温也联络上了。

在奥塞梯，我们同布尔什维克组织“凯尔緬”建立了可靠的

联系。在格鲁吉亚的许多地方，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就在梯弗利斯市民时刻等待布尔什维克接管政权、南高加索首都一夜之间就可能转归无产阶级管辖的这一紧张气氛中，在经过长期努力造成的这一大好时机，由于一系列意外情况——应当承认，意外情况的发生，同我们某些负责同志犹豫不决有着很大关系——我们的力量开始瓦解和分散。群众显示出来的革命毅力确实是大于领导人的革命毅力。

孟什维克眼看大事不妙，便出动军队，包围了梯弗利斯，在城郊高地上架起大炮和机关枪。装甲列车也向车站方向开来。

土耳其帝国主义匪帮日益迫近革命运动中心——梯弗利斯。

这样，由于一系列内外因素，南高加索和亚美尼亚革命运动暂时遭到挫折，红色巴库只得孤军作战了。革命军队开始被缴械，积极从事革命活动的同志开始受到迫害，其中有不少同志不得不隐蔽起来或流亡北高加索。孟什维克和达什纳克楚纯因而更加猖狂，对共产党人实行白色恐怖。许多同志被关进监狱，不少人遭枪杀。

但是，我们的同志尽管被迫转入地下，但至今仍在继续秘密从事革命工作，出版秘密传单。他们坚信，英美帝国主义必然垮台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深信苏俄将成为建立亚美尼亚各族劳动人民政权而斗争的起义者的坚强支柱。

我们的组织成员受党中央委员会派遣，参加为在苏呼米市建立苏维埃政权而同反革命势力进行的斗争，这也是亚美尼亚共产党活动的一部分。在北高加索，经我党党员努力，亚美尼亚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反革命组织被取消了。

达什纳克党威信扫地，在劳动群众中已无立足之地。



在北高加索，流亡的亚美尼亚共产党员在苏维埃机关担任了负责的工作，以巩固劳动人民政权。在北高加索建立了一个以亚美尼亚共产党员为首、以列宁同志命名的团队。党中央委员会在皮亚蒂戈尔斯克恢复出版中央机关报《红日报》，号召亚美尼亚人参加红军，以便同反革命匪帮作战，巩固北高加索苏维埃政权，攻入南高加索，进而攻入亚美尼亚，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分子，在亚美尼亚建立工人与农民的统治。

由于苏呼米目前处在孟什维克统治之下，在那里，数以百计的亚美尼亚流亡者纷纷躲到山上，建立游击队，手持武器等待着苏维埃共和国红军到来。

我们知道，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两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已成为两具死胎，它们未等降生，就在母体内开始腐烂了。

达什纳克楚纯和孟什维克这一对昔日“好友”，如今相争相杀，把两个兄弟民族推入血泊之中。但劳动群众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今天他们保持沉默，是因为在外国暴政之下，力量分散，挺不起腰来；明天，他们一旦团结起来，依靠世界无产阶级兄弟般的有力支援，就必能将万恶的英美帝国主义走狗政权彻底推翻。

“共和政体的亚美尼亚”并不太平。亚美尼亚达什纳克楚纯枪杀亚美尼亚孟什维克。但同时，在达什纳克楚纯内部也杀气腾腾，连党内同伙——过去的几个部长也被干掉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达什纳克楚纯大势已去，逐渐让位于亚美尼亚大资产阶级了。今天，在英国军事当局指使下，主宰亚美尼亚各族人民的是英国走卒、商人波戈斯·努巴尔—帕沙和烟草工厂老板恩菲詹茨。亚美尼亚大主教对此表示认可，而达什纳克楚纯首领则在新统治者面前摇尾乞怜，曲意奉迎，其丑态令人作呕。

但是，英国黄金只能收买一小撮已不止一次卖身投靠帝国主义的冒险家。我们坚信，一旦时机成熟，亚美尼亚各族人民就将在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口号下立即团结在我党周围。

亚美尼亚共产党谨向国际共产党代表大会致意，并且认为有义务代表亚美尼亚各民族向全世界宣布：

所谓“亚美尼亚共和国”，是歪曲民族自决原则的可耻的伪造品。

“独立的亚美尼亚”，使亚美尼亚有产者和教士获得了自决权，而对亚美尼亚工农群众来说，它是莫大的侮辱。

亚美尼亚政府是英美资产阶级雇佣的亚美尼亚强盗者、亚美尼亚勒索者和亚美尼亚刽子手的政府。

亚美尼亚共产党坚决抗议帝国主义施加种种暴行和对灾难深重的亚美尼亚各民族的命运进行干涉。党要坚决阻止英美对亚美尼亚各民族施加暴行。

我们郑重声明，踏破协约国各国政府门坎的亚美尼亚代表团并不代表亚美尼亚劳动群众的意愿，他们也无权代表亚美尼亚劳动群众。

出席黄色国际伯尔尼代表会议的“亚美尼亚社会党人”并不代表亚美尼亚劳动群众的意见。他们是双手沾满工农鲜血的叛徒和变节分子。出席伯尔尼会议的亚美尼亚社会党人是英美帝国主义的走狗。

亚美尼亚共产党是亚美尼亚各民族劳动群众利益的唯一表达者，它蔑视黄色国际中的亚美尼亚“社会党人”，祝贺国际无产阶级共产党代表大会召开，并在此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国内战争万岁！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万岁！

亚美尼亚共产党代表、  
亚美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古·艾库尼**

载于1919年3月11日《真理报》第54号

# 亚雷莫夫的报告

(东 部)

我代表穆斯林共产主义组织中央局发言。前几天，中央局已改名为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中央常务局。其成员包括：土耳其斯坦和巴什基尔的非俄罗斯族工人共产党员，伏尔加河流域和吉尔吉斯坦的鞑靼族共产党员，高加索山民共产党员，以及土耳其、波斯、阿塞拜疆、布哈拉和格鲁吉亚的流亡共产主义小组。按照不同民族，又分别成立了直属中央常务局各支部，即：鞑靼、巴什基尔、吉尔吉斯、高加索山民、土耳其斯坦、阿塞拜疆等支部。

如果不把阿塞拜疆、格鲁吉亚、波斯、土耳其和布哈拉计算在内，则中央常务局管辖区其他地方的非俄罗斯人口至少有3000万，有组织的穆斯林工人和农民现在至少有1万名。至于中央常务局对穆斯林劳动群众在精神上的巨大影响，以及穆斯林红军战士对共产主义的同情，我就不必细说了。目前，至少有5万名穆斯林红军战士在东部战场和南部战场同俄罗斯红军战士并肩作战，反对克拉斯诺夫和邓尼金，高尔察克和杜托夫。中央常务局管辖区内有组织的工人之所以较少，一是因为东部各民族摆脱奴隶地位为时不久，文化落后；二是因为从高加索到喀山和从乌法到塔什干这一片民族地区是作战地区，人们正手拿武器，逐步地把这一

地区从帝国主义强盗及其走狗白卫军手中解放出来。这一切为有步骤地开展社会主义工作带来许多困难。

我不打算谈论格鲁吉亚白卫军及其同伙——以策烈铁里为首的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党的暴行，这个党去年1月在梯弗利斯曾两次枪杀参加群众集会的工人，破坏了格鲁吉亚共产主义组织，并把共产主义组织的负责人关进监狱。叛徒谢德曼和艾伯特现在在德国所干的一切，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党早就干过了。我也不想谈论土耳其斯坦右翼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暴行，他们正扮演着杀害我们同志的英帝国主义刽子手的角色。我们的久经考验的同志查帕里泽、邵武勉、柯尔干诺夫和彼得罗夫都是被他们杀害的。同样，我也不打算议论加入立宪会议的右翼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实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他们一次就杀害数以百计的工人和农民，把我们穆斯林同志的眼珠活活挖出来。这些事实报刊已公布多次，人所共知。

尽管工作条件如此艰难，但中央常务局并不气馁，继续同俄国共产党齐心协力开展社会主义工作。为说明中央常务局的活动，值得指出的是，去年12月组成中央常务局的东部共产党领导人在1918年1月至11月十个月期间，用鞑靼文、土耳其文、吉尔吉斯文出版报纸、小册子和传单达400多万份。自去年12月这些领导人加入中央常务局以来，到今年1月，即在两个月时间内，中央常务局仅在莫斯科就用阿拉伯文、土耳其文、波斯文、鞑靼文、阿塞拜疆文、乌兹别克文、塔吉克文、吉尔吉斯文、卡尔梅西亚文出版报纸、小册子和呼吁书200多万份。现在，中央常务局及其地方组织出版15种报纸和中央机关报《艾施奇》（鞑靼文版）和《恩吉—杜尼亚》（土耳其文版）。我毫不怀疑，有俄国共产党在

道义上和思想上对中央常务局的支持，东部共产主义事业必将得到发展，东部各被压迫民族必将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团结在苏维埃俄国周围。一旦东部觉醒，它对西部日趋发展的工人革命将会产生的伟大意义，我就不准备向诸位证明了。东部是世界帝国主义的大后方和供应地。一旦东部站起来并向社会主义的西部伸出援助之手，帝国主义就将被包围，世界社会主义胜利就将来临。正因为如此，中央常务局才把唤醒东部各民族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正因为如此，我要高呼：东部各被压迫民族同俄国和欧洲社会主义工人的革命联盟万岁！

载于1919年8月《共产国际》第4期

## 中国代表的祝词

中国民主派首次派代表出席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新国际业已宣布：要为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而斗争。对于帝国主义压迫，5亿中国人民感受最深。千百年来，中国人民与世隔绝，可是，一旦投身到世界生活中来，便招致欧洲列强、美国、日本向中国人民发动空前的进攻。帝国主义列强打着在中国实行西方文化的幌子，而其目的却昭然若揭。它们无不怀有奴役中国、变中国为殖民地的野心，为欧洲资产阶级掠夺中国资源。在历次战争中，欧洲各国凭借发达的科学技术而成为战胜国，此后，表面看来，欧洲列强似乎安于“门户开放”原则，不准备再打中国的主意了。其实，这如同一群豺狼围着猎获物，都要扑上前去咬上一口，但因为各个都嗜血成性，互相牵制，谁也不敢轻举妄动。这是列强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每一个列强都从幅员辽阔的中国为其银行家和资本家实行掠夺而霸占了一块地盘。

中国人民深知西方列强的狼子野心，眼看着祖国河山一天天横遭外国蹂躏，心急如焚，但又无可奈何。加上清王朝的腐败统治，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更激起人们忧国忧民之心。中国的有识之士在反对清王朝的国民运动中联合起来，在伟大领袖孙中山领导下，经过努力，终于推翻了清王朝。辛亥革命是中国史无前例的壮举。辛亥革命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更清楚地暴露了欧

洲帝国主义的本来面目，帝国主义分子不择手段地压制中国国民运动，不准其超越他们所希望的狭小范围。欧洲列强扶持反动分子袁世凯以及张勋复辟清王朝的疯狂企图，最清楚不过地说明列强对年轻、进步的中国究竟怀有几分真心同情。接着欧战爆发，欧洲资产阶级向中国施加种种压力，迫使中国参战，将中国无产阶级即使不是当作炮灰，也是当作驯服的劳动力使用，迫使他们在俄国北部冻土带、沼泽地、矿井和欧洲战场的后方充当苦力。这是欧洲资产阶级本性所使然，为了战争和资本，它使欧洲无产阶级付出的生命代价何止千百万。

1917年，中国南方再次爆发革命，目的在于推翻反动政府。还在那时，一部分进步的国会议员就从上海致电俄国临时政府表示祝贺。但在当时，贺电也罢，呼吁共同对付帝国主义也罢，当然不可能在克伦斯基政府中得到反响。后来，当俄国苏维埃政府的声音通过政府告东方各国人民书<sup>①</sup>，特别是契切林同志致中国之光——孙中山的信，越过硝烟弥漫的军事战场与革命战场传到中国革命者中间的时候，中国革命者真是喜出望外。从告各国人民书和信件中，中国第一次听到外国同志亲口说出，他们对于中国梦寐以求的愿望表示理解；第一次听到，与世隔绝的中国民主派有识之士争取实现的理想也正是俄国人民决心通过自己的工农政府所要努力实现的理想。中国南方革命者的斗争艰苦卓绝。在一场力量悬殊的斗争中，他们也许会牺牲，但是俄国的声音及其兄弟般的召唤必将成为鼓舞人心的巨大力量，唤起人们去战斗。

---

<sup>①</sup> 由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斯大林和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签署的《告俄国和东方全体穆斯林劳动人民书》载于1917年11月22日《彼得堡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第232号。——编者注



俄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创始者。为了造福世界劳动人民，为了各国人民的自由，俄国共产党领导本国政府向世界帝国主义宣战，中国人民对于这样的政党深表钦佩。

我作为中国组织的代表出席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深感荣幸。我不仅代表我所在的小组，也代表千千万万散居俄国各地的中国无产者，而且代表几亿处于苦难深渊的中国人民，谨向高举同世界帝国主义魔鬼作无情斗争的旗帜的第三国际致以热烈的祝贺。

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小组代表

**刘绍周**

载于1919年3月6日《真理报》第51号

## 土耳其代表苏勃希的发言<sup>①</sup>

伟大的第三国际肩负着改变世界前途的使命。今天，我能在莫斯科，在第三国际中心，代表土耳其无产阶级、土耳其被压迫的农民和工人，代表处于帝国主义残酷剥削的苦难深渊、在资本主义和西方暴力文明的铁蹄下呻吟的被压迫人民，为自由、平等和团结而发言，感到无比荣幸。的确，在土耳其，如同在其他国家一样，杀害无辜、吸吮人民血汗的暴徒和叛徒大有人在。我指的是我们的土耳其君主，他们不仅压榨亚美尼亚人的血汗，而且搜刮土耳其贫民、工人和农民。不是被压迫的人民群众，而是土耳其帕沙和君主才是一群暴徒。同志们！十月革命后，在俄国的土耳其工人和农民代表下定决心要同资本作斗争，而首先是压垮和消灭称做统治者的这群野蛮暴徒。

一年以前，当土耳其将领要出兵占领里海沿岸、波斯和土耳其斯坦时，土耳其革命者就在莫斯科，在这决心造福于全世界的革命中心，勇敢地举起土耳其旗帜，反对土耳其将领的冒险企图。为压制我们的抗议呼声，土耳其驻莫斯科大使频频照会俄罗斯共和国政府，要求立即把我们赶出俄国领土，同时，在塔什干、奥

---

① 在代表大会记录原稿中未见土耳其代表苏勃希的发言，它载于1919年3月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51号，题为：《土耳其和东方的目的将能达到》。——编者注。

伦堡和喀山向穆斯林民族大造反对我们的舆论，千方百计破坏我们的工作。

资产阶级报刊发表文章攻击我们，竟然提出：“他们是些什么人？竟敢在全体穆斯林庆祝土耳其军队在亚洲腹地取得胜利的时候，轻慢宗教，亵渎突厥上鞑鞑族最神圣的东西！这些人信仰哪种宗教，他们属于哪个民族？”当大使馆企图以这些蛊惑人心的提问来愚弄全体东方穆斯林的时候，我们土耳其共产党人便庄严宣布：世界就是我们的祖国，人类就是我们的民族。就这样，我们勇敢地举起了革命红旗，决心顶住逆流，讨伐追随土耳其帝国主义的一小撮人。在通往实现我们理想的征途中，我们曾经一度孤军作战。如今，整个东方同我们一道前进了。同志们！在英法强盗占领君士坦丁堡以后，那些反对我们的所有伪君子同土耳其帝国主义者一起无影无踪了，大家立刻懂得了：对于被压迫的贫苦人民来说，没有比伟大的十月革命更好的朋友了。

早在1908年，部分土耳其青年就懂得了，青年的出路就在于社会革命。但在当时，社会主义活动受到压制，而饶勒斯这位维护被压迫人民利益的令人难忘的战士所发出的响亮呼声却成了荒漠旷野中的呼喊，无人响应。多亏饶勒斯的朋友们继承他的未竟事业，如今在俄国建立了土耳其革命根据地。他们深信，经过世界社会革命，东方必能实现经济改造和社会改造，他们的这种信念，在伟大十月革命以后更为坚定了。

我举个生动例子，说明现在只有土耳其无产阶级和土耳其知识分子才怀有这种信念。十月革命后，君士坦丁堡大学曾讨论该把诺贝尔奖金授予谁的问题，土耳其青年学生不顾土耳其教授施加压力，主张把诺贝尔奖金授予列宁同志，这再一次证明，社会革

命思想已在东方深深地扎下了根，敬爱的伟大导师列宁同志以其理论、思想和实践而构成完整的革命世界，土耳其青年推举列宁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证明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这个革命世界。

土耳其人民拥护俄国革命，这无须我来多加说明。我只希望那些为了世界社会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俄国社会革命英雄们知道，他们在战场上并不是孤立的，有广大的土耳其无产阶级支援，土耳其无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

但愿这些英雄们相信，沐浴在南国阳光之中的被压迫的土耳其无产阶级义愤填膺，同仇敌忾，只盼俄国革命老大哥一声令下。

同志们，以上所说，无非是要证明，在近东，在土耳其人民之中，确有全心全意拥护俄国革命的真正革命者。下面，我要扼要地谈谈东方运动和世界革命的相互关系。我深信，东方革命与西方革命有着直接关系。我们土耳其革命者虽然在俄国革命队伍中工作，但是我们坚信，东方革命不仅对摆脱欧洲帝国主义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对支援俄国革命来说也是必要的。

同志们，大家知道，如果说法英资本主义的脑袋是在欧洲的话，那么它的肚子却伏在亚洲肥沃的土地上。因此，我们土耳其社会党人的主要的、第一位的任务就是，拔除资本主义在东方的根子。只有这样，才能使英法失去生产原料。如果土耳其、波斯、印度、中国及其他国家能把英法工业拒之门外，那么今后它在欧洲市场上倾销产品也就不可能了，由此必然引起危机，结果，无产阶级就可以接管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只有各地方掀起革命运动，只有东方各民族奋起反抗英法帝国主义，这一目的才能达到。但是，如何能使东方革命化呢？

我经常出席会议，听到人们研究东方问题，议论东方各民族的神秘生活，渴望深入研究这些民族。其实，早在沙皇专制时期，就有人对东方进行“研究”了。不过，那时的出发点是，要寻求剥削这些民族的更阴险的方法。现在研究这一问题，是要解放被压迫的东方。我们让学者研究东方，不可不握紧手中枪，不可忘记我们的目标，即在东方建立革命根据地。东方各民族奋起反抗欧洲资本主义，这无论对俄国革命还是对年轻的德国革命来说都同样是必要的。德国革命前途如何，目前各国无产阶级都深为关心，它随时都处于英美暴力威胁之下，迫切需要我们东方予以支援。

因此，第三国际的当前任务应当是在东方各民族中建立革命根据地。

目前，在俄国强大的年轻红军中开始建立和加强土耳其军人革命组织的基层组织。在俄国的各个战场，现在有成千上万土耳其红军战士为捍卫苏维埃政权而积极作战。

就地理位置而言，土耳其历来是联结亚洲和欧洲的地方，直接接受资本主义压迫。由此可以推断，土耳其无产阶级将在未来世界革命进程中占据光荣的地位。

我们相信，土耳其无产阶级必将为支持和发展世界社会革命而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载于1919年3月6日《全俄中央执行  
委员会消息报》第51号

## 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工党致 第三国际执行局的信

亲爱的同志们！

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工党获悉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将于2月在莫斯科举行，感到十分高兴。非常遗憾的是，因为消息迟到，我们不能派代表出席大会。但是我们感到欣慰的是，能向你们致以热忱而诚挚的祝贺，祝愿你们在成立共产国际的工作中取得圆满成功。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党在巴尔干战争以及世界大战期间的表现如何，你们已经知道了。我们党始终忠于我们伟大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我们从来就厌恶和蔑视社会主义的叛徒。在危急关头，我们党一刻也没有忘记所肩负的神圣国际主义义务。在本国资产阶级为战胜土耳其和保加利亚而兴高采烈的日子里，在我国居民同军队一起越过阿尔巴尼亚崇山峻岭节节败退的日子里，在我国人民遭受外国占领的苦难日子里，我们只知道对本国资产阶级有一个“义务”，那就是同资产阶级进行不妥协的斗争。什么“国内和平”，我们从来也没有承认过。我们只知道一种战争，即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战争。最近，社会爱国主义者邀请我们党派代表出席伯尔尼会议，我们予以拒绝，因为我们党不愿同社

**会主义的叛徒发生任何联系。**

将近六年的战争使我们的队伍十分不景气。我们的优秀同志战死的战死，在强制劳动中累死的累死，更有许多同志死在战俘营中，还有不少人被流行病夺去了生命。党的工作人员几乎损失一半。尽管损失如此巨大，但我们党毫不气馁。我们认识到，欧洲已跨入社会革命时代，所以，在党的生活中断三年之后，我们现在以更大的热情着手把它恢复起来。

目前，各阶层人民群众团结在我们党的周围。积多年痛苦的经验，他们确信，只有我们党才能维护工人群众和贫苦农民的利益。这就是我们党近三个月以来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所在。

物价暴涨，燃料、衣物短缺，奸商投机倒把，铁路运输中断，这一切使广大人民群众越发不满。民族大联合毫无进展。事实证明，“我们的”南斯拉夫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将民族革命进行到底。

1月25日至26日，在萨格勒布举行了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会议除其他决议外，还通过了以下决议：

“代表会议拥护苏维埃俄国，拥护德国与奥匈帝国的社会革命以及其他各国的革命运动。”从这次代表会议可以看出，共产主义派在南斯拉夫无产阶级中的力量不可小看。

八周以后，将举行南斯拉夫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成立南斯拉夫统一工人党。毫无疑问，共产主义派将获得胜利。**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社会民主党都站在共产主义立场上。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工人同我们一样坚信，无产阶级专政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而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就是苏维埃政权。**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相信，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定将组成符合全世界革命共同利益的战斗机构。

因此，我们谨向你们再一次表示我们兄弟般的真诚祝贺。

新的共产国际万岁！

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工党

载于1919年5月1日《共产国际》第1期



## 匈牙利共产党代表的声明

我们作为匈牙利共产党派出参加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深感遗憾的是，因交通不便，加上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部队同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匪帮发生战斗，我们未能准时赶来参加代表大会会议。创立第三国际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我们若能参与，那才是值得自豪和高兴的。

我们代表匈牙利共产党声明：我们同意大会的各项决定，并批准在我们未到会的情况下，代表我党参加代表大会的鲁德尼扬斯基同志所作的一切声明和签字。

卢德斯

柯恩

1919年4月10日于莫斯科

载于1919年5月1日《共产国际》第1期

## 共产国际行动纲领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所孕育的各种矛盾，在一次大爆发——世界帝国主义大战中，极其深刻地暴露出来了。

资本主义企图用组织生产的办法来克服它所固有的无政府状态。资本家成立了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一类的强大联合组织，以代替无数分散的、互相竞争的企业主；银行资本同工业资本勾结起来；整个经济生活都处在资本主义金融寡头支配之下，这些金融寡头依靠联合组织取得了独占的统治地位。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各个单独的资本家变成了资本主义联合组织的成员。有组织的状态逐渐代替了疯狂的无政府状态。

但是，随着各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无政府状态逐步为资本主义的有组织状态所代替，世界经济的矛盾、竞争和无政府状态却日益加剧起来。最强大的、有组织的强盗国家之间的勾心斗角，必然导致惨绝人寰的世界帝国主义大战。为了攫取利润，世界各国的资本争夺新的销售市场，新的投资场所，新的原料产地和殖民地奴隶的廉价劳动力。帝国主义国家既然瓜分了全世界，既然把亚、非、澳、美各洲的千百万无产者和农民变成了牛马，它们就迟早要在场大规模的冲突中暴露出资本的无政府的真正实质。这就是掠夺性世界大战产生的根源，也是它们对人类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资本主义还企图克服自己**社会结构**中的矛盾。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阶级社会。“文明”大国的资本力图掩盖社会矛盾。资本靠掠夺殖民地人民来收买雇佣奴隶，使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在对付被压迫的黄种、黑种和红种殖民地人民方面取得一致利益，而对欧美工人阶级，则强迫他们接受帝国主义的“祖国”概念。

但是，这种用来树立工人阶级爱国心和对工人阶级进行精神奴役的一贯收买做法，由于战争而走向自己的反面。人身的消灭，对无产阶级的绝对奴役，骇人听闻的压迫，贫困和堕落以及世界性的饥荒——这都是为换取国内和平而付出的最终代价。国内和平破灭了，**帝国主义战争变成了国内战争。**

一个新的时代，即资本主义解体的时代，资本主义内部崩溃的时代，**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了。

帝国主义体系正在土崩瓦解。殖民地的骚动，尚未独立的弱小民族的骚动，无产阶级的起义，某些国家内节节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帝国主义军队的瓦解，统治阶级一手支配人民命运的地位的丧失——这就是当前世界的形势。

人类的全部文化已遭摧残，人类本身也处于完全毁灭的威胁之中，只有一种力量能够拯救人类，那就是无产阶级。旧的资本主义“秩序”已不复存在，也无法继续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终结果就是混乱，这种混乱只有最大的阶级，生产者阶级，也就是工人阶级才能克服。工人阶级必须建立真正的秩序——共产主义秩序。工人阶级必须推翻资本统治，消灭战争的根源，打破国界，把整个世界变成一个自力更生的合作的社会，实现各族人民的自由和友好。

然而，世界资本并不甘心，正在准备决一死战。它打着“国

际联盟”的旗号，高唱和平主义，进行最后挣扎，要把自动裂开的资本主义体系弥合起来，集中力量对付方兴未艾的无产阶级革命。

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来挫败资产阶级的这个新的大阴谋，反击阶级敌人，并利用政权作为改造社会经济的杠杆。全世界无产阶级最后胜利之日，将是人类解放的真正历史开始之时。

## 夺 取 政 权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就是消灭资产阶级政权。资产阶级手中最强有力的政权工具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也就是由资产阶级和地主出身的军官指挥的资本主义军队、警察、宪兵、狱吏、法官、神甫和官吏等等。夺取国家政权，这绝不只是更换内阁成员，而是消灭敌对的国家机器，由无产阶级掌握实际权力，解除资产阶级、反革命军官和白卫队的武装而把无产阶级、革命士兵和工人赤卫队武装起来；撤换所有资产阶级的法官而组织无产阶级的法庭；消灭反动官吏的统治而建立无产阶级的新的管理机关。无产阶级的胜利系于粉碎敌人的政权而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也就是说，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而建立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无产阶级只有在取得胜利并彻底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之后，才能迫使从前的敌人在无产阶级的监督之下逐渐参加共产主义建设，来为无产阶级效力。

## 民 主 与 专 政

无产阶级国家同任何国家一样，是一个压迫工具，所不同的

是，它是压迫工人阶级的敌人的。剥削阶级为了把革命淹没在血泊之中，总要不择手段地作垂死挣扎，所以，这个工具的目的就是要粉碎他们的反抗并使这种反抗不能发生。另一方面，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居于正式的社会统治地位，又是一种过渡的形式。

随着资产阶级反抗之被摧毁，随着资产阶级之被剥夺，随着资产阶级逐渐变成社会上一个劳动阶层，无产阶级专政就将消失，国家就将消亡，社会上的阶级划分也将随之消失。

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纯粹是伪装起来的资产阶级专政。臭名昭著的“民意”也同人民统一体一样，是并不存在的；真正存在的是在意志上彼此对立、相互排斥的阶级。占人口极少数的资产阶级需要这种欺人之谈，需要这种“民意”的谎言，以便在这些漂亮的字眼掩饰下确立对工人阶级的统治，并把本阶级的意志强加于工人阶级。相反，占人口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则完全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群众性组织即苏维埃的阶级实力，来取消资产阶级的特权并保证向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过渡。

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就在于冠冕堂皇地在形式上承认一些权利和自由，但劳动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限于物质手段而不能享受这些权利和自由；而资产阶级却能充分利用自己的物质手段、自己的报刊和组织来欺骗蒙蔽人民。与此相反，苏维埃制度这一新型国家政权的实质，就是要使无产阶级真正能够保障自己的权利和自由。苏维埃政权为人民的出版、集会和结社提供了最好的宫殿、房屋、印刷所、纸张等。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民主**才可能真正实现。

资产阶级民主及其议会制允许群众参与国家管理，这只不过

是空谈。事实上，群众和群众团体完全被排斥在政权机关之外，完全被排斥在真正的国家管理工作之外。而在苏维埃制度下，因为苏维埃吸引越来越多的工人参与国家管理，所以国家事务由群众组织进行管理，也就是由群众自己通过群众组织进行管理，这是逐步引导全体劳动人民真正参与国家管理工作的唯一途径。由此可见，苏维埃制度所依靠的是苏维埃、革命的工会、合作社等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

资产阶级民主和议会制，由于将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由于规定选民无权撤换议员，而使群众和国家之间的鸿沟愈益加深。与此相反，苏维埃制度，由于规定选民有权撤换代表，由于立法权和行政权结合在一起，并且由于它本身就是一个工作机关，所以能把群众和管理机关二者联系起来。这种联系之所以易于建立，还因为在苏维埃制度下，选举不是以人为划分的选区为基础，而是以生产单位为基础的。

这样，苏维埃制度便真正实现了无产阶级内部的民主，即反对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民主。在这种制度下，工业无产阶级作为最有组织、政治上最成熟的阶级而成为领导阶级；只有在它的领导下，半无产阶级分子和贫农才能逐渐翻身。必须利用工业无产阶级的这种暂时的优越地位，把农村中贫苦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从富农和资产阶级的势力下解放出来，把他们组织起来，使他们一同参加共产主义建设事业。

## 剥夺资产阶级与生产社会化

由于资本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劳动纪律的瓦解，要想在现有

阶级关系中，在原有的基础上恢复生产是不可能的。工人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即便胜利，他们的生活水平也不能得到预期的改善，因为消费品的涨价使每一次胜利都成为泡影。工人的生活只有在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亲自管理生产之后，才能改善。在那些经济显然已经崩溃的国家中，由于工人为增加工资而奋起进行的坚决斗争来势凶猛，并有蔓延全球之势，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可能保持下去。为了振兴经济，为了早日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以免这种反抗延长旧社会垂死的挣扎，从而使经济不致遭到彻底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剥夺大资产阶级和地主，并使生产资料和运输工具成为无产阶级国家的公共财产。

现在，共产主义只能在资本主义的废墟上建立起来。这是历史指给人类的唯一出路。机会主义者妄想恢复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以推迟国有化，到头来只能推迟危机的解决，造成全盘崩溃的直接危险；而进行共产主义革命，则是保全社会的真正生产力——无产阶级以及社会本身的最有效的、也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无产阶级专政绝不是要对生产资料和运输工具实行任何形式的瓜分。相反，它要使生产力进一步集中起来，并使全部生产服从统一的计划。

经济全面国有化的第一个步骤是：把现在支配工业的大银行收归国有；接管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经济机关，将其移交给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接收一切公用企业；把组成辛迪加和托拉斯的工业部门以及按资本积聚和集中的程度而在技术上可以收归国有的工业部门收归国有；把农村的大庄园收归国有，改为国营农场。

至于小企业，无产阶级应视其规模，逐步地加以合并。

同时必须强调指出，小产业不应剥夺，对于不剥削他人劳动的小业主，也不应采取任何强制手段。这一阶层将通过示范和证明新制度优越性的具体实践而被逐渐纳入社会主义领域。新制度将把小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别从富农、地主的经济压迫和捐税（特别是通过废除公债）等重担下解放出来。

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方面的任务，只有在无产阶级能够建立起集中生产管理机关并能够实现工人管理的条件下，才能完成。在这一方面，无产阶级必须利用同生产过程有密切联系的群众组织。

在分配方面，无产阶级专政应以合理的产品分配制度来代替商业；为此，必须采用的步骤是：大商业由国家经营；资产阶级国家建立的以及市有的一切分配机关一律由无产阶级接收；对在过渡时期仍起重大经济作用的大型合作社组织实行监督。上述机关要逐步地加以集中，组织统一的整体，以便实行产品的合理分配。

无论在生产方面或者在分配方面，都要利用一切熟练的技术专门人才，但是，只有在其政治反抗被粉碎之后，同时又能适应新的生产制度，而不在为资本服务以后，才能任用。

无产阶级并不打算压迫他们，相反地，使他们第一次有机会充分施展创造才能。资本主义历来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开，无产阶级专政则把二者结合起来，从而把劳动与科学结合起来。

无产阶级除了剥夺工厂、矿山、庄园等等以外，还应取消资本主义房产主对居民的剥削，把高楼大厦交给地方工人苏维埃，让劳动人民迁入资产阶级的住宅，等等。

在这一翻天覆地的变革过程中，苏维埃政权既要坚定地建立



越来越集中的庞大管理机关，又要吸收越来越多的各阶层劳动人民参与直接的管理工作。

## 胜利之路

革命时代要求无产阶级采用能够把它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的斗争手段，即群众斗争手段，群众斗争必然导致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公开发生直接冲突。其他一切手段，诸如利用资产阶级议会进行革命活动，都必须服从这一目的。

要取得斗争的胜利，一个先决条件是，不仅要同资本的公开走狗和绞杀共产主义革命的刽子手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决裂，而且要同在危急关头背叛无产阶级而去讨好无产阶级公开敌人的“中派”（考茨基分子）决裂。

另一方面，还必须联合革命运动中那些从前虽然不属于社会主义政党、但现在总的说来是赞成苏维埃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分子，例如某些工团主义分子。

当前，世界各国革命运动正在高涨；资本主义国家互相勾结起来，随时企图镇压革命；变节的社会民主党企图联合起来（在伯尔尼组织一个黄色“国际”），充当威尔逊的国际联盟的走狗；因此，无产阶级的行动必须绝对协调一致；成立真正革命和真正无产阶级的共产国际，势在必行。

国际能够使所谓国家利益服从国际革命的利益，从而实现各国无产阶级的互相支援，因为，没有经济方面及其他方面的相互支援，无产阶级是不能建成新社会的。另一方面，与社会党的黄色国际相反，无产阶级的共产国际将支援被剥削的殖民地人民反

抗帝国主义，以促进世界帝国主义体系彻底崩溃。

世界大战爆发时，资本主义强盗口口声声说他们只是在保卫自己的祖国。但是德国帝国主义很快地就以它在俄罗斯、乌克兰、芬兰的血腥暴行暴露了自己的强盗本性。现在协约国列强的面目，甚至在最落后的居民阶层面前，也暴露无遗了，原来他们是世界强盗和屠杀无产阶级的刽子手。他们同德国资产阶级和社会爱国主义分子串通一气，嘴上挂着伪善的和平词句，企图用坦克和穷凶极恶的殖民军队来扼杀欧洲无产阶级的革命。资产阶级暴徒的白色恐怖，惨不忍睹。工人阶级的牺牲，不计其数，工人阶级已经失去了自己的优秀战士——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

无产阶级必须自卫，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进行自卫。共产国际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进行这场最后的斗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打倒资本的帝国主义阴谋！

国际无产阶级苏维埃共和国万岁！

## 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 专政的提纲和报告

1. 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增长,使得资产阶级及其在工人组织中的代理人拼命寻找思想论据和政治论据,来替剥削者的统治作辩护。在这些论据中间,首推谴责专政而维护民主这一条。资本主义报刊和1919年2月在伯尔尼召开的黄色国际代表会议用各种方式重复这一论据。一切不愿背叛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的人,都清楚地看出它是欺人之谈。

2. 首先,这条论据使用了“一般民主”和“一般专政”的概念,而没有提到是哪一个阶级的民主和专政。这样站在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似乎是全民的立场上提问题,就是公然嘲弄社会主义的基本学说——阶级斗争学说,那些投靠资产阶级的社会党人口头上承认这一学说,实际上却把它忘记了。因为在任何一个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都没有“一般民主”,而只有资产阶级民主;这里所说的专政也不是“一般专政”,而是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对压迫者和剥削者即资产阶级的专政,其目的是战胜剥削者为保持自己的统治而进行的反抗。

3. 历史教导我们,从来没有一个被压迫阶级,不经过专政时期,即不经过夺取政权并用暴力镇压剥削者总要不惜采取一切罪

恶手段来进行的最猛烈、最疯狂的反抗的时期，就取得了统治，就能够取得统治。尽管反对“一般专政”而竭力吹嘘“一般民主”的社会党人现在替资产阶级的统治辩护，先进国家的资产阶级也是经过一系列起义、内战，用暴力镇压国王、封建主、奴隶主及其复辟尝试才取得政权的。各国社会党人在自己的著作和小册子中，在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在鼓动演说中，曾千百万次地向人民说明这些资产阶级革命、这种资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性质。因此，目前借谈论“一般民主”来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借谴责“一般专政”来大反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公然背叛社会主义，在实际上投降资产阶级，就是否认无产阶级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权利，并且正好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已在全世界遭到破产、战争已经造成了革命形势的历史关头来维护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4. 所有社会党人在说明资产阶级文明、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议会制的阶级性质时，都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用最准确的科学语言所表达的一个思想：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无非是资产阶级镇压工人阶级的机器，是一小撮资本家镇压劳动群众的机器。<sup>①</sup> 那些现在大反专政而维护民主的人中间，没有一个革命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不曾在工人面前赌咒发誓，说他承认这个社会主义的基本真理。可是现在，当革命无产阶级正要起来破坏这个压迫机器、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这些社会主义叛徒又改变腔调，说资产阶级把“纯粹民主”恩赐给了劳动者，说资产阶级已不再反抗，愿意服从大多数劳动者的意志，说在民主共和国中过去和现在根本不存在任何资本镇压劳动的国家机器。

5. 一切想以社会党人闻名的人在口头上都推崇巴黎公社，因

---

<sup>①</sup>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28页。——译者注

为他们知道，工人群众热诚地同情公社，可是巴黎公社特别清楚地表明，资产阶级议会制和资产阶级民主虽然比中世纪制度进步得多，但它们是有限条件的，它们的价值是有限的，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必然要起根本的变化。正是最正确地评价了公社的历史意义的马克思，在对公社进行分析时指出了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剥削性质，说明在这种制度下，被压迫阶级得到的权利就是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有产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ver- und zertreten）人民。<sup>①</sup>正是现在，当苏维埃运动遍及全世界、谁都清楚是在继续公社事业的时候，社会主义的叛徒们却忘记了巴黎公社的具体经验和具体教训，重新弹起关于“一般民主”的资产阶级旧调。公社不是议会机构。

6. 其次，公社的意义在于它试图彻底打碎和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即官吏的、法官的、军队的、警察的机构，而代之以立法权和行政权统一的工人的群众性自治组织。一切现代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包括社会主义的叛徒称之为无产阶级共和国（这是对真理的嘲弄）的德意志共和国在内，都保存了这个国家机构。这就十分清楚地再次证明了，起劲地维护“一般民主”的人，事实上是在维护资产阶级及其剥削特权。

7. “集会自由”可以看作是代表“纯粹民主”要求的典型口号。任何一个没有脱离本阶级的觉悟工人都不难明白，在剥削者不甘心被推翻而进行反抗、死抱住自己特权不放的时候和情况下，答应给剥削者以集会自由，是很荒唐的。当资产阶级还是革命阶级的时候，无论在1649年的英国，或者在1793年的法国，它

---

<sup>①</sup>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60页。——译者注

都没有把“集会自由”给予那些招引外国军队并“集会”策划复辟活动的君主派分子和贵族。如果现在这些早已变得反动的资产阶级要求无产阶级事先保证，尽管资本家一定会拼命抗拒对他们的剥夺，也要给这些剥削者以“集会自由”，那么工人们只能对资产阶级的虚伪付之一笑。

另一方面，工人们很清楚，即使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集会自由”也只是一句空话，因为富人拥有一切最好的公共建筑物和私人建筑物，同时还有足够的空闲时间去开会，开会来还有资产阶级政权机构保护。而城乡无产者和小农，即大多数居民，既无房屋开会，又无空闲时间，更无人保护。只要情况还是这样，“平等”即“纯粹民主”就是骗局，要取得真正的平等，要真正实现劳动者的民主，首先必须没收剥削者的一切公共建筑物和豪华的私人建筑物，首先必须让劳动者有空闲时间，还必须由武装工人而不是由贵族军官或资本家军官及其唯命是从的士兵来保护劳动者的集会自由。

只有在实行这种变革之后再谈集会自由和平等，才不是对工人、劳动者和穷人的嘲弄。但是能够实行这种变革的，只有劳动者的先锋队，即推翻资产阶级剥削者的无产阶级。

8. “出版自由”也是“纯粹民主”的主要口号之一。但是工人们知道，而且各国社会党人也曾无数次承认，只要最好的印刷所和大量的纸张被资本家霸占，只要资本还保持着对报刊的控制（在各国，民主制度与共和制度愈发达，这种控制也就表现得愈明显，愈露骨，愈无耻，例如美国就是这样），这种自由就是骗局，要为劳动者、为工人和农民争得真正的平等和真正的民主，首先必须剥夺资本雇用作家、收买出版社和报纸的可能性，

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推翻资本的压迫，打倒剥削者，镇压他们的反抗。资本家总是把富人发横财的自由和工人饿死的自由叫作“自由”。资本家把富人收买报刊的自由、利用他们的财富假造所谓社会舆论的自由叫作出版自由。这些事实再次表明，维护“纯粹民主”实际上就是维护使富人能控制群众教育工具的最肮脏最腐败的制度，就是欺骗人民，用冠冕堂皇然而虚伪透顶的言辞诱使人民放弃把报刊从资本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具体历史任务。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将是由共产主义者建立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不会有靠损害别人来发财致富的可能性，不会有直接或间接使报刊屈从于货币权力的客观可能性，不会有任何东西能阻碍每个劳动者（或大大小小的劳动者团体）享有并行使其使用公有印刷所及公有纸张的平等权利。

9. 19世纪和20世纪的历史还在战前就向我们表明，臭名昭著的“纯粹民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事实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马克思主义者一向认为，民主愈发达，愈“纯粹”，阶级斗争就愈公开，愈尖锐，愈残酷，资本的压迫和资产阶级的专政就表现得愈“纯粹”。在共和制的法国发生的德雷福斯案件，在自由民主的共和国美国由资本家武装起来的雇佣军队对罢工者进行的血腥屠杀，这些事实和无数类似的事实都证明了资产阶级枉费心机地企图掩盖的一条真理：在最民主的共和国内，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恐怖和专政居统治地位，每当剥削者开始感到资本的权力发生动摇时，这种恐怖和专政就会公开表现出来。

10. 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甚至使落后的工人也彻底认清了资产阶级民主的真正性质：即使在最自由的共和国，资产阶级民主也是资产阶级专政。为了确定让德国还是英国的百万

富翁或亿万富翁集团大发其财，几千万人死于非命，就是在最自由的共和国也建立了资产阶级的军事专政。甚至在德国战败以后，协约国各国还保持着这种军事专政。正是战争大大擦亮了劳动者的眼睛，撕掉了资产阶级民主的漂亮外衣，使人民看到了在战争期间和借战争的机会大搞投机牟取暴利的无数事实。资产阶级假“自由平等”之名进行了这场战争，军火商假“自由平等”之名发了一大笔横财。伯尔尼黄色国际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对群众掩盖现在已被彻底揭穿的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平等、资产阶级民主的剥削性质。

11. 在欧洲大陆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德国，由于德帝国主义战败而得到的共和制自由刚刚实行了几个月，就使德国工人和全世界看到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真正阶级本质究竟是什么。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被害是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不仅因为这是真正无产阶级的国际即共产国际的优秀人物和领袖惨遭杀害，而且还因为这一事件使欧洲的一个先进国家——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也是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先进国家——的阶级本质暴露无遗。在社会爱国主义者执政的情况下，军官和资本家可以不受惩罚地杀害被捕者即受到国家政权监护的人，这说明能够发生这种事情的民主共和国就是资产阶级专政。有些人对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被害表示愤慨，但又不明白这个道理，这种人不是迟钝，就是伪善。在世界上最自由最先进的共和国之一的德意志共和国，所谓“自由”，就是可以不受惩罚地杀害被捕的无产阶级领袖的自由。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情况就只能是这样，因为民主制度的发展不是使阶级斗争变得缓和，只是使它更加尖锐，而由于战争的一切后果和影响，阶级斗争已经



达到白热化的地步了。

现在整个文明世界都在驱逐布尔什维克，追缉他们，把他们关进监狱，例如在最自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之一的瑞士就是如此，在美国则发生了蹂躏布尔什维克的大暴行，如此等等。先进的、文明的、民主的、武装到牙齿的国家，竟会害怕来自落后的、饥饿的、破产的、被几千万份资产阶级报纸称为野蛮和罪恶之乡的俄国的几十个人，从“一般民主”或“纯粹民主”的观点来看，简直是笑话。显然，能够造成这种惊人矛盾的社会环境，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专政。

12. 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推翻剥削者并镇压其反抗的工具是完全合理的，而且是全体劳动群众用来抗御曾经导致战争并且正在准备新战争的资产阶级专政所绝对必需的，因为它是劳动群众在这方面唯一的防卫手段。

社会党人所以在理论上近视、被资产阶级偏见俘虏并在政治上背叛无产阶级，主要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当作为这个社会的基础的阶级斗争稍微严重一些的时候，除了资产阶级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任何中间道路。幻想走第三条道路，不过是抒发小资产者的反动哀怨。一切先进国家百多年来资产阶级民主和工人运动发展的经验，尤其是近五年来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全部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内容，也说明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阐明了在任何一种商品经济制度下资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必然性，而能够代替资产阶级的，只有那个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而发展、扩大、团结起来、站稳脚跟的阶级，即无产者阶级。

13. 社会党人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另一个错误，在于他们不

懂得民主从古代的萌芽时期起，在几千年过程中，随着统治阶级的更迭，必然在形式上发生变化。在古代希腊各共和国中，在中世纪各城市中，在各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民主的形式都不同，民主的运用程度也不同。如果认为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革命，世界上第一次使政权由剥削者少数手里转到被剥削者多数手里的革命，能够在旧式民主即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的老框框内发生，不需要最急剧的转变，不需要建立新的民主形式以及体现运用民主的新条件的新机构等等，那就荒谬绝伦了。

14. 无产阶级专政同其他阶级专政相似的地方在于，这种专政之所以需要，同任何专政一样，是由于必须用暴力镇压那个失去政治统治权的阶级的反抗。无产阶级专政同其他阶级专政（中世纪的地主专政，一切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资产阶级专政）根本不同的地方在于，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是用暴力镇压大多数人即劳动人民的反抗。相反地，无产阶级专政是用暴力镇压剥削者的反抗，镇压极少数人即地主资本家的反抗。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一般地说必然使民主形式和民主机构发生变化，而且要使它们变得能使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空前广泛地实际享受到民主。

而已经实际形成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即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德国的苏维埃制度，英国的车间代表委员会，以及其他国家中类似的苏维埃机关，也确实意味着和确实做到了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阶级真正有可能享受民主权利和自由，这样的情况，甚至近似的情况，在最好的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中也是从来没有过的。

苏维埃政权的实质在于：正是受资本主义压迫的阶级即工人

和半无产者（不剥削他人劳动并经常出卖至少是一部分自己的劳动力的农民）的群众组织，是整个国家政权和整个国家机构的固定的和唯一的基础。正是那些过去在法律上有平等权利、实际上被用各种手法加以排挤而不能参加政治生活、不能享受民主权利和自由（甚至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也是这样）的群众，现在经常被吸引来而且一定要吸引来参加对国家的民主管理并在其中起决定作用。

15. 资产阶级民主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保证公民不分性别、宗教、种族、民族一律平等，但是它无论在什么地方也没有实行过，而且在资本主义的统治下也不可能实行；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则立刻实现、全部实现这种平等，因为只有不从生产资料私有制、不从瓜分和重新瓜分生产资料的斗争中捞取好处的工人政权，才能够做到这一点。

16. 旧式民主即资产阶级民主和议会制被组织得尽量使劳动群众远离管理机构。相反地，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则组织得能使劳动群众同管理机构接近起来。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在苏维埃国家组织中把立法权和行政权合而为一，并用生产单位（如工厂）来代替地域性的选区。

17. 军队不仅在君主国中是压迫机构，而且在一切资产阶级共和国甚至最民主的共和国中也是压迫机构。只有苏维埃政权这个受资本主义压迫的阶级的固定的国家组织，才能使军队摆脱资产阶级的控制，真正把无产阶级同军队融为一体，真正做到武装无产阶级和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如果做不到这一步，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18. 苏维埃国家组织便于无产阶级这个由资本主义高度集中

起来和教育出来的阶级发挥领导作用。被压迫阶级的一切革命和一切运动的经验、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导我们，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团结和领导被剥削劳动人民中分散落后的阶层。

19. 只有苏维埃国家组织才能真正一下子打碎和彻底破坏旧的即资产阶级的官吏和法官机构（这种机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甚至在最民主的共和国中一直保存着，而且必然要保存下来，它实际上是实行工人和劳动者的民主的最大障碍）。巴黎公社在这条道路上迈出了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第一步，苏维埃政权迈出了第二步。

20. 消灭国家政权是包括马克思在内并以他为首的一切社会主义者所抱的目的。不实现这个目的，真正的民主即平等和自由就无法实现。只有通过苏维埃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才能真正达到这个目的，因为它通过经常吸引而且一定要吸引劳动者的群众组织参加国家管理，已经立即开始了使一切国家完全消亡的准备工作。

21. 下一事实特别能说明在伯尔尼集会的社会党人已经彻底破产，说明他们完全不理解新式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1919年2月10日，布兰亭在伯尔尼宣布黄色国际的国际代表会议闭幕。1919年2月11日，柏林出版的、由黄色国际的参加者主办的报纸《自由报》刊载了“独立党”告无产阶级的一篇宣言。宣言承认谢德曼政府的资产阶级性质，谴责该政府企图取消被称为 *Träger und Schützer der Revolution*（革命的承担者和保卫者）的苏维埃，建议让苏维埃合法化，给苏维埃以管理国家的权利，给苏维埃以中止国民会议决议的执行并把问题提交全民表决的权利。

这种提议表明那些维护民主却不懂得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的

理论家在思想上已经彻底破产。这种把苏维埃制度即无产阶级专政同国民会议即资产阶级专政结合起来的滑稽可笑的企图，彻底暴露了黄色的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思想的贫乏，他们那种小资产者的政治反动性，以及他们对蓬勃兴起的新式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所作的怯懦的让步。

22. 伯尔尼黄色国际的大多数人谴责布尔什维主义（但由于害怕工人群众，他们不敢正式通过这样的决议），从阶级的观点来看，他们做得对。正是这个大多数，同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德国的谢德曼之流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抱怨布尔什维克迫害他们时，企图隐瞒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受到究办是由于他们在国内战争中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同样，谢德曼之流及其政党在德国也已经证明，他们在国内战争中也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工人的。

因此，伯尔尼黄色国际的大多数参加者都主张谴责布尔什维克，就是非常自然的了。他们这样做，并不是维护“纯粹民主”，而是在自我辩护，因为他们知道和感到，自己在国内战争中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的。

正因为如此，从阶级观点来看，不能不承认黄色国际的大多数人的决定是正确的。无产阶级应当不怕真理，应当正视真理，并由此作出全部政治结论。

同志们！我还想对最后两点作些补充。我想，要给我们作关于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报告的同志，是会把问题讲得更详细的。

在整个伯尔尼代表会议期间，关于苏维埃政权的意义只字未提。这个问题在我们俄国已经讨论了两年。1917年4月，我们在党的代表会议上已经从理论上和政治上提出这个问题：“什么是

苏维埃政权？它的内容是什么？它的历史意义何在？”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了将近两年，我们党的代表大会还就这个问题通过了一项决议。

2月11日，柏林《自由报》刊载了一篇告德国无产阶级的宣言，在上面签名的不仅有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而且有独立党人党团的全体成员。1918年8月，独立党人赫赫有名的理论家考茨基写了一本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他说：他是民主和苏维埃机关的拥护者，但苏维埃只应当具有经济意义，决不能看作国家组织。在11月11日和1月12日的《自由报》上，考茨基又重申了这一点。2月9日，刊登了鲁道夫·希法亭的文章，他也是第二国际赫赫有名的权威理论家之一，他建议通过法律，通过国家立法，把苏维埃制度同国民会议结合起来。这是2月9日的事情。11日，这个建议经独立党全党通过，以宣言的形式发表出来。

尽管国民会议已经存在，甚至“纯粹民主”已经变为现实，独立社会民主党最著名的理论家们已经宣称苏维埃组织不应当成为国家组织，尽管这样，还是发生了动摇！这就证明，这帮老爷确实是一点也不理解新的运动及其斗争条件。它还证明，这种动摇一定有它产生的条件和原因！在这一切事件之后，在俄国革命取得胜利将近两年之后，我们看到伯尔尼代表会议竟通过了那样的决议，只字不提苏维埃及其意义，会议上也没有一个代表在哪一次发言中有一句话谈到这一点，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肯定，这帮老爷作为社会党人和理论家，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死亡了。

但是，同志们，从实践上看，从政治上看，这是群众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明证，因为这些一向在理论上和原则上反对苏维埃国家组织的独立党人，忽然愚蠢地提出把国民会议同苏维埃制度

“和平时”结合起来，就是说，把资产阶级专政同无产阶级专政结合起来。我们看到，独立党人在社会主义和理论方面已经破产，群众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德国无产阶级中的落后群众正转到我们方面来，他们已经转过来了！因此，从理论和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伯尔尼代表会议的优秀成员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已经等于零了；但是它仍具有某种意义，这种意义就在于这些动摇分子使我们看到了无产阶级落后部分的情绪。我深信，这次代表会议最大的历史意义就在这里。在我国革命中，我们也曾经历过类似的情况。我国孟什维克走过的发展道路几乎同德国独立党的理论家们一模一样。起初，他们在苏维埃中占多数，他们是拥护苏维埃的。当时只听到他们喊：“苏维埃万岁！”、“拥护苏维埃！”、“苏维埃是革命的民主！”。等到我们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获得了多数，他们的调子就变了，说什么苏维埃不应当与立宪会议并存。形形色色的孟什维克理论家也提出几乎完全一样的建议，如把苏维埃制度同立宪会议结合起来，把苏维埃并入国家组织之类。这里又一次表明，无产阶级革命总的进程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最初是自发地成立苏维埃，然后是苏维埃得到推行和发展，接着是在实践上提出：究竟要苏维埃，还是要国民会议，要立宪会议，要资产阶级议会制；首领们惶惶不可终日，最后是无产阶级革命。但是我认为，在革命进行了将近两年的今天，我们不应当这样提问题，而应当通过具体的决议，因为苏维埃制度的推行对于我们，特别是对于大多数西欧国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在这里我只想举出孟什维克的一个决议。我曾请奥波连斯基同志把它译成德文。他答应了，但可惜他现在不在这里。我尽量

凭记忆把它转述出来，因为我手头没有这个决议的全文。

一个对布尔什维主义毫无所知的外国人，对于我们所争论的问题很难表示自己的意见。凡是布尔什维克肯定的，孟什维克都反对，反过来也一样。当然在斗争期间也只能是这样，因此，1918年12月孟什维克党最近一次代表会议通过了一项很长很详细的决议就十分重要了。这项决议的全文曾刊登在孟什维克的《印刷工人报》上。在这项决议中，孟什维克简要地叙述了阶级斗争和国内战争的历史。决议中说，他们谴责自己党内那些在乌拉尔、在南方、在克里木和格鲁吉亚（决议列举了所有这些地区）同有产阶级结成联盟的集团。孟什维克党内那些同有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集团在决议中受到了谴责，但决议的最后一条把那些转到共产主义者方面的人也谴责了一通。由此可见，孟什维克不能不承认，他们党内是不一致的，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方面，有些人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大部分孟什维克已经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并且在国内战争中反对我们。我们当然要究办孟什维克，而且如果他们同我们作战，同我们的红军作战，枪杀我们红军指挥员，我们甚至还要枪毙他们。我们用无产阶级的战争来回敬资产阶级的战争，——别的出路是不可能有的。因此，从政治上看，这一切纯粹是孟什维克的欺人之谈。从历史的角度看，令人不能理解的是：有些并没有被确诊为精神失常的人，在伯尔尼代表会议上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委托大谈布尔什维克如何反对他们的同时，怎么能闭口不谈他们如何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

他们全都拼命反对我们，因为我们究办他们。这是事实。但是他们只字不提他们自己在国内战争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勾当！我



想，我应该为大会记录弄到一份决议全文，并提请外国同志们予以注意，因为这个决议作为一个历史文件，正确地提出了问题，并且为评价俄国各“社会主义”派别之间的争论提供了很好的材料。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还存在着一个时而倒向这一边、时而倒向那一边的阶级；在任何时候，在任何革命中，情况都是这样的。在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组成两个敌对营垒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在这两个阶级之间绝对不可能不存在中间阶层。这些动摇分子的存在是历史的必然，遗憾得很，这些连自己都不知道明天将站在哪一边去进行斗争的分子还要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

我想提出一个具体建议，就是我们通过一项决议，专门讲以下三点。

**第一**，西欧各国的同志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向群众讲清苏维埃制度的意义、重要性和必然性。可以看出，人们对这个问题还不够了解。考茨基和希法亭作为理论家已经破产了，但《自由报》最近发表的一些文章毕竟证明，他们正确地反映了德国无产阶级落后部分的情绪。我国也发生过同样的情形：在俄国革命的头八个月，关于苏维埃组织的问题讨论得很多，当时工人们不明白新制度到底怎么回事，不明白苏维埃是否能够成为国家机构。在我国革命中，我们不是通过理论而是通过实践前进的。例如，关于立宪会议的问题，我们以前在理论上并没有提出来，没有说过不承认立宪会议。只是后来，苏维埃组织已经遍及全国并且掌握了政权，只是在那时我们才决定解散立宪会议。现在我们看到，在匈牙利和瑞士，这个问题要尖锐得多。从一方面来说，这是大好事，因为它使我们坚信西欧各国革命会进展得更加迅

速，会取得更大的胜利。从另一方面来说，这里包含着一定的危险，就是斗争会来得很猛，工人群众的认识会跟不上这种发展。有政治教养的德国广大工人群众至今还不明白苏维埃制度的意义，因为他们是用议会制思想和资产阶级偏见熏陶出来的。

**第二，关于苏维埃制度的推行。**当我们听到苏维埃的思想在德国甚至在英国迅速传播的时候，我们认为这有力地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一定会胜利。要阻止住它的进程，只能得逞于一时。至于阿尔伯特同志和普拉廷同志对我们说，在他们的农村中，在农业工人和小农中间几乎没有苏维埃，那是另一回事。我在《红旗报》上看到一篇文章反对农民苏维埃，但它完全正确地赞成贫雇农苏维埃。资产阶级及其走狗，如谢德曼之流，已经提出了农民苏维埃的口号。但是我们需要的只是贫雇农苏维埃。遗憾得很，我们从阿尔伯特、普拉廷等等同志的报告中看到，除匈牙利外，在农村中推行苏维埃制度的工作还做得很少。也许这里还包含着阻碍德国无产阶级取得可靠胜利的相当大的实际危险。只有在城市工人和农村无产者都组织起来，并且不是像从前那样组织成工会和合作社，而是组织成苏维埃的时候，才能认为胜利有了保障。我们的胜利得来比较容易，因为1917年10月我们是同农民，同全体农民一起前进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当时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我们无产阶级政府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在1917年10月26日（旧历），即革命后第二天，我们政府就颁布法令，承认了还在克伦斯基时代农民苏维埃和农民大会就表达过的全体农民的夙愿。这就是我们的力量所在，因此，我们才这样容易地赢得了压倒多数。当时对农村来说，我们的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革命，只是后来，过了半年以后，我们才不得不在国家组织的范围内，在

农村中开始了阶级斗争，在每个村庄建立起贫苦农民即半无产者的委员会，有步骤地同农村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由于俄国落后，这种情况在我国是不可避免的。西欧的情况将会不同，因此我们应当着重指出，用适合那里的也许是新的形式在农村居民中推行苏维埃制度是绝对必要的。

**第三，**我们应当指出，在苏维埃政权尚未取得胜利的一切国家，主要任务是争取共产党人在苏维埃中占多数。昨天我们的决议起草委员会讨论了这个问题。也许其他同志还要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但是我想提议把这三点作为一个专门决议来通过。当然，我们不能事先规定发展的道路。很可能西欧许多国家的革命很快就会到来，但是，作为工人阶级有组织的部队，作为政党，我们力争并且应当力争在苏维埃中占多数。那样我们的胜利就有了保证，而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共产主义革命。不然的话，就不大容易取得胜利，胜利了也难以持久。因此，我想建议把这三点作为一个专门决议来通过。

按《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  
第485—501页译文刊印

## 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 专政的提纲的决议

根据这个提纲和各国代表的报告，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声明，在一切尚未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国家中，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如下：

（1）向工人阶级广大群众说明新式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的历史意义，它在政治上和历史上的必然性；它必然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和议会制。

（2）在一切工业部门工人中间，在陆海军士兵中间以及在贫雇农中间推行和组织苏维埃。

（3）争取共产党人在苏维埃内部稳占多数。

按《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  
第502页译文刊印

## 关于对各“社会主义”派别和对 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态度决议

—

早在1907年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讨论第二国际的殖民地政策和如何对待帝国主义战争的问题时，人们就已经看出，第二国际的多数成员及其领袖对这些问题所持的观点与其说是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观点，还不如说是接近资产阶级观点。

不过，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毕竟采纳了革命派**列宁**和**卢森堡**所提出的修正案。修正案说：

**“一旦战争爆发，社会党人就必须进行干预，以早日结束战争，并采取一切手段，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发动群众，以加速资本主义统治的崩溃。”**

在1912年11月巴尔干战争时期召开的巴塞尔代表大会上，第二国际曾发表声明说：

**“让资产阶级政府记住，普法战争导致了巴黎公社的革命起义，日俄战争则发动了俄国的革命力量。无产阶级认为，为了资本家的利润，为了各国王朝的称雄争霸，为了外交密约的信誉而互相厮杀，是犯罪行为。”**

•           •           •

1914年7月底和8月初，在世界大战爆发前24小时，第二国际的领导机关还在谴责迫在眉睫的战争，说它是资产阶级的滔天罪行。

所以，第二国际各主要政党当时所发表的声明，后来竟成了对第二国际领袖的最有力的控诉。

•           •           •

帝国主义战争刚一打响，第二国际各主要政党便背叛了工人阶级，以“保卫祖国”为借口，纷纷投降“本国”资产阶级。德国的谢德曼和艾伯特，法国的托马和列诺得尔，英国的韩德逊和海德门，比利时的王德威尔得和德·勃鲁克尔，奥地利的伦纳和佩纳斯托费尔，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和鲁巴诺维奇，瑞典的布兰亭和他的党，美国的龚帕斯和他的同伙，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之流，纷纷鼓吹无产阶级同“本国”资产阶级实现“国内和平”，拒绝以战争对付战争，从而把无产阶级变成帝国主义者们的炮灰。

至此，第二国际便宣告彻底破产和死亡。

•           •           •

于是，富强国家的资产阶级趁经济普遍发展之机，以其巨额利润中的区区一小部分来收买利诱工人阶级的上层——工人贵族。属于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同路人”纷纷加入官方的社会民主党，并使社会民主党的政策方针逐渐迎合资产阶级的需要。

主张走议会道路的工人和平运动领袖，工会领袖，社会民主党的书记、编辑和成员组成了工人官僚等级，他们一味谋求本集团的私利，对社会主义采取完全敌对的态度。

这样，官方的社会民主党就蜕变为反社会主义的沙文主义政

党。

人们通过第二国际已经看出有三个基本派别。经过大战，直到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初期，这三个派别的轮廓已经完全显现出来了：

**1. 社会爱国主义派（“多数派”）。**这一派的典型代表人物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加入了资产阶级政府，杀害了共产国际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

现在，社会爱国主义者已经暴露了他们作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的真面目。他们按照资产阶级的旨意，执行所谓“解决”战争的计划，即：把绝大部分捐税负担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不触动私有制；让资产阶级继续控制军队；解散各地正在兴起的工人代表苏维埃；让资产阶级继续掌握政权。一句话，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反对社会主义。

到目前为止，尽管共产党人对社会民主党多数派进行异常尖锐的斗争，但工人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些叛徒给国际无产阶级带来的危险。

因此，向全体劳动人民揭露社会爱国主义者的叛卖勾当，开展武装斗争以使这些反革命政党不能为害，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者的首要任务之一。

**2. 中派（社会和平主义者，考茨基分子，独立党人）。**这一派在大战前就已开始形成，主要是在德国。

大战初期，各国“中派”的立场观点与社会爱国主义者几乎基本相同。“中派”的理论头子考茨基替德、法两国社会爱国主义者所奉行的政策辩护，说什么国际只不过是“和平时期的工具”而已，考茨基的口号是“为和平而斗争”，“在和平时期进

行阶级斗争”。

战争爆发之后，“中派”就主张“联合”社会爱国主义者。在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被杀害以后，“中派”继续鼓吹“联合”的主张，即让工人共产党人同杀害共产主义领袖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凶手实行联合。

在战争初期，“中派”（考茨基、维克多、阿德勒、屠拉梯、麦克唐纳）就开始鼓吹以德、奥两国社会党领袖为一方，以英、法两国社会党领袖为另一方彼此释怨。现在，大战已经结束，“中派”仍在鼓吹这一主张，致使工人无法看清第二国际瓦解的原因。

“中派”已派代表往伯尔尼参加叛徒社会党人的国际代表会议，这样就使谢德曼和列诺得尔之流更容易欺骗工人。

把“中派”中最革命分子分化出来，这是绝对必要的。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中派”的领袖进行无情的批判和揭露。在组织上同“中派”决裂，这是历史的必然。各国共产党人应根据各该国运动的发展阶段来确定决裂的时机。

**3. 共产党人。**在第二国际中，这一派始终捍卫共产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对战争和无产阶级任务的观点（即1907年在斯图加特通过的列宁—卢森堡修正案），但他们依然居于少数。

这一派中，德国的“左翼激进派”（即后来的斯巴达克派），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荷兰的论坛派，瑞典的青年派和许多国家中青年国际的左翼，构成了新国际的最初核心。

这一派忠于无产阶级的利益，从战争一开始就提出口号：“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

这一派现在已经组成了第三国际。



## 二

1919年2月社会党在伯尔尼举行代表会议，是复活第二国际这具僵尸的一次尝试。

伯尔尼代表会议的代表成分清楚地说明，世界革命的无产阶级与这次会议毫不相干。

胜利的俄国无产阶级，英勇的德国无产阶级，意大利的无产阶级，奥地利和匈牙利工人阶级中的共产党人，瑞士的无产阶级，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的工人阶级，瑞典、挪威、芬兰的左翼工人政党，乌克兰、拉脱维亚和波兰的无产阶级，以及英国有组织的无产阶级优秀分子，青年国际和妇女国际，都公开拒绝出席社会爱国主义者的伯尔尼代表会议。

在伯尔尼代表会议的参加者之中，那些同目前真正的工人运动还保持一定联系的人，组成了一个反对派，他们至少在谴责俄国革命这个主要问题上抨击社会爱国主义者的政策。法国洛里欧同志痛斥伯尔尼代表会议多数派是资产阶级走狗，他的意见代表了全世界一切有觉悟的工人的真正意见。

在所谓“战犯问题”上，伯尔尼代表会议始终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的思想范畴。德、法两国的社会爱国主义者，像他们本国的资产阶级一样，互相指控。伯尔尼代表会议在无关痛痒的问题上纠缠不休，揪住资产阶级部长们在战前的所作所为不放，却不肯承认战犯就是资本主义，就是两个交战集团的金融资本及其社会爱国主义的走狗。伯尔尼的社会爱国主义多数派力图找出战争祸首。其实，他们只要照一照镜子，就不难找出某些祸首了。

伯尔尼代表会议就领土问题所发表的声明，全完是模棱两可的。这正是资产阶级所求之不得的。因社会爱国主义者的伯尔尼代表会议替帝国主义反动派效劳有功，作为一种褒奖，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最反动的代表人物克列孟梭先生接见了伯尔尼代表会议代表团，并且拉他们加入帝国主义巴黎和会的一切有关委员会。

在殖民地问题上，伯尔尼代表会议显然是迎合自由资产阶级的殖民地政策，这种政策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对殖民地的剥削和奴役作辩护，所不同的是，它试图用人道和慈善的词句来粉饰这种剥削和奴役。德国社会爱国主义者鼓吹德国殖民地应继续归德国所有，即这些殖民地应继续受德国资本的剥削。由此而出现的分歧证明，协约国的社会爱国主义者实质上是抱着奴隶主的观点，认为英、法两国的资本继续奴役各该国的殖民地是天经地义的。由此可以看出，伯尔尼代表会议已经把“滚出殖民地！”的口号忘得一干二净了。

在“国际联盟”问题上，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态度表明，它是跟那些企图不择手段地扼杀无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亦步亦趋。伯尔尼代表会议非但不揭露巴黎和会的强盗行径，反而支持巴黎和会，甘当它的驯服工具。

代表会议把劳工法问题交给各国资产阶级政府在巴黎举行的会议去解决，这种奴颜婢膝的态度说明，社会爱国主义者存心要保留资本主义的雇佣奴役制度，使工人阶级为微不足道的改良所欺骗。

社会爱国主义者在资产阶级政策的驱使下，企图使伯尔尼代表会议通过一项决议，以为将来对俄国进行武装干涉打掩护，只是由于会议反对派竭力反对，这一企图才没有得逞。伯尔尼会议

反对派挫败公开的沙文主义分子的这一阴谋，间接地证明：西欧无产阶级同情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决心反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

这群资产阶级走狗躲躲闪闪不敢讨论工人代表苏维埃这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现象，足以说明他们对工人代表苏维埃必然普遍兴起感到恐惧。

工人代表苏维埃是继巴黎公社之后出现的划时代的事物。伯尔尼代表会议漠视这一事物，就公开暴露了它精神上的空虚和理论上的破产。

共产国际代表大会认为，伯尔尼代表会议企图复活的“国际”是一群工贼的黄色国际，这个“国际”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工具而已。

代表大会号召世界各国工人同黄色国际作坚决的斗争，并提醒广大人民群众对这个虚伪诈骗的“国际”加以提防。

## 关于国际形势与协约国政策的提纲

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经验全面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帝国主义政策，就是大国为瓜分世界和强化金融资本对被剥削被压迫群众的经济政治独裁而进行的角逐。千百万人伤亡、无产阶级受奴役、中等阶级破产、资产阶级上层靠军火合同和贷款等等大发横财、各国军国主义势力反动气焰万丈——所有这一切使人们对民族自卫、国内和平和“民主”的幻想开始破灭；而缔结和约的政策更使各国帝国主义者露出马脚，致使“民主国家”的帝国主义政策暴露无遗。

###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与 德国帝国主义真面目的暴露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以及后来的布加勒斯特和约都暴露了中欧大国帝国主义的掠夺性和反动性。战胜国迫使无力自卫的俄国割地赔款。它们制造了一些仆从国，从而把民族自决原则当成了一块掩盖兼并政策的遮羞布，这些仆从国的反动政府助纣为虐，推行掠夺政策，镇压劳动群众的革命运动。德国帝国主义因为在这场世界范围的较量中未能占居上风，其真正野心还一时无从公开表露，所以不得不同苏维埃俄国勉强和平相处，用伪善

的言词掩饰其反动的掠夺政策。

以世界战胜国自居的协约国列强摘掉了一切假面具，彻底暴露出世界帝国主义的真面目。

## 协约国的胜利与世界各国的组合

协约国列强的胜利使世界上所谓文明国家分成了几类。第一类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统治者，即胜利的帝国主义列强（英、美、法、日、意）。第二类是因战争而破败不堪、因无产阶级革命的兴起而摇摇欲坠的帝国主义战败国（德国、奥匈帝国及其以前的仆从国）。第三类是协约国的仆从国。这一类包括同协约国一起作战的资本主义小国（比利时、塞尔维亚、葡萄牙等），以及新近成立的民族共和国和缓冲国（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波兰、俄国境内白卫分子建立的共和国等）。中立国的地位近乎仆从国，但它们受到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强大压力，因而它们的地位往往又接近战败国。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则是一个工农国家，独立于资本主义世界，它在社会方面构成对胜利的帝国主义的巨大威胁，使帝国主义胜利果实随时可能断送在世界革命的洪流中。

## 协约国帝国主义的“和平政策”及其自我暴露

统治世界的五大国即协约国列强的“和平政策”，说穿了，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彻底自我暴露的政策。

它们标榜这是“民主外交政策”，其实这只能表明**秘密外交**的全面胜利。它们依靠秘密外交，背着世界各国千百万劳动人民

并牺牲劳动人民的利益，任凭金融托拉斯的代理人进行交易，来支配世界的命运。一切重大问题都是毫无例外地由巴黎五国委员会在没有战败国、中立国、甚至没有仆从国参加的情况下开秘密会议决定的。

劳舍-乔治、克列孟梭、索尼诺等人在演说中竟直言不讳地宣称**兼并和赔款**是必要的，并且是正当的。

他们一面虚伪地宣称要“为普遍裁军而斗争”，一面公开鼓吹必须扩充军备，尤其是借口所谓“保卫海上自由”，而要保持英国的海上霸权。

协约国所标榜的**民族自决原则**已遭公开蹂躏，而代替这一原则的则是统治国及其仆从国对**有争议地区的瓜分**。不经当地居民公决，亚尔萨斯—洛林就并入了法国；爱尔兰、印度和埃及被剥夺了自决权。南斯拉夫国家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是使用武力建立起来的。在瓜分横跨欧亚两洲的土耳其的问题上，无聊的讨价还价正在进行中；瓜分德国殖民地的活动实际上已经开始；等等，等等。

**赔款**政策已达到**洗劫**战败国的地步。战败国不仅被迫支付几十亿的货币帐单，不仅被夺走了一切军用物资，而且被协约国抢走了机车、铁路货车、轮船、农具、黄金储备，等等。不仅如此，战俘还沦为战胜国的奴隶。现在协约国又提出了由德国工人缴纳实物贡赋的方案，其目的是要把德国工人变成协约国资本的饥寒交迫的奴隶。

极端民族仇恨政策表现为协约国报刊和占领当局对战败民族大肆进行诽谤，表现为实行粮食禁运，企图置德、奥两国人民于死地。这个政策使得协约国的帮凶——捷克和波兰的沙文主义分子对德意志人以及犹太人施加种种暴行，其野蛮程度较之俄国沙

皇专制政府的一切暴行有过之无不及。

协约国的各“民主”国家还奉行极端反动的政策。

无论在协约国各成员国内部，或是在协约国支配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反动势力嚣张已极；法国甚至倒退到拿破仑三世的黑暗时代。协约国在德国、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占领区扼杀革命，并以断绝粮食供应相威胁，唆使战败国的资产阶级妥协派政府迫害革命的工人。协约国扬言，它们要把敢于升起革命红旗的德国舰只一律击沉；它们拒绝承认德国工人代表苏维埃；它们在德国占领区废除了八小时工作制。它们不仅公开支持中立国家的反动政策，不仅指使仆从国家推行反动政策（如波兰的巴德列夫斯基专制制度），而且唆使这些国家（芬兰、波兰、瑞典等）的反动势力反对革命的俄国，并要求德国出兵进攻俄国。

## 协约国列强之间的矛盾

统治资本主义世界的列强，虽然在帝国主义政策方面其基本路线是一致的，但在它们彼此之间也存在着种种深刻的矛盾。

矛盾的集中点，主要就是美国金融资本炮制了一个和平纲领（所谓威尔逊纲领）。纲领的要点是：“海上自由”、“国际联盟”和“殖民地国际化”。所谓“海上自由”，说穿了，就是取消某些大国（首先是英国）的海上霸权，使美国商船得以在海上畅行无阻。“国际联盟”意味着剥夺欧洲大国（首先是法国）直接统治或兼并弱小国家和弱小民族的权力。“殖民地国际化”也是如此。

炮制这个纲领的背景是，美国资本尚不具备世界第一流的商船队，不能在欧洲直接进行掠夺，因而只得借助于贸易和投资来

剥削弱小国家和弱小民族。因此，美国资本想迫使其他列强共建大国辛迪加，以“公平地”分享剥削世界的权益，把大国之间的斗争变成纯粹的经济斗争。高度发展的美国金融资本的如意算盘是，取得霸主地位，进而取得经济和政治的霸权。

“海上自由”同英国、日本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还同意大利（亚得里亚海）的利益，有着尖锐的矛盾。“国际联盟”和“殖民地国际化”不仅同法国、日本的利益背道而驰，而且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也有一定的矛盾。法国限于工业不发达，生产力遭受大战的严重破坏，加上金融资本以放高利贷为主，所以法国帝国主义的政策是不择手段来维持资本主义制度，即野蛮地掠夺德国，对仆从国家直接进行控制和实行强盗式的剥削（如提出“多瑙河联盟”方案，成立南斯拉夫国家），以及向俄国人民强索沙皇政府所欠法国的债款。此外，法国和意大利（在某种意义上说还有日本）既是大陆强国，它们还可以实行直接掠夺的政策。

欧洲列强除了同美国有利害冲突之外，它们彼此也有利害冲突。英国担心法国在大陆上得势。在小亚细亚和非洲，英国的利益同法国的利益也有矛盾。意大利在巴尔干半岛和的黎波里<sup>①</sup>同法国有利害冲突。日本同英属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岛屿问题上争执不下，等等。

### 协约国内部的两大集团和两个派别

列强之间的上述矛盾必然导致协约国内部形成各种集团。迄今为止，已经形成两大集团：一是针对美国和意大利的**法英日集**

<sup>①</sup> 原文为 Тироль(提罗尔)，恐系的黎波里之误，见本卷第190页。——译者注



团；二是针对其他列强的**英美集团**。法英日集团直到1919年1月初，即威尔逊总统放弃他取消英国海上霸权的主张时为止，始终占统治地位。后来，英国工人革命运动和英国士兵革命运动的发展，促使各帝国主义国家彼此妥协，一致对付俄国的冒险行动并谋求早日缔结和约，致使第二大集团即英美集团在英国迅速形成。自1919年1月起，英美集团占居了统治地位，它既反对法国有掠夺德国的优先权，也反对法国过火的掠夺。这个集团对法、意、日三国的兼并要求施加了限制，并阻止新成立的仆从国直接从属于这三国。在俄国问题上，这个集团的态度较为和缓，但其真正的用意是：腾出手来先把世界瓜分完毕，把欧洲革命镇压下去，然后再来镇压俄国革命。

与两大集团相适应，在列强内部形成了两个派别，即极端兼并派和较温和派：威尔逊-劳合-乔治集团支持温和派。

## “国际联盟”

鉴于协约国列强内部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国际联盟”即使名义上成立的话，也只能扮演资本家为镇压工人革命而结成的神圣同盟的角色。但是，宣传“国际联盟”，这却是扰乱工人阶级革命思想的阴险手段，因为，它取消工人革命共和国实行国际联合的口号，而代之以新的口号，即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阶级合作，以达到虚构的民主国家实行国际联合的目的。

“国际联盟”是一个骗人的口号，社会党叛徒在国际资本的指使下，利用这一口号来分裂无产阶级队伍，为帝国主义反革命势力效劳。

全世界的革命无产者必须同威尔逊的“国际联盟”的主张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并坚决反对加入这个具有掠夺、剥削和帝国主义反革命性质的联盟。

## 战败国的国内外政策

奥地利和德国帝国主义在军事上的惨败和内部的崩溃，导致资产阶级妥协势力在中欧各国革命初期的纷纷上台。德国社会党叛徒在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幌子下，对内实行保护和恢复资产阶级经济统治和政治独裁的政策，对外则实行要求归还殖民地并允许德国加入掠夺性的“国际联盟”的政策，以期德国帝国主义东山再起。随着德国白匪势力日益嚣张和协约国营垒日益瓦解，资产阶级和社会党叛徒的大国野心也愈加膨胀。同时，资产阶级妥协派政府秉承协约国的反革命旨意，讨好协约国，唆使德国工人反对俄国工人革命，以此来破坏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并使德国工人脱离别国工人兄弟。奥地利和匈牙利的资产阶级和妥协派也在一定的程度上重复着德国资产阶级妥协派的政策。

## 协约国的仆从国

协约国帝国主义对协约国的仆从国和由协约国新近建立的国家（捷克、南斯拉夫以及波兰、芬兰等）所奉行的政策是，依靠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和社会民族主义分子，将其变成民族主义的反革命运动中心。运动的矛头指向战败国，并且通过彼此之间的斗争，使新兴国家保持均势，并从属于协约国。此外，还要通过

这种运动来阻挠新兴“民族”共和国内部不断发展的革命运动，最后，还要建立白卫军，以对付国际革命，特别是对付俄国革命。

至于比利时、葡萄牙和希腊等与协约国结盟的小国，由于它们完全从属于大国，并企图倚仗大国兼并小块领土和取得少量赔款，所以它们的政策完全取决于大国的政策。

## 中 立 国

中立国的地位相当于不享受特权的协约国帝国主义的仆从国。协约国对中立国所采取的手段与对战败国所采取的手段是一样的，只是方式上略微缓和一些而已。其中一些为协约国较为赏识的中立国向协约国的敌人提出种种要求（如丹麦要求兼并弗伦斯堡，瑞士要求对莱茵河实行国际托管等等）。

同时，中立国执行协约国的反革命指示（驱逐俄国大使馆人员，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招募白匪等等）。另外一些中立国家，它们的领土则时有被人分割的危险（要求将荷兰的林堡并入比利时和对斯海尔德河口实行国际托管的方案就是如此）。

## 协约国与苏维埃俄国

协约国帝国主义的掠夺性、残暴性和反动性在对苏俄的关系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十月革命伊始，协约国列强就站在俄国反革命政党和俄国境内各个反革命政府一边。它们在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的支持下，兼并了西伯利亚、乌拉尔、俄国欧洲部分的沿海地区、高加索和土耳其斯坦的一部分。它们从所兼并的地区中已

经和正在盗运木材、石油、锰等各种原料。它们在捷克斯洛伐克雇佣匪帮的帮助下，窃去了俄国的黄金储备。英法间谍在英国外交官洛克哈特的指挥下，阴谋炸毁桥梁、铁路和火车，以破坏粮食供应。协约国用金钱、武器和弹药支持反动将领邓尼金、高尔察克和克拉斯诺夫在罗斯托夫、尤佐夫卡、诺沃罗西斯克、鄂木斯克等地绞杀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农民。

协约国借克列孟梭和比松之口，公开宣布“经济封锁”的原则，即对革命的工农共和国实行饿死的原则，并答应给予邓尼金、高尔察克和克拉斯诺夫匪帮以“技术援助”。

协约国始终拒绝苏维埃共和国一再提出的和平建议。

1919年1月23日，协约国列强迫于内部温和派势力的加强，建议俄国境内各个政府派代表出席太子群岛会议。这项建议无疑也是对苏维埃政府的一种挑衅。2月4日，协约国接到苏维埃政府的肯定的答复，苏维埃政府为使俄国工人和农民摆脱协约国强加给他们的战争，表示愿意向协约国割让领土、提供赔款和租让权。尽管如此，但协约国对苏维埃俄国的这项和平建议仍然置之不理。

由此可见，协约国帝国主义者的反动的兼并野心何其强烈。今后，他们难免不逼迫社会主义共和国进一步地割让领土，难免不对社会主义共和国施展新的反革命阴谋。

协约国的“和平政策”向国际无产阶级彻底暴露了协约国帝国主义和各种帝国主义的本质。同时，这种政策也表明，各帝国主义政府并不能建立公正而持久的和平，金融资本并不能恢复被破坏的经济。金融资本继续统治下去，不是导致文明社会的彻底毁灭，就是导致更加残酷的剥削、更进一步的奴役、在政治上更加反动和进一步扩军备战，最终导致新的毁灭性战争。

## 共产国际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宣言

72年以前，共产党向全世界宣布了自己的纲领，这个纲领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最伟大的预言家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所写的《共产党宣言》。即便在那时，有产阶级就已经正确地预感到共产主义是自己的死敌，于是对刚刚登上斗争舞台的共产主义百般攻击、诬蔑、仇视和迫害。70多年以来，共产主义经历了迂回曲折的发展道路，其间，既有迅猛发展的时期，也有低落衰退的时期；既经历过胜利，也遭受过严重的挫折，但基本上是循着《共产党宣言》所预示的道路向前发展的。最后决战的时期虽然比社会革命倡导者所预期的来得迟了一些，但是，这个时期终于来到了。我们作为共产党人，代表欧洲、美洲、亚洲各国革命无产阶级在苏维埃莫斯科集会，深感继承和实现72年以前就已提出纲领的共产主义事业，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在此集会的目的，是：总结工人阶级的革命经验，清除共产主义运动中起腐蚀作用的机会主义和社会爱国主义，团结全世界无产阶级一切真正革命政党的力量，从而促使并加速共产主义革命在全世界的胜利。

\*     \*     \*

在欧洲瓦砾遍地、疮痍满目的今天，十恶不赦的罪魁祸首们竟然忙于追查战争罪犯。为他们摇旗呐喊的有他们的教授、议员、记者、社会爱国主义者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政治帮凶。

长期以来，社会主义一直断言，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认为两大营垒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有产阶级出于私有观念的贪得无厌的欲望是战争的根源。大战爆发前两年，各国社会党领袖曾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揭露帝国主义，说它是今后引起战争的根源，并警告资产阶级说，军国主义的罪行定将受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惩罚。时至今日，五年战争的历史已经不仅使德国的掠夺野心大白于天下，而且也使协约国与之不相上下的罪恶行径暴露无遗，可是协约国的国家社会党人却跟他们的政府一唱一和，继续把被推翻的德皇说成是战争罪犯。不仅如此，在1914年8月曾把霍亨索伦王朝的外交《白皮书》奉作各国人民神圣福音书的德国社会爱国主义者，现在跟协约国的社会党人一道，低三下四地指控他们从前奴颜婢膝地为之效劳、如今已被推翻的德意志帝国为战争祸首。他们妄图以此使人忘却他们过去所扮演的角色，同时博得战胜国的欢心。殊不知，事态的发展和外交上的揭露已经表明，法国、英国、意大利和美国的统治阶级，正如被推翻的罗曼诺夫王朝、霍亨索伦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以及这些国家的资本家集团一样，都是罪恶昭彰的。

直到战争爆发前，英国外交界始终没有揭开它那神秘的帷幕。英国政府唯恐吓住柏林政府，使柏林政府不敢发动战争，而始终不肯明确地表露自己打算加入协约国作战的意图。其实，伦敦是希望战争的，因此才故作姿态，一方面使柏林和维也纳指望英国保持中立，另一方面又使巴黎和彼得格勒坚信英国必将参战。

在漫长的几十年间，由事态的发展所逐渐促成的战争，终于在英国直接和蓄意煽动下爆发了。英国政府的如意算盘是，通过支持俄、法而达到既消耗俄、法两国，同时也消耗自己的死敌德

国的目的。只是由于德国军事实力过于强大，英国才不得不由表面参战变成真正参战。大不列颠按照历来的传统，打算坐山观虎斗，不料，这个角色却落在美国身上了。

英国的封锁限制了美国利用欧洲流血而进行股票投机活动，但是华盛顿政府却俯首就范，因为协约国以巨额的利润补偿了由于违反“国际法”而使美国资产阶级所蒙受的损失。不过，迫于德国军事上的巨大优势，华盛顿政府也终于放弃了虚伪的中立。美国对欧洲大陆所采取的态度，正是英国在以往战争中对欧洲大陆所一贯采取的而在这次战争中又试图采取的态度，即：利用一个营垒以削弱另一个营垒，并且只在确有把握捞到好处时才参战。按照美国的标准，威尔逊所下的赌注并不算大，但这是决定输赢的赌注，因而威尔逊赌赢了。

这次大战使人类从饥寒交迫、瘟疫流行和残忍野蛮中认清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从而彻底解决了社会主义运动中关于贫困化和由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一理论的学究式争论。拥护矛盾缓和论的统计学家和老学究，几十年来，挖空心思，不分真伪，从世界各个角落里搜寻材料，企图证明工人阶级的某一些阶层和某一种人的福利正在逐步提高。他们认为，群众贫困化的理论已经在资产阶级御用文人和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头子们的轻蔑嘲笑声中被埋葬了。其实，这种贫困化现在已经不单属于社会方面，而且也属于生理和生物方面了，这已是千真万确的、触目惊心的事实。

帝国主义战争的浩劫把工会斗争和议会斗争的成果断送净尽。这是因为，被战争埋葬于血污之中的经济协定和议会协议正如战争本身一样，都是从资本主义的内在发展趋势中产生出来

的。

金融资本使人类陷于战争深渊，但金融资本本身也在战争中起了灾难性的变化。纸币对生产的物质基础的依存关系完全被破坏了。纸币作为资本主义商品流通的手段和调节者的作用日益缩小，最终变成征集、兼并以及干脆实行军事经济掠夺的工具。

纸币贬值，标志着资本主义商品流通陷入致命的总危机。如果说早在战前几十年，对生产和分配起调节作用的自由竞争就已经在经济活动的主要领域为托拉斯和垄断组织系统所代替，那么，在战争期间，这种调节和指导的职能已从经济联合组织的手中直接转归国家的军政机关手中了。原料的分配，巴库或罗马尼亚的石油、顿涅茨煤炭和乌克兰小麦的利用，德国机车、火车车厢和汽车的遭遇，对饥饿的欧洲的粮食和肉类的供应等一切世界经济生活的基本问题，既不是由自由竞争，也不是由本国或国际托拉斯和财团等联合组织来解决的，而是靠直接诉诸武力的办法来解决的，今后应继续诉诸武力。如果说，由于国家政权完全受金融资本的支配而使人类惨遭帝国主义大屠杀，那么，经过这场大屠杀，金融资本就不仅使国家军国主义化，而且也使本身军国主义化了，因而除非采取铁血手段，金融资本就不能履行其基本经济职能。

在世界大战之前，机会主义者借口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而号召工人实行节制；大战期间，他们打着国内和平和保卫祖国的旗号，要求保持阶级和平；现在，他们又以消除可怕的战争后果为理由，要求无产阶级自我牺牲。如果工人群众依了他们，那么资本主义就要在几代人的白骨上，以更集中和更可怕的新形式重新发展起来，并且不可避免地导致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值得人类庆



幸的是，这种历史再也不会重演了。

经济生活国有化虽然为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所极力反对，可是已经成为事实。自由竞争、托拉斯、辛迪加及其他经济垄断组织的统治已经一去不复返，倒退是不可能的。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将来生产究竟由什么样的国家来实行国有化：是帝国主义国家，还是胜利了的无产阶级的国家。

换句话说，是全世界的劳动大众将沦为胜利的世界集团（它一旦胜利，就将在国际联盟的幌子下，借助“国际”陆军和“国际”舰队，在一地烧杀抢掠，在另一地施舍利诱，并给无产阶级统统带上镣铐，以达到维持其统治的唯一目的）支配下的丧失人身自由的奴隶呢，还是欧洲和其他各洲先进国家的工人阶级接管支离破碎的经济，并按照社会主义原则使它复兴起来呢？

只有靠无产阶级专政，才能缩短目前的危机时期。无产阶级专政既不承认世袭特权，也不承认财产权；它不是着眼于过去，而是从拯救饥饿的群众的需要出发。为此目的，它将动员一切人力物力，实行普通劳动义务制，规定劳动纪律，以便在数年之内不仅治好战争创伤，而且使人类达到前所未有的崭新的发展阶段。

• • •

当初，民族国家是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强大推动力，现在，它已经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绊脚石。至于那些陷于欧洲及其他各洲列强围困中的小国，它们的处境更为困难。这些小国是作为大国分割出来的部分，作为支付各种劳务的辅币，作为战略上的缓冲地带，而在不同时期产生的。它们都有自己的王朝，自己的

统治集团，自己的帝国主义野心，自己的外交手腕。战前，它们之所以能保持虚伪的独立，正如当时欧洲列强之所以能保持均势一样，完全是因为两个帝国主义营垒彼此长期对抗的缘故。战争打破了这种均势。战争初期，德国占了巨大的优势，小国只得迎合德意志军国主义，以保留自己的一条活路。德国战败后，小国的资产阶级又和爱国的“社会主义者”一道投靠胜利的协约国帝国主义，把威尔逊纲领中假仁假义的条文看作是维持其独立生存的保证。的确，小国增加了，从奥匈帝国和沙皇帝国的领域中分割出若干新的国家。可是这些国家刚刚成立，就为划定国界而相争相杀。协约国帝国主义趁机把原有的和刚刚成立的小国结为联盟，利用它们互相仇视和软弱无力，把它们束缚起来。

协约国帝国主义者一方面压迫、蹂躏弱小民族，使它们陷于饥饿和屈辱的境地，另一方面又像不久以前中欧同盟国帝国主义者一样，喋喋不休地空谈民族自决权。其实，民族自决权现在无论在欧洲，无论在其他各洲，都已经被践踏无遗了。

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保证弱小民族自由生存。无产阶级革命将把各国的生产力从民族国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把各族人民联合起来，根据共同的经济计划进行密切的经济合作；使最弱小的民族能够自由而独立地管理本民族的文化事务，而毫不损害集中统一的欧洲经济和世界经济。

这次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同时也是一场在殖民地帮助之下进行的战争。被卷入欧战的殖民地人口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到欧洲大陆来作战的有印度人、黑人、阿拉伯人、马达加斯加人。但是，他们为什么而战呢？是为继续充当英、法的奴隶而战。资本主义对殖民地的罪恶统治从来没有像今

天这样黑暗。

因此，在所有殖民地都接连发生公开的起义和革命骚动。在欧洲本土，爱尔兰的流血巷战表明，它仍然是一个被奴役的国家，它本身也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被奴役的国家。大战期间，在马达加斯加、安南和其他地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军队曾经一再镇压殖民地奴隶的起义。在印度，革命运动一天也没停止过，最近还导致了一次亚洲规模最大的罢工，吓得英国政府在孟买出动装甲车来对付罢工。

可见，殖民地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不仅在巴黎和会上被列入议题，而且殖民地本身也认为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威尔逊纲领至多不过要改换一下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标签。要解放殖民地，必先解放宗主国的工人阶级。英、法工人推翻劳合-乔治和克列孟梭并接管国家政权之时，也就是安南、阿尔及利亚、孟加拉的工农，以及波斯和亚美尼亚的工农获得独立生存之日。即便是现在，比较发达的殖民地的斗争也绝不仅仅是民族解放斗争，它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社会性。资本主义的欧洲强行把世界最落后地区卷入了资本主义关系的漩涡，而社会主义的欧洲将以其技术、组织和思想影响，来援助解放了的殖民地，使它们早日过渡到有计划有组织的社会主义经济。

非洲和亚洲的殖民地的奴隶们！无产阶级专政在欧洲实现之时，也就是你们自己解放之日。

\*     \*     \*

整个资产阶级世界都在指责共产党人，说他们践踏了自由和政治民主。这是欺人之谈。无产阶级执政时，只是认为资产阶级民主所采用的方法绝对行不通，它要创造新的、更高的工人阶级

民主的条件和形式。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在它最后的发展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一直在破坏政治民主，因为这一过程不仅使所有民族分化为两个严重对立的阶级，而且使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者阶层以及最贫苦的无产阶级下层处于经济上朝不保夕、政治上毫无权利的境地。

在某些国家里，工人阶级根据本国历史发展的情况而利用政治民主制来组织反对资本的斗争。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尚未成熟的国家里，将来也只能照此办理。但是，城乡的广大中间阶层却被资本主义远远拖在后面，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落后整整几个时代。目光短浅、只看见本村教堂钟楼的巴伐利亚和巴登农民，因资本主义大酒商掺假而破产的法国小酿酒商，受银行家和议会敲诈勒索的美国小农场主——所有这些被资本主义推出发展大道的社会阶层，只在形式上根据政治民主制度享有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利，而实际上，关系人类命运的一切重大问题，都是金融寡头不经议会民主制而在幕后决定的。过去在战争问题上是如此，今天，在和平问题上也是如此。

只要金融寡头还认为有必要利用议会表决来掩盖自己的暴行，资产阶级国家便能施展包括欺骗、煽动、攻讦、诬蔑、收买、恐怖等一切手段来达到预期的效果。这些手段是历代压迫阶级留传下来的，如今又因为资本主义技术的种种创造发明而花样翻新。

要求无产阶级在同资本作你死我活的决斗中，虔诚地遵奉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制，无异于要求一个为生存而奋起与强盗搏斗的人，遵守法国式角斗中由对手任意规定而不为对手所遵守的限制性规则。

面对不仅生产资料和运输工具，而且连政治民主机关也都成为血迹斑斑的废墟这样一种现实，无产阶级就只有建立自己的机关，以首先保持工人阶级内部联系并保证工人阶级能够以革命的方式干预人类未来的发展事业。这种机关就是工人苏维埃。旧的政党，旧的工会，就其领导阶层本身看来，证明是没有能力解决、甚至也没有能力理解新时代所提出的任务。无产阶级已经建立了新型的组织，它有极其广泛的代表性，可以容纳不分职业、不分政治觉悟水平的广大工人群众；它又非常灵活，可以不断更新和扩大，可以广泛地吸收新的阶层，并向所有靠拢无产阶级的城乡劳动阶层敞开大门。工人阶级赖以进行自治、斗争、进而夺取国家政权的这种组织是独一无二的，是经过各国检验的，是当代无产阶级最伟大的成就和百试不爽的武器。

在劳动群众觉悟起来的一切国家里，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正在建立和将要建立起来。巩固苏维埃，提高苏维埃的威信，并以苏维埃同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相对抗——这是目前世界各国有觉悟的、正直的工人的首要任务。通过苏维埃，工人阶级能够消除由于战争、饥饿、有产阶级的暴力以及从前领袖的变节等严重后果而在工人阶级内部所造成的分裂。通过苏维埃，工人阶级最容易而且最有把握在苏维埃已团结了大多数劳动者的国家内夺取政权。通过苏维埃，已经取得政权的工人阶级将能够管理全国经济和文化的一切领域，就像现在俄国所做的那样。

从沙皇统治下的国家、直到最“民主”的帝国主义国家，都是和帝国主义军事体系的崩溃而同时崩溃的。帝国主义所动员的数百万军队之所以能够维持住，只是因为无产阶级尚未摆脱资产阶级的奴役。民族分裂，意味着军队必然瓦解。最初，俄国是这

样，后来，德国和奥国也是这样。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也绝不会例外。农民造地主的反，工人造资本家的反，以及工农造君主制或“民主制”官僚政治的反，必然促使士兵起来造军官的反，并进而引起军队中无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的严重对立。国家对抗国家的帝国主义战争，已经和正在转变为阶级对抗阶级的国内战争。

目前，资产阶级世界反对国内战争和红色恐怖的一片哀号是政治斗争史上一次最大的骗局。本来是剥削阶级使人类濒于死亡边缘的，可又是它们步步阻挠劳动群众前进，又是它们策划阴谋和组织暗杀，又是它们请求外国武装援助以保持或恢复其搜刮民脂民膏的特权。假如没有这一切，那么，国内战争便不致发生。

国内战争是工人阶级的死敌强加给工人阶级的。既然工人阶级不自暴自弃，不放弃自己的前途即全人类的前途，那就必须以牙还牙。

共产党从来不人为地挑起国内战争，每当国内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时，它总是力求缩短战争时间，尽量减少牺牲，并首先保证无产阶级赢得胜利。因此，必须及时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及时武装工人，及时建立共产主义军队，以保卫无产阶级政权及其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苏维埃俄国的红军就是这样的军队，这支军队是为保卫工人阶级的胜利果实、抵御国内外的一切侵犯而诞生和存在的。苏维埃军队和苏维埃国家二者是不可分割的。

先进工人深知工人阶级的任务具有世界普遍意义，因而从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运动开展之日起，就力图使这种运动在国际范围内联合起来。1864年在伦敦成立第一国际，便为这种国际范围内



件。

我们这些在第三国际中联合起来的共产党人，决心清除衰朽的官方社会党的不彻底性、欺骗性和腐朽性，并以直接继承和发扬从巴贝夫起直到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为止的历代革命前辈的英勇奋斗和牺牲精神为己任。

第一国际预示了未来的发展，并指出了发展的道路；第二国际联合并组织了千百万无产者；第三国际则是一个公开进行群众斗争的国际，一个实现革命的国际，一个行动的国际。

社会主义已将资产阶级的世界秩序批判得体无完肤。国际共产党的任务就在于推翻资产阶级的世界秩序，并代之以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厦。

共产主义的旗帜已经引导无产阶级取得头几次伟大胜利，我们号召全世界各国男女工人在共产主义旗帜下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者，在反对帝国主义暴行、反对君主制、反对特权阶层、反对资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反对形形色色的阶级压迫或民族压迫的斗争中，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者，在工人苏维埃的旗帜下、在夺取政权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斗争的旗帜下、在第三国际的旗帜下，联合起来！**

受各代表团的委托，由下列代表署名：

德国代表团——**麦克斯·阿尔伯特**

俄国代表团——**尼·列宁**

德意志奥地利代表团——**伊·卡·格鲁贝尔**

匈牙利代表团——**安·鲁德尼扬斯基**

瑞典代表团——**奥托·格里姆隆德**



瑞士代表团——**弗里茨·普拉廷**  
美国代表团——**波里斯·雷恩施坦**  
巴尔干联盟代表团——**克·拉柯夫斯基**  
波兰代表团——**温什里希特（尤罗夫斯基）**  
芬兰代表团——**伊·西罗拉**  
乌克兰代表团——**尼·斯克雷普尼克**  
拉脱维亚代表团——**卡·海利斯**  
爱沙尼亚代表团——**汉斯·贝格尔曼**  
亚美尼亚代表团——**艾库尼**  
伏尔加河流域德意志人  
    侨居区代表团——**古·克林格尔**  
俄国东部各民族代表团——**亚雷莫夫**  
法国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代表团——**昂利·吉尔波**

## 关于白色恐怖的决议

资本主义制度自诞生以来，就是一种杀人越货的制度。造成深重灾难的原始积累；宣扬圣经、传播梅毒、提倡酗酒、推行惨无人道的灭绝部落和民族的殖民地政策；贫穷、饥饿、千千万万被奴役的无产者体质羸弱，早年夭亡；血腥镇压奋起反抗压迫者的工人阶级；杀人如麻，把进行世界生产的场所变为制造死亡的刑场——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真实写照。

大战爆发以来，统治阶级不仅使1 000多万人横死沙场，9 000万人成为残废，而且还在国内实行血腥的独裁。沙皇政府绞杀工人，残害犹太人，实行斩尽杀绝的政策；奥地利帝国血腥镇压乌克兰和捷克工农的起义；英国资产阶级灭绝人性地杀害爱尔兰人民的优秀代表；德意志帝国主义在国内横行无阻，首先拿革命水兵开刀；在法国，凡是不愿保卫法国银行家利益的法国士兵都惨遭枪杀；在美国，资产阶级对国际主义者施以私刑，判处无产阶级优秀分子20年苦役，对罢工工人实行武力镇压。

当帝国主义战争开始转变为国内战争，这些人类历史上罪大恶极的统治阶级的血腥统治行将垮台的时候，统治阶级变得更加残暴凶狠。

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无所不用其极，其手段之残忍，就连中世纪的野蛮暴行、宗教裁判以至殖民主义的枪杀掠

烧也都相形见绌。

目前，面临灭顶之灾的资产阶级正从肉体上消灭人类社会的基本生产力——无产阶级，从而赤裸裸地暴露出资产阶级丑恶的反动本质。

俄国将领，这一群沙皇专制制度的活标本，在社会党叛徒的直接间接的支持下，过去和现在对工人实行集体枪杀；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统治时期，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身陷囹圄，将领们借口违抗命令，竟把整团整团的士兵拉出去枪杀。如今，克拉斯诺夫和邓尼金博得协约国列强的垂青资助，被他们残害和绞杀的工人何止千千万万，他们的口号是杀掉“十分之一”，在绞刑架上悬尸三日，杀鸡吓猴；在乌拉尔和伏尔加河流域，捷克斯洛伐克白匪砍掉被俘者的四肢，把他们投入伏尔加河，或干脆活埋；在西伯利亚，沙皇将领杀害了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和无数的工人和农民。

德国和奥地利帝国的资产阶级分子及社会党叛徒实行白色恐怖，彻底暴露了他们的食人本性。在乌克兰，他们用可移动的金属绞架绞杀被他们洗劫一空的工人、农民和共产党人，就连他们的同乡——我们的奥地利和德国同志也不能幸免。在芬兰这样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国家中，他们帮助芬兰资产阶级杀害了12 000—14 000名无产者，在监狱里活活被折磨致死的就有15 000多人；在赫尔辛福斯<sup>①</sup>，他们为保全自己的性命，竟然驱赶妇女和儿童以身体来阻挡机枪火力。有他们作靠山，芬兰白匪和瑞典走狗才胆敢对遭受折磨的芬兰无产阶级下毒手。在塔默尔福斯<sup>②</sup>，凶手倚仗他们的势力，强迫死刑犯为自己挖掘墓穴。在

---

① 即赫尔辛基。——译者注

② 即坦佩雷。——译者注

维堡，被杀害的芬兰和俄国男女和儿童多达数百人。

在本国，德国资产阶级分子和社会民主党人对工人共产主义起义实行血腥镇压，野蛮地杀害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杀害和摧残斯巴达克派工人，从而表明他们是一群不可救药的反动透顶的杀人魔王。实行集体屠杀和个人暗杀，也就是实行白色恐怖，这就是资产阶级的信条。

在其他各国，情形也是如此。

在民主的瑞士，工人如胆敢违反资本主义法律，定被处死。在美国，苦役、电椅、私刑已成为民主和自由的司空见惯的标志。在匈牙利和英国，在捷克和波兰，也是如此。资产阶级刽子手作恶多端，坏事做尽。为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们（例如，以孟什维克分子佩特留拉为首的乌克兰资产阶级民主派，以社会爱国主义分子皮尔苏茨基为首的波兰资产阶级民主派等）大肆鼓吹沙文主义，疯狂迫害犹太人，其手段之残酷，较之沙皇警察迫害犹太人时，有过之无不及。一群反动的波兰“社会党”暴徒竟杀害俄国红十字会代表。不过，对于行将灭亡的资产阶级杀人魔王来说，这只不过是他们作恶的普通事例而已。

“国联”创始人曾口口声声宣称“国联”的宗旨是实现和平，但实际上它却用血腥魔爪来加害各国无产阶级。协约国列强为了维持自己的摇摇欲坠的统治，不惜假黑人士兵之手来为惨绝人寰的白色恐怖开拓道路。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痛斥资本主义刽子手及其社会民主党帮凶，号召世界各国工人万众一心，全力以赴推翻资本主义统治，以永远消除杀人越货的制度。

## 关于吸收女工参加社会主义斗争的决议

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确认，只有全体工人阶级不分男女紧密团结、共同斗争，才能顺利地完成任务，赢得世界无产阶级的最后胜利，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女工愈来愈多，世界上至少有半数财富是由妇女创造的；此外，在建立新型共产主义制度、特别是在向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过渡、改造家庭和对儿童进行社会主义的社会教育方面（这种教育的宗旨是为苏维埃共和国造就有工作能力、充满合作精神的公民），无产阶级妇女的重要作用是大家所公认的。这一切，为加入共产国际的各政党提出一项紧迫的任务，即必须全心全意吸收无产阶级妇女入党，并采取各种方法，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方面以新的社会风尚和共产主义的道德伦理精神教育妇女。

只有在无产阶级妇女坚决和积极参加下，才能实现和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 告世界工人书

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19年3月5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代表大会谨向革命的俄国无产阶级及领导他们的政党布尔什维克共产党表示感激和敬佩。

伟大的俄国革命使长期以来被机会主义者所歪曲的社会主义学说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俄国革命在道德和伦理方面，在集体和个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为建立一种新的共产主义制度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世界，在过去将近一年半的时间内做出了非凡的努力；俄国革命始终援助各国工人为反对独裁的军国主义政府而进行斗争——所有这一切必然会博得各国工人阶级普遍的赞扬，并使他们为之欢欣鼓舞。

在建立以劳动、平等为原则的新社会方面，俄国已经取得辉煌的成就：大工业已全部收归国有，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统一管理，各个部门则由委员会管理。颁布了劳动法令，从而实现了超越社会民主党原来最低纲领的一系列改革。法院、高等学校、医院、宫殿，总之，一切公共机关实际上都由人民接管。在其他各个生活领域，无产阶级的解放不仅已经开始，而且有的已经实现了。

革命把解放和改革的影响也扩展到农村。仅仅把全部土地分给农民，把农民从富农的精神和物质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是不够

的。这种改革其实早在1917年11月和1918年3月就已完成了。现在，村社和大型国有庄园在大力经营被没收的土地，按照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耕作。国家在大型国有庄园中采用最新农业科学发明成果，这种庄园堪称精耕细作的典范。

上述改革的直接目的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并在此基础上增进人民的福利。

这一目的虽然尚未达到，俄国中部居民虽然还在忍受饥饿，日用品日益缺乏，但这不能归罪于苏维埃制度，归罪于布尔什维主义。恰恰相反，今天之所以能根本扭转克伦斯基和资产阶级民主所造成的无政府状态和混乱局面，之所以能使俄国的经济生活维持现有水平，还多亏了苏维埃制度，多亏了布尔什维主义。

目前这种危机完全要由苏维埃政权的国内外敌人负责，他们实行怠工，策划阴谋，进行武装干涉，迫使俄国用很大一部分人力、物力和财力去建立新型军队。

俄国全体人民尽管渴望和平，却勇敢地正视和承认了建军的必要性。众所周知，苏维埃政权已经出色地完成了这项艰巨任务。布尔什维主义是否有罪，是否应受指责，最好的检验办法就是让协约国不再迫使苏维埃政权实行自卫。

为此，协约国不仅应停止派兵到俄国，从俄国港口撤军，而且应停止在俄国国内从事破坏活动，不再以金钱和武器装备支援反革命匪帮，因为，反革命匪帮失去了协约国的支援，很快就会自行瓦解。

这样，红军士兵就可以复员回家，优秀的工作人员、忠诚的组织者和熟练的工程师就可以由苏维埃政权自由调用，因而和平经济建设很快就会取得丰硕的成果。

但是，不应当忽略，年轻的俄国工业离不开外国援助。现在协约国却禁止以前实际经营俄国工业的外国专家返回俄国，以此来破坏新经济的组织工作。协约国阻挠恢复和维持现有工厂，阻挠原料和燃料的运输，禁止向俄国输出机器、车厢和机车，以此来扼杀俄国工业，使人民饱尝失业的苦果。交通工具缺乏，使城市食品供应无法保证。农民得不到以前靠国外进口的必不可少的农具，致使粮食收成都成为问题。

苏维埃共和国屡次正式表示，今后它仍愿得到外国工业和专家的帮助，并声明愿为此付出优厚的报酬，因为在目前，这种帮助是繁荣俄国经济所必不可少的。然而，协约国对上述表示竟不屑理睬，对俄国，甚至对中欧大国以及中立国家进行威胁，施加压力，以达到对俄国实行严密封锁的目的。

各国劳动群众必须要求他们的政府停止对苏维埃俄国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干涉。为使这种要求具体化，第三国际代表大会向各国人民提出以下行动纲领。

各国无产阶级的尊严、独立及其最基本的利益要求他们立即行动起来，采取各种手段，直至革命手段，实现下列要求。

1. 协约国不干涉苏维埃俄国内政。
2. 立即全部撤退目前驻在俄国欧亚地区的协约国军队。
3. 放弃一切进行直接或间接干涉的政策，无论这种干涉的政策采取的是挑衅的形式还是给予俄国反革命分子或俄国反动匪帮以物质或精神支援的形式。

4. 废除由本国、由俄国反革命分子或由俄国邻国所签定的旨在干涉苏维埃共和国内政的一切条约；立即召回协约国政府为了反对苏维埃共和国而派到俄国北部和南部、罗马尼亚、波兰、芬



兰、捷克的所有外交使团和军事使团。

5. 承认苏维埃政权，因为诞生 18 个月之久的苏维埃政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也更具有威望。

6. 恢复外交关系，包括派出正式驻俄代表（社会主义者），并承认俄国驻外代表。

7. 和会接纳苏维埃政府代表为俄国人民唯一的代表。欧洲和约如果不经俄国参加审议和签订，则难以奏效。如果和会在没有布尔什维克出席的情况下，甚至在有布尔什维克出席的情况下，接纳把持各区域政府的傀儡作为全俄或俄国部分地区的代表，那是卑鄙可笑的，因为傀儡政府是协约国一手制造的，只是由于有协约国作靠山才能存在下去；而这群傀儡几乎都是个人野心家和利己分子。

8. 停止经济封锁，否则俄国经济很快就会陷于崩溃，人民陷于饥饿。

9. 恢复贸易往来，缔结贸易协定。

10. 派遣数百名以至数千名工程师、技术指导、熟练工人、尤其是五金工人到俄国，使这个年轻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在经济方面，首先是在解决恢复交通、铁路和组织运输这一紧迫任务方面得到实际的帮助。

## 关于成立共产国际的决定

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决定成立第三国际并定名共产国际。表决权的比例不变。各政党、组织和小组在八个月以内保有正式申请加入第三国际的权利。

## 关于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决定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听取了齐美尔瓦尔德国际社会党委员会秘书巴拉巴诺娃同志的报告和齐美尔瓦尔德联盟成员拉柯夫斯基、普拉廷、列宁、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声明，兹决定：

**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就此解散。**

## 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

为早日开展工作起见，本届代表大会以选举方式成立必要的机构，但认为共产国际的正式组织机构应由下届代表大会根据执行局的报告来决定。

共产国际受执行委员会领导。执行委员会由大国共产党各派代表一人组成。下列各国共产党应立即派代表参加首届执行委员会：

俄国，

德国，

德意志奥地利，

匈牙利，

巴尔干联盟，

瑞士，

斯堪的纳维亚。

凡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申请加入共产国际的其他各国政党，将在执行委员会占有一席。

在外国代表尚未到达之前，执行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由执行委员会所在国的同志承担。

执行委员会选举五人执行局。

## 代表大会给红军的致敬电

共产国际代表大会谨向苏维埃俄国红军致以亲切的问候，祝愿红军在抗击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取得彻底的胜利。

## 代表大会向乌克兰工人致敬

共产国际代表大会谨向出席乌克兰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乌克兰同志致以衷心的敬意。乌克兰同志终于战胜了本地区的敌人，并向那些为协约国干涉乌克兰事务而叫好的分子表明，乌克兰工人和贫农不是为了任何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是为了苏维埃共和国的彻底胜利而斗争。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社会革命万岁！

#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资格 审查委员会会议记录

1919年3月2日会议

预备会议经过讨论提出的代表会议参加者名单获得通过。名单并注明各代表所拥有的票数。

关于**雷恩施坦**同志（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代表资格：其书面代表证在托尔尼欧被扣留，本人是常驻国际执行局代表。他受命，如果成立新的左派国际，即出任新国际代表。雷恩施坦同志所述情况，经**鲁特格尔斯**同志证明属实。西罗拉同志证明，雷恩施坦同志1917年6月确曾作为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出席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现确认代表资格有效。

**鲁特格尔斯**同志缺少美国社会主义宣传同盟签发的出席本次代表会议的代表证，只有发言权。

**鲁特格尔斯**同志作为社会民主党（荷兰）创始人之一，作为过去该党常驻美国记者，可以作社会民主党代表，有发言权。

**鲁特格尔斯**同志带来日本社会党小组的一份议案（载1918年9月27日《真理报》）和致苏俄的贺词<sup>①</sup>；因他本人只是路过日本，

<sup>①</sup> 见本卷第203—204页。——译者注

在日本才停留六周，所以不能代表日本社会党小组。该小组不列名单。

**克林格尔同志**（俄国境内德意志人侨居区）交来代表证。委员会确认埃宾格尔茨主席签字有效。通过。

确认俄国共产党代表资格有效。

**德国共产党**：**阿尔伯特**同志的书面代表证未能随身带来；其代表资格，列文同志（罗斯塔社）本可以证实，但他已在途中被捕。普拉廷同志证明，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曾在柏林通知他说，阿尔伯特同志被指派参加这次会议。现确认代表资格有效。

**瑞士社会民主党**：该党自觉自愿赞成成立第三国际。**普拉廷**同志能代表该党明确提出此项主张。其书面代表证未带来。确认代表资格有效。

**立陶宛—白俄罗斯**：越飞来电：两党已合并，代表证发给**盖德里斯**。确认代表资格有效。

**芬兰**：中央委员会签字的代表证注明共有五名代表。确认代表资格有效。

**波兰**：越飞来电：代表证发给**温什里希特**。确认代表资格有效。

**拉脱维亚**：斯图契卡通过密码电报交来**海利斯的**代表证。确认代表资格有效。

**爱沙尼亚**：确认**贝格尔曼**代表资格有效。

**挪威**：交来**格鲁森贝尔格**代为转交斯坦奇同志代表证的全权证书。确认代表资格有效。

交来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中央常务局签发的代表证。经资格审查委员会决定，巴什基尔、吉尔吉斯、鞑靼、高加索山区各民族支部代表组成联合小组，拥有1票。其余代表有发言权。



亚美尼亚：确认**艾库尼**同志的代表资格有效。

匈牙利：确认**鲁德尼扬斯基**同志的代表资格有效。

确认捷克小组、保加利亚小组、南斯拉夫小组、法国小组和瑞士共产党人有发言权。

### 1919年3月3日会议

巴尔干革命联盟：**拉柯夫斯基**同志是该联盟书记，他在齐美尔瓦尔德和斯德哥尔摩代表该联盟，是齐美尔瓦尔德委员会中的联盟代表。保加利亚紧密派和罗马尼亚共产党无一例外地、无保留地同意他的观点。确认代表资格有效。

确认乌克兰（两名）、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两名）、德意志奥地利（两名）代表资格有效。确认**温什里希特**同志为波兰代表（附代表证）。

### 1919年3月4日会议

确认**巴拉巴诺娃**同志为齐美尔瓦尔德委员会代表，有发言权。

确认**凯恩**（音）同志为朝鲜工人同盟代表，有发言权。

### 1919年3月5日会议

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小组代表**刘绍周**和**张永奎**同志有发言

权。

## 1919年3月6日会议

**吉尔波**同志是法国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常驻齐美尔瓦尔德联盟代表。法国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把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看作是第三国际的基础。吉尔波同志同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经常保持联系（前不久，还通过自己的妻子同洛里欧进行联系）。确认吉尔波同志出席代表会议的代表资格有效。

**麦克斯·阿尔伯特**

**尤里叶·西罗拉**

**安·鲁德尼扬斯基**

**格·契切林**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档案馆

##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名单

国别和政党	有表决权的代表	票数
(1) 德国共产党	麦克斯·阿尔伯特(胡果·埃贝莱因)	5
(2) 俄国共产党	弗·伊·列宁, 列·达·托洛茨基, 格·叶·季诺维也夫, 约·维·斯大林, 尼·伊·布哈林, 格·瓦·契切林。 有发言权的代表: 瓦·瓦·奥波连斯基(奥新斯基), 瓦·瓦·沃罗夫斯基	5
(3) 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	伊·格鲁贝尔(卡尔·施泰因加特), 克·彼廷	3
(4) 匈牙利共产党	安德烈阿斯·鲁德尼扬斯基	3
(5) 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	奥托·格里姆隆德	3
(6) 挪威社会民主党	埃米尔·斯坦奇	3
(7) 瑞士社会民主党 (反对派)	弗里茨·普拉廷	3
(8) 美国社会主义		

工人党	波里斯·雷恩施坦	5
(9) 巴尔干革命社会民主联盟(保加利亚紧密派和罗马尼亚共产党)	克里斯蒂安·拉柯夫斯基	3
(10) 波兰共产党	约·斯·温什里希特(尤罗夫斯基)	3
(11) 芬兰共产党	尤里叶·西罗拉, 库勒沃·曼纳, 奥托·库西宁, 伊万·拉希亚, 埃塔·拉希亚	3
(12) 乌克兰共产党	尼·阿·斯克雷普尼克, 绥·伊·霍普纳尔	3
(13) 拉脱维亚共产党	卡尔·海利斯	1
(14) 立陶宛—白俄罗斯共产党	卡吉尔米·盖德里斯	1
(15) 爱沙尼亚共产党	甘斯·贝格尔曼	1
(16) 亚美尼亚共产党	古尔庚·艾库尼	1
(17) 俄国境内德意志人侨居区共产党	古斯塔夫·克林格尔	1
(18) 俄国东部各民族联合小组	加吉兹·亚雷莫夫, 胡塞因·贝肯塔边夫, 穆罕默德·阿尔吉米罗夫, 曼苏罗夫, 卡希莫夫	1
(19) 法国齐美尔瓦尔德左派	昂利·吉尔波	1

### 国别和政党

- (20) 捷克共产主义小组
- (21) 保加利亚共产主义小组
- (22)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小组
- (23) 英国共产主义小组
- (24) 法国共产主义小组
- (25) 荷兰社会民主党小组
- (26) 美国社会主义宣传同盟
- (27) 瑞士共产主义小组
- (28) 土耳其斯坦支部
- (29) 土耳其支部
- (30) 格鲁吉亚支部
- (31) 阿塞拜疆支部
- (32) 波斯支部
- (33) 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 (34) 朝鲜工人同盟
- (35) 齐美尔瓦尔德委员会

东部各民族  
共产主义组  
织中央常务  
局各支部

### 有发言权的代表

- 亚·甘德雷
- 斯·焦罗夫
- 伊里·米尔基奇
- 约瑟夫·法因贝尔格
- 雅克·沙杜尔
- 塞·尤·鲁特格尔斯
- 列阿·加谢
- 加吉兹·亚雷莫夫
- 穆斯塔夫·苏勃希
- 坦基兹·热根基
- 巴基罗夫
- 古塞伊诺夫
- 刘绍周、张永奎
- 凯恩(音)
- 安吉利卡·巴拉巴诺娃

有表决权代表共计.....34

有发言权代表共计.....18